

中華文史叢書之九十一
清·咸豐六年刊本影印
王 有 立 主 編

柏 槻 山 房 文 集

(一)

梅 曾 亮 撰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文史叢書之九十一
清·咸豐六年刊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柏枧山房文集

(二)

梅曾亮撰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白柏
觀山
集州
一卷

咸豐六年
三月刊成

柏硯山房文集序

伯言同年以甲寅秋攜家自王墅移居興化又移居淮安乃得至清江而館余署之清宴園以同年三十餘年之久經憂患之餘得見而聚處朝夕不可謂非幸事矣伯言雖屢有遷徙詩文稿幸無遺失余亦曾錄有副本君寓居無事頗復有刪益因校刊之以君今歲七十卽以是爲壽而伯言自以少好駢體文年近三十始有志於漢唐宋諸君子之作者其託始之年不欲忘之而文之少而壯壯而老亦不能無盛衰得失於其間非年以識之亦無以自見也故詩旣編年文則分體之中仍以

年次而復以編年無分體者總其目於前蓋君之文已足自質於古人而猶欲驗後此功力之進退於歲月者焉齒之宿而志之精爲尤不可及也夫乙卯七月年弟聊城楊以增撰

柏規山房文集目錄

嘉慶癸酉

士說 韓非論 淮南子書後 上方尚書書 民

論 書楊氏婢事 藺相如論 墓說

丙子

觀漁 記日本國事 復陳伯游書 復姚春木書

平準書書後 雜說

丁丑

論魏其侯灌夫事

戊寅

贈陳仰韓序 唐詩選書後 鈕非石非石子書後

晁錯論 侯子有先生墓誌銘 王惠川墓誌銘 游

小盤谷記 鉢山餘霞閣記 侯起叔先生家傳 書

李林孫事 惜字紙說 陸母林孺人像贊

道光辛巳

秦遠亭詩書後 覆陳石士先生札 復社人姓氏書

後 守澹日記書後

壬午

陳易庭學琴圖記 樂城令朱君墓誌銘 墨生傳

王芾家傳 西招圖略書後 周石生授經圖記 贈

汪平甫序

癸未

男八十墓碣

福姓哀詞

莊子書後

梅氏宗譜書

後 記棚民事

謁墓記

記所至各村

家譜約書

引虹橋記

孫保貞墓誌

上汪尚書書

浦君

錫詩序

費崑來西園感舊圖敘書後

甲申

與容瀾止書

董文恪公詩集敘

和禱冰詞樂府書

後

朱宜人家傳

春秋湖志序

歐氏又一村讀書

圖記

秦穉堂五十壽敘

馮晉漁舍人夢游記

家

秋堠先生家傳 朱尚齋詩集敘 與李申耆書

乙酉

書示仲卿弟學印說 桑叟甫先生集序 覆上汪尚書書 陳石士學士授經圖記 刑論

丙戌

葉應傳 臣事論 遵義府知府胡君墓誌銘 馬墩朋哀詞

丁亥

游瓜步山記 鄱陽縣知縣吳君家傳 繁昌縣志序 長清縣知縣楊君墓誌銘 穎上揚帖圖記 許烈

婦家傳

戊子

汪洎齋先生家傳

崔恭人墓誌銘

撫吳草序

吳

淞口驗功記

閒園詩序

緣園詩序

湯子燮試帖

詩稿書後

己丑

書林揚鱗書後

黃先生墓表

閑存詩草跋

書鄧

中丞決獄事

庚寅

溫厓生遺稿序

從戎紀事圖記

晝樵夜讀圖記

金石彙選序 上鄧嶠筠先生啟

辛卯

陳師吾墓誌銘 與姚柏山書

壬辰

曇花居士存稿序

癸巳

管異之文集書後 馬韋伯駢體文敘 送姚建木序

陳拜鄉詩序

甲午

鮑母謝孺人家傳 艾方來家傳 黔記序 連州知

州鄭君墓表

吳述之進奉文敘

黃香鐵詩序

江

亭消夏記

送朱尚齋序

復鄒松友書

送張梧崗

敘

乙未

書二孝女事

送張漁篁序

從吾軒從征記書後

總兵劉公家傳

李芝齡先生文集序

送陳作甫序

贈孫秋士序

祭陳石士先生文

九經說書後

禮部左侍郎陳公墓誌銘

丙申

送韓珠船序

兩淮鹽運使王公墓誌銘

宣南夜話

圖記 陳易庭墓誌銘 通河泛舟記 郭羽可竹冊

書後 送周石生序 贈林侍郢序

丁酉

送馬止齋序 陳石士先生文集序 甘府君墓誌銘

兵部尙書王公墓誌銘 李芝齡先生詩集後跋

楊忠武公贊 陶愚齋家傳

戊戌

送蔡友石先生序 侯青甫舅氏詩序 十六國宮詞

序 黃府君墓誌銘

己亥

臺灣府知府蓋君墓誌銘 牛山種樹圖記 送翁一

銘序 祭陶文毅公文 練伯穎遺書書後 黃府君

墓表 湯府君墓表

庚子

湖州府知府蔣君墓誌銘 臺山氏論日本訓傳書後

臺山論文書後 卽墨縣教諭楊府君墓誌銘 項

氏二孺人傳書後 晉磚硯贊 韓氏蘇明題名錄書

後

辛丑

吳笏菴詩集序 水蘊山詩序 項府君墓誌銘 秦

孺人家傳 陶谷記 上某公書 原任大學士戴公

墓碑 蔣少麓家傳 胡燠軒墓表 與陸立夫書

上某公書 周文泉從軍圖記 狄恭人家傳 鄒松

友詩序 李蘊山時義序 鄭耐生家傳 萬斐園詩

序

壬寅

曲阜詩鈔書後 王恭人墓表 贈汪寫園序 王剛

節公家傳 海源閣記

癸卯

觀我圖記 倪孺人墓誌銘 方彥聞墓表 呂府君

墓誌銘

甲辰

贈余小坡序 十經齋文集序 朱仁山墓誌銘 蔣

岳麓先生家傳 栗恭勤公家傳 李萼村墓表 劉

簾舫先生行狀書後 湯海秋墓誌銘 徐柳臣五十

壽序 鄧懈筠先生七十壽序 倉宜人家傳 金山

寺藏鼎記 陸立夫賦存序 帝鑑圖詩序

乙巳

蔣松士詩序 吳府君墓表 陝甘總督富察公神道

碑 劉忠義家傳

丙午

十賢祠記 陰晉異函序 朱孺人墓誌銘 海客琴

尊圖記 正氣閣記 程春海先生集序 贈李紫藩

序 葉耳山稿書後 韓若谷先生家傳 袁宜人家

傳 倉場總督毛公墓誌銘 永定河同知馮君墓誌

銘 館陶縣知縣張君墓表 馮孝女墓誌書後 張

端甫文稿序 鄒孺人墓表 論語說

丁未

王太恭人墓誌銘 錫山文讀序 陝西巡撫鄧公墓

誌銘 寄齋讀書圖記 法可菴詩序 山澹齋八十

壽序 光澤縣育嬰堂記 蔣念亭家傳 梁味愚先

生家傳 陳府君墓誌銘 課兒圖記 答朱丹木書

與朱伯韓書 答王鵬雲書

戊申

翁母張太淑人墓誌銘 梁府君墓誌銘 程恭人墓

表 錢烈婦家傳 覆劉楚楨書 徐廉峯遺稿序

李府君墓誌銘 答吳子序書 劉楚楨詩序 何子

貞詩序 呂母姚太恭人八十壽序 何府君墓表

河朔訪碑圖記 孫秋士詩存序 秦省吾家傳 桐

柏縣知縣邵君墓表

已酉

國子監學正劉君墓表 謝封君墓表 蔣玉峯詩序

戴雲帆文集序 朱少仙詩集序 王藝齋家傳

海甯州學正朱府君墓誌銘 國學生馮府君墓誌銘

唐安人墓表 張南山七十壽序 書李廷揚死賊

事

庚戌

南昌府知府吳君墓誌銘 何母劉太夫人墓誌銘

陳鐵橋墓誌銘 胡母龔宜人墓誌銘 黃个園家傳

陸立夫六十壽序

咸豐辛亥

與孫芝房書 恥躬堂文集序 烏朗罕濟拉莫忒淑

人傳略 朱蘭坡先生墓誌銘 江府君墓表 洪序

也家傳 湯相國八十壽序 台州府同知龍君墓誌

銘 八角樓詩稿序 衡游草序 石瑤臣傳書後

享帚集序 徵銘錄書後

壬子

青嶼堂詩集序 周伯恬家傳 書孔君墓銘後 阮

小咸詩集序

甲寅

舒伯魯集序

乙卯

任節婦傳

禮部尙書李公墓碑

太乙舟山房時義

序

陳淮生時義序

葉先生碑

姚姬傳先生尺牘

序

李諧寓先生墓表

丙辰

兵部侍郎江南河道總督楊公家傳

柏枧山房文集卷一

論說

上元梅曾亮伯言

士說

癸酉

求棟梁者必於木而木不皆棟梁者也其不材者且不得與荏蒲竹箭比其實異其名同吾見夫木之難求也然而求棟梁者不求之荏蒲竹箭之林而斷斷然必求之木士之於國猶木之於室也一國之士其材者百無一二焉一山之木其材者亦百無一二焉然國患無士而室不患無木者何也豈士之寡而木之多歟抑信士之不如信木者歟彼求棟梁者不求之荏蒲竹箭之林

而惟木之求也不以木之有類於荏蒲竹箭者而變計也故天下有不材之木而無不成之室今以士之有類於商賈負販也而謂用商賈負販者之無異於用士此士之所以終不出歟

韓非論

癸酉

太史公謂韓非引繩墨切事情悲其爲說難而不能自脫嗟夫非之爲說難非之所以死也今人君無賢智愚不肖莫不欲制人而不制於人測物而不爲物所測然卒爲揣摩智士之所中而不能脫其要領者彼士也陰用其術而主不知故因勢而抵其嚙使知有人焉玩吾

於股掌之上而吾莫之遁雖無信臣左右之護其不能
一日容之也決矣且古今著書立說之士多出於功成
之後者不然則無意於世以潛其身今非方皇皇焉入
世之網羅獨舉世主所忌諱者縱言之而使吾畏亦可
謂不善藏其用者矣不然非之術固士陰挾以結主取
濟者非獨以發其覆而爲禍首豈不悲哉吾觀老子之
書以柔爲剛以子爲取處萬物所不勝而視天下不嬰
兒處女若宜有難免於雄猜之世者然則老子之不知
所終其已智及此哉

民論

癸酉

天下有亂民有姦民毒官吏迫飢寒挺刃而卒起索黨與隨和以自救此亂民之常態也若夫無所激發而倡爲狂悖之說以招誘愚瞽而名之曰教是爲姦民姦民者古無是也且夫教之名民所不易受於長上者也而匹夫能得之於鄉里非民之所能爲也勢也今夫民之生也耕而食織而衣貿貿然相往來不知有士大夫聲名文物之樂又非如富厚有力者有鳴鐘連騎采色視聽之娛若此者枯槁寂滅之士或能堪之而民固不能樂乎此也聖人憂之於是有飲射之典有儺蜡之禮有月吉讀法之令奔走之馳驟之而不憚其勞拙其意以

爲吾法之可知者在乎角材能習教訓而消息乎時氣而法之不可知者在使民回易耳目震盪血氣陽遂其鼓舞之情而陰輯其靜而思騁之意其教如是而已當漢之盛時凡鄉射大儺都肄鄉會皆太守與縣令親之猶古法也法之廢其東漢之衰乎嗟夫此黃巾米賊之禍所以起而不可禁也夫民所樂趣之事而不爲利導之草野之間必有因民之欲竊吾意以售其姦者其始特出於私立名字斂財帛賽會徵逐而已而其後遂爲有國者之憂至於爲有國者之憂蓋非獨從而和者不樂也而亦豈倡之者之始意及此哉然而勢必至乎此

者何也吾爲之說以導之吾聚之吾能散之故其權在上民自爲聚者非法之所許也民知意不出於上而恐法及已也鯁鯁然有與上相持之心其勢遂聚而不可復散故曰非民之所能爲也勢也昔子貢觀於蜡以爲一國之人皆若狂夫至於一國若狂雖後世游民聚眾之盛無過於此而聖王行之孔子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夫文武所不能者而後人能之必其民皆標枝野鹿如上古之不相往來者而後可也而豈有是理哉嗟乎權出於士而黨錮清流之禍成權出於民而左道亂政之禍烈然則以王者之權而謂教化不易興者則妄

矣

論藺相如返璧事

癸酉

使相如說趙王立出璧授秦使者辭其償且以輕十五城而重璧也爲秦罪秦計必懷慚而不能發不知出此乃出萬死不一生之謀以圖完璧而秦之計固已得矣何則彼知不愛死士而愛璧者其國可玩而虜也嗟夫趙爲秦辱久矣豈特不償璧不償璧其小者耳恥貧者不能力田輒與富人爭席曰吾能勝可乎吾是以疑不帝秦而卻秦軍者無是事也

墓說

癸酉

或問曰墓吉則福凶則禍古有之乎曰未聞也防墓崩於雨王季之棺毀於水文以王孔子以聖安在其爲禍福也然則有擇而與禍福應者何也曰古無之而今有之烏乎昉昉於墓祭者之爲之也古者貴賤之士皆有廟廟有寢於是乎藏衣冠於是乎求昭明古之人以爲有鬼神者則必於是歸焉耳其享焉而格之其慢焉而恫之吉凶禍福之應未有不起於此者也夫何墟墓之有徵夫何形骸土壤之神乎嗚乎廟制之廢也久矣鬼神之失所棲也甚矣祭墓非古也後之人以爲有鬼神者則必於是歸焉耳子孫之不依廟寢之不宅曰臯壤

焉是藏吾未見其非忍親也然人既以是爲神之所棲而誠之矣鬼神亦以是爲人之所命而據之矣然則吉凶動於神而禍福中於人者宜也非幸也吾故曰墓祭者之爲之也後之君子有欲講求於殯葬之終始者則無動於吉凶之說欲無動於吉凶之說者備廟制之禮而立其誠焉斯可矣

觀漁

丙子

漁於池者沈其綱而左右縻之綱之緣出水可寸許緣愈狹魚之躍者愈多有入者有出者有屢躍而不出者皆經其緣而見之安知夫魚之躍而出者不自以爲得

耶又安知夫躍而不出與躍而反入者不自咎其躍之不善耶而漁者視之忽不加得失於其心嗟夫人知魚之無所逃於池也其魚之躍者可悲也然則人之躍者何也

雜說 丙子

堯之眉舜之目仲尼邱山之首合以爲土偶則不如籛條戚施僞與眞也葛害於寒裘害於暑酌其中則寒暑皆害害去則利不全也太白之詩豪而誇子美之詩深而悲子建之詩怨而忠淵明之詩和而傲其人然其詩亦然眞也古人之作肖乎我今人之作肖乎人古人之

作生乎情今人之作生乎學然則詩不可學乎曰學其人而近乎性猶之我也始雖僞其後必真而今人則曰是有弊以體分之以類擬之故無乎肖亦無乎不肖無乎工亦無乎不工然則其果無無乎不工者歟曰有之王維是也忠乎貳乎釋乎儒乎甘心於山澤之臞者乎抑捷足於貴戚之門者乎若是者吾不能定其爲人然則不可定其爲人者乃其詩之無乎不工者歟

論魏其侯灌夫事 丁丑

髮能散千金之賞而不應武安之求田非忿其怙勢哉然以蚡臨況爲幸何其卑也灌夫馳吳軍視死如歸可

謂壯士以慕勢卒死於權鳴乎勢力之怵於人也甚死
生哉

晁錯論 戊寅

晁錯以術數授景帝景帝悅之用其計削七國七國反
景帝乃誅錯君子曰術不可不慎哉以盜之術授人而
保其不我盜且曰是必不疑我爲盜雖至愚者不出此
錯之智曾不是愚人若也哀哉昔范蠡以計然之術教
勾踐滅吳曰越王爲人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乃
扁舟逃於五湖始皇用尉繚之計亡六國尉繚曰秦王
居約易爲人下得志亦輕食人遂逃去方其說之行也

若石之投水若丸之走阪其君不惜出肺肝相結如左
右手而二子獨汲汲不可終日豈好爲過計哉彼知非
雄猜深阻之人不能行吾術而不忤其能行吾術者必
不容他人之有其術故先有棄富貴之志而成功名彼
晁錯之智乃不知此今以受特知蒙貴幸無比者入一
人之言衣朝衣斬東市目不得反顧足不得旋踵雖商
鞅韓非之行法未至是也而景帝能之錯教之也錯之
術盜術也而恃所授者之不我盜哉或曰帝之削七國
也志甚壯反書聞乃惶遽自誅其大臣且吳王白首舉
事不因一錯而解兵豈帝而不知此曰帝詔諸將以深

入多殺爲功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赦有議詔及不如
詔者皆要斬帝之志苟得亡吳不憚以國爲功豈冀幸
於兵之一解而息事哉然則其誅錯者何曰兵之微權
也夫亂臣賊子之首事必以名劫其眾故王敦以周顛
戴淵蘇峻以庾亮李懷光以盧杞而七國則以晁錯晉
不去周顛戴淵庾亮而王敦蘇峻之禍成漢與唐去盧
杞晁錯而懷光七國之勢挫雖勝敗之數不全出於此
然彼所恃以爲名者吾舉而空之亦所以怒我而怠寇
也鄧公見景帝言誅錯是爲七國報仇也帝曰然吾亦
悔之嗚乎帝特以錯爲餌敵具耳何悔之可生或曰審

如是則七國不反錯固可免於禍乎曰不然臨江王適長太子也栗姬廢而臨江王死於吏亞夫功臣也七國平而亞夫死於吏錯之親不及臨江王而勳舊又非亞夫比也然則始所以用錯者何曰削七國者帝之素志也而不欲居其名故假錯以爲之用帝固不足怪也世之擇術者亦擇其可以授人者而自處哉

惜字紙說 戊寅

吾鄉俗好善紙字之棄於途於笥於溷廁釀錢而斂之焚之載其灰中江而投之始畢乃事月以爲常其說曰不若是或踐踏之其罰爲賤爲眇爲愚爲天犯輒應故

自好者咸用是爲兢兢余曰善乎世之有此說也然字之禍福靈於人而敗於物者何哉夫大有罪於字者莫如蟲齧齧之腐敗之能使字之通者塞美者醜完好者壞而獨肥其身滋其族且以是高其名凡所居所食他蟲莫敢望焉蟲之視人也橫矣哉友人顧廣圻曰奚有於是是茈茈者字紙也則忌而畏之學者之於字字人也則慢而侮之字之貴賤輕重亦視其所附者乎是二說者余無以辨之

書示仲卿弟學印說

乙酉

文生於心器成於手手主形心主氣書畫摹印之事心

手兼之知形而不知氣則無意知氣而不知形則無法
余嘗學書青甫舅氏曰甥作楷似隸作隸顧反似楷何
也後與溫明叔同摹印明叔數日後輒似之余終不能
似也遂棄不復爲仲卿之嗜好與余同而於印尤甚取
文何兩家印常置座右曰吾將爲之余因舉所自病者
告之欲其解吾嘲焉

刑論乙酉

天下之法未有久而無弊者也法之簡者其弊淺法之
密者其弊深惟其法之良而守之不敢稍變通其法以
得罪於天下後世故其弊遂成而不可返夫殺人不忌

爲賊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後世近古者莫如漢亦曰
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此皆法之整齊簡易者也古
之人非不知殺人之情事萬有不齊而一切之法不足
以悉其變也然甯從其畧者以爲法貴易知而難犯決
一人之死而可使千萬人之不敢入於死則易知而難
犯之故也而後人曰是其法猶未詳於是同一殺也而
有謀殺故殺鬪殺誤殺有戲殺有過失殺有下手加功
之殺因是同一死罪也而有入情實有不入情實者有
立決有緩決又有緩決數次而從末減者蓋一死罪之
成其文書之反覆詰難積盈尺之紙而不足也而後得

由州縣以上於刑部而之人也如是猶或不至於死噫
何立法之密而如此其難知也是法也良法也苟其變
之則受不仁之名而得罪於天下後世雖心知其非曰
姑從眾從眾而失是天下之公失也議法者曰有濫生
者卽有枉死者是救生不救死也執法者曰死者已矣
生者亦猶是民命也已死而枉究與吾殺死者殊而吾
救生之心亦足以自解於天下嗚呼是非徒不救生也
且益民之死也非徒益民被殺者之死且益民殺人者
之死也今里巷之中有殺人者民驚相告矣某殺人者
死某殺人者不死民亦驚相告矣死生者民之所知也

曰門殺曰誤殺曰戲殺曰過失殺則民所不知也民不知一殺人之例如是之委曲分別也而惟見殺人者有時而不死也夫使殺人者異出於死之一途以懾其勃然不可遏之氣猶能忍有不能忍今使介於可生可死而先快心於一挺刃之下亦何憚而不洵洵哉腊有毒食之立死一人死而無有繼者矣三人食而一人生則繼死者將不止三人是非民之不畏死也法誤之也故曰非徒益民被殺者之死也而并益殺人者之死嗚乎計較於一罪之輕重而鹵莽於千萬人之死生循其法之弊其勢固不至乎此而不得也而人且曰必如是而

長吏始不得以誤殺人固也長吏之不得以誤殺人也
而其弊則使平民皆可以故殺人天下之爲長吏者少
而爲平民者多則法之生人者少而殺人者多

臣事論

丙戌

天下之患非事勢之盤根錯節之爲患也非法令不素
具之爲患也非財不足之爲患也居官者有不事事之
心而以其位爲寄汲汲然去之是之爲大患今夫四民
之中士之貴於農工商賈也較然明矣使農工商賈皆
汲汲然有爲士之心則方其爲農也田萊必不能闕其
爲工也藝事必不能精其爲商賈也有無必不能遷然

天下之民有自樂其農工商賈之業而以士爲畏途者
彼士也有考試場屋之苦有文字聲病之學違其程度
則又有褫奪扑責之刑以隨其後凡士之所深憂以爲
大辱者民皆脫然而無患彼民也度其身而苦其事有
萬不可以嘗試者故甘心絕意樂其業而不遷今之爲
仕者則不然無愚智賢不肖也而皆有必爲公卿大夫
之心夫吏之遷除或以年計或以十數年計非可朝拜
官而夕超擢也然其身縻於此而其心去此職而上者
不可以層累計人有仕宦十年而官常調者則鄉里笑
之而親交爲之減色忘分苟得相師成風夫爵祿者廉

恥之藥石也善用之則起不善用之則廢廉恥者聰明之隄防也固其防則盈而潰其防則竭聰明竭矣雖勉強爲作施令布政與吾民相酬對者特具文焉而已故曰有不事事之心而以其位爲寄汲汲然去之是之謂大患雖然是患也不成於賤而成於貴不成於貴賤之懸殊而成於治貴賤之不公大臣者將帥也屬吏者士卒也大軍之沮敗非爲將者之獨奔而法之加必自將者始今夫大吏其日造請問起居者屬吏也供芻薪米炭者屬吏也加聲色頤指者屬吏也聽彈劾遷換者又屬吏也有罪則曰是屬吏所承辦也承審也大臣者不

知同有罪則曰是大臣也不可與小臣同科科其罪矣而或降級或罰俸不旋踵而復其故其罪同而位卑者則一蹶不可復振用法如此固賤者之不能心服也心不服而隱忍以爲之此其身有不能安而其職有不能盡者矣則宜其以位爲寄而汲汲然去之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善爲治者所慎重而專任之者大臣而已使小臣之事統責之大臣而大臣之罪不可分之於小吏其大小之罪均法之加必自貴者始蓋位重而責之者厚厚不爲刻也位輕而責之者薄薄不爲私也夫如是貴者難其事而不敢有以位爲樂之心賤者量其力

而無皇皇於冒進之意樂其職故其心安安其心故其事成傳不云乎厚味實腊毒高位實疾顛古之人自一命以上其憂患遞相增也以及於卿相惟庶人則無憂悲夫自三代而下士之畏富貴而不居者何少也使士也無考試場屋之苦文字聲病之學褫奪扑責之刑而又無農工商賈之瘁以獲高世之名則天下有一不爲士者而其心不服人主尙安得四民而用之哉或曰如此則非所以貴賢賤不肖之心且無以磨厲人於功名之途者也曰今之貴賤非如古之世其貴賤也以爲不賢乎則固有時而爲大夫公卿矣以爲賢乎則公卿大

夫皆自小臣始矣且夫人棄賤就貴之心如水之就下如丸之走阪雖賁育之勇不能抑之聖人不得已而分利害之數與貴賤參之而聽人能不能者之自處政之失也則專其利於所貴而專其害於所賤夫避賤而趨貴罪之可也然使卑賤之憂患甚於貴富人孰不避憂而趨樂是人臣之利也非國家之利也然有公忠體國之大臣則亦不利乎此矣

論語說

丙午

昔曾皙言浴沂舞雩詠歸之志爲夫子所嘆與自常情觀之固曠達之士所能也聖人乃深契之者何哉曰此

賢者學道之所得而聖人之觀人於微者乃正在乎此也昔齊景公登牛山而泣爲晏子笑景公固庸愚者耳漢文及武帝皆不世出之主文帝登霸陵悽慘悲懷念及於北山石柳武帝橫汾作歌其詞亦始樂而終悲者何哉氣不足以持之也然此猶富貴而帝王者也阮籍固曠達之士遊至徑路所窮輒痛哭而返莊子亦曰山林歟臯壤歟使我欣欣然而樂歟樂未畢也哀又繼之人固有視富貴如脫屣死生如旦暮至於俯仰陳迹流連光景之代謝事無與已而悲從中來不能自己於登臨游覽之際者是何也得喪之見能自制於意之所重

而不能不忽於意之所輕苟呈露於意之所輕其所重者固萌芽而未嘗去然則如莊子者猶未能平其心者也今如點之所言游而樂焉樂而歸焉歸且詠而不失其樂焉浩浩然無所戀於其始也熙熙然無所歉於其終也是豈可以強爲之哉其於死生富貴不足以動其中也久矣是故其心平而其氣充其氣充故凡物之去來消長不足以盛衰吾氣此則賢人學道之所得非曠達所能幾而聖人所以深許之者歟吾觀莊子書十餘萬言大旨欲薄富貴齊死生而聖人之道則異是義重而重義輕而輕其不苟於萬鍾千駟也視之與簞食豆

羹無異也其不苟於金革白刃也視之與揖讓周旋無異也而務爲達者乃始矯而輕之夫矯而輕之其意則固重之矣吾故曰如莊子者未能平其心者也

柏槻山房文集卷二

書啟

上元梅曾亮伯言

上方尚書書 癸酉

竊念 國家熾昌熙洽無雞鳴狗吠之警一百七十年
於今東西南北方制十餘萬里手足動靜視中國頭目
大小省督撫開府持節之吏畏懼凜凜 殿陛若咫尺
其符檄下所屬吏遞相役使書吏一紙揉制若子孫非
從中覆者雖小吏毫髮事無所奉行事權之一綱紀之
肅推校往古無有倫比而曹州長垣諸賊敢以狐鼠嘯
聚潛行突發輕入重地驚犯 闕廷賴雷雨助威臣

士協力兩日一夜斬殺痛斷

天子爲之震悼下哀

痛之詔公卿恐懼有識之士莫不悽慘傷懷奮臂欲起者而餘賊猶盤桓窟穴屠殺守宰抗拒大軍之兵仗此特萬死出一生之計豈果能竄據一郡縣遷延歲月爲肘腋患哉然賊雖冥頑必有恃而敢動方今官吏皆習故態雖小利害至微淺輒袖手委重律令不一任勞怨爲天下先此豪傑志士所以束手而無奇奸人所樂窺而無憚者也今明公奉天子詔往破賊金鼓一動畢授天討無足慮者然愚以爲要在破崖岸用望外之賞罰一切以盡人才爲先鼓眾心爲本誠如是推之

天下可也況區區之寇然非明公其誰行之亦誰爲言之者冬深益寒伏祈自愛以壯三軍之心某頓首謹上

復陳伯游書

丙子

某頓首伯游足下屢承惠書識愈高而辭愈下若不以某爲無似欲與深言文章之事者皇然爲愧某少喜駢體之文近始覺班馬韓柳之文爲可貴蓋駢體之文如俳優登場非絲竹金鼓佐之則手足無措其周旋揖讓非無可觀然以之酬接則非人情也前歲客揚州爲人校唐文皆非某所好者然無如何去歲三月婦病篤乃束裝而歸永逝之哀不能自抑所遺兒子才四歲家人

取麻衣著之駭哭以爲異物每淚落不能諦視若夢若覺忽已一載今歲元旦爲爆竹聲驚起推枕坐嘆已是三十一歲人矣神智已覺不似昔時見年少於吾者如富人亡財者代他人惜金終不得復入手誠可嘆也嘗觀魏叔子汪鈍翁文頗不快意然視彼之甘苦萬不逮一每度量彼已顧瞻日月則心沸面熱恐於此事竟無所就今年館於城外徒一人方八歲主人又意憐之館中都無一事又去堂內俱遠無賓客兒童雞犬之溷作伴一小童多睡甚熟每夜取古人佳文縱聲讀之一無所忌結約之氣畧爲一伸嘗謂求富貴而無命者布衣

則終布衣耳學之成不成亦有命焉然終勝於不學之人足下以爲誠然乎不吝著作時有以教之則幸甚

復姚春木書

丙子

春木足下別後思念無已前所須先文穆公奏議行狀并先伯祖文集一通今皆以往奉上收到後望卽以札相聞足下閉門著述於故老名儒之嘉言懿行收拾排比懼其湮沒乃史之支與流裔此某所欲從事而不可得者今乃爲足下所先其爲欣羨奚似賢者不有得於今必取傳於後其傳之遠近則視乎所託之尊卑而託之至尊者莫如經史然說經者自周以來更歷二三千

歲其考證性命之學類不能別出漢唐宋儒者之外率皆予奪前人迭爲奴主繳繞其異引伸其同屈世就人越今卽古多言於易辨抵巇於小疵其疏引鴻博動搖人心使學者日靡刃於離析破碎之域而忘其爲興亡治亂之要最尊主庇民之成法也豈不悖哉惟史之作其載於書者非言行之得失卽政治之是非其精微者易知而其詳明者無不可法戒也故託之尊而傳之遠者莫如史宜然傳之遠則其功罪於後世也亦滋甚非明且公者莫能爲也夫史之是非其失有二以立言者之有顯有晦視其同顯晦之人而分左右焉故或謗其

上或誣其下而謗者之言又疑於直也故易於惑君子
然久而知其爲謗焉反不足以懲小人何也彼幸夫言
之罪我者後人以其言爲謗我而疑之也故言不可易
也今足下淡於嗜欲榮利無伎求之心無軒輊之見蓋
得其公則無不明者況足下之明乎秋涼時可一晤否
率復不具

覆陳石士先生札

辛巳

連日未謁伏惟起居安吉爲頌示文一篇讀過今繳上
所言某君集舊會見之其駢體莊雅可誦所言樂律諸
事會亮不解此無以定其是非大畧觀之固多聞之士

也獨其議論敗理道好詆毀儒先片言隻字之訛穿鑿
詆欺文致大惡駭動後學不顧所安傳謂小人無忌憚
荀卿所斥爲陋儒鬼容者也士陋於俗學久矣有曉然
而出其類者謂士之大患在空疏吾反是則天下之能
事盡此而已背理傷道吾之小疵也嘗以爲士之不學
猶婦之失行者有庸奴其夫者曰孰若吾不失行則若
此可也其隣婦必聞而笑之今之學人大都以不失行
爲奇節又不獨某君矣輒此奉覆不足爲外人道餘不
宣

上汪尚書書 癸未

門下士梅曾亮再拜上書於宮保尙書執事曾亮自少好觀古人之文詞及書契以來治亂要最之歸立法取舍之辨以爲士之生於世者不可苟然而生上之則佐天子宰制萬物役使羣動次之則如漢董仲舒唐之昌黎宋之歐陽以昌明道術辨析是非治亂爲已任其待時而行者蓋難幾矣其不待時而可言者雖不能逮而竊有斯志今曾亮又甘伏草野屏閑處雖有陳說媮得避嫌之便故敢一竭其拳拳之愚今天下任封疆爲賢大吏者肩相望也爲州縣賢有司亦不乏人也然聖人立法不恃人之自然而然在吾法有以助其不得不然

夫天下事取辦於督撫督撫之事取辦於州縣州縣於天下居何官也而今爲州縣者皆苦無權夫州縣非無權也擅桎梏人之刑敲朴之罰中人之產一日破之有餘力鄉民見胥吏如遇怪物震懾而卻足如此而曰無權者何也今天下之州縣一千數百民事利病修廢之所宜竭官吏之聰明才力以求之而未必盡舉也然且蕩蕩然若無所事非不欲事事也雖事之萬全無害而苟其倡議行之則文書之上簿者有六七級之上官以臨其上卽有六七級之胥吏以撓其下此合彼牾往返曠日迫切成過誤功不收而罪集凡此者所以鉗制不

法之吏使不得妄有爲作以困苦百姓不可謂不至也
然有萬不可已之事足以有爲之才而逆阻於文書階
級之煩擾以自敗其意聽其破壞於冥冥中者蓋什八
九矣是其權足以擾良善而不足以懲姦邪可以爲弊
而不可以見功故曰無權也而令外縣者又率經首縣
或衝要乃得遷秩而一日之內以六時事上官賓客之
過境風不得避塵土雨不得避泥塗瑣不得避水漿困
不得避飢渴終日竭蹶耗精亡神之太半勤苦如此然
及百姓者無一事夫上官賓客固與我比肩而事主者
也又嘗與我策名而同進者矣而今乃若是亢厲守高

者固有所激而不爲其爲之者將無以責其不肖何則卑尊之禮有定制矣餽遺供張又有明禁矣自夫人以盡禮不足以爲恭而從而加甚焉又習於久而安也則反以盡禮者爲傲而忘其初是固州縣罪也然所以冒不是而爲之者何也由州縣而府猶屬吏也由府而司道猶屬吏也由州縣而至司道者不過千百之十一其槁項黃馘而老死於風塵之下者乃至不可勝數且夫供張之不辦饋遺之不供禮數之不密上不明責之下也而他罪中之州縣不能辨也夫越禮者一人焉不見黜則守禮者已懼而變節矣而喜怒又從而風示之且

倒置之彼大吏者知其不能越我而他進故劫以不能言之威爲州縣者則曰吾有達於上也難矣吾苟免焉志溫飽而已夫人已艱於進取之路而自外於清流矣而必曰無變志焉者士之自處者固宜有是而非國家之所以磨厲人材也故曰無以責其不肖者此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也其法莫若使爲州縣者課最而入之爲御史如國初之制夫御史雄職也而患其言不合事情使之經歷州縣則更事多而少窒礙州縣外吏也彼知得入爲京職而不限於資格也則精神生而大吏不得以相困故其時如陸清獻郭華野輩皆由此選爲時

名臣今天下又安憲章完具生民以來未有如 盛世之隆者也而萬世之後可慮者惟姦民夫博奕飲酒暴橫里巷謂之豪民豪民易治也造作異端潛惑愚眾其平居恂恂無間於官吏而其志乃敢豪民之所不敢若是者謂之姦民姦民難知也爲之大吏者其位尊其地隔其無由知也固宜可以知之者獨州縣耳然又以權之不存與志之不在是也亦相率而不知故州縣之職不重則姦民不可消也而重州縣莫若中外互用以破其鬪兀不自奮之心曾亮自出門下接見顏色竊以爲忠清亮節有古大臣之學者莫如明公然則立殿陛之

上與 聖天子相都俞吁咈者非明公其誰與歸故
敢畧陳其愚惟執事之採擇焉

與容瀾止書

甲申

瀾止世兄閣下馬韋伯歸知閣下 恩錫頻繁加授卿
秩幸甚慰甚曾亮於壬午十月抵里事多不如意者兩
老人傷於哀樂又不欲長子遠離遂以癸未正月告病
繳照念閣下終日侍立 三殿與 天顏相咫尺跼
伏里巷者不當以形迹自邇然竊見奇俠之氣得於天
性雖處勳門而胸中昂藏磊落如登高望遠別有瞻矚
非隨世俗爲輕重者故不敢默默自疎曾亮年十三四

學執筆爲詩文見時賢集多快語無忌憚大以爲佳二十餘見吳縣王惠川云君博覽而不循其本未終卷已易他書不足以爲學也讀書當先其古者專治一書熟其神情詞氣再易他書數年後視近人當何如耳其時聞若言面赤汗沾衣也稍取史記點定兩三次繼以漢書及先秦子書漸及諸史數年前所嘆賞者漸化去無顧藉心嘗除夕閱舊作詩文不可者裂下燃鑪中下布栗子數十且燃且閱遂盡無一紙存者時栗子則大熟矣作爆竹聲驚起觸人面是後人皆戒子弟以無交梅管兩生兩生多誤人管生乃異之也生平不留意者俗

書及時文卒以此受詬然於俗言終不大信賞也渠謂
之時人者亦不皆得耳 國朝如閻百詩胡鼎明輩豈
在科第今冒得之已愧昔人進取之事固已置之望外
惟家世貧薄當有時仰面向人此其酷耳薄俗重衣冠
談聲利見其人進取有限又不好諸少年戲所在皆貌
莊而情疎以此自識退避時閉門性不能默默有所言
語付之紙筆強名之曰著書妄以此敵世人輕重當重
見笑也入都以來以文字蒙辱知愛不同尋常稍具近
狀亦使閣下知其人故態猶在未得執手板作庭參吮
墨雜書不復自擇鑒恕爲荷

與李申耆書

甲申

申耆先生闕下曾亮初應鄉試聞是科舉首爲先生其時已私識名姓然未敢以定賢者之淺深後聞以散館改令鳳台文武具宜鋤豪碎姦政聲遠聞始悚然知有政事之學遠到之慮非夫通括帖習大小經汶汶於一得絕無餘事者也然以夙所聞志行風采及爲令所施設竊以決不久當卽歸而先生竟棄官歸恒以自矜於人謂稍能測賢者心迹後入都與張大令琦魏孝廉源黃秀才洵日相見益悉近狀自放山水以著述爲娛樂宏獎末學孳孳樂善幸甚今俗尙靡靡以科舉外不置

復有他書陳引古義便指爲破壞人子弟功名鄉習戶
玩牢不可破其說若先達之士以身示準則不以成敗
置論使知利達有命不在專長庶乎後生有可從信今
日多一讀書稽古之子弟卽異日多一讀書稽古之公
卿其爲功孰與作吏多先生今日殆其人也每欲一奉
光儀接言論道遠不獲夫以十餘年知相慕悅之人又
得交其人之友而相隔數百里長抱此獨知之誠不使
其人知後進中有未見而久知我者一人焉之名氏亦
狷者之陋也輒不自揆而以書自通焉并附文一篇以
爲異日之贄惟恕其冒昧而裁止之

覆上汪尚書書 7 四

前由陳中書所遞至賜書伏讀數過鴻章鉅字光輝薄
星辰聲氣諧韶濩如高山深谷猝然臨前鮮不變色卻
步而蜿蜒迤邐千里始盡不測其氣脈之所終非明公
盛德鴻才達於政治之體要孰能言之非謙尊下士不
間於勢分之遠邇孰肯爲言之然則推公之心其有以
卑位自嫌而不敢自進其說者固宜得棄絕之罪於大
君子而未離乎卑陋之見者也夫君子在上位受言爲
難在下位則立言爲難立者非他通時合變不隨俗爲
陳言者是已昔蘇文忠說仁宗以有爲諫神宗之興事

非更變多而銳氣消也所值之時異也賈生一見文帝而勸以削藩國係匈奴知文帝所謙讓者在此也故欲救其弊而扶其偏使其雖從吾言必不至過而爲患不然則誼者亦晁錯王恢矣豈惟賈生書之戒成王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戒康王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使遇秦皇漢武之君則斯言豈不爲禍夫言之非其人而爲禍者得其人卽能爲福若僞尙書則不然其時自唐虞至夏殷周之久也其君自堯舜至太甲之不類也而其詞茫茫昧昧惟取寬綽而無疵者塗附增加如出一口雖舉其篇而互易之可也如是之言卽

言非其人而不爲禍然未可謂之爲知言也漢哀帝底
劇鼎臣守相有罪交臂就死而息夫躬方勸以立威刑
元帝慈愛恭儉非所難也失在於不斷不明而貢禹所
陳皆諱所難而責所易人皆知息夫躬之爲佞也而豈
知禹之佞甚於躬哉夫言有託於經而甚尊出於口而
無弊予人主以易緣飾之事可受之名而實無益於人
國者固君子所宜深察而明辨之者也會亮嘗持此說
以觀古人已有所作亦推此意惑於自信謬於自知深
恐不應經義違師法非大君子中正之道輒取近作論
事二篇錄呈左右惟明公不惜教誨而深裁之

上鄧懈筠先生啟

庚寅

蒙賜手書并書院束脩已祇領訖謝起事宣城已專人來告自此當無後憂感激之私豈有涯量異之書已遞去聞尙未能出門小病今始愈也昨過友人所有合肥徐漢蒼字壽伯陸祁生丈之門人方植之友也貌莊而色憂云欲得陶宮保書求公薦館而天使方在城進見無時天寒旅寓無資斧老親倚閭不知所爲計曾亮聞之惻然因思他人則不敢知若年丈則以古君子愛士之心爲心不稍置輕重於懷抱者苟其才有可取布衣書與宮保之書一也卽毅然自任以書爲先容壽伯

欣然收刺束裝即日古行期曾亮雖中悔其冒昧勢不可已惟壽伯詩已曾見之才氣甚清音節亦能合於古其人朴雅亦佳士也似不與尋常投詩卷爲游客者同科輒屬進其所業退食之暇一流覽之亦以知曾亮不謾言於長者前也

與姚柏山書

辛卯

前得手書論文事快慰幸甚文章至極之境非可驟喻以言有用則論事者爲要耳宋人文明健酣適然時失之冗戰國策士文可謂雄矣然抑揚太甚有矜氣令人生不信心簡而明多而不令人厭生者惟漢人耳苟得

其意而爲宋人之文從字順論事之道莫善於是矣屬
作文尙未得就連日卒卒固少暇也鄉里中當行之事
力避之則義不可稍涉之未有終始如意者往歲脩建
貢院江甯俞太守以董事見商告以汪度陳克寬朱性
堂後三人在工一年實能督理工匠綜覈錢銀估定物
直且終始不避勞怨今聞畢工當奏請議敘陳以現任
教職歸入委員朱以知縣告病無事獎勵獨生員汪度
以董事未捐銀三百兩不得議敘而所謂議敘獨委員
始得之當事者皆曰此例也夫以生員而代辦官工亦
不可謂不破例矣辦工之時則以委員爲不可信而破

例用之酬勞之時又以生員爲不應得而循例除之雖受者不以爲損益而旁觀者不能無嗾然事雖微舉措亦可惜也中丞處不別致書閣下必深識此意石甫當相見已老蒼矣可嘆曾亮頓首

復鄒松友書

甲午

承惠書詞氣激揚若以曾亮言有深相發者前書迫期日殊草草今閣下云爾非誘掖之而使其多言乎行役諸詩清淳樸質德人之音然和平中亦具哀怨閣下清才遠志性好文章今以簿書擾擾妨其所好宜其氣結而不揚也夫文章之事不好之則已好之則必近於古

而求其工不如是則古文詞與括帖異者特其名耳又
果足樂乎否也今雖居文學之職其用心習技必以古
爲師是習鐘鼎文以書試卷必不售矣居是職而不稱
其職不可也稱其職矣則所爲者又能合乎古而有樂
乎心耶不足以樂乎心則所爲之妨於吾所樂者文章
之敗人意與簿書一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智士無
思慮之變則不樂上者立功業其次垂文章於將來有
自見於沒世之心則不必當吾世而盡如吾意也而文
士失職者每疑造物豐其才而齎其遇使其遇果豐焉
則亦暗口噬舌沒世而已顧安所得材彼席履豐厚者

苟其困焉未必無言語文字驚駭世俗者也生斯人而使自見其材命也生斯人而不使見其材亦命也兩途者必一出於是焉以天下千萬人之多而惟二途之所從出出乎彼則入乎此矣又安得以途之亨者爲常困者爲變而怏怏於其間哉重厚意且爲其多憂故書所見以質其以爲然乎否乎

上某公書

辛丑

久未肅啟歉然於中伏計盛暑就道明公高識遠度必能坦然惟順時節宜加意衛攝爲重天之成就偉人各有意度如陸敬輿李伯紀諸公其困苦冤抑百倍於閭

巷之小民而天不爲悔以爲成其名而增重以天下後世之望者與郭令公裴司空之功成名立無以異也太史公曰人能宏道無如命何此猶有競心焉若淮南子之言則進乎是矣其操之也若發機其縱之也若委衣此則命無如人何耳不能默默進其厭飫者爲愧伏惟亮察不宣

與陸立夫書 辛丑

前接手示言堅壁清野計甚善 國初姚啟聖以海賊善用砲乃退海二十里守之此良法也今賊所長者砲吾亦用砲以爲攻長必敗之道懋揣廣東福建及浙省

失事情勢皆由我兵不知部分屯聚一方而彼船高大用千里眼視我兵厚處開砲擊人我眾既奔彼始湧上萬無兩軍相接彼能開砲之理若用砲於兩軍相接之時則彼眾先盡此理之必然者也然則制砲之法莫如致敵而接戰致敵接戰莫如於賊登陸之處去海十餘里多掘深溝溝以內縱橫各一丈深五尺足容十人以溝內之土加於溝上向敵之方形如半墳溝左右稍陂陀之令士易登上溝以外相去縱橫亦一丈便於出入刺擊彼見我兵去海遠又溝土蔽砲砲無所施必將登陸待其近溝始與接戰彼空行二十里銳氣已衰我兵

又無火器之患彼衰我壯然後勝負可得而言也又敵來之方近溝百步多掘小坎深廣尺餘內用枯枝或短木支撐蘆席上蓋浮土以惑敵人一賊失足百人皆驚我軍以整攻亂勝之必矣閣下精敏誠篤又親得按臨形勢變通行之必有成效若的然可行或告知凡有海防之處皆可通行此雖若瑣瑣較之築臺用砲以短攻長者相去萬萬矣某啟

上某公書

辛丑

天下至奇之病能者治之不過平易之藥非無奇也當其病則所謂平易者皆奇藥也今浙東之事可謂奇病

矣夷賊於十餘日間入陸地深二百里此非夷人習水者所能也其地形又非火器之利也直漢姦導附之耳今宜明降 諭旨曲赦漢姦凡來歸誠概不復罪漢姦能斬一漢姦降者賞銀若干能斬一夷人降者賞官幾品此雖若空言不切之務然破散姦黨之機實在於此雖未必立即投誠然足以生夷人內顧之慮姦夷相猜則形勢消阻蹤迹破露攻守之計乃有可施所謂以至常之藥治至奇之病者此也不然則夷人必以前經諭旨有漢姦定罪不赦之言藉以爲恫喝把持之計使姦民絕自新之望堅反噬之謀是阻民心而崇賊黨也

江浙之病未有艾矣

答朱丹木書 丁未

吳紅生寓中一別遂不獲攀送既喜閣下遷擢又以相去益遠爲望今稍近矣未及馳一書爲賀猥先賜存問及薪米之費以爲可進於古使得并心力於所業慚荷慚荷曾亮之文直以無所事事聊自娛悅銷暇日耳以古人期之非所望也惟竊以爲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時立吾言於此雖其事之至微物之甚小而一時朝野之風俗好尚皆可因吾言而見之使爲文於唐貞元元和時讀者不知爲貞元元和和人不可也爲文於宋嘉祐元

祐時讀者不知爲嘉祐元祐人不可也韓子曰惟陳言之務去豈獨其詞之不可襲哉夫古今之理勢固有大同者矣其爲運會所移人事所推演而變異日新者不可窮極也執古今之同而概其異雖於詞無所假者其言亦已陳矣閣下前任劇邑治悍民不尙黃老今官督糧道乃尙黃老此持權合變者也文之隨時而變者亦如是耳附文數篇呈閱勿以已刊刻而恕其疵累焉幸甚

與朱伯韓書 丁未

昨聞家人言當卽歸里爲之悵然前送小坡敘言殆驗

耶自愚言之歸可也不歸亦可也誠欲歸也古人當仕宦炙手之時尙有急流勇退者況平進之士何不可歸若曰義不可不歸則廣堂之歸因父憂遂不卽來頌南之歸因左降無缺今閣下情事皆異於此故曰不歸亦可也且古人致仕而去者隱則隱耕則耕而自漢以後能行此者難矣誠使閉門掃軌無待於世居京師固不如家居之爲得也然此惟閣下能自得之非他人所能與矣蜀莊沈冥而東方生揚子雲亦非嗜祿利者而其趨不同彼其意固各有在士之成名於後世者亦自審其所能處者而已

答王鵬雲書

接奉來教猥荷存問惟稱譽過當受者忸怩非所望於
二十年以長者也先生爲壯縣十餘年矣一旦解組歸
清風肅然常人之情當不能自釋然故鄉人來者皆言
步履輕矯過訪老友可徒步往來高談抵掌如前二十
年在家所見此真造物與閒仍與健者較之罷宦餘財
而老憊兀兀如木人者彼當羨先生耳此不當羨彼也
曾亮居京師二十年靜觀人事於消息之理稍有所悟
久無復進取之志雖強名官直一逆旅客耳每自思念
卽以此當教官作何不可過遂心中都無一事每夜到

枕卽睡每飯三碗可不須魚肉見者誤以爲能自優渥
不知乃全得力於情竅無恥可一笑也官事旣懶於趨
走又不能無事靜坐聊藉筆墨以消其無賴之歲月而
人乃謬以言語文字相屬每一掘筆輒恥於不如古人
又不肯爲今人二者交戰終歲中惟是爲大苦可爲無
其實而竊其名者之戒先生又以傳聞之言而過情稱
之愈滋愧矣四五年來不復作壽文若尊壽之序則萬
不欲辭以此中不須浮語虛詞耳所示之事當卽致書
不敢忽

覆劉楚楨書 戊申

閣下之文淵雅翔實而詩則清遠華妙文人有一長者
或好用長於不宜用之地則見短矣能者兼之是爲難
也生平視袁盎不直一錢得所示論乃大快其作直惟
是巧耳而巧亦不足自全涉世者可以爲戒竇嬰亦有
何賢以爭景帝傳之弟一言耳此於太后爲直於景帝
爲巧景帝豈能眞傳弟者哉有附正論以折之者固帝
所樂聞也而晁錯之死於袁盎則嬰實導之其見枉於
武安亦天道也歟因袁盎事聊復及之

答吳子敘書

戊申

子敘同年閣下兩得手書并詩文承起居安吉於荒漠

阻絕之區能以學術文藝自娛此之失未必不爲得要亦非姿力強定者不能也曾亮因家眷送女南回經營同伴者山東行旅多梗今到家未來消息心常懸懸欲使澄息思慮細研玩文字尙未能也然來詩文亦展讀數過向於性理微妙未嘗窺涉稍知者獨文字耳昔孔氏之門有善言德行有善爲說詞者此自古大賢不能兼矣謂言語之無事乎德行不可也然必以善言德行爲者乃得爲言語亦未可也莊周列禦寇及戰國策士於德行何如然豈可謂文詞之不工哉若宋明人所著語錄固非可以文詞論於德行亦未爲善言者也昨所示

文其理之當否無能折衷若以文論則閣下之意固不在文而欲以理勝者也竊以爲讀古人書求其爲吾益者而已求其疵而辨勝之無當也專求其疵則可爲吾益者寡矣方其得一說焉皆自以爲維世道防人心也然人心世道久存而不毀者自有在焉雖朱陸之是非良知格物之同異猶未足爲其輕重也況所辨有下於此者或前人所已辨而不必置辨者愈少味矣疏慵之性自適其適故所見如是所示詩清朴以意勝近作一首并往呈覽當覺其詞費耳塞外寒珍攝爲慰

與孫芝房書

辛亥

芝房大兄閣下前接手書并惠寄衣物感荷感荷尊意
欲變駢體爲古文而來書詞旨明健已絕去六朝媿媿
之習此天姿高勝處坐進於古人不難夫古文與他體
異者以首尾氣不可斷耳有二首尾焉則斷矣退之謂
六朝文雜亂無章人以爲過論夫上衣下裳相成而不
複也故成章若衣上加衣裳下有裳此所謂無章矣其
能成章者一氣者也欲得其氣必求之於古人周秦漢
及唐宋人文其佳者皆成誦乃可夫觀書者用目之一
官而已誦之而入於耳益一官矣且出於口成於聲而
暢於氣夫氣者吾身之至精者也以吾身之至精御古

人之至精是故渾合而無有間也國朝人文其佳者固有得於是矣誦之而成聲言之而成文而空疎寡情實者蓋亦有焉則聞見少而蓄理不富也故詩之道性近者皆能工之古文而成體非博學心知其意者不能此皆閣下之所能自得也自出都來勝友日遠舊學益荒廢無以稱見問之意然有知焉不敢不以告也文一首詩數十首在邵位西處取閱之可得近狀慰垂念之意

柏槻山房文集卷三

贈序

上元梅會亮伯言

贈陳仰韓序

戊寅

有屋十數楹當市聲車馬之所不至可以樂琴書奉倫
黨奴婢人各一應門洒掃之職不至於躬親有上農之
口而粢盛饘粥之費無所求於世亦不爲世所歆羨無
禽犢饋獻往來冠帶之瑣瑣水陸行不出數百里外非
有奔走期會販鬻之勞瘁迫之使然此其樂千百人內
往往有之非世所指名者也若夫有是樂而得以其暇
討論得失作爲文章嘯歌古人則其樂又有大者焉然

文章之士常出於饑寒愁苦而有是樂者或敝心力於錙銖囊篋而不自知然則樂非難也有而知其樂者固天之所吝哉余於文章之士得交者三人曰管君異之曰吳縣王惠川桐城方植之方余之初交於三君也皆心壯志盛視窮愁不爲蒂芥及年加增而境益困往往中酒悲嘆而余亦自悼其志之紛而學之無成也最後乃得交陳君仰韓君家故素封後中落然無求於世而一以學問文章爲事善議論踔厲慷慨所謂有是樂而能知其樂者交游中獨於仰韓見之而已嗚乎惠川以貧故客豫章死矣管君及余落落無所適植之亦流宕

不能歸而君方偃仰一室馳騁乎翰墨之娛嗚乎豈易
得者哉豈易得者哉

贈汴平甫敘 壬午

壬午秋與平甫同寓京師相樂也已而將別平甫曰君
行矣強爲我一言子若言則吾先言所志者而質之子
其可乎蓋吾自束髮以至今吾之志凡三變而未始有
極也吾少爲科舉之文見夫鴻生鉅公出語驕人以爲
文章者契券也功名者有途路者也昧是則不足稱時
人矣勞吾精敝吾神以從事焉凡書之博大奧衍閭里
師所不蓄者見之而若驚拾焉而若冕懼其勞吾神而

敗吾志也而又見夫循此者得不循此而亦得或循此而未必得吾之心疑焉然而歲月遷於上而毛髮變於下如是者已七八年此吾之一變也諛聞以爲高弔詭以爲狂亦嘗聞其風而慕之不該不徧之單文碎義獵取以爲夸而書之大體者不知也以爲讀書者怡吾神適吾性而已不知而不問是縣解也戾古而自作是圓機也不必勞身苦心以索解於不可作之古人華筵當歌駮賦其形飄飄乎若神厲九霄而冀壤千古也謂文章之能事諱眾而已樸學者不足稱而循本者大無謂也然持吾之所能爲以較夫世之工者余無甚忝焉而

古人名聲若日月者或身陋而無華跣於口而不可誦也吾始而疑繼而懼疑夫古人之或余欺而懼余大惑之終不解也此又余之將變者機也然而歲月遷於上而毛髮變於下如是者亦六七年若夫包羅百氏旁通九流成一家之書綜萬物之情吾今知貴焉而未敢有志也嗟夫吾之志凡三變而吾之壯時則既逝而今所志者茫乎其無津涯而無所向也不亦大可悲夫曾亮聞其言而驚焉且有所懼焉何其言之有似於我也吾不能自言者而平甫言之吾且不自知其可悲也不亦大可懼耶雖然吾與平甫其自是而務於實乎自先秦

兩漢之書下到今讀其近古者焉不如是者文卑黃帝
顓頊之書下到周讀其近今者焉不如是者文僞凡學
之道在因吾所知以求其所不知是謂精一以致二雖
杪必效無畏所不知而阻其所知在因吾之所能而求
古人無循古人之所能而忘吾身無達於心而畏難於
手無玩其詞而不求諸聲無割裂首尾而資高言無改
易途轍而適異路無小有所獲而禱於人人無告人以
不問而取憎無畏乎時譏無疑乎古人無欺乎後人吾
與平甫其樂是而終吾身乎進於是而有事業焉是待
時而成者也進於是而有道德焉吾不敢爲平甫限也

然平甫之所志於文者固舍是而未由以成者乎

送姚建木序 癸巳

建木豪於詩而好劇飲吾嘗晨詣之舟中君尚臥見客欲起而兩手不隨僕白曰昨醉歸耳時君方爲寶應教官旋以才薦得山東樂陵令昔曹參爲相日飲歌呼蓋放其爲齊相時人稱爲清淨合道其時新去湯火君臣俱欲休息無爲今承平久百廢當具興欲以齊相法治之不可得也今是人之善治家也必計歲畝穀益若干瓜菜鼓若干禽畜澤若干衣食婚嫁送往迎來率用錢幾分去一通一年之最歸其餘歲晚務閒爲酒食召鄉

黨僚友故財有餘於樂而樂不傷朝氣攝衣童僕駿作
播灑庭宇清爨周落適奧就功百爲鱗柳禾程計帳椀
斷鈎鈔一日所需盡辰而畢日昃乃休宵盤永夕故力
有餘於樂而樂不匱其不若是視肉禴食謂辰已饋家
人憧憧見燭而趨竿牘委積親交斷疎干指縮蓄一事
百呼廣宮疏鬣厥有濡需主人未知暖暖姝姝婦子歎
室高堂醉呼夫若是則雖有千日之酒凌雲之篇其不
能一日樂乎心也決矣而況於爲邑乎建木行矣廉吏
無歎財勤吏無并日昔陳軫過犀首曰公何好飲也曰
無事也夫惟無事始可以飲酒此惟勤者能之彼惰者

求一息之無事不可得願安所得飲乎建木豪於詩而好劇飲其治一縣如無事也卽於其能飲酒卜之故書以爲之贈

送朱尙齋序

甲午

朝廷設州縣以親民而爲之上官者常六七級獨爲郡守者下有令以先其勞而上又不若督撫任之鉅也則職之易稱者莫郡守若矣雖然邑之政一令專之郡之政必守與令共成之守賢矣有一邑之瘥則郡受其病故守不職人不以咎其令令不職人將以咎其守而令之細陟又非可時得之大吏者也則將與或賢或不肖

之人共一郡之治吾見郡守之難爲也尙齋先生以遷秩得守瑞州人有以是爲慮其難者余曰先生昔日之賢令也其得失利病之關於民者見之眞而行之習矣以昔所恥爲者戒其屬而其屬聽之民有不安樂無事者乎以昔所勇爲者勉其屬而其屬聽之事有不清和咸理者乎民之安事之理邑如是而郡不治者未之有也是難也未可以爲先生言也故書以爲瑞之人賀焉

送張梧崗敘

甲午

法之正千古不易也而用法之術今古不同古爲令者百里之內刑政自專之經術習名法者得自辟爲曹掾

逐捕吏兵不待索而具下有嗇夫鄉老亭長分其職而上獨一太守仰其成其權專其勢便故事易行文易文武易武也然終漢之世循吏不過數人而多以鷹擊毛鷙爲治此無他威生於易行權便於獨斷法不足以治人人失而法隨之故能守法以便民者古循吏也後世之制大吏多而小吏少令下有丞尉備員而已而有六七級之上官遞臨其上士分於學而官師不相兼兵分於營而文武不相屬所指揮獨有胥吏皆恒產世業自爲授受非官所得專上下之情途人無以異其權分其勢格雖武健恣睢之人不得顯肆其暴此制之所爲得

也然人不足以勝法及法敝而人亦隨之其有能執法以安民者則今之循吏也然則若之何而執之曰今之法固足以困賢者不得行其意矣其藉法以行私者固未絕於世也然則法所能困者吾意之苟可以止而止者也吾意不以苟可以止而止法固不能吾困而爲吾用執法者亦善其術焉而已吾友張子梧崗謁選得仁化邑將行或告以地近南海俗悍輕宜克以剛者然循吏者循法而已法如是何名爲剛哉不善其術而有意於剛又非所云能執法者矣昔人論書謂結字今古不同而執筆千古不易法亦猶是也梧崗賢者而深於書

則於是必能推而合之

送張漁篁序 乙未

承天子之命爲守土吏有堂皇以尊其居處有輿衛以
便其出入有吏卒以給其使令有糈祿以養其廉恥是
亦足以正身而娛意矣然且爲之說曰古君子必有游
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優游平夷常若有餘然後理達
而事成夫登山游霧挑撓無極坐茂樹而聽清泉隱者
之樂也喜有賞怒有刑功名藏府庫而德行施後嗣仕
者之榮也而古人有此者常不能兼自曠達之說興而
人始欲以仕者之榮兼隱者之樂南皮之游金谷之酒

山簡之池謝安之墅浩衍之清談標高揭勝流風相師於是記述之繁多出於亭館山水花木之事叩景揣色藻縟萬千巧諛工誇緣飾政經嗟夫古之人不如是也成都張漁篁博學深識文質直有古風顧常慨然於世之爲無益之文者多也夫無益之文足以滋無益之事若此者可謂能知政矣君嘗宰清河清河稱治今遷秩出守無爲州知者皆以爲州民賀是州也於宋爲軍故嘗有米元章拜石遺迹好事者或樂道之然此亦務爲怪迂以師曠達者不足爲賢者稱故書君所志乎文者以下其政

送陳作甫敘 乙未

古文人多起家縣令中唐宋前進士授職無中外分猶不足異至明時文士獨高震川亦以縣令入爲太僕丞與昌黎永叔介甫諸君子皆有政聲不害其爲文文益工然則親民官非徒習政事亦所以摩厲其文章也夫文有世祿之文有豪傑之文模山記水敘述情事言應爾雅如世家貴人珍器玩好皆中度程應故實此世祿之文也開張王霸指陳要最前無所襲於古而言當乎時論不必稽於人而事覈其實如魚鹽版築之夫經歷險阻致身遭時雖居廟堂之上匹夫匹婦之嘖笑可得

而窺也此豪傑之文也士當貧賤時酬接者勢皆等夷無利於相詐貴者則去民遠而利害不相及惟令也臨乎民而近民相臨也則下有必遁之情而相近也則上有先受之利害雖魚鹽版築中其操心慮患不是過也人情固樂爲世家貴人而不樂爲魚鹽版築也然文章家未有不豪傑而能成大文者此昌黎諸君子所造爲不可及歟陳子作甫爲文雄直疏宕有古風固有志於昌黎介甫者也以進士令甘肅將行謂其友曰何以張我余則謂以君之才而得縣令如唐宋諸君子措之政以成其文又當高涼悲壯之地激發其志氣天所以張

子者足矣何以人爲君笑曰有且哉然是言也不可以
不識道光十五年六月上元梅會亮敘

贈孫秋士敘 乙未

爲名公子貴介弟而無官於朝無迹於場屋斗室中課
六七童子十餘年主者不易姓往來不過一二士詩一
卷紙墨昧暗讀者卷舌滯口而不可捨去做衣冠獨行
市中斷爛古書外不市他物居近正陽門不二三里目
不見朝報一字不知何者爲今日時事達官要人蓋古
之山林枯槁之士無過於孫先生者而今於京師中遇
之亦異矣韓昌黎言居京師八九年不知當時何能自

處夫士至京師不可居困矣然困有至非京師無可居如先生者爲愈奇耳吾觀東方曼倩及揚子雲皆非嗜祿利者其居長安中甚落拓矣亦卒不捨去豈古今人之遇或同與二子在當時雖其遭遇若此後之好事者或傳其書寫放其貌忻慕笑拊而欲從之遊則以吾所言如先生其人者後人好事者見之有欲傳其書寫放其貌而欲從之游者乎有不忻慕笑拊而忘其爲落拓於當世者乎太史公班固書屢言長安諸公貴人皆不出其名氏以其人日異月新不勝識也然則有名氏如二子者落拓亦何負於人哉曾亮交先生十餘年今

先生年六十矣乃述其行之似古人者以爲壽以見壽莫壽於使後世知我爲古人也

送韓珠船序

丙申

國家暢威德西北控數萬里而東南極海所界蕃國朝貢及市易罔有不恭動靜作息視我頤指惟英吉利以醜夷顛顛居西海陬芒不知中國廣大耆利昧生死越國萬里踔一船環叩海疆作言求市驚恐民吏邊疆吏將以闖入邊關罪罪之當也 天子獨察其胡賈行

無遠識含養以禽獸土芥不以生喜怒褻我兵械一使其言塞事阻遷延卻退常以無事夫夷情之強弱馴暴

惟家南海久與爲市者習之深苟其有利害也必先受
惟能言者不能知能知者不能言信於士大夫之耳則
懸隔漫度妄生形聲亦其宜也吾友韓珠船侍御胸臆
高遠當官有聲一旦乞假歸定省於南海交游之士皆
祝君之壽其親而來 朝疾也昔合河孫文定公嘗徒
步游東南山水數千里風俗人事政教之所宜履行周
咨故後所建議深植治體今君之歸其道途皆文定故
所游處而習復舊貫視昔賢較深吾尤願其登之 朝
而爲 天子獻也夫風俗人事政教之善弊然否是
朝廷所待言於諫官者也區區一醜夷之情狀誠不

足以設心然知之而能言之者莫君若矣吾將詢於其
來以解羣惑書以志之

送周石生序

丙申

爲言官於朝廷求言如不及之時奮白筆書盈尺之紙
爲國家陳民俗所急及封疆郡縣吏能否得失之所宜
朝入而夕報可所言非則天下受其病卽所言當而天
子爲之發信臣封密詔官馳吏奔往返萬餘里自畿輔
及山海下縣惴惴然不知雷霆斧鉞之所向其關於人
心輕重如此非出公忘私盡掃刮同異恩怨屏置城府
外不足稱朝廷委任寄耳目之意卽出於公無私而不

能遠覽情事洞合內外一旦投身事中地親勢迫違變不得如意料始喟然歎立言之不可易雖賢者亦往往有是吾友石生自幼同書視識其性情今數十年無少變異忠恕純白文圓質方不激不隨故爲言官者今四年矣所建白皆益事就功不屑矜懣中傷及斷爛無情實之言塞言責以自快 天子嘉之特授爲蘭州道封疆之任兆其基焉而君夷然充然無稍喜戚於其心蓋昔所見之言者今且自責之故有深念而無夸容而君之言事也必度之已所能爲與能不爲故有定心而無驚色公之屬也明之充也以行政庇民計有餘矣君

將行告曾亮曰贈必以言乃書君所能於前者以徵其
後

贈林侍郎序

丙申

國家歲漕東南粟以給京師而江蘇供其半水運道四
千里夫役平賈關津轉般費運官及丁皆取給州縣吏
吏不能給則取贏於民田之兩稅取贏不可以正告也
則視民之強弱爲取之薄厚而單戶益重困又不幸風
雨收穫之不時官民望空而責漕者益急乃假貸息錢
及所主守乾沒以集事故州縣吏失足一蹉跌沒齒不
振卽不若是歲暮漕事起皆懷冰臥薪惴不自保民事

一切修廢利害孰可緩急輕重漫不敢嘗問春氣動糧
舟畢行始僚友相賀勞得保符印幸今歲無事故漕事
之病於吏治者往往有是惟明哲公溥體國之重臣深
權密幾調陰劑陽使官不病民漕不病官皆優游寬舒
應務有餘然後能勤民急公豐財和眾禮俗達而政教
成中丞林公之巡撫江蘇也時則九月交寶穡將薦
報災過期而下鴻自天漂我中田渾渾泡泡穀沈穗漂
田更悼心官吏灰氣公乃破成例告災請減漕數其書
深婉震動蓋陸忠宣蘇文忠之論事再見於唐宋之後
是豈務盡下爲名高哉下不可病民上不可病官甯權

濟於一時而不敢耗國家豐豫之氣大臣之用心固宜
如此也故能上動天鑒下蘇民生官清吏安家老甘
寢連年以來嘉生順成風魚不災貨商流馳疵厲寢伏
人知公撫吳之勤休聲美實洋溢羨衍而豈知勞身焦
思獨運於眾人所不見者哉道光十七年春公朝於京
禮成將歸三吳之士大夫莫不進謁於門某以部民後
進得望見顏色輒宣盛德以爲覲歸之獻上元梅曾亮
謹序

送馬止齋序

丁酉

同里閔通饋問嫁子聘婦累數世爲姻黨一語不合尅

時日會鬪甥舅兄弟反眼不相識父絕女夫棄妻以爲此仇家人不可共飯食居處集黨與兵仗白日鬪街衢中計死傷數相敵乃已不則更鬪嘗畜養悍少年供其酒肉敖盪官索抵罪人則以應吏隱忍蓋覆其曖昧幸以無事苟名捕戎首則攬捩捍拒不可以徒手得牒請兵吏大府且以爲不耐事或罷去令閩中者率以是爲大患吾友馬止齋博雅好古其文章根柢兩漢以循吏興教化自飭道光十七年春以簡發令於是邦人皆以爲非武健莫能勝今任君傲然曰此教化之事豈武健所能效哉夫教化必刑罰輔之吏威輕則無以成教

化古之爲循吏者必後威然其生殺人之權自在也今
之吏威蓋輕於古矣恤恤乎不可不有以養之也馭奴
婢者平時無疾言稍呵叱之則以爲大戒故君子之愛
用其威也如彀矢然人不畏其破的之後而畏其持滿
未發之先誠知其一發而不可禦也則雖鞭朴之威善
養者可使重於刀鋸此武健者不足與道之止齋其可
也

送蔡友石先生序

戊戌

道光十七年冬太僕寺卿蔡公以太夫人年過八十乞
養歸江甯士大夫祖餞都門外有言於座者曰昔疏廣

受二子去國道旁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至昌黎送楊少尹亦謂追配二疏蓋漢唐兩盛事今得公而三曾亮曰宋賢以二疏爲知機於宣帝用法少仁恩獨有先見此畏而去者也而楊巨源歸東都留別中朝官其詩怨其氣抑而不昌此困而去者也今公遭逢盛時無二疏之所畏而以廉訪大吏入爲九卿非如巨源浮沈儒官不得志而引退者同且未請告時召見垂問功最甚悉人驚寵冀倖後命而遽超然以親年高乞歸養爲詩天子亦重違其誠而褒賞嘉歎之意流示於信臣左右蓋色養者人子自然之心也而祿養者適然之

遇也皇皇於不可必之遇而施其人人得自盡之心以
其親所望於子者亦不惟其心惟其遇也迫於境者往
往有是而公獨不以此自便毅然行古道其權衡於義
之輕重而有補於倫紀及風俗者甚厚且以未及引之
年不可限之名位無一毫顧藉心使世知有不愛官爵
而自愛其親之士大夫其有光於國體及士品者甚
大此二美者一歸之於公若楊與二疏其境異其情殊
皆不足以擬公客應曰然遂以其語爲贈

送翁二銘序

己亥

嘗過同年翁二銘門見所署曰論思朝夕眷戀庭闈曰

賢乎哉君殆將歸養未幾果以太夫人年八十乞歸養
爲請得 俞旨同年生三十餘人設席爲祖各製詩以
美之屬曾亮爲之序昔人之詩有云古人一日養不以
三公換是言也蓋自古而難之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
雖卑秩薄祿有不能決然去之者況三公乎惟新安曹
文敏公以大司農歸養

純皇帝賜藏佛於家爲

其母九十壽也天下以爲寵其子文正公爲

今上

太平宰相者且二十年人皆以文敏公能韜光斂福慶
貽子孫抑其篤行有以獲天助也今二銘以侍從超九
卿供奉 內廷持節校士於天下筆無停書車無停軌

其祿於世者固足以榮其親矣而歉不自足乞養於
委任優渥之時其不以三公易其養之心與文敏同蓋
將邀獲 恩寵備多福一如文敏之致於其親者乎新
安多名山而君鄉虞山兼山水之勝板輿輕舟日從容
於湖山清淑之地又文敏公不能爲其親一日致者則
君之歸豈獨今朝士大夫企羨爲不可及者哉

贈汪寫園序

壬寅

無錫汪寫園先生好古文詞之學自韓歐數公外於熙
甫尤深好之夫古之爲文詞者未有不宣事功者也至
熙甫而入始以文人歸之觀其論倭患水利書亦非無

意於世者卒舍彼就此何哉蓋高世奇偉之士莫不欲有所自見於世其所欲自見者雖不必有非常之功必求異乎眾人之所爲以爲快夫求異乎眾人之所爲則非有非常之遇與破格之權不足以行其意苟無其遇徒徇徇焉謹筦庫守繩墨與眾人同其功其心固不能安於是也而其才之足以他有所爲以自見於後世者又敝於筦庫繩墨之間而不可復振故往往度其才之所宜與其時之所訕以爲兩涉而俱敗也莫如決其一而專處之甘心於寂寞之道而不悔此熙甫所以甯自居於文人之畸而不欲以功名之庸庸者自處也先生

成進士後以方壯之年爲京外官皆不久棄去游處浙東名山水者數年朝夕治書砭砭與李申耆吳仲倫諸君相期文章復古道爲事豈用心固與人殊哉是乃熙甫所以爲熙甫也會亮與先生雖未嘗相見而其子顯仲來京師從游甚習故得知之深熙甫之好幸能同之惟不得遍游山水之樂今雖欲歸償其夙昔之好事會相忤有不可遽遂之勢然後知早歸十數年如先生者爲文人之全福也今歲壬寅秋先生年六十矣顯仲請爲文以壽故述先生所以宗熙甫之意而自以去就之不專也以爲愧他日故鄉山水間猶得拂巾曳履與先

生游乎書以誌之

贈余小坡敘

甲辰

道光元年余初游京師一時交游多好古博洽之士意氣相得甚歡後十餘年又來京師其人或死或歸或遠宦或志趣始同而終異者有之以十餘人之多而雲卷波徙遂無復有一人存者慨然自以爲無復朋友聚處之樂矣久之得交陳君藝叔朱君伯韓吳君子敘又因伯韓得交小坡及馮君魯川王君少鶴其志趣同而非常合并者又有人焉要皆雄俊之士不妄與可於人者也余初識小坡其貌甚落落久之而情益親議論益同

其有所作余未嘗不以爲工而於余文所可否未嘗不
與我同其意也蓋自六七年以來余與數君子游處之
適文酒諷議之歡曠乎禮而不流肆於言而不歧莊莊
乎相推儻然而無所隨雖昔之意氣相得者其樂蓋無
如今日之盛而數君子外增一二人焉而亦不可得則
甚矣友之難而斯樂之不可忽也道光二十四年二月
小坡以 朝命由戶部郎中出守雅州同游者甚祝其
行而又惜其去也嗟夫樂其留而不樂其去者孰有甚
於余者乎又孰有甚於小坡於余者乎然其如小坡何
哉避外而惡難政不得試乎民祿不得贍乎親豈士君

子之所以自處者乎豈朋友望於所親厚者乎又豈吾友所以自慰其親戚朋友者乎吾且如其行何哉然則自今以往諸君子皆有不能久廢於茲者孰先去乎孰後處乎其終離乎其復合乎余其愴然於四虛之塗而去人日遠也夫

贈李紫藩序

丙午

吾友李萼村昔以循吏爲 朝廷所知而其子紫藩今亦謁選得公安令以萼村之遺教而紫藩又好古而文其於爲政必異乎流俗矣今之行若知其難而求益於余者夫余固畏難而避爲令者也其何以益子哉雖然

畏難而不爲者非也。以爲無難而急於有爲者亦非也。夫事之習於委靡窳敗也久矣。得一有志之士矯而振之。固人所拭目而望者也。然傳不云乎。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身之未安。民之未信。而急於自試。以立名者。未有不自沮其意者也。至自沮其意。乃廢然曰。事之不可爲也。固如是。是豈真不可爲哉。葆信而守虛。不福先而讓夷。與人遊於無疵。其保民也。若母其畜。民也。若虎鞭其後。無迎其怒。是所以獨功而眾同之事。難而怨不府者也。夫人之不事事者。豈以是爲安哉。有議其後者矣。至爲者敗之。而世乃共安之矣。

今以紫藩之自拔於流俗也而不敢有易爲之心其不至自沮而使不爲者藉口以自便也審矣故書其意以贈之道光二十六年七月梅曾亮敘

秦穉堂五十壽敘

甲申

國家當無事時么麼無聊賴之輩撞搪嘯聚出官吏錯愕不及料而奪之城得愛護鄉里士聞變起立應扼其衝要使賊勢阻形閉搖毒無所响濡偷生坐待大軍至不攻一堅不追一逃姦黨掃地立盡潰癰決疽旬日而復不若是則爛漫或有餘患昔嘉慶七年賊起宿州戕州牧竊踞衙署時穉堂兄弟三人以諸生家居乃謀曰

聞賊黨潛伏河南刻時月待發若使賊出境北行與餘黨合勢蔓延驟難撲滅而官軍至此曠時日不可待也卽糾合鄉勇拒四門兄弟分領之賊出城輒被挫撓憚不敢出又決城塹灌濠水令滿賊益計無所施終日聚州署待擒及官軍至並獲論如法是役也賊暴起城中避賊者皆出城外使無人門其外而又非義勇望實如君兄弟者賊非徒犄角合勢或四散逃匿稍延旦夕之殘喘而保野之民受貽藉者將不可計數古語曰活千人者其後必昌况所全護如此不可數計其後福固未有艾也君兄弟三人皆以功得勇爵而未皆享其報獨

君以偏裨致身道光四年 特恩授常州游擊將軍次
年秋八月爲君五十壽辰交游之士將擇言以侑爵會
亮竊以君入仕以來凡手獲巨猾及所將卒受方略擒
獲者常最諸校急裝夜衣歲無虛月民田果穀戒不入
口且鎮靜知大體常單騎曉諭頑梗立散皆磊落有可
紀述兵民所傳說不去口者然於君特其未行矣故擇
其事之鉅者言之以爲君壽

徐柳臣五十壽序

甲辰

道光二十二年冬同年徐柳臣自安慶府知府遷迤東
道見於京師會飲後抵掌談笑述少小時跳盪蹴苑事

以爲樂且曰吾志實不欲同於人人然今竟無以異於人人而年旣五十矣子知我者能以言爲我贈乎曾亮唯唯因問君在安徽近狀君曰吾始守潁州劾貪令有朝貴劫吾以書不爲變卒去之署有閣隔城丈許吾延其閣跨開壤而懸屬於城每聞人聲異常自啟閣周城而歸胥吏莫吾蔽也夷警時省中民閉糴且逃余署按察使出示曰米價三日不平斬行戶價立減此三者吾所快也然嘗有所恨興水利垂就姦民敗之又暎夷去巢穴數萬里入我心腹使揚帆而歸耗中國財數千萬吾尤大恨者此也圖出其上巡撫某公書日以兵勦夷

不若以民勦夷請奏行班賞格於天下無論軍民及漢
姦能得白夷黑夷及身手有記驗漢姦一首級者賞銀
五百三百一百兩不等能破壞其一桅船火輪船及二
桅船三桅船者賞銀五萬十萬二十萬三十萬不等船
所有者軍器火藥外民盡有之蓋兵有定數有常處今
以重賞誘民則隨處皆勝兵也人將曰賞格頒則所費
鉅然以中國之財散中國之百姓與議和議撫散外夷
而不歸者孰爲利且今之調客兵募鄉勇等費也然費
之於賞功與費之於養惰者孰爲優曾亮曰暎夷擾海
疆患延四省中國非兵不多糧不贏患氣不振今君所

言其言足以呼百川走長鯨使將吏咸若此事立辦矣君之不自同於人人豈無挾而然哉其樹立未可量方五十未可以爲壽而自惕也乃記君所言於前者贈之以要其建樹於後者之無窮也

鄧嶰筠先生七十壽序

甲辰

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五日爲吾鄉鄧嶰筠先生七十壽辰鄉之官京師者將寄言以爲祝或曰凡祝者率祝其富貴康強而子孫逢吉也或其人未必有是乃願其有是也云爾若先生以侍從歷封疆者數十年五子而十孫年七十作細書如少年輩而公子子久又以編修

任郡守則世所祝者又何足爲稱願哉而吾鄉人所以稱先生者則異是蓋先生爲諸生時鄉之人有年輩相及者矣官京師時有同游者矣其後開府建節述職者再于役萬里還京師重受 恩命鄉之奉光儀接言笑者非一人一日矣然皆曰先生之言論丰采衣冠動作見之於京師時者猶其見之諸生者也見之於開府建節時者猶其見之於京師者也見之於于役萬里而還者猶其見之於開府建節者也內不加輕而外不加重也所謂其天守全其神無卻者歟今夫草木之時榮時落者兩一潤之而蕉然者沃矣日一暄之風一散之而

萎然者華拳曲者長旺矣其有所受於天而祿之於人者朝得之而不及夕也夕得之而不及朝也其所受者小也若松柏則不然其得於所潤所暄所散者固無異乎時榮時落者也而其神落落然其形兀兀然若未嘗有潤之暄之且散之者然而歷堅冰抗嚴霜者惟松柏獨也其受寵而不驚乃其臨變而不自失者也莊子曰受命於地松柏獨也正故冬夏青青是則先生之所以爲壽而非同鄉之士不能言其詳者歟抑又有進者古大臣以宣勞之身而獲林下之樂唐宋諸賢往往有之今先生方爲上心所嚮用而期如昔賢有不可必

得之勢夫出處進退惟義所裁無戚法此則先生能自得之而香山耆英之游聚鄉之人有不敢必爲私慶者歟

田澹齋八十壽序 丁未

蕭山田吉生與曾亮同官戶部因得其封翁澹齋先生之賢蓋嘗深痛幼弟之殤而朱氏之女以貞殉也遂以吉生爲之後旣而皆得封贈如吉生官而心始慰又置田建荆華書塾延師給費以課族之失學而貧者又與族人合建義倉以贍族之貧而遇歉歲者因以嘆流俗之人譁眾取寵傾身結賓客而同室計錙銖一食之饌

費萬錢而疏宗不得以舉火若先生者殆足以磨世厲俗者歟道光二十七年爲先生八十壽辰而吉生兄弟母夫人年亦六十二矣將寄言爲祝以屬曾亮昔蘇文忠爲王氏銘三槐堂以爲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券交手相付若先生之福壽亦人定勝天可決其必然無疑者歟今夫木之生也一本而幹分一幹而枝分一枝而葉分而花實分其榮華也憔悴也參差不齊之數雖巧厯不能得其凡造物之神化不能一其致也然而溉之者不計其枝幹花實之參差不齊也而一視之而一培其本夫一視之而一培其本

則榮者益榮而悴者不終於悴苟榦榦而分之枝枝而別之曰吾慨其榮華者而已憔悴者吾不計也若此豈復有全木哉今先生既能自殖其生矣其賢子又皆能取科第爲 朝廷登進矣而不惟一己之私計必欲推是以公之族人此培本之說也非若榦榦而分之枝枝而別之者也然則厚其族以自厚其天以自厚其福與壽者豈有量哉吉生其以吾所言者呈之先生於書塾所以命是名者庶有當焉而欣然爲之進一觴也

呂母姚太恭人八十壽序

戊申

天與是人以期頤之壽必先付以恬澹之性深遠之識

不汲汲於眾人之所驚以自適於優游不迫之天然後
其神全而形固吾友呂鶴田給諫其賢母姚太恭人自
爲婦時佐贈君雲里先生供養舅姑極勞瘁願老而益
康鄉居時與孫曾嬉游田間種藝爲樂子請來京供養
曰吾居京師不若田間樂也雲里先生卒子服闋入都
戒之曰汝爲言官言可也慎毋妄言以冀外官夫言官
之設以建言也 朝廷之意猶恐其畏難而自沮也乃
爲之遷擢外職以優寵之而懷才之士欲自試於盤錯
者益爭欲以言自見然或有無所可言者而勉強言之
或於利害相倚伏者未睹其害而率易言之夫無所可

言而強言之其失也文具而已未睹其害而易言之則
言不見功而見過且以言者之多而不售也雖不違以
是啟厭薄言者之風而苟使一人之言輕凡言者亦俱
失其重此則非言之弊而妄言者之弊也太恭人之訓
可謂深識遠見者歟吾所謂天與是人以期頤之壽必
付以恬澹之性深遠之識不汲汲於眾人之所驚者信
可以當之而無愧者矣曾亮家故宣城與鶴田同郡居
京師又文酒相樂也今歲六月吉日爲太恭人八十壽
辰康強純固鶴田諸昆弟子若孫皆蕃衍秀異爲知友
者摛詞述德皆有侑觴之詞况同里之士尤不容默而

息也故舉其致福之由以詔鄉里爲凡爲母者法焉

張南山七十壽序

己酉

南山同年爲國朝詩徵數十卷因其詩以載其行事及他所著錄曾亮讀而善之欲爲文以綴其簡末未得也道光己酉爲君及其配金恭人七十雙壽之歲其子賓嶠以記名御史官刑部京師請文以爲壽余因曰是乃可以序先生之書矣昔唐虞前其文不可考而歌謠獨流傳至今以秦之滅學而詩以諷誦獨全夫人之愛名也同於壽而名之可壽者莫如詩故古今爲詩者獨多以其名之可久而壽也然苟詩傳而事不傳其傳也

亦孤至唐詩紀事列朝詩小傳始兼而存之猶或本末不具或議論乖刺惟君於是書採擇詳贍而無黨同伐異之見使千百人之行事著錄百世下可知而論之夫以一人之書而千百人之書舉賴以附之書之必傳於後無疑也以一人之身而千百人之名皆藉以延之其必食報於壽無疑也且將有來者焉待是書而續之則人皆欲致君以無窮量之壽又無疑也然則序是書也非卽所以爲先生壽乎賓嶠請爲文時適將歸里料檢書冊不復多暇獨念與先生爲同年生年齒相去亦不及十歲然余方跼伏里巷而先生爲湖北吏救水災日

不暇給及余官京師聞已自江西歸不復出左右書史嘯詠於清華豐沃之地談笑之相隔者幾三十年而余之窮年矻矻老不欲廢書雖南北相去數千里嗜好所在幸能同之則是文也固余所不得而辭者也

陸立夫六十壽序

庚戌

咸豐元年二月七日爲總督兩江沔陽陸公六十壽辰江蘇官吏將進詞爲祝以屬其同年生梅曾亮竊以爲古名臣碩輔如裴晉公文潞公富鄭公諸人皆功建名立富貴壽考夫大功大名人之所不輕有有之而兼備福壽尤天之所吝也是數公者皆兼得之天下之人同

然樂之而不以爲不宜是何也能出身任艱鉅之事以造福於民者天必有以酬之此古今一致者也沔陽陸公以侍讀膺簡命爲天津道時暎夷在疆奉旨偕重臣防邊外兵客將旁午交錯公以從容平講幄秘閣者而俯接羣碎親士卒之勞苦通客主之扞格嚴保甲守捉游徼內姦不生外姦不形暎夷遷延伺覲無可間入恟疑恐惕之故技噤不得發舒以去

成皇帝

以爲可大用也洵擢開府自雲南移江蘇進兩江總督其官吏人物財賦之浩穰事會之殷繁蹈常習故之事通材當之已日不暇給而公且超然有餘規遠大之利

以江蘇官困於漕而病民也於是有海運之舉漕省費以蘇官官減徵以蘇民而米贏入於京師者且三十萬石以淮南鹽火於武昌而虧課也於是有票鹽之改潔已率屬以絕官私之侵漁使人自爲商商自爲占不數月而復舊引之虧欠者且數十萬凡此者皆處至難之勢犯羣情之疑雖深識之士審知其事之必可行而無敢發其難者也而公獨毅然行之以爲吾惟策其理勢之必然則雖犯天下之至難而其事固如種之無不生炊之無不熟也非勇於任天下之事而不顧一身之利害毀譽者其孰能行之夫古固有謹身選事貌爲中庸

而年位俱泰者世遂以容容多福爲恒言而不可易而如裴晉公諸人又何以稱焉然則能造福於民者必爲福之所鍾而俗情所疑者乃其變也天下有道則君子道其常方今

聖主龍飛重熙累洽而公膺東南艱鉅之任精白一心以承天寵則由艾期之年以臻乎文富諸公平格之壽以永福斯民者豈有旣哉

湯相國八十壽序

辛亥

咸豐元年十一月吉日爲蕭山相國夫子八十壽辰門下士進言爲祝以屬曾亮昔聖人標樂壽動靜之旨而太史公亦稱老子清靜自正淮南子宗之曰非澹泊無

以明志非甯靜無以致遠諸葛武侯亦以淮南子之言
自道其所得古名卿碩輔外應天下之務而內存其心
皆是學也後儒習其說而歧其趨乃以主靜爲近於虛
無寂滅豈理也哉若相國夫子之學乃深有得於主靜
者乎曾亮居京師幾二十年嘗窺於言貌動作之間及
莅官家居之日當 天恩頻繁委任稠疊外撫封圻
內長六官鋒車輶軒宣風暢猷公超然穆然神不爲之
加充或閉門齋居撫几獨坐庭無雜賓室有凝塵而公
漠然油然神不爲之加斂夫不紛於榮華不覈於寂寞
山林枯槁之士亦往往能之然投之艱劇之中愕然而

不安者何也彼其所能者自適已而已非能靜也夫惟天下之至靜者能不擾於天下之動是非有得於明志致遠之效而能然乎雖然靜而無欲者人皆知之靜而能剛其理人未必知也公受三朝知遇以恩禮終始其遭逢之隆非有可沽直以求聲名者而正言不阿世之論聞於朝宁者人皆知而信之朝廷方申命加秩而公辭榮於拜恩之疏不激不隨尤深得古大臣進退出處之節則班固言清靜之道主卑弱自持者固未足以盡其蘊也昔聖人言靜者之壽人猶疑理與數不可盡符及觀之公而其言乃益信故因侑觴而昌言

之若康強逢吉人所競稱述者不敢復瀆陳之也

柏硯山房文集卷四

書序

上元梅曾亮伯言

淮南子書後

癸酉

淮南子剽竊曼衍與安所爲文不類然自呂氏春秋外
存古書者莫多是書非東漢人爲之決也惟天文訓所
言二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則四分曆章帝始行之
其二十四氣亦與東漢更定者同豈亦有後人附益者
與孔子曰信而好古豈不以非信之難能辨其爲古者
難歟昔柳子厚謂列子書質直少爲作莊子多本之夫
列子剽莊子者耳其書非莊子及諸子書所有者文氣

皆甚卑不類周秦時文而以爲莊子之所從出疏矣樸
學之士好是古而非今不能通知文字升降之源不根
者攬其詞昧沒其終始子厚固非二者之可倫比其言
鶻冠子剽賈誼賦入其書信當矣而顧失之於列子何
哉

平準書書後

丙子

甚哉利之爲禍烈也當武帝之世可謂大無道之政而
民不聊生者歟如是而國不亡者蓋昭帝之善持其後
歟而當其身何以免焉其文景之遺澤長歟抑遷甚言
之以戒後世歟且天下惟明主能好名而中主之所畏

者禍也使知武帝之政未至如是而已盜賊數起父子
搆兵則人將惕然而爲戒使知如武帝之政亂民貧而
猶不失爲晏然之主子孫相繼爲帝陝隘酷烈何施而
不可何者名不過如武帝而武帝固非其所諱也唐之
元宗隋之煬帝皆誤此說以至於亡由是言之則遷未
必其甚言之也然武帝時商賈及中家以上大抵皆破
而農民及無業者獨受其委輸此其亂而不至於亡者
歟不然則遷於是乎有謗辭矣

唐詩選書後

戊寅

或汗漫而游或車馬而馳從我者莫宜於書尤莫宜於

詩然不宜者有二焉卷帙多而完好者皆不宜余於殘書中得唐人詩選一本沐之成一卷於佳者乃不能十之一隘矣然不宜之二者是皆無之吾師乎吾師乎從我於汗漫而游者乎從我於車馬而馳者乎

鈕非石非石子書後

戊寅

老子之術雖出於虛無清靜然以柔爲剛以退爲進擅天下之利而物莫能傷非莊子之忘是非齊得喪者比也而世以無用疑之則不然今夫鬼神寓天下之大無用者也然以十金寄人則介然有吝色以千金陳鬼神之前而不患其失者何也人同其利而鬼神不同其

利也同其利者必爭爭必就不同其利者而委命焉是故眾愈弱我愈強老子所以爲君人南面術也然則韓非之學出於老子其道果同歟曰非之道如人方操刃以殺人乃突前而捉其柄此可謂之智矣彼操刃者必出於三尺之童子而可哉

秦遠亭詩書後

辛巳

遠亭爲詩與余自江甯適南昌始計一日所得少乃一二首期必成不計工拙互指摘爲笑語自尙書公以江西巡撫內召君侍養京師余衣食於奔走不時見道光元年相見於京師君出其詩益工而富惟舊作已多

刪改不可識可識者以其題耳嘗與君泊虎邱立劔石
下還錢塘湖觀橘柚於富陽之林登釣臺見江流紆曲
歸得魚於瀧中其他多瑣屑可喜事時君年二十余又
少之嬉嬉然不知斯時之爲樂也今則知耳然而更憂
患多矣自今日以往詩可進游可同如向時無憂樂之
兩人豈可得哉

復社人姓氏書後

辛巳

右復社人姓氏一卷朱氏彝尊得之而藏於曹氏寅者
首順天次應天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河南山東山
西四川至少者廣西一人居其末凡二千二百五十五

人其人其地或遼遠不相及其名而可知者又不能十之一嗚乎濫已夫君子相游處講說道藝名高則黨眾黨眾則品淆蓋必有人爲吾取怨於天下而激吾以不能庇同類之恥故有爭爭則所以求勝之術或無異乎小人而所營救者又不必皆君子而君子遂爲世之詭病傳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豈不諒哉當黨禍方急時婁東張氏走急卒京師致書要人起復周延儒事乃解夫延儒卽不相固無救於明之亡而張氏之所以傾時相者有異乎其禍黨人者耶余觀幾社源流一書言明季事甚夥然頗疑過其實范蔚宗傳黨錮也亦然夫

漢與明皆受禍於宦豎而東林與黨錮偏受其名文人矜夸能震動奔走天下多浮語虛詞而有國者或欲出全力以勝之其計左矣然以一時之習尚使後世謂士氣不可伸而名賢亦爲之受垢馴至清議不立廉恥道消庸懦無恥之徒附正論以自便則黨人者亦不能無後世之責也夫

守濬日記書後

辛巳

嘉慶十八年桂林朱鳳森爲濬縣令以守城功 賞同知銜此書鳳森所自記也是役也滑縣令強克捷以九月五日前捕得李文成以七日其孥被戕於馮克善而

滑縣失初八日賊圍濬十七日河北色鎮將以官兵至
解賊圍十二月大兵復滑城餘賊悉平其賊首林清於
九月十五日謀變京師先伏誅曾亮曰天道神明豈不
信哉 國家之厚得天助也有由然矣古大亂之成常
出始事者所不及料迫飢寒而亂其亂必成非是則謀
雖密黨雖眾往往以期會乖舛而洩不必臨良將重兵
堅城深池而敗天之心以爲上無所以致之而樂禍者
罪在下也不得與迫飢寒爲亂者比是以長國家者恤
民爲心有萬年之基

西招圖畧書後

壬午

西招圖畧者大學士某公松筠之所作也其書大意載
西藏自達賴班禪貢丹書克於盛京而厄魯特部之
固什汗亦同時進貢時崇德七年也後固什汗曾孫拉
藏汗爲準噶爾部所殘當康熙五十七年撫遠大將軍
王同平逆將軍延信由西甯進兵綏定西藏以達賴喇
嘛之呼畢勒罕坐床於布達拉山而拉藏汗之壻康濟
鼐有功封貝勒旋爲阿爾布巴等所害雍正五年大兵
誅滅阿爾布巴以頗羅鼐有功封郡王及次子嗣封襲
視達賴僧番怨苦之卒謀反伏誅乾隆十五年除西藏
王爵設駐藏大臣以達賴喇嘛統前藏班禪統後藏皆

其俗所謂黃教僧也前藏居後藏之東北而地較廣又東北爲三十九族游牧屬夷情部郎而皆統轄於駐藏大臣凡前後藏有四汛有遊擊都司守備千把總外委十六員漢兵六百六十人屬之有戴琫如琫甲琫定琫一百六十六員番兵三千人屬之有騎兵五百人有事則徵發於達木蒙古取之定例以麩麥三千石儲前藏糧臺供之以五千克貯布達拉碩取於達賴喇嘛之莊頭除常運外足供漢番兵三月食曾亮曰先王之制因俗而爲教從欲以爲功 朝廷設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及班禪參制之所以設神道順夷情長算遠馭爲不

可測者也聞其世家多以金錢布施班禪得歡心卽求取噶舒克以役使番眾之馬牛羊人徒芻茭不與值故番眾敬班禪亦時怨之爲大臣者務以均強弱和僧俗爲治以番眾疾苦諭班禪則內治得矣 國家憑天威蕩準部藏地之東北無警遂以永安惟廓爾喀屈強西南陽布甲非其願也然其地酷暑不耐寒盛夏時有竊發秋冬春則蝟縮鼠窟壅穴而居非帝王所累心者矣藏之領兵官曰琿印照曰噶舒克斗亦曰克凡一石六克有奇其所食者有稻米買運於布嚕克巴其雜穀有

青稞麥

讀莊子書後

癸未

嗚乎莊子之意隱矣夫不知泰山之爲大烏乎以秋毫
齊之不知彭祖之爲壽烏乎以殤子齊之齊之者言乎
其不齊也不齊而必且齊之其心固無如其不齊何也
吾觀周之立說多以王公大人爲之質而折之以匹夫
其廣已造大與工斗顏躅之徒無以異特詞不同耳戴
晉人之說魏侯瑩是已必推遠之至於無垠而反視魏
在若存若亡之間則其視魏也不已重乎蓋周之爲人
負高世之才旣未能邁世無悶而儀秦妾婦之道又所
不爲故汪洋自恣務爲伸彼屈此之言以自適其意亦

重可悲矣莊子者文之工者也而世之言莊子者必以道歸之曰莊子者浮屠法之所祖也又曰孔孟之徒也凡宋人之所以爲說悉舉而曲傳之莊子曰如是則理精夫書自六經以外其理之純而無疵者寡矣冒天下之不是而必快其意之所安立言者固時有是若行不至周孔文不至六經而以中庸自居是選懦不自樹立者之所爲非所謂雄俊之君子也不然則言之純義之精未有如今所謂經義者矣而豈得爲立言乎哉莊周也屈原也司馬遷也皆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皆怨慼之書也然而莊子之怨慼也隱矣

梅氏宗譜書後

癸未

當隋氏之季梅氏有知巖者以鄉兵保障宣州抑止鋒銳不務與羣雄角逐以待天下清完土納境自歸唐室使其民終始不罹兵革蓋有功於宣甚大其子孫宜光啟繁衍以食其報而梅氏始祖遠公或傳言來自吳中又以爲來自新安則未知知巖之後之遷於新安歟抑因梅福之隱吳門而附會以吳中歟然年系疏遠不可譜其可譜者遠公後數傳至宋嘉泰間而分爲二其一先居九溪河別爲一支當北宋時爲盛最著者學士詢及從子聖俞其一自郡城東遷居柏槻山之山口村則

吾譜之始遷祖太七公也吾家稱山口梅家自公始四傳至壽一公其弟遷今之塘岸上別爲祠堂而壽一公留居山口村又六傳而遷於蒲干村者曰珍公在山口村之西北又一傳而遷於坐吉村者曰棖公在蒲干村之東南自南宋至元明數百年間九溪河之梅無聞人而山口村之梅始盛自遷蒲干村也其留山口及遷他村者以數十處惟蒲干村之梅最有聲自遷坐吉村也其留蒲干及遷他村者又數十處惟坐吉村之戶最爲殷自蒲干至坐吉村於明凡得布政使司右布政者一人布政使司參政者兩人按察使司者一人庶吉士監

察御史者一人郎中者一人主事者一人鹽運使知府者一人同知者兩人兵馬司指揮者一人於國朝巡撫入爲左都御史者一人以都御史賜諡祭葬入大臣傳者一人以歲貢生賜葬入儒林傳者一人附儒林傳者兩人入文苑傳者兩人學政者一人主事者一人而應博學宏詞者九溪河一人從明至今知縣教授中書科中書及佐貳流外軍衛王府官得百餘人廩貢增附監生不及千人舉於鄉者不及百人舉鄉試第一者一人殿試一甲第二人者一人二甲第一人者一人有詩文集者百有八人今天下望族眾矣或祖孫兄弟

魁天下或父子居宰輔握旌節或同時官侍從者一姓十餘人吾梅氏皆未之有焉然歷千餘年不絕不續以迄於今而時亦發見文采以警動後裔蓋一盛於宋之聖俞公父子再盛於明世宛溪公兄弟五人同時舉甲科爲方伯廉使而梅氏子弟至專設書院於文峰又再盛於定九公祖孫以布衣 召受

聖祖仁皇知

雖不得與夫世祿之選然未至於一蹶不再興其效見於前世而可冀幸於將來者梅氏或庶幾焉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祖宗之功德有時而窮而無以引之吁可懼哉忘其先人而自夷於下品者孱也恃其先人而

不自淑其身者悖也故詳述之以告吾爲梅氏之子孫者道光三年五月己巳朔二十三日辛卯嗣孫會亮謹識

家譜約書 癸未

太七公配許氏合葬柏槻山口蝦蟇田當南宋嘉泰時譜所始也子三人仲曰九一配朱氏合葬柏槻山大井頭當南宋寶慶時子四人長曰迪九配汪氏合葬柏槻山大井頭當南宋寶祐時子四人長曰壽一配錢氏合葬柏槻山之菴隴當南宋咸淳時子三人長曰魁一配徐氏合葬柏槻山飛橋隴西子四人季曰清四公諱卓

一字質齋配陳氏合葬柏柵大山之右歷元天麻及明
洪武時子三人次曰敬同公諱淑敬一字欽夫配郭氏
合葬柏柵山之飛橋北隴歷元至正及明宣德時子三
人季曰朝甫公諱榮配錢氏合葬柏柵大山之右耐清
四公歷明永樂及天順時子五人長曰君重公諱珍配
李氏合葬栗木崗歷明宣德及宏治時子六人五曰時
中公諱根一字小溪爲淮王府典膳配稽氏先葬塘衝
山劉氏側室余氏耐葬甯國縣方家衝歷明成化及嘉
靖時子七人三曰幼光公諱繼前一字南溪配郭氏合
葬柏柵山之槽水圈歷明正德及隆慶時子四人三曰

毅甫公諱守立一字石門爲江西甯州同知配劉氏合葬許村雙廟崗歷明嘉靖及崇禎時子四人長曰懸符公諱瑞祚爲浙江衢州府西安縣丞配劉氏合葬梅隴教場山歷明隆慶及國朝順治時子三人長曰期生公諱士昌一字大千邑庠生配鮑氏側室胡氏陳氏合葬勞山歷明萬曆及國朝順治時子五人長曰定九公胡氏出諱文鼎一字勿庵歲貢生明崇禎癸酉年生國朝康熙辛丑卒

聖祖仁皇帝命江甯織造曹頌監葬事配陳夫人合葬獨山子一人正謀公諱以燕一字筆侯康熙癸酉舉人生順治乙未卒康熙乙酉

耐定九公墓配郭夫人葬雁塔橋子二人長爲文穆公
爲曾亮之曾祖始奉 旨自宣城移籍江甯 賜葬句
容縣基隆山麓配錢吳兩夫人葬查村橋王夫人耐姑
葬皆先公卒故仍葬宣城嗣孫曾亮曰古今氏族墳墓
非必其子孫凌替而至於不可識必自遷居始矣昔文
穆公居江甯顏所居曰寄圃志僑居也今六十餘年僑
者土著竊恐後世之忘所自也而譜牒煩重難時閱故
敬錄本支之諱字卒葬著於篇後人可觀焉嗚乎祖宗
之欲有其子孫更千百世而無極也其賢哲有聲者則
曰是能榮其先人然祖宗固不及知矣而猶恃子孫之

知有其祖宗其意曰苟千百世而知吾爲其祖宗則吾固千百世而有其子孫矣爲子孫者其勿使祖宗之失所恃哉

浦君錫詩序 癸未

吾友君錫以儒家子得祖父蔭襲世職五品雲騎尉又以君能其官也加授四品銜然性兀稟不滑習於跪拜以是爲上官嘖聽劾去人多咎君者則曰吾有子得繼蔭不墜先人功足矣旣落落無所事益喜肆其力於詩曾亮嘗讀之而爲之言曰古之爲詩者感物造端才智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大夫自賢人失志之賦作而

屈原宋玉之徒興流極旣衰遂謂爲詩者多窮然就其
工者論之其情縱其理疏其志伉其音悲其情縱故孤
往而深寄其理疏故怪迂而多奇其志伉而音悲也故
多詆訶怒罵不得如古聖賢之一於優柔和平由是觀
之意其人必邁俗少可持方柄納圓鑿以已之不合而
欲人皆然雖其遇之多窮亦其勢然也其故豈詩之爲
哉今君錫之詩喜往復自道多慷慨亦所謂志伉而音
悲者則君錫之所挾以遊於世與世所以遇君錫者可
知矣然世之循循焉無惡於世者彼其言語文字固不
欲自見於後世者也而士之自愛其名者甯困吾身而

不可使吾言之不快吾意然則君錫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亦量已所能行以無所苟焉而已不然則儒緩其貌神禪其詞終日言而不知誰氏之子若適莽蒼而不知所止其於中也殆弱喪也夫

費崑來西園感舊圖敘書後

癸未

右顧君千里之序此圖於吳山尊學士之文雅聲譽及崑來與學士游處之歡古道之篤可以敦薄夫而厲俗者既詳言之余可無贅而獨憶余之交崑來也自西園始余館學士之西園也自校全唐文始其時名公卿而倦游者多雄長其事分曹立偶馳騫往來冠蓋車馬之

盛萃於西園者管弦鏗鏘連日夜不絕今未及十年皆變滅不可復記憶蓋不獨學士一身有存沒之異而意氣之盛不減疇昔者遂亦無有幾人而千里與余相望於數百里內治書矻矻寂寞如曩時亦可嘆也

董文恪公詩集敘

甲申

文恪公薨之踰年而公之子夢齡將哀刻詩集屬爲之敘因卒業而嘆曰古名卿大夫之相見必稱詩以喻其志所以別賢不肖而覘盛衰是說也持驗之後世多不能合及讀公詩而益嘆班固之言爲然公以布衣享科第之榮而不以自矜散館改吏部人爲公鞅鞅而不以

自失盡忠忘家用意至到時有重臣撓公者人爲公危
而公侃侃論列不稍屈其意卒之上動 主知成勞
中外經綸易險無有後艱迄今讀其詩雄豪兀傲之氣
見於楮墨蓋公之生平雖極科名祿位之盛而清節高
致邁往不羣非於世有屑屑求合之意而 聖主昭
然獨見 恩榮始終亦非有左右借譽之口其立身之
大節如此則發於言語文字者如是之足傳焉無怪也
公奏議凡數十卷其明決似李文饒詩則所作者較少
然自有足傳者非以公之人而貴也後世讀公之詩以
知公之性情學術并以推公之遭際然後知士之屈伸

進退於時者蓋有命焉而不係乎操術之巧拙則媿
醜黻者有所戒而知返矯立名節者有所勸而益振而
又以知能爲是詩者必賢公卿而遭世之極盛者焉則
以工詩爲貧賤者之事信乎其不可與於古之詩也

和禱冰詞樂府書後

甲申

侍郎陶公嘗以給事中視江南漕事禱冰於高郵之露
筋祠歸舟遄通其明年漕運倍速公請錫神號得旨
俞允乃作歌詩以侈神惠名公卿皆屬而和之及巡撫
安徽又遍示屬吏之工詩者而尙齋朱君適令宣城旣
承命進和兼退示曾亮因讀而言於眾曰令君之詩其

得力蓋深遠矣當癸未之夏淫雨迄秋宣城故山邑也
然山居者水出於堂下沈窳破柱漂屋瓦而去大樹倒
雷巨石抉土壤自出崗谷窪隆週易不可辨田居者室
廬墳墓澔澔不見蹤迹數十里之內呼號鉦鼓之聲連
日夜不絕扉闔棺槨倉庾廡廡之所積皆蔽水四下或
挂罥隈曲民僅而免者裸體抱樹而號力倦樹拔遂雞
犬而去君甫視事月餘卽出已財具錢帛糗糧藁席聯
數舟爲一大艦分棹小舟百餘親率吏役冒甚雨入驚
濤中民之浮者游者附梯者騎危者攀杙者邱者址者
泣者慄者顛者立者如雁鷺草葉落落然黑子着於水

面皆泥首垢面心死數日望縣官從天而下則載置之
高地給數日食其轉屍者拯而以席掩之置高阜以待
斂於是富者皆出財具舟各救其所近地及雨止民四
出則立法禁剽掠安老弱請上官以發 國帑出廉俸
以募富民凡立厰散米給錢如古循吏法皆備故自夏
以迄今春民遭水者雖公私掃地赤立而無有瘠死溝
壑呼號宛轉於中野者嘉風協氣盈溢宇下麻麥穎碩
民心大和暘時雨甘寶穀先告皆曰非君之令茲邑民
無能安輯若此夫古救災之法詳於飢而畧於溺若以
扁舟涉巨浪出入於風雨晦冥之中濡毛髮焦唇吻悸

魂魄晝夜無休時以救倒懸者蓋古循吏之法所未詳而身創行之其過古人遠甚然則君之急公忘己與侍郎之憂勞忠勤以古大臣之心爲心者固深有合焉則詩之工其故豈詩之爲哉故備書之以見侍郎與令君上下濟美立政普施有以保靈貺而終前功也

春秋溯志序

甲申

百年以來名儒老師相逐於訓詁名物象數之學凡宋儒說經空虛道術之談變之惟恐不盡至春秋一書褒貶善惡貴取其義無可肆其摭摭則又雜出於讖緯之誣科例之煩苦迂怪破碎難知其說之窮而屢變者不

勝其詞之遁也彼豈以是爲人心之所安哉亦好與宋儒爲異而已歟縣程菑宗先生篤志君子也慨然有志於是經凡閱二十年成書十二卷曰春秋溯志其大義書法微詞比觀直書諸要旨一本程子春秋傳之義推演之以求合乎聖人之志此豈獨私於程子哉以爲聖人之志微矣竭吾之心力求之未必其能合否也而必不敢悖乎人心之所安苟無悖乎人心之所安則以求聖人之志不遠矣當康熙時公卿多崇尚理學者進取之士摹時好以成俗儒先語錄之書遍天下矣而士或空疏舛陋立詞不根視經傳如異物有志之士慨然

思變之義理考證之學遂判然不可復合今天下考證之風如昔之言義理者矣其設心注意專以爲吾學而不因習尙者固亦有之而不可數數覲然則當昔時而能言考證者眞考證也當今之世而能言義理者眞義理也可謂雄俊特出不惑於流俗之君子矣此尤余之所重於先生也

朱尙齋詩集敘

甲申

尙齋先生以詩集見示受而讀之蓋以吾之性情合乎唐賢之格調而於世之標領新異矜尙奇博者夷然不屑也曰吾所得之古者不在是則莫吾易也夫詩亦何

必不奇不博不新不異者而必貴夫古人何也曰吾非貴古也貴古之能得其真今責丹青者曰吾欲使山淵易其狀草木變其質蟲魚鳥獸恢其形夫人而能之也第曰山如履其石水如臨其流蟲魚鳥獸草木如撫其鱗甲羽毛柯葉則非國能者將縮手而不進夫人人能之者不可爲難能而難能者必屬於一人所獨能者矣然而山淵易其狀草木變其質蟲魚鳥獸恢其形不可以爲不奇不博不新不異也而卒不爲能者之所難與求者之所貴至於詩則反賤其難而貴其易曰古人無異乎人者此古人之所以不可及歟今先生之詩其登

臨游宦之所得風俗利病之所經觸於情感於物者人之所同也而獨以其不爲奇博新異者適肖其情與物之眞而若忽然而得之夫忽然而得之者其詞常爲千百思之所不能易此非求之古人中不可得也故曰眞也或曰詩者不得舒其意之所作也先生之令吾宣有惠政焉亦旣行其意矣而其詩慨然燦然於民事重有憂者則先生之志乎古者豈僅詩云乎哉

桑弼甫先生集敘

乙酉

桑弼甫先生以孝義奇偉之性發爲詩文高奇清曠有自得之趣非如同時諸人掇拾南宋後之偏詞剩義爲

奇博者比也先祖石居公嘗樂誦之又有五岳集則棄官後放浪山水之所作也其孫雲柯先生來江甯曾亮從之游嘗出是以贈及道光元年又見其曾孫樸堂來而雲柯先生卒十餘年矣家燬於火凡自有之物皆盡詩板亦殲焉相與慨然久之詢其與弢甫先生同時人其後或絕無嗣或託賤工姓名不足以自達嗟夫盛必有衰理之常也然卿相科第多能世其家而文人之有後者何少也豈天之所輕重損益固與人殊歟抑富貴而凌夷者人以多而忽之而聞人之子孫不幸爲世所指名耶則爲之子孫者蓋其難哉今樸堂以貧故方奔

走於四方而拳拳於先人之典籍曰吾少息必復刊而行之屬曾亮爲之序樸堂誠篤君子也吾知其言之必可復也若是者可以爲聞人之子孫而知其難者已

繁昌縣志序

丁亥

道光三年安徽巡撫安化陶公奏修省志以別於江南通志自縣至府各上所修以備省志之採擇於是繁昌縣志成大令張君以序爲請蓋繁昌之有縣始於唐縣而有城也始於宋有城而遷今縣治也始於明之天順有縣而創立志書也始於明之正德 國朝自順治迄乾隆修志者三焉當建邑之初庶事草創至宋慶厯間

始爲完邑物用既饒民獻亦修

聖朝宏功膏澤豐

美則夫田廬芻牧之數禮俗文物之紀日新月異於前者宜以要最著於官書使守土者辨肥瘠而布其利察奢儉以制其俗且以待大吏者考驗於是以通人地之所宜非空文而已也令君之勤烏容已哉余又以謂古郡不過數十縣不過數百自魏晉僑置多立名字以自誇詡隋唐因之未盡革也故有今數縣之地而古統以一令者豈古之人材獨優哉蓋古自縣令以下由丞尉少吏及三老孝弟嗇夫亭長皆於民有教化譴何之權而民亦兢兢焉無薄待其官之意故令之權積累而增

重使無與令共治之人而權又不足以使其佐而欲以一人之身周悉乎數百里之內無古今皆不可行也然則分郡縣之官而裁其地亦揆時務協變通之道而世所謂古制不可行於今者非其制之不可行乃得其一而失其一者也繁昌故南陵分邑也故因論及之以俟考古者正焉

柏槻山房文集卷五

書序

上元梅曾亮伯言

撫吳草序

戊子

兵部侍郎陶公以道光五年巡撫安徽遂移節於江蘇時黃流未安賑使結轍方建海運發徵萬艘復鳩木工疏決江海米鹽鱗雜檣帆畚鍤之事粟錯於文簿皆曠年不逢歸勞於公既撫吳四載政修民和 天子嘉

勞重疊眾皆曰方事之殷功役卒興成法曠絕羣情然疑不專委重大吏中材當之震懼失守或竭蹶赴功僅乃集事而公神氣閑定歌詠間作學奧材贍雄放清遠

如捫古洞撥苔蘚披黃虞之穹碑如萬鍾一決縱魚龍
而出隘如高峯游霧俟秋雲而留歸風蓋人所不暇爲
不能爲之時獨爲且工也如是故人適適然驚之昔召
公吉甫有行役宣勞及成功相慰勉之作故曰九功之
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若侔揣物象窮閒適之趣乃不
得志於時者之所爲詩非古大臣之詩也自三代以下
道器不全或平進富貴而憂思不能深遠或勲業爛然
文詞不足以達其志夫然故憔悴抑阨之士得專其名
而詩之學不在上而在下則其時人材之盛衰與政事
之修廢何如也今誦公之詩其憂勞元元佐

聖天

子撫循之至意以推美僚屬功利不專悅使民而忘其勞所以不動聲色而指揮立成者皆見於此蓋所以詠勤苦而宣膏澤非與草野之士爭一藝之名也而詩之道乃崢然聳於盛漢之表如是而欲廣其傳以彰詩教者誠知言哉誠知言哉曾亮以年家子幸接言論於公之撫吳既習其行事矣敘其詩并以爲吳民告焉

閒園詩序

戊子

自督撫至州縣其尊卑闊絕下不能徑達其情於上上不能明示其意於下惟郡守之職當其樞可以通懷慮微抒德導情至首郡則尤重於他郡而蘇之首郡獄訟

發徵期會非止本郡所自具凡轄於江蘇兩布政使者其獄皆上按察使於蘇而委重於首府其民物之浩穰國家引漕歲數百萬蘇松得三之二富商大賈巧匠蠻夷之市舶周流委輸以一郡輟縮其口冠蓋櫛居不可以武競奉使過客之厨饌車馬舟楫鞦韆浮浮日夜行不休濱海之居菱葦魚蛤之利土沃地荒費勇奪爭屢讖不成其屬縣所自具者繁劇又甲於天下而悉歸其成於守故蘇郡之劇爲天下最非有鄭僑之才冉子之藝未有不張皇補苴志煩而慮亂者也江夏陳芝楣先生以侍從近臣莅政於此適當海運之役及吳淞口

徒陽河濬功之時百政具興委勞於身而先生從容夷
猶治絲不棼邦無曠功吏無留贖踵韋白之遺風修郡
治之舊貫忘其身之勞而職之劇也名其園曰閒園先
生之言曰治煩者必置心於萬事之外乃可以盡萬務
之情此吾園之所以名也諒哉言乎足以爲治本矣於
是與鉅儒鴻生游斯園者樂而觴之詩紀其事與游者
咸和之其記之者上元梅曾亮也

緣園詩序

戊子

江甯以園名者曰隨園緣園皆有幽篁清池平臺奇石
足以舒煩滌憂包集羣雅昔袁子才先生居隨園時以

詩名盛於時搜奇挹勝吐納煙景園所蓄蘊一洩於詩
一時士大夫逸樂富厚無事皆自喜爲詩過從先生無
虛日緣園主人其一也主人性好賓客通俠立然諾精
神過人詠調詩酒博奕連日夜不倦管弦倡優輿馬漿
酒之費一無所愛惜務適意以爲快緣園去隨園不數
里四方名公卿會文酒者往來於兩園之交輿相摩裾
相接也曾亮不及從游於袁先生而得與緣園主人游
年六七十矣舊游多凋喪者獨居不好詣人然客至必
盡歡觀人弈竟日不下子問之笑謝而已惟酒酣輒慨
然曰今少年無知子者子今默然爲老翁子不惜子衰

惜諸少年不見子之盛也乃出其詩曰存不存稿屬某
序之其搜奇挹勝吐納煙景皆步趨袁先生者也而一
時賓客文酒之樂亦慨然遇之讀其詩可以見吾鄉一
時之盛事余因以怪今士大夫安樂無事如曩時而交
游聲氣不復如故老所稱說豈無大力者倡之耶抑好
名之士不古若耶將物力有盛衰而士氣之聚散消長
亦爲所轉移耶夫傳後者無所藉而成名於當世者必
因其時主人其慨於斯言乎哉主人邢姓崑其名醴泉
其字也

湯子燮試帖詩稿書後

戊子

嘉慶之九年先君館江西巡撫署課秦遠亭公子同受書者湯君子變帥君子文及曾亮凡四人乙丑春先君試禮部正月稍暇以詩牌爲戲四人皆取牌八十一枚餘者置几中央甲所棄推之乙乙入之出所棄者與丙不入歸之四隅枚取於中央以入易出如初丙至丁丁至甲皆然餘盡而四詩不成則易行一詩成則三人負且第詩之高下爲賞罰務以強澁之字運支離之思往往得奇語如夢中作以爲戲蓋吾四人之習爲詩於是年始而君尤好之嘗得高柳扶青直到天句謂偶對不勝嗟誦數日三人助思之竟難奇也夏與子變別壬午

春一見於京師又六年戊子君待婁縣闕於江甯相見
數數問君詩君曰多矣然不如昔年之自信也其秋君
分校鄉試門下士鮑君體醇求刊君集君笑謝曰有待
固請乃出試帖數百首應之屬曾亮書其首因記君詩
之緣起如此中有數題爲昔時同作者讀之猶憶吾四
人檢僻書中奇字時也

書林揚鱗書後

已丑

方子植之之爲此書其說旣盛美矣曾亮請引伸其說
曰唐之前人品之邪正政事之是非較然分明未有一
人之身乍賢乍佞者也唐以後朋黨相傾軋明以後師

生相救援各有私說傳之稗官而愛憎勝名實淆矣其人大都身居貴游號習掌故草野之士無由辨其偽真而究之爲此書者皆黨同伐異不學無術之人也唐之牛李宋之紹述明之數大案讀史者於正人君子俱不能無遺憾焉雖完人實難亦邪說亂真有中於人心之先入者矣宋人謂子弟讀世說則驕蹇易生夫世說之失不近人情而已唐人重科第一時學士著書多以先輩行卷師生衣鉢爲美談一第之得失有死生以之者豈必其情事之實然亦冒得者之自爲嫖嫖而已然庸鄙之說遂錮溺於人心以至如北夢瑣言記登科之唐

撫言等書其人皆當戎馬倥偬國祚顛沛之時而沾沾於人士之一第豈非廉恥道息而爲無學識之尤者哉無識之人言安足信爲史者或取而錄之其是非之倒置宜矣

閑存詩草跋

己丑

閑存詩草者桐城吳伯芬先生所作也其子長卿以示曾亮因題其後曰今世之間樂者肅然穆然其聲動人心非皆能辨其詞也取清廟生民之詞而佶屈誦之未有不聽而思臥者故詩之道聲而已矣海峯劉先生之言詩殆主於聲者乎而得其宗者吳先生也同學若王

悔生陳策心詩皆未及見獨幸見先生詩其音節清亮
情詞相稱追唐人而從之非學七子者所能及劉先生
復古之功固不可沒哉方其舉鴻博報罷流離京師一
試學博而終老於窮鄉同時司文章之命而爲人先游
者不乏人也而士之篤信於寂寞之道者固如此此蓋
有所恃哉然亦烏知夫後世慨慕而太息之必有其人
焉而甘爲之也嗚乎其可尙也夫

溫厓生遺稿序

庚寅

西漢文類書不傳然人皆曰是書也柳宗直實編之以
其兄子厚爲之敘也李聖僕文不傳然人皆曰文居會

昌進士爲中第一二以其兄義山爲之敘也溫子綸注
字厯軒貴州桐梓人吾年丈露臯先生季弟也有文行
而早卒先生悲之甚念太夫人愛憐之幾見其成而皆
卒也愈悲之甚思有以永其名者刊其文而序其行其
愛眞故其詞樸其詞樸故其行昭年少服義行古道愀
然有概於人心焉春木之芟童烏之苗命也夫雖然是
宗直之書也聖僕之文也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有是
編焉足矣

金石彙選序

庚寅

居乎今何以思乎古也曰古人往矣少矣少故貴也曰

往矣少矣雖貴之烏從而親之其器存焉耳物老而酋
人老而化器老而尊日月星辰山川土壤凡無血氣去
來者皆器也皆古人之遺於今者也以其常於今且不
止於今也則莫古之矣不常於今而幸至於今以成爲
古也絹之壽百年止矣紙之壽五百年止矣過此者其
金石乎石有時而泐金有時而液惟託於文字者無窮
詩歌於文字又其易傳者也古人之文字以金石壽之
金石也又以詩歌壽之是物與人交相引爲壽者也然
博觀也難故好者歎焉吾友甘實菴家多藏圖書博觀
不倦類聚今古人咏金石者爲若干卷曰金石題詠類

選鉅製短篇載不遺一會亮讀而言曰文存斯器存其
製作原始形模匪凹讀其詩如見其器焉器存斯人存
商之賢周之英去吾於無何有之鄉自是器言之則四
手之相接也客與客傳觀而相奉也其有足樂者存乎
不其然乎則吾友闢古之功不其碩乎

曇花居士存稿序

壬辰

曇花居士存稿者舅氏侯子有先生之所作也會亮幼
時受業於先生見手一小書不置竊取視磊磊若石子
著口中不可讀則山谷集也冬夜課咏雪輒刺取雪賦
語排此綴之先生笑曰去汝圭璧縞素等字成一詩得

否乃講示東坡禁體二詩時於聚星堂作不深解至青山有似少年子一夕變盡滄浪髭則大以爲仙人語也後應童子試不暇爲獨見先生吟哦深思不少輟其主講濠梁與壽州蕭亦喬談藝甚歡亦喬好言唐音先生雖取所長而能以句律運其天趣無門戶見也後感氣疾不能高吟病榻上猶推手作勢故所作功益深壬辰秋青甫舅氏將梓其遺集百餘篇命曾亮編次嗟乎憶曾亮受書時年十二三先生顧不以常童畜我今所編者卽爲童子時所親見其吟哦深思者也能無痛乎先生於吾母爲同堂兄友愛殊甚又皆多疾以年命互相

憂母嘗病危先生序母詩刻之幸生存見以自慰今編是詩則先吾母卒已十餘年吾母之卒亦三年矣爲尤可痛也夫道光十二年八月甥梅曾亮謹序

管異之文集書後

癸巳

曾亮少好爲駢體文異之曰人有哀樂者面也今以玉冠之雖美失其面矣此駢體之失也余曰誠有是然哀江南賦報楊遵彥書其意固不快耶而賤之也異之曰彼其意固有限使有孟荀莊周司馬遷之意來如雲興聚如車屯則雖百徐庾之詞不足以盡其一意余遂稍學爲古文詞異之不盡謂善也曰子之文病雜一篇之

中數體互見武其冠儒其衣非全人也余自信不如信異之深得一言爲數日憂喜嗚乎今異之亡矣吾得失不自知人知之不能爲吾言之異之亡余雖於學日從事焉茫乎不自知其可憂而可喜也故益念異之不能忘也異之卒於道光十一年其明年今巡撫安徽鄧公刊其遺文命曾亮爲之序乃書疇昔論文語於集後以志吾悲且以志良友之益我於不忘也

馬韋伯駢體文敘

癸巳

韋伯與余交三十年矣余少好爲詩及駢體文君皆好之余苦故實遺忘棄駢體不作君獨勇爲之故吾兩人

詩異趨文則君壯浪雅健余不及也昔會課鍾山書院中每論文訟議紛然忘所事事異之色獨莊盛言古文余曰文貴者辭達耳苟敘事明述意暢則單行與排偶一也異之不復難曰君行自悟之時韋伯在坐亦右余言今去此言時且二十年異之卒又逾年矣所謂行自悟之者未敢信其必能而駢體文遂不復有所成就讀韋伯文可愧也君散館改戶部將別有以自見集其文若干篇示余曰吾文殆止於是矣嘗以謂古詞臣與曹司官局不分分者自明始獨異夫明之官曹司者皆能以文章聲氣奔走天下而後之推文事者亦莫不歸此數

人雖文章之氣有所激而愈伸而成名之途亦不若是隘也豈嗜好之所在朝廷之官爵不得而限之歟今韋伯之文既所謂述事明敘意暢者矣雖自今深自覆匿欲人之無求其可得乎而毅然欲棄故技營新功夫韋伯不以違其才而有所激也吾知之謂官職能限其嗜好者吾於韋伯固未之信也於其文識以俟之

陳拜薌詩序

癸巳

歸安孫秋士震澤張淵甫會稽陳拜薌皆交游中能詩者也秋士以名公子而絕意科舉淵甫善說經志欲得一校官以就其業故所作或閒冷孤逸或清醇淡古獨

拜薌自年少時卽以高才爲諸侯上客書奏旁午下筆如刺畫繡或劇飲詠調酣嬉以自適其樂願其詩清曠邁俗而殺縛事實詞與事稱非博覽載籍一資以爲詩者不能也君殆有真樂於是而於詩一吐其快者乎吾亦嘗客幕中與主人燕飲簫管四合萬籟屏聲錦繡豐潤膩肌醉骨當是時客如垣墻僕如流川千指萬目各有所趣念吾一身駸駸樽俎塊然如一槁木枝委曠野耳烏睹所謂高臺深池華燈明燭者哉以吾之概於是知君之亦有概於是也概於是而詩作焉其樂也殆所以忘憂者乎會稽多佳山水六朝人不樂仕者往往入

東君客游久亦將倦而歸矣然詩莫盛於唐而工詩者
多幕府時作陸務觀歸老鑑湖其詩亦不如成都南鄭
時爲極盛夫鳥歸巢者無聲葉落冀本者不鳴其勢然
也今夫水之歸壑也其未至則澎湃洶湧雷奔雲譎及
至於壑則已矣而觀者遂掉臂而去之故水而使人驚
而樂之非水之適也而觀者必樂乎是天將昌君之詩
則其歸又果可必乎

黔記序

甲午

嘉慶十六年山陽李芝齡先生以中允爲貴州學政時
巡撫某公以黔中地非甚隘而糧數乃不敵一一縣於

江蘇多隱匿將請丈全省田先生聞之駭甚而無說以折之也而某公自以不加賦而田增多賦倍出爲國計久遠意自得銳甚時時籌經費調屬吏議設官局事行有日矣先生初至黔時以文獻隱失府縣志多缺不修乃檄各學校官訪鄉士大夫藏圖書金石歌謠涉黔事者最上學政爲黔記一書而遂得御史包承祚丈田奏蓋乾隆初貴州學政鄒一桂請丈田而包公駁之事遂寢先生示某公曰丈田事學臣嘗奏之議被駁今必援前議解其駁奏乃得伸不然部議必駁公如曩時且以匿前議不奏詰公卽公無辭某公驚曰吾不意害乃

如是非包公黥人固無由知勿復言丈田事後完顏公
麟慶署巡撫以包公事已遠文書失恐後萌芽於先生
官戶部侍郎時故列上其事而部援前議詳覆之事定
不行蓋方檄學官時惟欲網羅放失舊聞而已而遂得
包公奏以回某公意安黥民不然黥中固多山少平地
民或以虛占不毛之土而實奪其可耕之田又以胥吏
可上下之手而丈高下不可準之地使賄成於胥吏官
財耗而官田不增其害小苟民田奪而官田遂增權剝
其膚髓爲 國家經常之規萬世之憂可一朝而伏也
而黥之民得至今寔然無憂非先生之功哉此一事於

是書足千古矣若夫鉅細兼備裨益雅俗有華陽志風
士記之遺意覽者宜自得之而有取焉

吳述之進奉文敘

甲午

翰林之署始於唐凡執技者皆待詔於中惟學士官乃
儒者清貴如今翰林而所職文字多機要王言之褒貶
及軍國大計戎機邊奏與宰相共之故今之軍機於古
蓋學士職也其制詰官文字則掌於中書自宋以來稱
爲外制今中書猶司詰勅於古所謂制其事簡矣而翰
林之職乃專以掌 朝廷冊告碑祭及 郊廟歌詩雖
不與古學士同而必擇工於文者爲撰文翰林以專其

事於職最爲優吾友吳述之以翰林院辦事兼撰文者數年旋以編修出守同州於其暇輯前所爲進奉文若干首屬曾亮敘之昔歐文忠由內翰知成德軍自敘內外制集文廳瞻玉堂流連慨慕人臣拳拳之思固宜如是然則述之之心豈古人殊哉若其文之宜上德報精禋當西功告成饒歌樂府之盛事洋洋乎潤色之上儀也故輒述職司沿革之故著於篇治國聞者可觀焉

黃香鐵詩序

甲午

黃子香鐵試禮部嘗戒詩專科舉學一不自得復以詩

釋戒詩愈昌曾亮聞而笑曰士專於所好有回萬牛入九軍而不顧者況區區科第一得失之間哉古人好詩者或中夜發狂大叫白晝行不見官長以伯主之威改一字不可得此非有聲色臭味可尋逐而好之甚於酒色聲利是烏知其所以然哉徐無鬼見魏武侯告以相狗馬耳武侯大悅而笑女商不識也徐無鬼曰久矣夫莫以眞人之言警欬吾君之側者夫吾以是知物之可好於天下者莫如眞也人之境百不同也境同而性情不同則其詩舍境而從心心同而才力不同則其詩隱心而呈才境不同人不同而詩爲之徵象此古人之眞

也境不同人不同而詩同焉是天下人之詩非吾詩也
天下人得爲之詩而吾代爲作之烏乎眞人情之愛人
必不如其自愛也吾日爲不知誰何之人作之而曰吾
甚愛之愛烏乎至今黃子之詩述家人親友悲喜之情
生計憂艱及耳目所近接可驚歎悲憫事亦時有物色
慢戲綺麗之作亦不至於淫放適乎境而不夸稱乎情
而不歉審乎才而不剽竊曼衍放乎其眞適足而止此
則黃子之詩非天下人之詩也可以言眞矣眞如是可
以言好矣稱觴貴人之前美言洋洋錦屏高張而讀者
神不借來也商旅里巷之諺一曙得之童至耄而習之

吾是以知物之可好於天下者莫如眞也物之眞者吾猶愛之況吾所自有者乎吾之毛髮枝節吾猶愛之況爲心腹腎腸者乎不然泛泛然天下人之詩也吾日爲之而不知誰爲之曰吾甚愛之則愛人之毛髮枝節也亦如自愛其心腹腎腸者耶非耶

從吾軒從征記書後

乙未

唐人記高仙芝征小勃律其人能以術致妖霧淫雨章佳公阿桂年譜記征金川事頗同今此記言打箭鑪西行四十日至恩達塘之瓦合山金鼓聲立致雷雨豈荒徼絕域人有怪徵地氣亦殊歟蓋天高地下者自然之

氣也而人氣之充塞亦有以摩盪而升降之人物少則中虛而上下之氣將合陰陽發亂不主故常古聖人以絕地天之通也彼殊徼絕域者太古之事亦如是而已嗟夫日闢而日廣者地也日生而日眾者人也斯域也千百年之後必有良田疇美竹石好衣甘食如吳會中而且以是書爲妄語者

李芝齡先生文集敘

乙未

座主芝齡先生以古文詞若干首示曾亮旣卒業編次因僭言其首曰自進士設科而人皆以方盛之才力困誦於場屋之文仕宦成而精力亦銷亡矣惟早得科第

如韓歐數君子者雄才盛年早棄俗學博觀古人之書以從事於茲術立乎廟堂之上厭飫於聲明文物之大觀以昌其氣磨礱政事以植其根諮詢於皇華原隰之間以博其趣然後其學之成兼具天地萬物之美而不類乎草野曲士之爲固其天資之絕於人亦遭遇使然也今先生科第名位如古韓歐文之昌固其遇爲之哉然有超乎其遇者何也其游覽山水鑿刻萬類雖沈冥於泉石者不若也是登乎廊廟而心游乎山澤者歟曰是天機之相合者也功名也節義也文章也皆人之動乎天機者也是機也時而爲山流而爲川發歛之而爲

草木之花實亦皆動於天而不知其所以然君子見大水必觀焉山林臯壤則欣欣然樂之是之謂以天合天以天合天又安往而不得吾文者不若是則以人塞天容一心之得喪而不足也況能容天地萬物之蕃變者哉然則古君子所以善其文者無他勿天闕其天機而已所以全其天機者無他超然於榮觀而已是則先生之所同而文之所以進乎古者歟不然遭遇如數君子者踵相接也而以文鳴者不數人焉莊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不足以與論先生之文道光十五年六月門下士上元梅曾亮謹序

九經說書後乙未

昔侍坐於姚姬傳先生言及於顏息齋李剛主之非薄宋儒先生曰息齋猶能豁刻自處者也若近世之士乃以所得之訓詁文字訕笑宋儒夫程朱之稱爲儒者豈以訓詁文字哉今無其躬行之難而執其末以譏之視息齋又何如也因出九經說相授曰吾固不敢背宋儒亦未嘗薄漢儒吾之經說如是而已昔李文貞方侍郎苞以宋元諸儒議論糅合漢儒疏通經旨惟取義合不名專師其間未嘗無望文生義揣合形似之說而扶樹道教於人心治術有所裨益使程朱之學遠而益明其

解雖不必盡合於經而不失聖人六經治世之意則固可略小疵而尊大體棄短取長積義成章治經之道固如是也後之學者辨漢宋分南北以實事求是爲本以應經義不倍師法爲宗其始亦出於積學好古之士爲之倡而未流浸以加厲言易者首虞翻而黜王弼言春秋者屏左氏而遵何休至前賢義理之學涉之惟恐其污矯之惟恐其不過因便抵讖周內其言語文字之疵以詭責名義駭誤後學相尋逐於小言辟說而不要其統黨同妬真而不平其情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其患未可謂愈於空疏不學者也夫經者羣言之

君也治經而有繼往開來之功以扶微起廢者則君之
貴戚大臣也事君而惟貴戚大臣之言是附不可以爲
純臣治一經而惟一師之言是從又豈可謂之正學哉
先生之學其精博固遠過乎文貞侍郎矣而亦不奴主
同異則是書也兼其長而無其短者歟

郭羽可竹冊跋

丙申

昔天隨子作怪松圖贊其意以爲凡木之生必得平原
膏區扶立質榦苟生於巖穴之內石木相關乘陽之威
悲已之軋拔而將升卒不勝其壓擁勇鬱遏至憤激訐
然後大醜彰於形質天下指之爲怪木吾嘗讀其說而

疑之郭子羽可其束身修行發爲文藻未嘗稍有讓於
古人其席履豐約名爵隆殺未嘗稍有勝於今人以怪
松之說推之其發見翰墨因形賦心必有擁勇鬱遏盈
憤激訐如天隨子所云者况竹之槎枒勁怒尤易吐胸
中之奇者乎然觀羽可之竹怪偉奇縱歸於太和布揮
晴霄旁暢風雨是又何技之工而境之善變哉夫因石
而得怪是木之孱者也若亭亭雲升澹然夷猶不知其
鬱欽巖而阨於崛穴也則羽可之竹是也羽可乎其道
勝者乎

太乙舟山房文集敘

丁酉

見其人而知其心人之眞者也見其文而知其人文之眞者也人有緩急剛柔之性而其文有陰陽動靜之殊譬之查梨橘柚味不同而各符其名肖其物猶裘葛冰炭也極其所長而皆見其短使一物而兼眾味與眾物之長則名與味乖而飾其短則長不可以復見皆失其眞者也失其眞則人雖接膝而不相知得其眞雖千百世上其性情之剛柔緩急見於言語行事者可以坐而得之蓋文之眞僞其輕重於人也固如此新城禮部侍郎陳公爲古文學得於桐城姚姬傳先生扶植理道寬博樸雅不爲刻深毛摯之狀而守純氣專主柔而不可

屈不爲熊羆之光絢爛之色而靜虛澹淡若近而若遠
若可執而不停蓋其德性粹正得之天而襟其真於外
者於文其大端也道光十五年秋公薨人無知不知皆
喟然曰古君子不存於今然公獨其形質亡耳浩浩然
隨流平進而不撓撼於升降也家貧屢空而不戚戚於
豐殖也見一善而亟下之樂稱道之忘年位之尊與善
之非在已也莊莊乎不自枉以導人而不齷齪於崖岸
也雖沒世後讀其文如見其生平言語行事嗟夫是豈
可以僞爲之哉夫公之學固出於姚先生而文不必同
然前乎先生者有方望溪侍郎劉海峯學博其文亦皆

較然不同蓋性情異故文亦異焉其異也乃其所以爲
真歟公之薨也子蘭第以遺令定文於曾亮故謹序之
昔嘗見語曰尊公太夫人遺事幸示余相爲作墓表也
言諾猶在今乃序遺文於公其尤可感也夫道光十七
年三月上元梅曾亮敘

李芝齡先生詩集後跋

丁酉

芝齡先生詩集若干卷曾亮旣校讀畢而敬跋其後曰
詩至今日難言工矣言唐者容言宋者肆漢魏者木齊
梁者綺矜其所尙毀所不見舌未乾而名磨滅者不可
勝數也然則孰探其所從生日空而善積者人之情也

習而善變者物之態也積者日故變者日新新故環生
不得須臾平而激而成聲動而成文故無我不足以見
詩無物亦不足以見詩物與我相遭而詩出於其間也
今以吾一人之身俄而廊廟俄而山水俄而齋居俄而
觴詠將拘拘然類以居之派以別之取古人之所長而
分擬之是知有物而不知有我若昧昧焉不揣其色
不別其聲而好爲大曰不則其境隘好爲莊不則其體
俳好爲悲不則其情蕩是知有我而不知有物也知有
物而不知有我則前乎吾後乎吾者皆可以爲吾之詩
而吾如未嘗有一詩知有我而不知有物則道不肖乎

形機不應乎心日與萬物游而未嘗識其情狀焉謂千萬詩如一詩可也然則詩惡乎工曰肖乎吾之性情而已矣當乎物之情狀而已矣審其音玩其辭曉然爲吾之詩爲吾與是物之詩而詩之眞者得矣夫水之恃源也飲一勺而知海味其性全也日月旁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一隙容其光神不窮於分也今先生其性情深厚得之天其鑒徹萬類得之人情足以充其詞才足以窮其趣故於詩有兼長而無二弊讀者其以是而求之

柏規山房文集卷六

書序

上元梅曾亮伯言

侯青甫舅氏詩序

戊戌

詩尙才乎尙情乎兼之者尙矣然率患才多而情少者何也榮利紛於外而天機鑠於內也人生卽知有父母兄弟後乃知有親戚朋友後乃知有爵祿富貴至知有爵祿富貴其情遂往而不能返舉一第於鄉此身幾不爲家人有別父母棄妻子役役於俛得俛失中比其歸則歲月逝矣人事改矣老者不可見而少者壯者不可復識矣困而歸者比比焉卽遇而歸向之助我欣喜感

激者其人皆化爲冷風蕩爲標雲獨吾以頽然待終之
身供歆羨於所不知何人不亦慎乎若吾舅氏青甫先
生其舉於鄉年甚少也爲文操紙筆立就者數千言工
尺牘得畫名四十年所至屨滿戶外然僅一應禮部試
得校官遂不復出館江鄉數百里內筆墨所入供甘旨
庀家具又推給寒與飢之三族至供養事畢始赴歛就
官家居時間日必過吾母話抑菴舅氏病也以爲憂及
家計瑣瑣子弟成否族親之生計有無事時喜時歎吾
母嘗曰今歲殊艱難未過上元節典一釵後當如何先
生曰吾初質衣服慚其家人今計有質物卽自豪耳追

思聞此言忽忽已三十年今年已長大閱人事多又久
去鄉井益嘆如先生其人不多見修業養性伏處於山
水深窈之鄉年壽烏得而不永述作烏得而不富也先
生所作不主科日而汪洋炫爛其才固有大過人者然
汪洋而不失之淺易炫爛而不失之浮豔則性情之深
厚淡遠者爲之非逐爵祿富貴而不返者所可及與道
光甲午年先生年七十矣歛之人士及四方交游以文
爲壽者滿家會亮乃爲集序以獻以見其人之所以壽
乎世者卽其詩之所以壽乎世也

十六國宮詞序

戊戌

同年周蓉初以所作十六國宮詞見示會亮因爲之言曰夫宮詞者必擇其事之貴麗詞之清美以成其要眇哀怨之音此特工詩者之事耳而於十六國爲之則資乎史學矣自晉失其馭五胡迭興兵相踰藉拓跋氏建國而北朝之名始定於一劉石慕容符秦諸國其興滅雖暴猶壤長地進大半天下其他或不過數郡縣之地竊名字十餘年之間而符瑞震耀炎炎赫赫與三代赤烏白魚無以異及成就基業乃至微淺本末不相應蓋其始特取便一切田單神師吳廣效狐鳴之謀而爲之羽翼者樂附會之誇神述天以自文其么麼而已則甚

矣史臣之無識也然方其克一脆敵據一敵州莫不窮極姦酷勦民命而饗兵威出死力以爭之百敗而不挫亦若秦漢之君貽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其得之艱難也既如此而其人又皆人頭畜鳴人肝爲羞人血爲飴竭天下之物無可以勝其暴者而不能不牽於靡曼之好極情縱欲喪其所力征經營者而不悔嗟夫鬼妾怨耦拏首墨面於樵斧刀鋸之餘而優笑於熊咆鯨呿之側吾固見其事悲其人震掉而不忍視雖凡爲史者亦罕能精識之而蓉初能屏其荒愴澤以風雅使讀者回視易慮樂之而不厭與連昌宮津陽門諸作者相上下

則以是詩爲資於史學者不其然哉蓉初之學於地理沿革文獻掌故考之極詳然務爲博而不以累其詩然則是詩也非獨其言語工也其採獲之由博而精者尤不易及也歟

練伯穎遺書書後

己亥

練立人之子伯穎年十一而好書年十八而卒所著後漢公卿表西秦百官表北周公卿表後漢書刊誤五代史地理考明諡法考及雜文共四卷凡人長於考證記問者其魄強也長於文章義理者其魂強也伯穎考證所就旣如此其文亦堅明質直蓋魂魄俱強者而促於

年也如是豈山川之精氣亦時有豐嗇而不能給人之求歟伯穎乃不幸而適逢其嗇也其可惜也已

臺山氏論日本訓傳書後

庚子

臺山氏書日本人論語訓傳其略曰日本之俗精技巧習戰鬪文學非所長也自明季來始稍稍說經而近有著論語訓傳者曰太宰純蓋祖孔安國皇侃邢昺諸解而以彼中荻先生者爲大宗詆訶程朱上及孟子其書以安民言仁以儀節言禮以詩書禮樂言道至其妄誕則以性善爲妄說以私欲爲天理以人欲淨則不可以爲人而宋儒所謂人欲淨天理行乃釋氏斷煩惱修善

提之說不可以言聖人之道日本書向未多見使其學
術皆如此則不如無書之爲愈也蠻夷小生未聞正學
啁啾一隅無足異者然是書也今跨海而來吾國豈吾
之學術風氣有相爲感召者乎是書之妄不足攻而使
吾之得見是書爲可慮也余讀之而爲之說曰如臺山
氏之言彼二人者可謂異端之尤者矣而自以其學出
於皇侃諸人夫皇侃諸人皆欲實事求是以證明聖人
之經惟不能以義理之精微求聖賢詞氣之微眇而專
以訓詁求之非可以異端斥也然異端之生自失吾心
之是非始而學者苟日從事於瑣瑣訓詁之間未有不

疎於義理而馴至於無是非者臺山氏之憂有人矣哉
有人矣哉臺山氏金姓邁淳其名蓋朝鮮之官內閣學
士者也

臺山論文書後

庚子

臺山氏與人論文而自述其讀文之勤與讀文之法此
世俗以爲迂且陋者也然世俗之文揚之而其氣不昌
誦之而其聲不文循之而詞之豐殺厚薄緩急與情事
不相稱若是者皆不能善讀文者也文言之則昌黎所
謂養氣質言之則端坐而讀之七八年明允之言卽昌
黎之言也文人矜夸或自諱其所得而示人以微妙難

知之詞明允可謂不自諱者矣而知而信之者或鮮臺
山氏能信而從之而所以告人者亦如老泉之不自諱
吾雖不獲見其人其文固可以端坐而得之矣

項氏二孺人傳書後

庚子

余讀張淵甫項氏二孺人傳曰甚哉果行者之難也爲
家督而盡敗其同產之財其弟也固義分自安爲父母
者亦不能無責耳矣析其產而成者不相率而同敗猶
可補苴以救其敗雖精義者處之無以易此然人必曰
林孺人者繼母也疏外其前妻之子朱孺人者庶母也
自私於所生之子處局外而高論坐視竄敗而不爲之

所俗論固然然非要其終亦烏能勝眾說哉若林孺人拮据攻苦以昌其家朱孺人之奮烈保身教賢子以成名是皆誠壹必至非倖成之功士君子處義所甚安而犯羣情之疑者苟不能恢竟功緒以振暴其初志固二孺人之所羞也

韓氏藏明題名錄書後

庚子

嗚乎此明萬厯迄崇禎進士題名錄也隔朝世見數百歲人雖山夫愚叟人皆敬愛之矣況其皆搢紳先生者乎宜小亭郎中惓惓於斯錄也錄中所著幾數千人知名而賢者十不能得一其始皆類也及受職分則坐致

宰輔與終身役役下吏者相去天壤皆自以爲意中事
馭貴失其權而榮辱自定於始進之身有如是哉然其
有文章節義激發天性者官職又不足以限之而榮華
當時者今或訝而靳之謂夫夫也乃得與斯人同年同
錄者也錄之人一也而輕重於今昔之間者乃不同若
此自立之士其在乎審所處哉

吳笏菴詩集序

辛丑

笏菴先生與曾亮交十年矣商論文藝一日發書至三
四交之密無如兩人者然先生門常寂寂少過客於廣
坐游宴中未嘗見其面兩人居雖近歲不過一再往來

迹之疎亦無如兩人者而先生之性情居處笑語吾可於一室中坐而得之以先生之詩得之也家林之優遊羈旅之感概親愛疾病之歡悲物情榮落使人坎壈而不平吾與先生同之從容於侍從而迴翔於卿寺華不加榮寂不嫌默是先生之所獨也同者吾知之異者吾烏乎知之曰吾一人之情也性也使的然呈露於文字聲律之間而人皆以爲境如是情如是者千萬人而不得一也幸而得之則其人之神理繇萬世而不竭吾之境非人之境也情非人之情也吾不自肖其情安知不肖乎人之情人則舍其情而以吾之自肖其情者爲同

乎人之情此吾所以於先生詩而得其人也然則詩有不能得其人者何也得喪不能齊而自諱其真也不則才不能盡其意詘然而止者也不則趣不能行其神兀然而木者也其天全其能全如是而不能得其人必非知詩者而可哉先生昔以詩示曾亮嘗甲乙之今刪其半矣又以示曰子無憚於言川雖成且爲子更之盍得之深而不可自己者如是宜其寂處聲華中而超然自遠者哉士欲成一名而不能棄百慮以游心於寂寞者無小大皆不可成也

朱蘊山詩序

辛丑

昔聞朱蘊山司馬當嘉慶十八年守濬縣以無兵之官
無備之城抗蜂蟻四合之賊能堅守月餘俘斬數百以
待大軍至賊以聚殲其功於國福於斯民甚大卒恥合
大吏意口不言功受加級賞不自以鞅鞅此眞烈丈夫
偉男子事而未得一相見後交其子伯韓編修怪其齒
之壯而詩學之深伯韓曰昔先司馬好詩家居出游從
宦寢處飲食未嘗去詩與子弟言學未嘗不及詩因得
讀蘊山詩集蓋精熟選理而取法唐人之氣體聲調故
詞理兼茂音壯而氣清古詩人多好言兵率空語無事
實飲馬出塞助語爲豪壯而已獨張睢陽以風雲叱咤

之氣特發於篇什其圍城中詩讀者每痛其名成而身碎也司馬蹠血四十日鬪賊於樓櫓之中與吾士民不落賊手乃限此一垣牆視嘉州放翁參大帥幕府以從軍爲樂者不同卒保境完民使圍中人於萬死惶惑中如噩夢大覺履平地見白日神回意新俯仰歡詫此一役也爲千古快固詩人之奇也旣以語伯韓遂以記於篇首

鄒松友詩序

辛丑

或告於余曰官之爲人患也甚矣哉均是人也愚行翳路汪洋自恣以適己雖乘權怙勢百出於吾上之人強

吾以所不欲而不能也雖刻深媚忌乘間抵隙之人其
視我如無焉而不撓其怨也吾無官也幸而有是官殿
最主之功令守之職分臨之愛憎疑信同異厚薄臨我
者情萬變而未始有極也而吾之憂喜榮辱成虧得喪
汲汲然隨之變矣吾與彼之形骸猶燕楚也吾與彼之
肝膽猶秦越也情發乎彼而機中乎此者何也官爲之
的也然而官也飢寒留之親族靡之門戶羈之勢不
可以去官官之爲人患也安窮哉余笑應之曰是則然
矣然不足以患吾鄒子鄒子之仕宦二十年矣無百金
之產十畝之宅所有者獨是官耳然時而若將遷美官

時而若將還故官時而若將寄之閒官又時而如無一
官患如其深也然且蕩蕩然一無所患曰吾方治詩
自漢魏至宋元明無不觀其偉麗可喜者無不錄其興
象獨至動人心神者無不吟哦而深思其視憂喜榮辱
成虧得喪之中乎吾身者如浮萍之入於江湖而莫能
爲有無也如木葉乾殼之飄乎太空觸浮雲而廢然碩
虛也如是又安能患鄒子哉或曰信如子言則其人其
詩固有詭世異俗者乎曰鄒子之詩清而淳美而深高
邁不屑之致人自得於言外所謂杜德機與不然則廣
已造大內不足也宜其擾擾焉萬緒起矣夫淵明詩豪

不若太白然其天守全矣太白則摧傷抑塞志不可復振其豪者氣也此動不勝靜之說也鄒子其知之矣

李蘊山時義序 辛丑

抑菴舅氏館吾家時曾亮童子也時見李蘊山先生以時義相商舅氏爲文澄渺思慮善課虛而先生文精實宏博非日誦經史習疏義者不能作兩人各有所好不相類也而講藝相得歡甚及濟卿以先稿寄曾亮請序則舅氏所閱者咸在追憶先生貌莊氣溫進趨檐如終日言不見戲謔不愧先輩成德今四十餘年昔日童子已過於先生始得見之年執筆爲序悵然者久之昔東

坡述明允之言曰自今以往文將日工而道益喪矣夫文誠工何關道之喪哉其工者工於逢時者耳先生舉於鄉已中年矣每試題非所樂者自笑曰吾今歲未入場也禮闈一再試卽不赴蓋其時吾鄉先生不汲汲進取者類如是非獨其榮利澹也其所守者專雖以有司之嗜好強以性情所不屑而不可故先生與舅氏各守其所長而交相重以爲士之道當如是也嗟乎士固貴有所短若摩揣熟爛自以爲無不工者又安能有一長哉夫以進取之學而不枉其道者尙如是則吾鄉風俗之美有不止於是而吾不及知者矣更後數十年吾今

所及知者吾鄉人其猶及知之耶吾子弟師友間猶有如先生其人者耶書以記之

萬裴園詩序

辛丑

吾鄉萬裴園先生方鄉舉時年甚少及爲縣令改校官從容於閒官者數十年自俗情觀之先生於仕宦宜有不釋然者而陶陶然不以進退爲憂樂年過八十重與鄉飲之典其平居惟好吟詠至老不釋人皆以先生之詩學袁簡齋大令而爲之也簡齋之詩自以爲出於樂天樂天之生平仕宦稍進則詩爲之喜稍退則詩爲之悲然此特其迹耳其外乎成虧得喪而有眞樂者存焉

則詩之爲也。今先生之詩稱心而言俯仰拾取不屑爲艱深勞苦之態。故其仕宦進退坦坦舒舒無悞詞無憂色。其志豈樂天殊哉。志樂天之志卽能爲樂天之詩可也。況流俗所以稱先生者其名固有所不必謝也。先生之仲子世綸爲曾亮從妹夫故嘗以書往詞旨卒卒無以副長者數千里存問之意。今讀其詩嘆昔知之不深遽成古人尤悵悵也。

曲阜詩鈔書後

壬寅

余友孔繡山於曲阜孔氏詩鈔外復刻曲阜詩鈔凡四十八人計九姓東野氏得三人而顏氏稱盛其修來考

功又漁洋同時稱十子之一者也雖未知於漁洋何如固斐然有述作之意者矣而知之者尙鮮況其他乎嗟乎士固貴有所憑然所憑者過厚則後起者難爲功以人所期者奢也昔東坡喜譽其子過余讀其詩固能者也而斜川集世士亦罕習之使非東坡爲之先則其集必易顯於世矣爲聞人之子孫其難且若此況聖賢之裔乎繡山汲汲乎欲存之也其有見於是矣

十經齋文集敘

甲辰

沈西雍先生自廣平守述職來京讀其十經齋文集視十年前所著者又增其半其治經守師說雖本於段茂

堂大令而義有獨得旁證曲暢務扶持其說於不可易而不爲苟同至他詩文其音雅其氣疏其情詞蕭瑟而兀傲於齊梁下之作者意不屑也人以先生邃於經而工於文異乎樸學之士然漢世能治經者莫如賈生董仲舒劉向楊雄而其文皆非後世能言者所可及故班固傳漢書也無文苑獨儒林而已至范蔚宗後漢書始歧而二之而史之例遂沿而不可止不亦惑哉然此非獨爲史者失也卽世之文士亦羣囿乎其說而不能自拔若以文章之道本不可通於治經者此則學術之異倍本塞源而先生未嘗爲異也吾讀蔚宗書有感於文

章質文升降之變故因先生之文書以發其端

劉簾舫先生行狀書後

甲辰

南豐劉簾舫先生由縣令至監司以循吏著久矣及讀狀益知其詳蓋不餘力以務民者而世有忌畏之者皆曰立異故先生語人曰吾所爲皆循例事此豈自抑以謝人哉夫例雖便一切爲功然亦以寡吏過而防民害者也變其例時若有益而循其例或不生害蓋世有求益民而不能無害者矣未有無害而民不受其益者也故古之善爲吏者必曰文而無害豈非然哉若夫廢事養安而便文自營且曰吾循例是循弊而已非循例也

有本... 卷之... 三
以弊之便於已也而謂之爲例則宜其以例之苦於已者爲異也而矯其弊者遂曰例不足以爲治例之能病人乎抑亦人之病例者甚乎先生子星房今爲言官其將有擇於斯言

陸立夫賦存序

甲辰

同年陸立夫方伯以館閣及平時所作賦數十篇呈座主湯敦夫先生曰是宜存以詔後學因得讀之且以復於立夫曰曾亮於館閣之文固不工習而於立夫之賦則深知之其不同乎人可一望而得者氣也六朝之跌宕唐賢之精整合以本朝應制之體裁而超軼邁往

之氣卓然流露於三者之外嘗見立夫所作四書文其法本明人小題而有浩氣行焉與所作賦皆無規規乎取必於世之意而未嘗不以登甲科入內廷則士之所遭豈可以人力爲詭遇也哉而深信不惑如君者是爲難也君旣以大考翰詹得侍講道光二十年遂膺

簡命爲直隸天津道值

天子重憂海疆徵西北

兵聚畿輔信臣視師者絡繹於道惟天津道掌一切軍興手口數十萬索裝待餉君抑鋒歛性消納同異爲羣議主而下與健兒悍夫摩其牙角化我心膺當其飛書馳符食不得定箸寢不得溫席回思玉堂優閒舍和吮

墨俯仰今昔其將有悠然神往者乎然是隨流平進者之志非所語於雄俊之君子也夫人人擇所樂而居之則未知夫所不樂者又將以誰畀也有能爲者而避之則必使不能爲者而居之尤非君子之所敢出也惟立夫其知之矣

帝鑑圖詩序

甲辰

明張太岳相神宗進帝鑑圖古帝王可法者八十事爲戒者三十六事其圖以四字爲目而列說於後其說皆明白簡易使童孺可曉蓋所以待其君者自處固甚重矣同年蔡季瞻次其目爲試帖得百一十七首陸立

夫好而刊之屬爲序曾亮因讀之而有感於蘇氏子由之言也曰信乎權臣不可有而重臣不可無而爲人君者往往能容權臣而不能容重臣爲可嘆也白霍光諸葛武侯慕容恪後如李文饒張太岳皆幾乎可以爲重臣而太岳之在明尤可謂總己以聽者矣然一則禍發於身前一則勢敗於身後論者遂與怙權竊位者同類而其笑之嗟夫緣百尺之竿而不息雖甚愚者知其終一跌而靡也況智士哉然而計卒出於此者何也夫負高世之材者不憚糜爛其身而必一出其胸中之奇甯負跋扈之名而不使有所牽制者之敗吾事久矣夫人

情之日非也成大功立大名者未有不害於庸眾者也
豈惟庸眾而已當其專已獨行卽君子亦疑其心而羣
思有以快其後則其禍不旋踵固無足怪者夫功成名
遂而身退者古固有之此尋常之顯榮者則可矣若操
震主之權必逆策夫權盡之身無所容而不悔者則爲
之不然則甯忍而捨之沒世而不出吾觀太岳與時人
書亦自知所踞之危且難矣及已至是進亦敗退亦敗
耳彼其先固有所不能忍者也則當其得爲之時又豈
復爲後悔者計哉安化陶文毅公於太岳蓋深太息之
而爲之刑定其遺集吾以是知其不隨俗爲毀譽也則

季瞻亦文毅之志也夫至於所作之工季瞻之詩非可
以試帖盡也故亦不復贅也

蔣松士詩序 乙巳

松士與余爲同年生又同官戶部志氣鮮潔寡交游每
閒過余若將有所深語坐移晷卒無所言以去卽言亦
深曠太息若重有憂者雖余亦爲君默默且尠歡也君
以母憂歸全州旋卒弟碧山試禮部以君詩示余其他
體或不專意爲之至五古則多慷慨激烈或悽惻幽眇
蓋君所抑遏不出之口者悉移而注之於詩其身世骨
肉之遭遇言之累欲而不可盡者詩則盡抉發之以爲

快於唐詩人儲太祝輩體格不同要之任眞朴而無客氣則其趣同也昔揚子雲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人之言語文字固有絀於彼而贏於此者以君之默於言也而豪於詩亦其理然乎嗟夫子雲雖容貌祿位不能動人猶獲老壽之福君不幸乃不至乎中壽以死也惜哉

柏槻山房文集卷七

書序

上元梅曾亮伯言

陰晉異函序

丙午

昔李吉甫敘元和郡縣志謂敘邱墓徵鬼神非地志之要而太史公書獨好言鬼神以爲雍州積高神明之隳自秦文公祠白帝夸禎符後世至傳秦穆公上天始皇時華陰神且以璧遺瀆池君而漢武帝求神仙方士言神祠者彌眾及唐都關中華陰祠爲四方游宦出入所瞻謁於是自秦漢來恢奇俶詭之事學士大夫益震褻曼衍其光景雜出於小說傳記者不可勝數也乾隆時

華陰李小泉先生自溧水令罷歸專以文史自娛既修華陰縣志成乃取仙佛神怪之事可喜可愕者別爲一書曰陰晉異函蓋不悉載之志乘者固吉甫之遺意而旁採博取以萃爲此書者亦太史公著書多好奇之意歟顧太史公以意有所鬱結不得攄故著書詞稱微妙難識封禪書言宛若陳寶事靈貺昭應肩如有聞而使入自得其誣罔之意於言意之表今先生書網羅舊聞無所作而亦時附見已意若莊若俳以寄其排調慷慨不合乎流俗之意則是書也卽謂爲先生所自作可也

程春海先生集序

丙午

嘉慶九年先生年二十來鄉試江甯始相見讀其咏史詩先君子呼曾亮曰汝見程公子詩乎渠長汝者一歲耳及道光十一年先生來主講鍾山書院相見益親夜過其邢氏寓園月出園中竹石如沐池光盪人面坐水檻盡讀其所作於別後者而少時得名以黃蝶詩及前見者俱不復存矣是時總督陶文毅公政寬簡民吏樂逸多興復湖山寺觀而葆益舟觀察尤好爲主人泛酒船至燕子磯飲絕壁下還過嘉善石壁訪梅花水夾蘿峯飯半山亭聽銅溝水聲循定林寺古道歸以爲常先生及曾亮數人皆其座上客也後至京師爲戶部屬官

遇我一如其舊山館野寺未嘗不借偶召賓未嘗不與有所作必屬和然常什不副一而先生於辭無所窮其稱情輔意足以射聲叩影如高資者無所志而不就也丁酉夏忽見語曰吾庭樹鴉數百夜噪而飛拔巢去此何祥也未幾而病呼余與談余雖悲猶以爲倘不至若是後十餘日竟卒自先生去江甯同游者任階平王竹嶼汪均之皆先後死觀察亦歸殯京師鞏駙馬之墓側先生呼余往哭甚哀及余與徐蓮峯哭先生去哭觀察時未三四年今蓮峯又亦死先生之卒已十年矣悲夫尚書祁公屬張石舟大令編校遺集曾亮不可無一

言綴於末也故述少長離合南北游處之歡以見略勢分而篤古誼如先生者殆不可多見以誌吾哀至所作深博雄偉覽者當自得之非可以言詞盡也雖然先生之異乎人者豈獨其文學哉人屬曾亮以事而匿其情漫以請於先生覆書曰吾子而有是言豈某之生平有不見信於深友者乎不然則子受給也嗚乎傳曰直諒多聞古之益友又曰夫惟大雅卓然不羣先生殆無愧斯言夫殆無愧斯言夫道光二十六年六月上元梅曾亮撰

葉耳山遺稿書後

丙午

葉耳山名怡上元諸生余年二十餘交管異之間其名與同游城西小盤谷諸山飯其家夜半而別其所居僻遠余時出游不常見道光二年自京師歸訪其隣則耳山死矣或出一卷書授余曰此葉先生所遺者問其室家曰先生無室家也蓋其課徒所入足自給而已若畜妻子將求人則不爲也同時黃蛟門亦諸生與耳山不相知而行相似皆閉戶自苦亦各自得也余家固貧然未若蛟門甚每見其衣履寒敝而形神怡然輒以自失與異之談甚歡余至或時避去吾甚望以流俗疑我也然心益賢其人耳山遺書有燕石序詞意奇詭難識其

詩之佳者余能誦之蛟門所遺余無有見者矣獨異之
嘗稱其詩二人雖皆不欲以文詞名而憶之至今不能
忘豈非以其人哉夫安貧固士之常行也自士之失其
常者多遂以常者爲異而兩人固未嘗自異也然不謂
之難焉不可矣嗟夫此兩人之行余皆得於異之異之
亡雖有賢如兩人者吾猶得而見之耶否耶

馮孝女墓誌書後

丙午

馮孝女名順高要馮展雲編修姊也母病割股藥之母
竟卒女悲傷二年亦卒編修痛之甚乞王君子壽誌其
墓而以示余夫忠孝之事致其身而事以濟者常也然

使致之而必濟雖其事之至難勉而爲之者亦眾矣惟知其不必然而痛苦其身以投於萬有一不驗之地此恒情所以趨趨而苟焉以自處者眾也若孝女者則亦知之矣知之而願且爲之則濟不濟豈足爲始慮者變哉嗚乎其可貴也已孝女之年卒葬王君旣詳誌之故發其志以書於後焉道光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上元梅會亮識

張端甫文稿序

丙午

張生岳駿字端甫無錫人客京師從余游者十年於義山山谷詩歸熙甫文偶學輒似余小坡陳藝叔論詩文

獨巖見生作乃奇嘆之及所與游朱伯韓吳子敘馮魯川年或長或相若皆先達矣生處之無傲容亦無不自得之色余以是重之及游河南寄余書不復及文藝而講求宋儒躬行之學余異其能遽若是而又意其憂傷之深非是不足以自勝也嗟夫士之困至貧極矣若生則求一日爲常人貧而不可得祖不得有其養母不得有其家妻女也不得有已之室有數妹也皆無以嫁而家死使生而狂惑其心漠然無所動者可也或其家之人天誘其衷悔禍焉亦可也而不然者則死而已耳生自開封至京師暴得疾語其友曰吾自覺失心必不活

矣篋詩文若干首爲我歸梅先生病七日遂卒年三十
五卒前一日余視之僧舍搖首曰先生去有歛我者矣
瞬而視侯子勤逾卒之六月又八日乃檢序其遺稿遺
子勤刻之而歸其手稿於家噫以生之才而可見者止
此人不可以無年也乃如是夫道光二十六年九月二
十七日上元梅曾亮序

錫山文讀序

丁未

無錫汪寫園先生錄其鄉制義文自明成化迄 國朝
得人若干篇若干爲錫山文讀其有佳文而貴顯於世
及不售於場屋而文佳者固悉載於是矣或文雖不爲

世士所好而其人足重乎世如八君子之流尤必葺而錄之當明之末造張居正卒位而申時行王錫爵繼之此明室盛衰之機亦士君子嚮背得失之林也而數君子者兩無所附麗於其間以罷黜之身聳然係朝廷名節之重及我朝文治翔洽士之高節亢行無所激而施而專務於通經博古之學則大科鴻博之士彬彬出矣豈非士之趨舍一視乎時之所貴賤爲盛衰哉論者謂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廿一史廢窮其勢之所極固必至於是而不可回然以是編所載之文因其文以考其人其學行華實雖大小之不同皆汲汲乎有

沒世而名不稱之懼乃以知科舉之學固不足以弊人而爲所弊者不係乎有科舉否也則先生於是編考世風之升降備文獻之支裔可以使有志復古之士慨然以興矣

法可菴詩序 丁未

吾嘗謂東坡之詩出於劉夢得而讀其詩者或不能知蓋有過乎前人之材而所旁涉者又廣博而無涯涘故使人移易耳目而忘其源流之所自出古之善學人者固皆如是不獨東坡然也吾友法可菴觀察於詩蓋深學東坡而不規規於一人一境且旁及於大厯以下諸

子游其思而博其趣故所作得東坡清曠之氣而連以
唐賢之調適澹沲亦時有感激振厲而離合微至不大
聲色然則東坡之於夢得其所學有高出於夢得者而
可菴之於東坡其所學有不專於東坡者也惟其不專
於一人也乃合乎東坡之所以學夢得而同爲善學古
人者歟雖然詩之境宜於嵯峨蕭瑟不涉凡近若聲華
易奔之地固所謂歡愉之詞難工者也可菴生長華胄
平進富貴視東坡起蓬累之中而中放逐於江海者其
境豈同哉而清曠之氣獨得於詩者如是其性情之適
乎流俗尤不可及也夫

徐廉峯尺牘遺稿序

戊申

徐孟卿舍人以先人廉峯太史與友人書及訓子語見示廉峯詩集生前所自訂其他文蓋其所不注意者然吾以爲觀人於微而得其眞者莫是若也當其據案卽書稱心而言豈復有人之見存哉憶昔與廉峯游樂其胸臆誠直言論慷慨貌若高亢而服人之善憐人之才性不耐雜而慮事精審於物必求有濟自浙江主試歸門下士多高才生連屋館於其家飲酒歌呼不問也有東海司寇公之遺風病革時猶欲出萬金爲五城散粥費御史重於奏聞而止此豈世所易得者哉今觀其與

友人書及所以訓子弟者與余聞見事多相類故曰可
以得人之真者莫是若也抑余因程春海侍郎得交廉
峯侍郎卒同視其歛君慨然曰春海手書不可復得矣
在君與我所者盍裝治之言未久而君亦卒今觀是編
其能不悽惻傷懷也

劉楚楨詩序

戊申

國初以詩鳴者王漁洋施愚山皆不以考證爲學其以
是爲學者如閻百詩惠定宇何義門於學各有所長而
詩非其所好兼之者惟顧亭林朱竹垞而已亭林不以
詩人自居竹垞於詩則求工而務爲富者矣然其詩成

處多而自得者少未必非其學爲之累也嘗謂詩人不可以無學然方其爲詩也必置其心於空遠浩蕩凡名物象數之繁重叢瑣者悉舉而空其糟粕夫如是則吾之學常助吾詩於言意之表而不爲吾累然後可以爲詩若楚楨之詩其學而不爲吾累者乎百詩諸君子之所長旣兼而取之矣而其詩磊落直致或跌宕清妙怡人心神凡生平之撰述一空其迹吾向知楚楨之爲學人今乃益知其爲詩人也抑楚楨之詩多作於窮居羈旅今爲令有民事焉其地異其情殊且終得爲詩人而已乎雖然和平其心而達於事者循吏也固詩教也荒

於政而惟詩之耽豈治詩之意哉

何子貞詩序

戊申

古今治詩者多矣有專於詩者之詩有其人其學不專於詩者之詩專於詩者句磨而字琢之勞其神而苦其心矻矻然舉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吾詩之知若夫不專於詩者諸子百家之說有一不知焉吾耻也詩古文詞金石丹青書法有一不能焉吾病也其於詩也特其無所不能者之一能而非其專能也吾友子貞自貴州考官歸以所得詩見示讀之求其專似一古人者而不得也不知其爲漢魏爲六朝唐宋適已而已矣吾意

所欲言者聲之於口形之以手而已矣其所謂不專於詩者之詩乎子貞迹近而心遠其自守堅其智深而能靜畀以事無不可任者而溫溫於侍從之職乃以其汪洋之材沈毅之姿自恣於諸子百家詩古文詞金石丹青書法之學其學也亦寄焉而已子貞之學固不足以盡其人況其詩又何足以盡其學乎其不工焉非其所惜其工焉亦非其沾沾自喜者也不然使子貞而專於詩舉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吾詩之知則眞詩人矣而失吾子貞矣固不樂乎以彼而易此也

孫秋士詩存序

戊申

歸安孫秋士名憲儀其父遲舟編修名辰東兄亦編修
官知府早卒君妻子亦繼卒家復燬於火無所歸館鄭
氏京師數十年見童子抱其孫焉余與君數相見然不
忍問其家事獨誦其詩知其嘗有一女而已君卒於鄭
氏數年後葉潤臣舍人得其詩驚嘆謂無世俗氣將刊
之以告余余慨然曰此盛德事也秋士窮於生庶其不
窮於死乎然君詩中稱三友謂張淵甫吳西谷及余也
而豈知刊君詩者爲生平不一識之潤臣也哉士亦貴
自表異耳無患乎不知已也

蔣玉峯詩序

己酉

余同年中多詩人鄒君松友張君白也蔡君季瞻余皆
讀而序之矣獨玉峯不恒相見自壬午後幾二十年其
子申甫編修居與余鄰君亦適來京師始晨夕相過從
談讌而得君之爲人又數年始得讀君之詩蓋其詩不
務聲色不奴主於門戶流派而婉而善入易而善出凡
應官行役之瘁登臨山水之適朋友親戚之情話人艱
苦而不能達者或繳繞叢雜言之而不能具者君一
出之以清和平夷循節曲傳奧美畢出使已無不盡之
詞而讀之者亦無不快之意如乘輕舟順風中流倏忽
千里而恬然不知有波濤之驚江湖之艱阻也是則君

之無所因襲而自成其爲詩者已君爲人廉智自將和
易而有護自縣令至監司官江西者幾三十年士民皆
愛誦之有大疑獄或官民有不相得者雖非君所莅大
吏必使君往一以清和平夷循節曲傳者處之卒以無
事夫爲吏於今日蓋綦難矣上不能無所求於下而民
常有挾以要其上而猶欲以武健勝之宜其糾紛雜亂
而事幾僨也君之詩卽君所以爲政者乎

戴雲帆文集序

己酉

古諫官之設拾遺補闕其義貴於輔君德而已司彈劾
陳利弊其餘事也逮其後啟沃之事或專出於一二親

貴之大臣而爲言官者遂以彈劾爲專司而益務於興
建利弊以盡其職夫利與害相倚伏陳其大端使上知
理與勢之所宜興閉言者之所能也若夫行之有次第
施之有緩急循其理解而平其牙角全吾言之所利而
不涉於害則在有司之奉行而已苟其行之不善或雖
行而非其意所便者鹵莽析亂使其利不可成而害之
布列於耳目者已森然而不可諱天下遂以咎言者之
失然則言之非難言而必其人之能行者難也吾友雲
帆爲言官而深知其難其慮事也甚深而究得失也甚
析平居論辨今古及與人書疏皆殷然以世事爲念然

惟其念之者殷則審度於行法之在人者愈不可易爲
嘗試吾以是知其無功利心而不近名也近出其所爲
文十卷其少作多沉博淵雅有意於崔蔡之所爲後乃
一以理勝而覈於事殆昔人所謂得數十首可當著書
者乎雖然古之人得行其意則無所爲書使君一日審
其有能行者而盡言之則是編也又其糟粕也夫

朱少仙詩集序 己酉

昔白樂天與孟東野賈長江皆元和詩人然人讀孟賈
詩抑塞思罷去樂天詩輒心曠神釋而樂爲之徒豈非
其境爲之哉餘姚朱少仙先生以文行名於時而屢試

禮部始以大挑得知縣顧棄不取爲州學官復棄官而家居其境固不若郊島之困而視樂天則有間矣及得其詩讀之自少而壯而老凡有接於目者皆欣欣然而得其樂意也其夷猶容與澹泊而自適亦使人心曠神釋而樂爲之徒也因其詩以得其人所謂無求而知足者歟雖然人之富貴貧賤其境無有窮也惟無求而知足者其境爲無以加苟爲無以加也含醇和混希夷而超然於無累之域又烏知已之非樂天而樂天之非已也哉則以無其遇而同其詩爲先生異者猶未爲知言也或曰樂天之子無聞而先生有賢子登侍從壽且過

之所遭又有勝於樂天者是固然矣而其所自得於詩者亦不係乎此也

恥躬堂文集序

辛亥

昔閱魏叔子文集有易堂九子彭躬菴先生其一也未得見其書知爲勝國遺老而已咸豐元年曾亮主講梅花書院其七世孫雲堦都轉過揚以文集贈弁詩十六卷屬爲序乃稍得其生平蓋先生少席豐厚性豪邁盡散金帛以交恢奇偉異之士至築屋數十楹以居過客周旋於黃公道周史公可法楊公廷麟數君子之間欲有所自見於世而迄不得行其意遂築室於甯都金精

之峯與三魏相依務欲韜匿聲采無所聞問於世而又不得安其居爲土寇所擾展轉遷徙及海宇安又稍可休息則困於飢寒道路之奔走其文采行誼又爲當途士大夫所引重卒不得安於所謂金精峯者夫先生於明季固一諸生也當搜訪勝國遺老之日而超然以布衣終其節固已高矣而今讀其詩抑塞拂鬱若有所負咎於世蓋志義之士其崎嶇犯難百折而不悔者非以爲人也求自全其心而已苟其心之無憾也雖人言而不恤惟其心之不如是而遂已也則雖求之名節而無可疵質之天下後世亦無能求備於是而耿耿不自釋

者終不以後行之所成自恕其始意之所獨至此其志
義所以尤不可及與先生之詩兀傲有似山谷者激烈
之氣則近放翁然嘗自言吾文不欲學古人則詩又豈
規規於古人哉特其邁俗慷慨之氣有與古人同者固
宜詩之有時而合也然是猶不足以盡先生惟知其有
高世名而耿耿不自釋於心可以知先生之詩矣

八角樓詩稿序

辛亥

何願船刑部以其親上官宜人詩稿見示清醇眞朴無
纖俗之病其詞則多遠道憶父母之作夫內夫外父母
家此以義言之耳若發乎情如古賢女思歸見歌詠者

固三百篇之所錄也余在都時爲文字真率會者十許人皆好古多聞者也願船主會特勤饌飲必豐潔然是日皆宜人自製羹客愧之欲辭約願船曰是吾親意也某所與游親必問爲賢以否其學術若何對不副所問輒不樂若諸君子則吾二親樂常以爲客者也余聞之益以爲愧然宜人則可謂賢矣詩曰飲御諸友魚鱉鱸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宜人於詩教蓋深矣哉蓋深矣哉

衡游草序

辛亥

厲茶心先生昔以詩集見示余嘗答詩以稱述其高致

續讀和陶詩心意閒適才力悉斂之於平澹矣今又見其自湖南歸之衡游草凡山水之情狀風雨雲日之興象皆見於詩悉力呈露而不使之稍縱蓋才與境變而不主故常視和陶詩又一奇矣昔杜子美以湖南爲清絕地而困於飢寒奔走今先生載眷屬視令子於官舍有天倫之雍容無羈旅之騷屑固宜能盡所歷之妙而悉吐其胸中之奇也過洞庭詩洵湧澎湃之狀震掉紙上余雖未嘗至恍然遇之至九江皖公山以下皆嘗所經歷而其時胸臆封錮忽忽無所會讀是詩殊自失也

石瑤臣傳書後

辛亥

昔太史公傳循吏自春秋盡周末幾數百年然爲之傳者四五人而已何其難也蓋有其人而事不傳者多歟如魏令何易于使無人焉見於詩歌文字亦沒沒於後世矣居高明者易彰而卑困者寡述勢固然歟或曰循吏者心乎民而已智名勇功非其所屑計也任峻鄧艾杜元凱之流其興利與召信臣等而功名之意居多焉君子亦探其心而不欲與以是名則副乎循吏之名者蓋其難哉近今之世吾得一人焉曰石家紹字瑤臣翼城人道光二年進士官江西知縣終銅鼓營同知自大吏僚友搢紳先生士民卒隸無不以君爲循吏也入都

時除夕飲余齋中論史記不絕口問君所行事則笑謝
不自言及卒見其友所爲傳皆爲民吏者所當爲人或
怠焉僞焉獨力誠行之以盡其心江西嘗大飢錢粟未
辦而飢民集西山者已數萬齊聲呼賑巡撫署屋宇皆
震大吏不知所爲或曰急檄石令石令至萬眾皆迎伏
跪拜曰願聽處置是賑也得緩而無變夫嗚呼搶攘之
時見一人則帖然服者惟嬰兒於慈母則然而君能得
之數千萬洵洵飢迫之眾且君之於民非能解衣而遍
衣之推食而遍食之也而若此何哉夫殊尤卓絕之行
固倫常所宜有也至父母於子雖極其情而不足爲異

故雖以君之爲吏亦特盡子民者所當爲而已然而非
父母其心者則不能爲此君所以得此於民者歟嘗自
記曰吏而良民父母也其不良則民賊也父母吾不能
民賊也則吾不敢吾其爲民傭者乎故自號曰民傭嗟
夫父母之保抱其子者蓋日爲傭而不自知也是則君
所以自處者矣

亭帚集序

辛亥

嘉慶中與元和顧君千里同客揚州秦敦夫先生招飲
與顧君言書籍目錄之學竟飲不倦於是得盡聞所不
聞顧君精博慎許可至先生則以爲何義門諸君子之

緒論猶未泯也道光三十年再至揚先生已前卒玉笙
同年以遺集屬序自館閣至里居所作皆在而序書之
文爲多昔司馬談劉向始有書序班固柳子厚王介甫
曾子固繼之皆敘書之旨要而已先生則兼詳其板本
之源流同異與訛繆刪脫之所緣起爲學者多聞闕疑
之助其意固已深矣而文之體格態度則阮文達公嘗
稱之以爲人能知者少惟詞隱自記多徜徉之詞或惜
爲於世不竟其用然以翰苑尊宿優游於林下者三四
十年席先世圖史與畢生搜訪之富而所居又爲四方
學士詞人之所輻輳遂得肆意乎稽古之娛發古德之

幽潛祛後學之奔附則先生於世豈復有不足者哉獨念曾亮以三十年之久重來揚州昔所遇瞻聞麗藻之士與先生相欣賞者今皆不復再遇而行年亦遂至如昔所見先生之年矣序是文不能不慨然以思也

徵銘錄書後

辛亥

王子守靜介姚石甫屬爲徵銘錄書後以未見其錄不及爲今歲守靜又介湯雨生以其書來爲其親述行之文多至數十人余所習及所知者半焉因余之所知而徵其所不知則其言皆可信者矣以一人之行而言之可信者數十人無異詞焉其行之孚於人人非以其子

之求而有所飾焉必也故吾因周保緒之言重有慨也夫贏於義者虧於利此事之適然者也侈於躬者毀於家此理之必然者也俯拾仰取而困於時命之無所獲又數之常然者也人於事之適然者父子兄弟相戒也至必然與常然者則昧昧然趨之其失利一也而倍亡其義焉可謂知所擇處者乎傳曰人貌榮名若學愚王君可謂知所擇而得其榮者矣君諱旦徵文者子國棟字守靜歙人而三世居常州故兩江文行之士皆具於是編焉

青嶼堂詩集序

壬子

先君子同年友以文字知曾亮者三人安化陶文毅公
新城石士侍郎陳公其一則嶰筠尙書鄧公也文毅之
撫吳草侍郎太乙舟集旣皆讀而序之至公之詩則巡
撫安徽曾亮時在署中嘗親見其屬筆其取材也必精
其句律也必整而出入於東坡放翁之波瀾態度其於
詩不爲則已爲必片言隻字無不愜於心者而後成每
辰巳時見屬吏議事畢會食八箴堂時管異之馬湘帆
汪平甫俱在坐方植之亦時來和章聯句詠調間作午
過入齋閣治文書日晡後會食漏一下各散去日以爲
常蓋公明於知人善任使又熟察其地之肥瘠民之強

弱而擇其人吏之所宜而無有愛憎厚薄之關其間故
官吏奉職鮮有敗事 朝廷無信使之遣有司無供張
之困民氣安樂鈴閣清靜公乃得與賓客遊從之士從
容乎翰墨之娛也今歲公之子子久太守以遺稿寄示
屬爲序伸卷再四多昔在署時評識之作蓋公之撫安
徽也十年矣其總督兩廣閩浙皆不能如安徽之久且
多暇也故詩於是時爲最盛事會遷異風流云亡欲如
文毅及公安徽時之民和政優講論文事雖名公卿而
建幕府者今亦慨然難之而昔會食諸君子亦先後凋
喪獨曾亮藐焉幸存而得序公之詩嗚乎盛衰之感豈

獨在一人也哉咸豐二年五月梅曾亮序

孔君墓銘書後

壬子

昔朱邑爲桐鄉嗇夫廉平不苟以愛利爲行後屬其子曰必葬我桐鄉桐鄉民能奉嘗我夫邑貴爲九卿能薦達賢士廉潔守節非碌碌居位者而自以爲有功德於人民乃其爲嗇夫時蓋士有致位公輔聲施爛然而歎焉有所不自得或小吏卑秩而泰然無愧於心者亦視其所及乎民者而已故吾於孔君之事深有取也夫權輕而民畏必有以見重於民者位卑而令行其言必有以見重於令者役姦而能去其害必有以見信於其使

今者此三者皆行之至難者也而其事則人以爲微也而忽之不知彼所得致平民者其職固如是止焉而無有加也此邑之所以無愧於桐鄉者也吾觀漢之循吏若朱邑文翁黃霸諸人起家嗇夫或郡縣吏卒史後皆爲名公卿歷卑位多便近民知疾苦耳惜乎君所施專而不咸也君諱傳坤字靜遠孔子六十四世孫子繼鏗進士官刑部主事以君不急其仕棄而歸養不余墓銘文而垂涕也乃感而書之

阮小咸詩集序

壬子

江甯郡城其西北包十餘山林壑深遠而秦淮清溪之

水縈帶其下其迹雖或存或湮而清淑之氣猶足以沾
溉人物故士生其里多跌宕自標異或眞朴無文飾有
六朝人餘習其衣冠言動與南城人風氣固殊也以余
相知若嚴君小秋汪君鄴樓車君秋舫陸君香筠汪君
平甫方君慎之及小咸所居相去率不過一二里而諸
君皆多文酒之會時相與攜榼訪勝極乎山硯水涯歡
吟醉呼窮日夜披林莽逐星月而歸以爲常小咸雖與
諸君倡和相得而終歲授徒於文酒之樂不多與也及
余自京師歸北城諸君凋逝殆盡慎之亦久客不能歸
獨君年已七十尙授徒如故余因自嘆年未甚耄老而

自里居後山城孤寺往往多獨游少與偕者見少年游
從意氣之盛追念昔時同輩邈焉難求而寂寞自守得
臻乎老壽如君者爲可幸也乃未幾而君亦旋卒君之
子肇星以詩稿屬序余讀之清婉恬適如君其人不以
其不得志於有司也而有怨詞有矜氣真德人之音也
昔與君及鄴樓香筠同肄業於尊經書院夜歸市戶皆
靜閉獨吾三四人履聲滿街讀君詩忽忽不覺爲數十
年事也咸豐二年九月序

柏硯山房文集卷八

傳

上元梅曾亮伯言

書楊氏婢事

癸酉

楊氏之寡妾以貧故不安於室嫁有日矣未嫁前一夕呼其婢不應者二怒曰汝我婢也何敢如是婢叱曰我楊氏婢耳汝今誰家婦者曰我婢我婢妾方持剪刀落於地起環走房中至天曙呼其婢曰汝今竟何如吾復爲爾主矣婢叩頭泣妾亦泣竟謝其媒妁不行後將嫁其婢婢曰人以我一言故忍死至今我亦終不去楊氏門亦不嫁妾之夫楊勤恪公錫紱子也

侯起叔先生家傳 戊寅

先生姓侯氏諱學詩字起叔江甯人幼孤貧力學尤邃於詩以進士官廣東三水縣仕至江西撫州府知府以病歸先生沉沉無多言人初不以爲能然善斷疑獄每聽事堂上下皆屏息無胥吏聲聽訟者言畢不偃一詞復使言僞者詞輒躓抵隙躡尋不得轉移不一事威愾令南海時兼虎門同知及總捕通判凡數印默默如平常同官以是知其敏也然歸里後不一言在官時事有問者以風土物產對而已家居自刪削所爲詩曰吾詩自南海後憊矣是時錢塘袁簡齋方寓江甯及陽湖趙

甌北鉛山蔣心餘皆以詩震褭天下而袁爲魁自王公大人下至商賈婦孺讀其詩者人人自以其意賓客游士投詩卷爲弟子者名紙之積如山而先生泊如也其所爲詩味幽而氣疎情暢而義肅大較似陳無已而貌加豐焉世之人不知好也卽先生亦未嘗輕以詩許人年六十餘卒子二人長雲松以弟之子繼中嘉慶二年舉人次雲石博士弟子先生之官南海也巡撫李公瑚威重甚患菱塘民之多盜也計殲之先生請訊公曰每獲盜皆曰菱塘菱塘數百家卽得不爲盜者一人兩入足爲訊乎先生固請之公曰吾任君作好人後訊

出者三百餘人嘗曰天道有知我尙當有一子不踰年而次子生如其言

梅曾亮曰先生曾亮外祖父也病歸後無事獨時見其自改詩年十五六時閱其詩無所省又十餘年覺有異焉亦未能知其佳也今則眞知之耳然以吾遲之數十年而後知者望之人人其亦有同吾之知者耶其竟無同者耶方其兀坐渺慮定得失於微茫之中豈以世有必得其用心者亦自慊其志而已雖然事不能自慊其志而能有待於後世者蓋未之有也

書李林孫事

戊寅

郟縣陳伯瑜任俠士也嘗於巡撫某公座大言曰某某處教匪當起時乾隆六十年矣天下又安坐中皆搢紳先生大吏官屬也大譁以爲妖人嗾某公卽坐上執之伯瑜曰執我易易耳若何者而釋無何川楚賊果起官吏皆驚禮爲上客時賊眾已蔓延然未入河南界河南路四通輕徒鳥舉不可制當事者尤是爲憂而浸淫聞賊自襄城來文武吏皆他出守禦獨布政使馬慧裕提空名守城實無兵用伯瑜計得襄城李林孫以五百人破賊襄城時賊已大至臨水欲渡聞伯瑜以二百五十人閱兵也戲觀之未及戰而後陳囂林孫以二百五十

人出其背賊前後相紛拏殺傷過當乃遁去林孫已破賊襄城其鄉兵聲聞梁楚間林嵐乞其兵守盧氏賊帥張潮兒來攻眾號十萬可二三萬嵐卒不滿二千莫敢進嵐謝其眾曰公等皆林孫人徒死無益指大樹曰我官也死是聞耳眾怒曰誰無面目者乃致官爲此言今日戰有不勝賊而生者撞大石破腦死嵐拜眾亦拜遂戰賊幾殲賊走且詬曰我識若我識若林嵐者河南省試用知縣也後爲安徽省同知有蓋方泌者爲陝西商州州同亦善使鄉兵嘗敗言笑如平常眾怒曰見人父兄子弟死反笑爲固不可解也方泌曰賊小勝驕矣我

報父兄子弟仇戰必勝珍寶盡有之我故樂而笑也眾氣振復戰乃大勝方泌至前戰地呼亡者而哭曰好男子不見吾殺賊而死也因伏地哭不能已眾皆哭汪正鋈曰吾往來梁楚間問所聞李林孫者見之襄城逆旅中年六十餘矣兒溫厚長者正鋈與言形勢旺相用兵奇正之道皆不省曰大豪傑無他得人心耳

墨生傳

壬午

墨生周墨子之後也漢時有子墨客卿自漢至唐宋皆隱不仕宋王安石嘗薦其先世欲官之不果君生於明洪武時時太祖已平天下除羣雄謀萬世安欲以木訥

文弱愚黔首之民或以生可以摩厲薄俗薦也召見大
說之爲文學博士時青田劉先生及高青邱輩以謀議
詞學見尊重後以事見誅君爲人陰重不洩凡天地人
之理道山川禽獸草木名物象數皆畧涉之有問者故
爲無崖岸以對自名禍陰猾吏不能測之惟太祖亦以
生謹厚無它腸除州牧郡守尙書九卿必經君指授乃
可以此京中貴人翕然稱墨君墨君雖游於要人乎然
不以貴驕人無貴賤賢不肖一與游皆歡然終身其愛
慕君殊甚或曰君能言神農堯舜文武周孔事親見其
抵掌談語自司馬遷伯益隸首不能詳也人咸多君以

爲神如數千歲人秦漢後輒卑之若夢覺焉嘗曰吾治書猶庖人治庖醢人爲醢蠅螻腐敗而勿食之貨必留以觀其化時有魯兩生避之不肯見曰墨君妄人也善因權而爲功其門下士旣秉事用權或持其術不能通稍叛去君聞之默默不自得也嘗有所薦舉非其人上怒甚生免冠叩首曰臣無由知太祖亦悟曰君休矣復就故官墨生蓋以壽終或以爲化去不死其子孫眾多遷徙流寓益蔓延不可窮也

太史公曰墨以道術受姓別者九焉惟君後獨爲繁昌蓋祿利使然也觀君言論侃侃類有道者獨昧於知人

何哉然太祖之殺伐行威不愛人士以文字見屠滅數
數觀矣生獨終始蒙恩禮不衰古所謂文無害者豈生
之謂耶

王芾傳

壬午

嗚乎士之谿刻自處不顧人之是非者豈務絕俗以爲
高哉適其意而已矣昔徐昭法餓數日黃九煙造之持
而哭出扇令其徒鬻之人莫售者則曰此黃九煙詩畫
也乃得銀數錢歸昭法與九煙皆怒以爲洩九煙名促
還之嗚乎士傲於衣食久矣以居官爲商以立名爲狂
以文爲鬻儉以勢爲子母其搢紳間相然諾非是未由

也有默不答者輒怪之況侃然持論甚高者乎骯髒頑
鈍無忌憚之言儼然作矜莊之色如父師之語子弟聽
者正冠改容以爲若人愛我此其尤可怪歎者也如徐
先生之風豈非俗所謂不近人情而且疑爲無有是者
哉余於江甯得一人焉曰王芾字小石壯時嘗應試中
副榜遂棄不應試好爲大言無檢束談經書務闕大奇
偉鑿空以自恣期適己意而已他日忘前語又改說之
然皆有詞義扶持其理亦不常說經也暇攜兩孫游於
常所往來意所可者遇飯則索飲所適之富隣欲飲之
不可強持之展兩足伏地大號曰吾足痛狂走逸去家

居常不得菜植箸鹽中嚼箸以佐食而性好客客至必
沽酒人不能堪而君勸客飲益堅也屋外有棄地君晨
往負暄有過者暴起揖坐之談不令去人驚或間道行
避君然見人未嘗言貧贈之金則受者四五人而已稍
多亦不受昔王大經嘗著巢許論曰亂生於民民生於
多欲自堯舜至湯武僕僕若臣虜懼不能給彼無求者
緡緡昏昏不知其仁泐泐墨墨不知其德蟠木北戶流
沙戴斗舉天下不受其治者二人焉其行不足以治天
下使天下無待治則巢許是也堯舜巢許皆能治亂之
聖人故並世生焉其言迂遠不經然能力行之薄嗜欲

遠名禍以明布衣終今王君之行雖疏狂少邊幅亦所謂無欲於世而世莫得而治之者乎人皆曰古人之爲此者化性而起僞然王君自壯至老余無時見其不自得投以世所樂者驚而逸如麋鹿然豈其僞爲之哉余以是知古人之清風高節信有是不可誣也大經字倫表一字石袍東台人

朱宜人傳

甲申

明歸太僕有光著貞女論言守貞非古禮所許其說甚辨而又嘗記張貞女事以爲高明之姿非凡情所同卒以夷齊之未仕爲臣而餓死者爲例蓋聖人之制禮爲

夫人不及之而其心有大不安者也苟未至乎心不安者則是禮也甯深沒之以寡天下後世之過故有過乎禮而其心始卽安者其行雖創於賢智之心而適合乎聖人有是心而不敢設之禮此孔子所以仁伯夷而歸氏援以例貞女者其後說爲可據也涇邑朱侍講蘭坡先生其母曰汪宜人以貧故幼養於姑所未成禮而崑山贈君卒大母將攜歸之不可曰我家是久矣又安歸襲麻葛泣然卽喪次見者莫不悲其幼也初議後無可立者逾九年而先生生其本生趙宜人以本生贈君之遺命後宜人宜人曰吾不更撫育事在媿所猶在我也

生八年乃歸宜人愛子甚然常嚴督之館師於家酒漿
及糗餌度閤之物皆親製子從塾歸食頃寢次從容與
言家規喪祭舊制爲人務遠大戒谿刻事馭奴婢不苟
言笑人告不足者必應手贈無疑中年後以子貴矣而
抑抑如平常與家人述情話爲樂曰吾無他求汝外家
微甚寒食一盂飯累汝曹矣年七十而卒昔歸氏記張
貞女事雖立後而不得享其報故哀而傳之若先生以
文學發身官侍從供奉 內廷人知與不知皆以爲宜
人榮豈天之報施或不同歟然宜人之守貞也九年而
先生始生以爲之後又八年而始相依以居十餘年之

中前顧後待惇惇兢兢使謂後之必有子有子而賢且賢如先生者以自慰雖宜人不敢以是必之天也知天之不可必而必行其意之所安是乃所以爲宜人者歟然而正誼明道之君子或往往臨事而增歎也

梅曾亮曰朱蘭坡先生主講鍾山得常侍言論故聞宜人行爲詳宜人以貞行受旌彰彰矣其族以娣姒婦姑同節者蓋纍纍焉李女者婢也憐其主守節獨居亦老死不嫁嗚乎此又何所利於後而爲之哉

家秋埃先生家傳

甲申

先生名立本字秋埃一字望園於曾亮爲伯父行而入

國史文苑傳曰庚者之曾孫也少以文名庠序中得
選拔入都充八旗官學教習考職得州同有勸以就職
者笑曰此非吾出身也乾隆十七年中順天鄉試舉人
考授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又五年成進士以第二人
及第授編修充 國史館纂修宣城人俗畏客居遠賈
不過百里外鄉會試都省者惴惴然如不卽歸而先生
留都中久鄉人士詫其所爲至是乃笑曰其自苦如是
得之晚矣嘗一爲江西壬午鄉試副考官癸未會試同
考官旋視學廣西殂於署其時以某縣令不得其死事
有連蓋乾隆三十二年也任學使者自一二大省外官

卑體尊州縣多鞅鞅卽督撫亦貌敬之如外客而先生嘗值內廷魁上第人皆以地望疑先生謂有所陵忽抑先生非其人也然竟以是爲同官猜其可悼也已其卒也文穆公已薨而族伯祖生谷蕙沙兩先生亦相繼先逝上下十餘年間梅氏登甲科列朝籍者盡矣嗚呼亦門祚之故也歟

葉應傳

丙戌

葉應涇邑生員也無字其妻相與語稱先生人呼爲葉先生終歲不沐浴面多垢然盛暑未嘗不冠來鄉試江甯門生負一擔炊竈具妻牽犬隨行見年長者無客主

必坐其下幼者反是客聞先生來輒逃或坐立稍失容
卽見責不問名姓何也惟先祖石居公私嘆異之曰如
葉應真孝子嘗館余家夜已臥大哭拔關遂逃間年問
之曰忽憶母急歸耳石居公之卒旣除喪有白衣冠立
大門外者家人驚祖母汪宜人曰噫是其葉先生乎余
易冠出迎乃入哭弔如禮趨而出幼時見先生不敢正
視恐失笑見呵後稍長知敬異之間已沒不復來噫自
先生沒衣冠形模可怪笑如先生者亦不復見也

鄱陽縣知縣吳君家傳

丁亥

江西民有以事訟於巡撫者聞人言令當得罪乃驚懷

牒而還蓋鄱陽令吳君事也君陽湖人諱琦字鏡涵又字敬菴以乾隆丁酉科舉人四庫館謄錄令江西鄱陽縣少豪邁自喜年二十登泰山攜酒觀日出痛飲而下及爲吏循循然一於儒鄱陽兩遇旱災自出數千金以賑民有訐所怨以教匪者君曰以何爲驗曰不食肉鹽耳君曰若餽之而食則奈何訐者屈遂釋不問又有誣大姓爲不軌者大吏命以兵往君先期召所名捕者曰有一不至吾不汝能救矣辨其誣於上得釋君先令宜黃山邑民多族居有所捕人不易得丞尉以檄來者相繼君至皆請罷以酒食召其族豪令致囚以自贖故兩

邑民皆愛君甚嘗自鄱陽至南昌鄉民請留宿君曰吾事急還當詣汝及還從者請便道君卒如約其歸也以貧負官錢民代償以金六百乃歸教授十餘年道光丙戌年卒孫鋌字耶溪好爲古文

梅曾亮曰民自枉而不忍傷其令令之賢過於使邑無冤民者而宦亦不達何哉方勤襄公對

睿皇帝

曰福建省如某某州縣皆好官也然不得升職

上曰何以公對曰不合例處分多也方公之言亦古大臣之心哉

許烈婦傳 丁亥

節婦趙氏松江許惺之妻惺之卒四十九日而節婦殉以死年二十六未死時人皆知之開說萬端皆不從且曰有小叔在卽娶婦大人側不憂無人也俗以死四十九日爲終七是日姻族咸在節婦入厨下設祭品哀哭治具待客如常時客散後縊死其兄趙在東告人曰妹嘗先取自己物雜燬於惺之衣履中死之日吾勸之至三鼓始歸也其舅許樵芸曰吾適常州將行苦諭之對曰必終七無貳予哭而出悲夫死酷事耳雖身爲之者常諱不忍言之况旁人乎若節婦者視瞑目一決猶擇辰而利征也異哉樵芸余弟仲卿友也

梅曾亮曰有舅姑有宗族有衣食無嗣而有嗣萬無一不可不死之勢而竟死嗚乎此受命於天者矣彼節者烏自知之

汪洎齋先生家傳

戊子

曾亮幼時至宣城南凹村舍外兄汪儒郊所登其樓多殘書朱墨皆黯昧問之其曾大父洎齋先生讀書所也先生名昌國字穉珍又字洎齋與同邑楊編修廷棟駱進士大甸吳進士淑琦皆以制義獲時名而先生爲之魁日可三四十藝以進士令河南新鄭密縣自免歸以文章教族黨後進祖石居公爲先生壻故曾亮嘗至其

村去先生之卒已數十年屋廬皆舊所居樓黝黑雞犬紡織聲皆出其下而先生終歲默默在此前人之好學深思以自儆其心力者可念也

書鄧中丞決獄事

已丑

道光元年會亮在京師聞人言鄧公守西安時決獄事未得悉及公巡撫安徽會亮在署從容問昔時事公抑抑不自言久之得一二事記如左公在西安時外府疑獄皆移訊於公同州發出其繼子子無所歸訟至省公怒曰此逆子也當杖死繫柱石下故久治他事而潛令人以茶餅給其子子奉母母怒不食奉其叔叔食之至

日暮公度其母見子儼然繫廷中時時顧日影待斃也
意且悔乃密呼其叔曰汝嫂癡人耳汝試以我意語之
汝撫六歲兒至娶婦婦死更娶勞苦至矣願信族人言
我有好兒子爲汝嗣汝幼而撫者不能子而願能子長
兒乎彼利汝財而嗣汝願能孝養汝乎汝死財與子皆
族人有的卽汝何利必欲出子者官明日爲汝決無難
也叔叩頭出次日母子來泣謝不復言出子事蓋化訟
而使其獄不成公聽訟往往如是漢中府鄭魁營卒也
坐置砒饈中殺人當死賣砒者賣饈者死者之隣婦見
擣砒者皆具獄成而上之按察使魁反供刑之不服公

曰是獄未可具當緩之乃密呼賣饜者前曰汝賣饜日幾何枚曰二三百一人約買幾何曰三四枚然則汝日閱百餘人耶曰然百餘人形狀名姓日月汝皆識之耶曰不能曰然則汝何以獨識鄭魁以某日買汝饜也其人愕然固問之曰我不知也縣役來告我曰官訊殺人者已服矣惟少一賣饜者汝自言實賣饜鄭魁可也訊鄰婦言爲役所使如前言惟賣砒者爲眞蓋死者嘗與鄭魁有違言以瘋犬死其唇青而魁買砒實以毒鼠云

鮑母謝孺人家傳

甲午

謝孺人歙縣鮑御史文淳母也年二十二歸愚謙贈君

爲再繼配時前娶程孺人遺二子已婚婦與姑年相若也撫之恩禮各當贈君喪子婦繼卒孫失乳終日嘯以餅餌抱哺環走房中嘯亟孺人亦泣時已生子亦十餘歲孺人雖勞瘁甚然教子無一日忘也自塾歸必背誦書無躓字乃已每夜分村墟寂寥虛響怪嘯兒女棄書冊針線奔依孺人孺人撫之久令還讀與老嫗談往事兒輟讀聽卽止不談幼子入學喜甚乃曰自我爲汝家婦聞高祖輩爲諸生有名兩世益困汝父終歲客勞苦成家然不吝財族無依子弟端謹者援植成立十餘家數言吾家固諸生子復爲諸生足矣然我望汝不止是

汝慰我則可必乎後子文淳貴不及見卒時年五十八
子文灼文淳女一適王氏以節撫孤賢淑有母風

梅曾亮曰余聞贈君多客游晚病廢故孺人教子獨專
然古名人魁士固多如是非惟慈心蓋漸摩之密致然
云

艾方來家傳

甲午

艾君名錫朋字方來撫州東鄉人明艾千子先生裔也
父名子登年六十四生君未踰月而生母王氏卒稍長
卽能察母饒孺人意媚順之鄰兒誘爲擲錢戲鄰母邀
孺人覘之羣兒逸君時七歲逡巡隨孺人歸貌愧甚十

五能屬文以父爲勢豪所辱習武勇於市中眾辱豪遂改習醫鬪傷者得藥輒愈君嘗病鬪傷者失藥死訟破兩家人愈重君君廢書早日夜望子學文甚銜文袖中示人或言見文亟進則喜歸語兒曰某先生道汝文佳當不妄耶試不售則曰吾家至吾身十一世爲單門仕進則可望耶然吾生平於人物無忮害心汝當知之後見子舉鄉試乃卒娶饒孺人姑病瘵夫婦以竹榻載母昇游鄰家街市皆駭笑母則大樂園中實一果甲一菜欄中增牛犢豚子必使姑得觀以爲快雪夜製履寒甚語兒曰頃見鄰婦牀獨敗絮渠有姑不可使忍凍死卽

徹具命兒持往返曰鄰婦方泣見兒至則大喜也以夫
好施醫藥來者並助以酒餌村中人皆言孺人慈喜道
孺人事年七十九與隱君同年生先一年卒子暢道光
二年舉人

梅曾亮曰歸熙甫撰先妣事略皆瑣屑無驚人事失母
者讀之痛不可止夸者飾浮語過情人人同安知爲誰
氏子乎至堂述其親甚似熙甫親爲不死矣又言力儉
不得稱父母施與心嘗見孝子婦多好施仁所積也雖
萬鍾烏能竟其志哉

書二孝女事

乙未

山陰潘少伯居京師久女蘭靚從其母先歸時八歲坐
密室中以紙墨畫一人酷似其父且爲之鬚而泣覘者
驚問之曰吾念別後再見翁鬚白矣姚郎中學塲聞嘆
曰天性重世福輕吾爲若女悲也查灤州揆女字吳氏
未嫁而守貞灤州疾割臂肉合藥稍間令背誦小說詩
詞恒背父坐父怒之猝轉面淚不及收父悲甚遂卒二
女皆浙人十日內聞人述兩女事爲之傷心道光乙未
二月二日書

總兵劉公家傳乙未

公諱清字天一貴州廣順人以拔貢生歷官布政使終

總兵然人皆呼爲劉青天從其官四川縣令時民所稱也嘉慶元年達州王三槐以教匪倡亂時公以縣丞遷知縣數以鄉兵破賊於南充廣元問公撫民及士卒皆以兒子畜之人樂爲死賊自爲民時知公名戰莫爲用故遇公輒逃

睿皇帝知之由南充縣驟遷至建

昌道

賞戴花翎後屢起屢躓先是

上以賊久

未平有進招撫說者試行之經畧大臣念撫賊莫如公宜隻身入賊營者數返三槐遂降而冒功者詭言生得之三槐誅他賊首疑憚不出故功不時就而官兵持剿撫兩端戰不力然賊卒深信公前後降黨與二萬人及

行堅壁清野議

上命經畧大臣一委公賊卒由

是破散捕餘匪裁徹鄉勇公功爲多八年大功告成入
覲 賜詩取民所呼青天者以爲句由四川按察使改
山西遷布政使以屬吏事責授刑部員外郎轉山東鹽
運使時嘉慶十七年矣逾年而教匪朱成良陷曹縣定
陶公自請從戎以官兵五百敗賊於髣山復定陶又敗
之於韓家廟殺賊二千時賊保扈家集於曹縣樹土墻
荆棘四周公自定陶攻其東縱火拔柵賊突出多死稍
逸者南北官兵至合擊之誅賊首朱成良王奇山賊在
山東者皆盡而河南賊自滑縣奔定陶者亦殲於公十

一月賊平公之平扈家集也

上諭曰劉清年逾

六旬且係文職能身率士卒取賊巢勇敢可嘉賞布政使銜至是遂授雲南布政使旋以二品頂戴留山東鹽運使任二十一年八月改登州鎮總兵復改曹州鎮總兵今上卽位二年以疾乞休在籍食全俸七年終於家 上深惜之子廷榛先候選知縣乃官其孫熾昌兵部主事瑩舉人 賜祭葬

梅曾亮曰 國朝漢總督以武起家者岳公鍾琪楊公遇春皆是也公以布政使官總兵遇尤奇矣公軍中坦率厭苛禮改是官未必非意所便也然復定陶時專

將有功亦不能無中於上官之忌云

陶愚齋家傳

丁酉

先生諱宏樸字愚齋世居南陵三甲村性慈好施有求助者自百錢至千百金無倦色力不給則稱貸與之病且革語王宜人曰乞貸我者皆貧甚無可言我負人者易田宅盡償之不則人謂我以他人金作豪舉也宜人如其言而盡焚負已者之券棺殯於村隙地忌者誣以侵公產糾眾移之婦孺皇遽有呼於眾者曰我外姓人不敢知陶氏事然善人棺不可動也應者數百人謀而前移棺者乃散去卒時年三十八後十六年爲道光二

年子士霖成進士今官山東道監察御史

梅曾亮曰游俠之士人感德者輕以財所從來者易也君廉謹尺寸不負人然揮金窮交如棄唾涕魏公子無忌曰平原君徒豪舉耳若先生可謂仁心爲質者矣

秦孺人家傳

辛丑

秦孺人張氏家無錫新安村同邑秦士蓮妻也士蓮以舉人當得官京師聞父喪而毀焉卒於寓孺人旣悲甚念無子不欲生也夫兄遂菴侍郎嗣以子乃撫而教之平居謹於祭祀慮事無小大必精密每忌日先事而戒臨事而哀數十年常然姑姊妹嫁而貧者侍郎調以財

屬孺人調護之及其子女及秦氏祠墓田一命孺人子
細文主之以孺人賢也年七十餘卒有六孫儒業多成
就者始士蓮卒時系微矣及後乃爲秦氏昌族旣得旌
於朝而侍郎之子細業遂請會亮爲之傳夫夫死而
殉之情也有子則撫之理也抑其情止乎理愚婦人能
之然賢婦人之行備乎是矣事之動人觀駭者或情過
乎理矣亦遇適然也則中庸之行烏可忽之而不載也

蔣少麓家傳

辛丑

君諱啟斂姓蔣氏字少麓廣西全州人自曾祖至父勵
常皆以文行仕宦顯君幼有奇氣嘗與羣兒戲雷出於

樹皆仆地君盡掖羣兒起無懼容稍長益喜兵家權謀之書舉道光二年鄉試然於進取不汲汲也攜兄子試禮部道病君與偕歸兄尤之君曰得失命也兒輩病奈何使千里獨行家居以事親教子弟爲樂鄉人學文者皆從之游然未知君之奇也羣苗伐木於仙源山山童土敝沙石盡頽下斷羅水源病民田數十萬頃官民以苗眾憚不敢禁君曰此姦商貨羣苗爲之得官兵役助勢隨我以往一商逃羣苗散矣如其言事乃息時趙金龍死羣獠自疑君策其事未已也而藍元曠復起武岡全州地迫近民大驚恐君請於州牧搏一鄉卒守要地

以待賊憚不來鄉人皆德之始奇其爲而君嘆曰是正
長策也物同利則患生使獠民居處飲食如曩時絕不
與華民同別以獠可也今爲華民所開誘嗜欲與我同
而族類與我異禁其所甚好之利而與以所甚恥之名
積愧含忿爲日久矣溱惡民煽之能無變乎乃作理獠
書以爲當改土歸流合華獠不生分異可保無事其書
數百千言道光十八年卒年四十一兄啟敷曾亮同年
友也任贛縣時君助兄政理有聲悲君之亡又其才不
大顯於世使子琦淳請曾亮爲之傳琦淳今官編修君
所攜偕試禮部者也

梅曾亮曰君慷慨有大畧喜任事其意固欲有所見於世而顧澹於進取何哉夫古之任事者固將以息事也而世或以畏事者息之畏事而事生則反加任事者以首禍之名事所以少成而多敗也然則君不遇以終未可謂爲不幸也夫

狄恭人家傳

辛丑

恭人王氏名甥桐河北道名蘇者之女狄御史聽字廣軒之妻也年四十始舉一子廣軒喜遍聞於所知逾年侍御卒逾月其子亦卒恭人觸棺自飲刃得救不死遂不復言死事廣軒初賢其從子豫以爲嗣未定也豫亦

以族眾自引嫌至是乃卒立之就喪位恭人一夕自經死遺書其子曰某某物若干以歸二喪某某物若干以嫁汝妹某某物若干汝以婚娶治生書二通謝夫友劉君星房趙君立農以調護嗣子事星房告人曰恭人來吾家吾妻慰之意陽陽若不受慰者適外姻至語未卒也儻然遂登車去蓋卽以是夕死云

梅曾亮曰恭人殉夫道光十九年九月事也官巡城者聞於上旌其烈移子籍寄順天者於溧陽蓋至是御史之後定矣恭人之一死無它心其爲是哉然亦安知夫必有以聞焉者而遂之也夫爲忠孝者不能邀必

成之功而惟審處於不可易之策獨恭人也哉

鄭耐生傳

辛丑

慈谿鄭喬遷字耐生七世祖梁黃黎洲先生弟子高祖性自號五岳游人建二老閣祀黎洲及十二世祖溱而藏書於其上君爲諸生工科舉學後好爲古文發二老閣書借閱范氏天一閣所藏一資其文而與陽湖陸祁生吳仲倫爲師友當明季時浙東多遺老義士其節尤奇君於黎洲全謝山所紀述有意其賡續之也及張蒼水馮簞谿王篤庵諸君子同難者每尋其斷冢荒碣徘徊窮山中於家事不數數問惟好飲飲必有詩已皆屏

棄之曰是窮愁語耳安得高論年六十餘攜其文將浮江渡河游京師歷齊魯而歸也未行而卒

梅曾亮曰君生平以文自贍蓋貧甚矣然汲汲以修墜文逸事爲務士之處境或未如君之難也窮愁過身衣食外不念及一事失學而惑烏能達乎

柏槻山房文集卷九

傳

上元梅曾亮伯言

王剛節公家傳 壬寅

喚夷擾海疆廣東福建死事者數人惟浙江定海王剛節公與兩總兵皆力戰殺賊過當以無救遂敗人咸惜之公諱錫朋字樵慵順天府甯河縣人少雄武有俠氣以武舉補兵部差官援例得固原城守營遊擊遷慶陽營叅將道光六年從大軍征張格爾自大河拐至回莊戰疾力矢殪其酋 賞戴花翎進戰至阿瓦巴特陷堅賊阻渾河沿從大軍間道渡河入喀什噶爾城進收英

吉沙葉爾羌和闐皆有功別將獲賊目玉努斯十二年
苗民趙金龍亂湖南殘常甯新田公以臨武叅將從提
督羅斯舉破賊羊泉街首逆誅別將逐賊高家坪大捷
回就大軍楊家園圍賊殲之 賞銳勇巴圖魯名號擢
寶慶協副將時廣東徭亦煽動趙仔青進擾湖南兩廣
總督檄以兵控兩省中地殺賊背江口至濠江口又破
賊銀匠衝獲其酋旗仔青反走追獲之及其孥湖南平
赴廣東大軍戰連州大洪橋乘勝入火燒排之蛇兒嶺
奪馬鞍山遂平五排徭又從定蓮花汛冷水衝金竹根
桃花衝紅泥田各徭及排後徭亦就擒服遷福建汀州

鎮總兵服闋改壽春鎮總兵公自遊擊從楊忠武公定
回疆知名及平獠功居最嘗戒諭士卒曰戰利呼人其
之獲倍多卽人不利趨救之可兩全故戰比有功而定
海事竟以無救敗先是曠夷陷定海去之公以壽春兵
鎮其地二十一年八月夷再至出守九安門鄭國鴻駐
竹山門葛雲飛駐曉峯嶺相去十餘里賊先犯九安門
不利退攻竹山曉峯公馳往兩營已先敗賊爭鬪公眾
且盡所親卒及身自盪殺數十百人賊至益多揮短兵
陷陣死是役也賊可三萬我兵計五千公檄請益兵大
府不應戰且五六日勢足以待救亦坐不救曰吾守鎮

海者也。鍾海急則又走人家，賊至門守室者不出。關於庭門焉者亦不知，但走告主人，賊至某所過某所，是擁大軍爲偵候而已。三總兵皆坐是敗死，公殺賊獨多，死尤烈事聞。天子震悼，以提督禮賜諡，卹建專祠。子承泗襲騎都尉。

梅曾亮曰：余讀公家書及祭所親文詞，旨溫雅，不知其爲武人。鄉人言待兄弟交友皆有至性，歸省親更衣結韞履，身盡子職，可謂儒者風矣。夫逃兵多悍卒，不知義也，知義雖懦者立焉。況公之武勇者哉。

蔣岳麓先生家傳 甲辰

先生蔣氏名勵常字岳麓廣西全州人父振閭五歲時
祖病思庶悵悵然行五里外得蔗園園人驚負歸而畀
以蔗長好宋五子書及兵法醫卜金川用兵時隨父官
四川攝龍安府事及金川南路西路糧站其廩食皆手
自俵散役去他站來者至四千人有勲官至站驕貴甚
陰使悍役折其氣而徐出禮之遂帖然去大軍進至噶
拉依糧路險遠有放夾霸者土番也劫糧車於噶喇穆
不及告而自以兵役擊殺百餘人後遂不敢犯先是自
南路糧站改西路亦嘗以數騎遇賊百餘卽登高阜指
畫坐笑語徐按轡行賊疑憚未遽前度且出隘大呼從

者曰驅遂馳去大吏聞之曰以子才叅吾軍事五品官可立致也辭不就舉乾隆五十一年舉人時州大旱貸錢居麥秋得雨施麥種於人明年又飢民剽掠爲變見州牧曰請無用兵而先發粟以賑某往眾可立散遂以無事官融縣訓導去省遠士不樂鄉試乃汰文書錢例入官者以便貧士或以三百金賄獄事怒責之請除名於學使巡撫汪公重其名將改邊缺教官以擢知縣吏索賕不應遂引疾歸主清江書院十年士始苦其難繼感其恩終服其教嘗曰人錢帛多寡皆天定之凡吾所賜皆其所自有而假手於吾者也非損吾之有何以

德爲或緩急有不及赴者輒悵惋大有所失蔣氏丁萬餘人散遠不相識乃建安陽侯琬之大宗祠修譜牒以禁族訟別婚姻而祭祀期會無寒暑必親往年八十餘每日猶徒步省墓當往來道有博戲者聞杖聲鏗然皆避去旣卒門弟子百餘人以齒引奠於庭其居首者年亦七八十矣皤然老儒跪拜哭不勝其哀見者嘆爲盛事其來哭而不知名氏者日日有之有文集八卷曰岳麓齋皆敘述古儒先條教及訓誨子孫門弟子者也其子知名者啟敷啟斂孫琦淳

梅曾亮曰蔣先生蓋純孝人也方侍親從軍當機赴變

子子守繩墨者固不出此及家居教士復古禮泛愛周
急粹然一出於儒者之正豈境與人殊哉昔曾子論孝
至於戰陳蒞官居處朋友之際斷一樹殺一獸不以時
不可以爲孝蓋孝之道廣矣備矣精一行之無不貫吾
乃於先生見之

栗恭勤公家傳

甲辰

公姓栗氏諱毓美山西渾源州人嘉慶六年以拔貢生
官河南知縣遇災年放稅振穀以實惠民不以上官意
爲損益遷光州知州汝甯府知府徙開封歷河南糧儲
道開歸陳許道遷湖北按察使河南布政使道光十五

年授東河河道總督公前知武陟縣黃沁隄馬營壩工皆親其事及是益勤詢河兵官久於河者以地勢水脈前任官行事之當否蓋北岸自武陟至封邱二百餘里南岸之祥符下汛至陳留六十餘里皆地勢卑下多串溝串溝者在隄河間其始但斷港積水而已久之溝首受河又久之溝尾入河而串溝遂成支河於是以遠隄十餘里之河變爲近隄之河而隄河相遠之處舊皆無工不儲料者也於是以無工之處變爲至險之工故人不及覺覺不及防往往潰隄爲大患公乘小舟周歷南北時北岸原武汛串溝受水已寬三百餘丈行四十餘

里至陽武汎溝尾復入大河又合沁河及武陟滎澤諸灘水畢注隄下兩汎素無工故無稽石隄南北皆水不可取土築壩公卽收買民塼於受衝處拋磚成壩四十餘晝夜成磚壩六十餘所壩始成而風雨大至支河首尾皆決開數十丈而隄不傷公由是知磚之可用又試之原陽越隄及攔黃堰及南岸之黑欄皆效遂奏請減買稽石銀兼備磚價千磚爲一方方價六兩是後每有工役碎石及稽埽用大減數年內省官銀百二十餘萬而工益堅有不便其事者其說頗上聞公前後陳奏曰護隄之方率用稽埽然埽能壓激水勢俯嚙堤根

備而不用又易朽腐碎石坦坡惟鞏縣濟源產石較近而採運已艱河工失事多在無工處所千里長堤勢不可盡爲儲備而河勢變遷不常衝非所防遂爲決口磚則沿河民窳終歲燒造隨地取用不誤事機且磚及碎石皆以方計而石多嵌空磚則平直每方石五六千斤而磚重多三分之一一方石價購磚兩方而拋磚一方當石兩方之用其質滯於石故入水不移堅於楛故久水不腐又土不能築壩水中磚則能水中拋壩卽盪成坦坡亦能緩受急衝化險爲易或謂磚可保將生未生之工不能用於已生之後然使將生者可保卽別無已

生之工昔衡工之決因灘陷埽不能施馬營壩之決因補堤不能得碎石使知用埽不如拋埽收埽易於運石則數千萬之官銀可省奏入 上知公忠實可任且

綜畫周密卒皆 允之 屢詔褒賞訖公任五年河不

爲患二十年薨於位 上爲之震悼 賜諡祭及太

子太保銜時長子烜已官刑部郎中乃賜次子耀進士

公在工有風雨危險必身親之平居時河曲折高下嚮

背皆在其隱度每日水將抵某所急備之或以爲迂且

勞費公曰能知費之爲省乃真能省費者也水至乃大

服故十五年原陽之支河十八年盛漲八尺之水皆決

口而有餘卒以無事或以爲天幸然前公任三年祥符
決公卒逾一年南岸又決二十三年又決則豈非人事
哉宜吏民羣思公以爲神且立廟也

梅曾亮曰公之令安陽武陟守開封時折疑獄如神他
人有一事足爲循吏然於公猶非其大者傳曰心誠求
之雖不中不遠公治河能通物性以盡利誠壹故也况
求民情也哉

倉宜人家傳

甲辰

宜人倉氏諱廕河南中牟世族也年二十六歸山陰何
竹薌爲繼室姑錢恭人患目疾宜人五十日不解衣履

以無出屢請置妾竹薌未之許旋以川沙廳應聘內簾
官自江甯返則宜人至吳縣置妾歸矣錢恭人每語人
曰吾婦以妾故冒大風雨走黃浦江舟幾覆此可念也
竹薌好善本書苦其價難副宜人以奩中物佐之曰吾
年長矣無事此爲也年四十卒子女皆嘯哭悲哀其平
時眠食衣物不依其所生母皆依宜人竹薌名士祁余
同年生每言之有餘悲也

梅曾亮曰妬惡德也卽不妬亦常行耳然士大夫當輔
者甯償國事而不使人居其功豈智出婦人女子下哉
然則無子而樂其庶之有子者未可以爲常行也夫

劉忠義家傳乙巳

君姓劉氏諱斌陝西咸寧人始爲盧氏縣朱陽巡檢嘉慶初嘗練鄉兵以禦賊九年改滑縣老岸鎮巡檢去縣治七十里勤其職姦民畏之嘗飲聶監生所酒半私語君曰是邑將有變君亟去官可免時十八年八月十五夜也因微服時行村落中時久兩夜氣慘悽聞治兵仗聲甚厲君拊膺悲嘆聶監生言不誣也偵鐵工具知賊李文成與直隸林清首尾謀逆事告令守皆難其事卽訊鐵工以得李文成牛亮臣親致之縣訊文成折其脛賊始與林清謀定九月十五日期也至是不及待又忿

君戕其魁也九月七日奪城門以入君時居典史署晨起更衣聞變問僕持衣者曰信乎曰信也君卽更短衣持械出遇賊於衢前擊殺二賊并子嘉善皆死妻韓氏先得君與訣書坐署樓與子炳善女巧雲自焚死婢從死者曰春梅曰夏蓮先是韓僞怒其前妻子寶善逐之姻家故以免君死事聞 贈官知縣諡忠義子蔭襲雲騎尉改文職爲貴州某官時與君同死者教諭呂秉鈞典史陳寶勳把總戚明彰也

梅曾亮曰以林清黨之蓄謀秘計而服死不旋踵以黨與揜而期會誤也則君之功豈僅以死償節者哉使其

從人言免身而宿禍孰以必死責是官者不忍出此而
妻子相隨於煨燼也悲夫雖然君不死姦必不彰君固
自知所全者大矣

韓若谷先生家傳

丙午

先生韓氏名念祖字若谷陝西澄城縣人五代時王鎔
書記和馬彘詩名定辭者有弟昌辭居深州四傳至忠
獻公琦居安陽元至正間遷洪洞又二世遷於澄城祖
嗣禧父曰魯先生幼學於叔父每耕必攜坐隴上讀書
年十四以默寫十三經爲縣學生所爲時義皆清醇無
世俗氣屢試不得舉亦不以自悔也善醫工詩文勤於

開益後學經其指授者蓋數百人年六十四而卒娶馬
宜人再娶袁宜人長子伯熊歲貢生以兄之子後次子
亞熊道光二年進士官膠州知州贈如其官

梅曾亮曰余少時見諸老先生溫溫然不以學問高人
習五經傳註惟功令所定者而已然經文無不成誦者
其後則論益高辨益博而經或荒矣夫功令不示人以
難然非以人之學不可加於是也矯爲難而先失所易
則慎矣先生爲童子時其風氣固尤近古哉

袁宜人家傳

丙午

宜人袁氏韓若谷先生繼室也年十八歸於韓生子亞

熊祖姑寡居性嚴毅而姑范宜人失明侍祖姑食畢以匕飯其姑而後自食數十年未嘗失祖姑歡歲嘗饑市棉織布復以布易棉取其羨以佐食同堂之子女煩擱事皆身任之及婚嫁於心無不盡者終日理米鹽水漿無少暇然兒自塾歸猶夜課之一日怒曰兒謂我不知書耶今所誦何猶前日書也將與杖兒告以王制中有重文乃已袁氏本富室後貧以嫁時物悉歸之曰本兄家物也年五十而卒

梅曾亮曰余同年韓介侯卽宜人子名亞熊者也宜人病猶命誦於旁忽語子曰吾今日聞書聲甚煩可無讀

也是夕遂卒介侯流涕言其時幼不知其言之悲也

蔣念亭家傳 丁未

甚哉廉吏之難爲也非獨廉之爲難而上官同其廉之爲難也苟不能同其廉則且害其廉既已害其廉而加之罪則必以大不廉之名被之以爲非是不足以中仁主之深惡而去其疾也當是時而有辨其誣而直其事者可以迴成命矣或出於事後而無所及雖後時而無所及而受誣者行事之本末得以此自白於世其死似可以稍慰而爲之子孫者乃益追痛於邂逅乖迕以平反得無死之人不及待十餘日之後命此其每一念及

而涕泣不欲生者也。灌陽蔣君作梅字念亭，以進士令四川南川縣，旋督理西藏糧臺事務。時番僧鬪殺漢民，君按致其罪，其酋堪布賂金瓶而實以珠，求緩獄。君怒，揮之去，乃倍其賂於駐藏大臣。強君君益怒，不從。強君者，慚其酋且重賂，遂以監守盜誣君奏置之法。君令南川敏而勤獄，爲之空縣。多山溪，患漲溢，君會之成川田，以不敗及官西藏撫軍，民有恩至是，且爲之死，皆感動。罷市立廟，設其像如生。君之死在嘉慶十五年五月四日。川總督常明辨其罪甚析，然亦以五月內奏始至京，宜朝旨責其馳奏之緩也。夫古之受誣得罪死者多矣。

或冤抑數世而子孫故吏始白其事於朝方罪而旋雪之蓋寡矣而君已不及待命也夫君之子達官編修讀仁宗賜川督諭旨未嘗不流涕也

梁味愚先生家傳 丁未

先生名本恭東昌人嘉慶七年進士爲人沈默不以言語才智高人然任東流五年獄無重囚其輕繫者立訊決流民至以口糧逐之郊外遍給乃入無擾閭里者姦民周履中怙黨馭法前令畏之捕得治如律大吏將任以首縣辭旋以憂歸遂不復出改教授先官安徽時嘗以白金代世家鬻女者焚其券至教授沂州益以課諸

生重風化爲事劉女誓幾不婚爲成之鮑氏女受誣作
鮑貞女傳表其烈年六十八道光十八年卒子儁亦官
訓導先生改官時年四十二其爲吏有治聲非迫於年
困於職者也而汲汲去之如是夫舉天下官皆以爲民
獨爲州縣者民近耳先生殆真知其難而不欲自恕者
歟

梅曾亮曰先生爲鄉試同考官嘗三至江甯庚午科語
邑人曰吾薦卷梅生素知之乎得毋悞悞不我見也時
先已客游而先生旋歸里遂不獲見後以語楊公以增
曰吾師也卒數年矣爲具述行事如此念先生門下士

姚公瑩建海外功楊公今撫陝爲重臣役役於文字者獨曾亮耳愧先生言時往來余懷也

錢烈婦家傳

戊申

烈婦汪氏武進人同邑錢灝甫之妻善女工所入足自給而夫好博盡亡其財其姑嚴雖寒餓不敢告也每風雪夜家人皆臥薄絮衣篝燈立後門內守其夫歸除夕治家事畢整衣跪請其夫無再博家人聞泣聲不知其語若何也夫感之爲少止然不能堅後客死餘于烈婦請嗣族子某其家人曰某非次當立某而當立者素不可烈婦意卽不復言立子事喪歸葬事畢自經死道光

二十五年也方未死時人無覺者前一日猶以十椀致某醫曰我於人無所受恩惟是人嘗診我我無藥錢償也

梅曾亮曰順天府尹汪公本銓錢氏姻也既請烈婦旌述其事屬爲傳蓋烈婦所遇之夫及其家所以遇烈婦固無一事可稍行其意者能獨行其意者惟一死耳此所以自爲計而無出於此者也悲夫悲夫命定矣雖天且奈之何哉

秦省吾家傳

戊申

君諱緬武字省吾系出宋學士觀十一傳維楨自常州

居無錫考諱瀛官刑部侍郎以古學峻行爲東南人士
望君以援例官知縣江西權十餘縣事然最久者彭澤
人愛之及生時爲誌名宦傳也始去彭澤時所平反脫
冤死者皆攀隨至江干拜別道光十三年父憂服闋復
任彭澤去前任時二十年矣歲久荒民多負稅每令至
吏屈指計日令以某年某月日上官某年月日奏銷處
分滿某年月日官當罷以爲常無爽者君不事敲扑以
文教告諭民戴前愛輸如額馬當鎮接湖廣安徽其閩
排洲爲盜藪劫人君夜馳往盜不及越他界其果辦又
如是大吏以爲能使禁督贛南會匪又上江西省便宜

四事其所歷他縣蘇民困得上請者在在有之然竟終於彭澤縣人爲歸其喪子曰俊杰曰煦曰麗昌麗昌嘗與余書於古文詞有得也

梅曾亮曰國家常禁民立會而禁輒不行蓋名其爲會而正責之一人得而千人驚其勢常以千萬人而互匿此一人是驅散者而使之聚也惟中有罪者案致之不名其爲會如此則上所欲得者常不過一二人而與上爲敵者寡矣敵者寡則所治者雖漸多而皆使之失其眾此攻瑕不攻堅之術也是說也吾得之於姚公祖同因君治會匪事故著之

王藝齋家傳 已酉

王公家相字藝齋常熟人祖承錫考庭芝公始以拔貢生官蕭縣教諭檄查水災時奉檄者多擇居高印地而里正集災民就書冊刻冒爲姦公冒水親履其戶驗口數真僞上官賢之有災必檄公公後自京師歸過徐人皆識之曰此前教官活我者也嘉慶四年成進士官編修遷御史遂具疏陳災賑弊又以漕事之弊始於京倉之胥吏而遞歸其害於農其言絕深痛而是時有議漕事者以州縣浮收無定制請定令每石加米二斗民不大病而官亦有以贍運丁公曰州縣之取民雖橫然猶

有所忌以非朝廷法令也今著令定爲加二則正供矣
使加二之後能禁其不再加則前之浮收何以不能禁
苟不能禁而先以正供之名掩其浮收之數以便其異
日之再加是助官病民也上疏數千言論之時 今
上新登極是公言前議遂息以戶科給事中授河南南
汝光道屢署按察使事地故多紅鬚捻匪爲民害讞以
戍邊者百二十人以引疾歸於里少以文學鳴有茗香
堂集十六卷服官後乃一以國計民事爲念奏議及與
人書言鹽河事皆窮極情弊而議加米疏尤稱頌於時
子三人憲正憲成憲中憲成進士官刑部主事

梅曾亮曰道光初來京師聞公上疏事然未一見旋遷擢且外任 聖主之遠利而褒忠言可謂至矣今執筆爲公傳追思與友人持讀公疏立倦而紙不得窮俯仰間忽三十年公固賢矣而受盡言之時亦豈易得者哉

書李廷揚死賊事

己酉

道光二十七年十月湖南賊起新甯擾廣西界巡撫鄭公檄守備李廷揚往覘賊時賊已連土賊據西延勢張甚而廷揚卒僅三百人或謂廷揚君奉命覘賊耳宜視可否進退廷揚不願進戰死其所殺賊獨多賊創之殊

甚鄭公哭之以詩嗚乎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使鄭公知其能以死自效者必多與兵或使合他軍進必不死且殲賊而以英烈之夫爲鼠子餌也此鄭公所以悲悼深悔者也廷揚字步墀句容人先以武進士留京師曾亮與同郡數喜過之獨見其重然諾恤貧交守身廉儉而已安知其終若此哉悲夫賢豪不遇事而見者蓋自古難之矣

黃个園家傳

庚戌

君諱至筠字个園甘泉人父牧趙州時生君十四歲孤人沒其遺產年十九策驢入都得父友書見兩淮鹽政

某公與語奇其材以爲兩淮商總時嘉慶初軍興事方
亟兩河決口丁夫隄石之費戶部以正供入不足充募
富民出錢榮以職君首輸爲眾倡前後數十萬由府道
加鹽運使司銜入都祝 嘏圓明園聽戲 賜克什長
子次子皆郎中當是時上至鹽政下至商一視君爲動
靜販夫走卒婦孺乞丐揚人相與語指首屈必及君而
是時承 純皇帝六十年豐豫之後商人皆席富
厚樂驕逸詼調舞歌窮園林亭沼倡優巧匠之樂流馳
居積惟主計者可否割腴日深名羸實虧而私商朋興
官吏益放手湖北岸費銀百五十萬鹽政又務進奉冀

久任進奉無現銀儀虛數於商以取息於是庫額增而所納益不足而商人始困也及道光時裁鹽政淮北改票鹽而商總權絀人得見運使人自言事利各私已而仍委其重於君而商總始困然君自以受國恩深且於諸商爲丈人行不與較長短代償官銀自取多數而視眾商之殷瘠差所代多寡皆聽命集事每奏銷時君入運使署定議肩輿出人撫掌曰奏銷過矣道光十八年七月君卒其時諸舊商大抵皆敗新進多文巧機利乾沒而不顧後私小智破大體爲之首者縮蓄深閉莫肯任患而奏銷始失期運使乃檄吏督之吏滋不公受

賅任情入貨者引身惜財者倍償於是羣情渙離營巧
謀退庫引懸而無商綱運減數而 國課虧鹽法益壞
不支而當事者議變法矣蓋君之爲商總者四十餘年
支柱救敗者又十餘年卒五年而庫始有懸引減運綱
又七年爲道光三十年而淮南之票鹽興綱商廢而昔
之忌君畏君有不足於君者皆慨然思君以爲無復有
斯人也

梅曾亮曰君長子錫慶次子爽余在都時常相見聞君
蓄名畫至數千而不喜伎樂嘗至蘇徵歌召客豪費日
千金人皆怪其所爲適有西人豔之屬轉輸銀百餘萬

君持歸而奏銷得報如期其膽智固不可及哉

淑人烏朗罕濟拉莫忒氏傳畧

辛亥

道光三十年聯公秀峯以江蘇按察使總理鹽政曾亮時客揚州公語及都中同部時并及家事愀然曰吾今而知家事之難爲也吾始官都中後官外知官事而已當食而食當衣而衣其豐儉厚薄吾未嘗預戒之未嘗不適其節也吾有姑有弟有妹有族親之貧者每月銀若干粟若干吾知供給無乏而已未嘗權其輕重而劑其多寡也尊卑長幼戚獲無譁無媿吾以爲是固然而已未嘗調其愛憎而察其隱蔽也自淑人歿而家事乃

畢集於吾身吾未一年而不勝其億淑人之勞勞二十餘年億且病且死固其宜也余曰誠若是其賢矣哉然則不可以無述公乃曰淑人年十七而歸余時吾祖官禮部尚書八十 賜壽門祚方盛姻族觀禮淑人謙尊合經人咸曰宜吾守金華而以憂歸行李不給淑人屏當施設得以成行吾湖北赴官省親鳳陽淑人獨舟行溯江時嘆夷入江求撫道路驚咤隄防艱危安達治所吾兄弟三人一得疑疾且卒乃悟曰吾大誤嫂待我乃如是我則非人嘗語吾曰君得官矣家所固有者叔宜有之及將卒語人曰祖姑言爲婦者當學吃虧然是爲

極難耳吾今日庶有以見祖姑乎公言及此而悲遂不復竟問然此已足以訓於後人淑人氏烏朗罕濟拉莫忒歸於公爲瓜爾佳氏婦道光三十年三月十四日卒年四十五

洪序也家傳

辛亥

君名上庠字序也歙縣人少試場屋不售以捐例官主事又以運判改官兩淮君好學工書於篆隸尤所深嗜自少至壯日爲之不輟而當官則務職不以故習自高其官通州也南路五鹽場屢爲水敗君建函洞洩潦水一不以官民錢道光二十九年江南水災上官議賑費

君籌二十萬以集事官海州潮敗鹽竈丁告飢立發銀粟賑之事定申牒總督陸公嘉其能奏加同知銜候升兩淮監掣未幾卒子豐佐介江君敦讓請爲傳夫民之洶洶不定者急求食耳立應之則一無事矣人見其無事也或以爲卽告而發亦未必致患而如是者或近於沽名然世有避沽名之嫌而患生於必致者蓋比比矣則如君者曷可使其無傳也

周伯恬家傳

壬子

周伯恬諱儀暉陽湖人考諱情與李申耆之父友善攜就讀李故多書遂恣意流覽工六朝文詞尤深於詩嘉

慶九年舉於鄉大挑得訓導。日城俸滿授陝西山陽縣令地貧瘠民以例供官之薪炭棚架皆罷之或曰俗好訟宜少立威自見於上官君。吾老矣乃復與少年輩治名聲也鄧公廷楨先見君韓城驛詩愛重之及巡撫陝西語僚屬曰周君固名士且老矣可使無以歸乎乃換署鳳翔而鄧公旋薨君之友魏八襄亦先卒京師君悲傷成疾遂卒時道光二十六年也君之年蓋七十矣君少與陸禎生李申耆張翰風皆以文章學識有盛名後皆爲知縣或不久棄去惟張君官山東十年有政聲君固非溺文藝薄吏事者而不能如張之久且年之未

本朝...
衰也然君去山陽時有歸志父老或知之曰官去鳳翔
時無遽歸必還我山陽此亦足以知君矣有二子曰本
種曰騰虎能以文繼其家

梅曾亮曰君爲校官來江甯言論豪甚著棕鞋日行十
餘里訪友人或獨往城西北山中後爾見於京師及之
官時稍衰矣余念之每爲不自釋然爲君計亦無有可
以易其之官者也而余與君遂自此別矣

柏視山房文集卷十

記

上元梅會亮伯言

記日本國事

丙子

日本賈人舟膠於臺灣濱海者虜其財事聞於閩浙總督方公公斬爲掠者三人償其財叩頭謝且固辭曰大將軍令不敢私入中今以風故猝至此稍以貨歸舟中人無脫死者矣公嘆異而遣之蓋方公自爲余言如此然余獨怪日本以蕞爾之夷法立於國而民聳然於萬里之外欲有所拾取則狼顧豈其有異術焉抑鱗介之民易爲理也又賈人所攜書有紀國之年與事者其始

祖曰天皇當隨唐之交後數百年而國有大將軍號曰尊公其同姓曰家尊公威權特甚有令以火遞傳之頃刻百里大將軍尤惡天主教嘗殺數千人而其教絕他國有天主教者皆絕不通有貨其地者問事何神館某廟舟無守貨人無所失而入廟不拜者殺之以天主教不拜神也賈他國者分其贏於大將軍無他官府及胥吏假手故民不以分所有爲苦亦毫髮不敢欺嗟夫彼大將軍雖如王視中國不過一郡守耳何乃能若是階級少則事權一胥吏去則上下通然則彼之倔強一隅而役使如志者豈無故哉豈無故哉

游小盤谷記 戊寅

江甯府城其西北包盧龍山而止余嘗求小盤谷至其地土人或曰無有惟大竹蔽天多歧路曲折廣狹如一探之不可窮聞犬聲乃急赴之卒不見人熟五斗米頃行抵寺曰歸雲堂土田寬舒居民以桂爲業寺旁有草徑甚微南出之乃墜大谷四山皆大桂樹隨山陂陀其狀若仰大盂空響內貯警欬不得他逸寂寥無聲而耳聽常滿淵水積焉盡山麓而止由寺北行至盧龍山其中阮谷窪隆若井竈齟齬之狀或曰遺老所避兵者三十六茅菴七十二團瓢皆當其地日且暮乃登山循城

而歸暝色下積月光布其上俯視萬影摩盪若魚龍起
伏波浪中諸人皆曰此萬竹蔽天處也所謂小盤谷殆
近之矣同游者侯振廷舅氏管君異之馬君湘帆歐生
岳庵弟念勤凡六人

鉢山餘霞閣記

戊寅

江甯城山得其半便於人而適於野者惟西城鉢山吾
友陶子靜偕羣弟讀書所也因山之高下爲屋而閣於
其巔曰餘霞因所見而名之也俯視花木皆環拱升降
草徑曲折可念行人若飛鳥度柯葉上西面城江自南
而東青黃分明界畫天地又若大圓鏡平置林表莫愁

湖也其東南萬屋沉沉炊煙如人立各有所企微風撓
之左引右挹縣縣縉縉上浮市聲近寂而遠聞甲戌春
子靜觴同人於其上眾景畢現高言愈張子靜曰文章
之事如山出雲江河之下水非鑿石而引之掘渠而導
之者也故善爲文者有所待曾亮曰文在天地如雲物
煙景焉一默存之間而遁乎萬里之外故善爲文者無
失其機管君異之曰陶子之論高矣後說者於斯闕亦
有當焉遂書以爲之記

陳易庭學琴圖記 壬午

吾友陳君易庭才高而志奇其覃思於詩蓋天性也然

欲然不自足進求夫古之爲音聲可弦歌者爲學琴圖
屬曾亮爲之記曰吾性樂於是而寄焉耳蓋人情非大
聖人皆不能無所寄寄則專專則有泄故外困而退有
所休無所寄則情無所之矢志益甚夫古之爲士者無
故不去琴瑟故清和衷猶常若有餘不以得喪貧富傷
吾生而挫其氣也後世雅琴旣已淪亡其詩歌率多妖
淫輕險之詞不足以正心娛意然有其善者固使人擺
掉超越不留於俗故士有所抑鬱不得適當抗音而歌
起舞低昂若聳身於霄漢之表視擾擾者之爭螻蟻食
也及夫以焉而輟物亡情留一俯仰間而通蔽變矣昔

有寄今無寄也況進求於先王之樂者哉今易庭之才高則有所多取於世志奇則寡合於人而幸也其有寄於詩也今且進其道於琴焉於吾言其益然乎哉

周石生授經圖記 壬午

石生與曾亮年相若居相近幼同嬉游長就學同師及他往未嘗不偕兩家尊親以小名互相呼雖僕媪亦然皆能道兩小時嬉游事及壬午年同試禮部而曾亮以知縣注貴州當遠去石生悵然久之乃屬題母夫人授經圖也石生自孤童時從母夫人育外家陳氏幼時與石生往來歸稍遲兩家各使老嫗來呼石生少廢讀母

夫人必怒與杖石生泣則擁杖而悲嘗曰汝幼育外家不可忘陳氏恩至束脩皆汝母自力汝當識此意也時曾亮年十三四家大人方試禮部留京師每從塾歸則吾母課誦必問所習者師講解否能記憶否背師作游弄否自塾歸適他所否卽石生從塾歸其母夫人亦然曾亮自家大人客四五年而未嘗一日寬吾母失學之憂則石生自少孤以至於長成其母夫人之心力之瘁可知也然則苦節者必有後而得母教者多賢子孫豈不諒哉石生之入學後曾亮已而先舉於鄉及成進士曾亮猥先焉他日之游宦倦而歸烏知夫先後之不相

同耶其時或布衣粗飯里巷相過從追思前事兩家子弟皆皤然白首披圖而觀起敬起畏石生其猶有曩之心哉而母夫人樂何如也

記柵民事

癸未

余爲董文恪公作行狀盡覽其奏議其任安徽巡撫奏準柵民開山事甚力大旨言與柵民相告訐者皆溺於龍脈風水之說至有以數百畝之山保一棺之土棄典禮荒地利不可施行而柵民能攻苦茹淡於叢山峻嶺人迹不可通之地開種旱穀以佐稻梁人無閒民地無遺利於策至便不可禁止以啟事端余覽其說而是之

及余來宣城問諸鄉人皆言未開之山土堅石固草樹茂密腐葉積數年可二三寸每天雨從樹至葉從葉至土石歷石罅滴瀝成泉其下水也緩又水下而土不隨其下水緩故低田受之不爲災而半月不雨高田猶受其浸漑今以斤斧童其山而以鋤犁疏其土一雨未畢沙石隨下奔流注壑澗中皆填污不可貯水畢至窪田中乃止及窪田竭而山川之水無繼者是爲開不毛之士而病有穀之田利無稅之備而瘠有稅之戶也余亦聞其說而是之嗟夫利害之不能兩全也久矣由前之說可以息事由後之說可以保利若無失其利而又不

至如董公之所憂則吾蓋未得其術也故記之以俟夫
習民事者

謁墓記 癸未

道光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甲子由坐吉村入柏槻山謁
墓未至山五里謁查村橋墓曾祖母錢吳兩夫人之所
葬也至山口謁太七公墓始遷祖也春分時蝦蟆將子
於此遍滿坑谷故俗謂之蝦蟆田過此至庵隴謁壽一
公墓又過此至飛橋北隴謁欽夫公墓又前至飛橋兩
水會橋下北流二十里成河過橋循左澗水過柏建寺
至柏槻大山謁質齋公及朝甫公墓過此至槽水園謁

南溪公墓日已暮乃歸白過飛橋而東皆石壁流水左右夾路聲洶湧逆人足如不得前石壁多大字石稍長移其畫出字外怪不可識姪六有曰過槽水圍而東山愈高徑愈狹吾始行也以足繼以手終以尻坐石而移之乃上水露臺過七常山得甯邑界焉辛丑至勞山謁大千公墓山足皆緣以石而土其中壬寅至梅隴謁懸符公墓未至墓五里雨先過京山堂寺路斗絕輿者相枝柱僅乃得上而寺前土平以寬清泉竹石迎媚來者輒以爲大怪奇險中無此地也食畢雨止乃上教場卽墓所也明末有鄉兵屯之故以名墓在山絕頂時時有

萬丈壑過肩輿下壑在右余睨左壁在左余睨右壁至
墓則山舒兩翼而中平可田可廬勞山梅隴墓碣皆安
溪李文貞公書石五月二日庚午至甯國縣方家衝謁
小溪公墓墓在山頂形如仰盂中頽而四高之後有山
持之如柄山下有溪水南流而山足展而西登墓望之
若水入山腹矣乙亥至獨山謁定九公及正謀公墓墓
有碑曰江南織造曹頌監造

聖祖仁皇帝特恩

也至栗木崗謁君重公墓不一里至雁塔橋謁高祖妣
郭夫人曾祖妣王夫人墓丙子至許村謁石門公墓自
獨山至許村墓四所無山當大路側由坐吉村至柏枧

山一日畢梅隴兩日畢勞山一日畢方家衝兩日畢獨
山栗木崗雁塔橋半日畢許村一日畢凡所謁墓必高
大堅緻立登石障土於前必豐碑深刻以記年月名氏
及立碑之子若孫必布石數丈以便跪起陳設必平易
墓道以便出入必有舍有田以便守塚者及謁墓之子
孫又必廣置墓之左右山或延袤數十里以植樹木登
瞻視又定子孫司事者一歲再巡其山以審界畫防侵
盜而一山之專設者四人或八人故其襟抱清茂徑路
幽美或終日行不涉他姓地如家林焉不知爲窮山中
也古名卿碩士其墟里墳墓檢史冊常不可合今於干

餘年之募農夫孺子得厯厯拜掃之非梅氏之厚幸歟亦祖宗之經畫者勤矣而其時人力之給物產之豐亦不能無慨於今昔云

記所至各村 癸未

凡居坐吉村者皆與余同祖棖五房而余所至他村若崗下橋頭間大屋下上蔡村桑園上張公園下張公園塌埂新田山田頭山下刁崗後陽村許村及與楷三房共居之橫埂塘顯八房共居之花園裏凡十五村亦皆棖五房更樓塌裏凡二村爲和一房湯村傅村田屋裏井旁上在甯國縣者薛家溪之大灣裏又路凡六村爲

霖二房鳳禎橋下蔡村水閣涼亭高泥亭蒲田埂橫埂
塘楊家衝凡七村爲楷三房蒲田埂一村爲機四房石
埂嶺黃棟樹凡兩村爲柱六房六房皆出於珍一公而
珍一公之弟四人四人之子孫則別之以某公分下下
芳村博台上上後家村仁村泊及郡城西門外之高嶺
求陽村凡六村爲琪公分下山口村周家衝凡兩村爲
瑞公分下高許村甯國縣之潭灣裏凡兩村爲璉公分
下而瑀公分下惟一丁寄居坐吉村五分皆出於榮公
而榮公之同母兄二人曰富曰顯富宗公之後微矣顯
公後有八房焉族人別呼之曰顯八房余所至者上芳

村壩房花園裏下石馬下許村灣裏下後家村凡七村
又至別爲祠堂者一村曰塘岸上榮公之叔高祖也於
族最爲遠凡余所至者五十餘村自塘岸外皆共蒲田
埂之宗祠共祠而未至者三十餘村或以人族少道回
遠又方田作時丁壯在野屋宇中皆貯麥故未敢重勞
父老以候過客廢耕耘非有所輕重於其間也而所至
之處則必設茶薺具酒肉雞魚答拜也必有所餽以爲
禮嗟夫吾家寓江甯於諸村中缺候問疎過從久矣未
有所裨益光寵諸父兄乃能不責不足於我且懇懇如
此愧甚不可忘也又余至諸村皆姪六有同行每悉問

某村爲某分下爲某幾房爲某字輩常苦不能識而鄉人多能識之今士之居通都大邑者以不盡交天下士爲恥而不知誰何之古人尤喜爲之辨氏族考子姓然家之人而不識也嗚乎此尤余之所愧於鄉人也

引虹橋記

癸未

梅氏自宋元明葬柏槻山凡九十六所山口村至柏槻大山之谷口十餘里中幽宮巨碣往往而在七十餘村所祖者靡不具是故山外有坊曰梅氏墓道他姓莫與焉而循山口至大山必先西北行轉而東南回遠數十里其中陽崖陰壑起伏百丈林木幽昧蔽景匿光悲禽

巨獸倏忽睽暘行者皆掉慄莫敢投足故於北隴下絕澗爲橋路徑直且易行前明羅太守所鑄曰引虹橋也土人名之曰飛橋嘗燬於火曠四十餘年未修緣山涉溪經歷阨谷冬冰夏湯不可懸度凡梅氏之謁墓於山者皆莫之便於道光元年宗人乃刻意建之以族姪肇壬字六有者董其役鳩工庀材悉復舊觀橋之下去澗底者五丈其南北達兩山者四丈東西霑之相去者二丈上覆棟宇旁列軒檻如亭而修如橋而平中設長座以休息行者是年十二月落成凡錢以緡計者千木以章計者千工以指計者萬縣隔上通險阻下伏襟帶周

固呈露清淑成之二年而曾亮謁墓於山邊茲橋而休焉嘆其工力之壯偉筆壬曰此吾梅氏事也不可不爲之記蓋茲橋之設非行旅之孔道而爲梅氏謁墓者所必經吾宗人以墳墓之故不惜曠年之勞數十家中人之產以竭蹶圖之其反本追遠之心足貽賴後人者功美蓋未可量故不敢辭而記之若春秋佳節拜掃之時諸父老相與整冠巾挈壺榼以往來於茲橋中丹葩霜林照耀谿壑可玩也

歐氏又一村讀書圖記

甲申

城北多古園惟董氏窺園者去鍾山爲近由窺園而東

北皆菜畦縱橫密徑若窮忽花木照耀篁竹中則歐氏
又一村也瓦室十餘間做其南以植花藥數十種拓其
軒之北鍾山偃仰如在几席上從籬落中見行者疑深
山樵漁不類塵市人從余游者歐生岳庵及其弟子白
嘗朝夕讀書於是乃圖之而以記告於余夫圖記歌詠
恒出於賓客山水聲色之游聚此皆幻於情而逐於物
者也物不可留情不可執卒然合并斯會不常妍窮景
畢執萬化而不釋於是蔽而自矜將貽後人此文字之
所以日繁而用多褻也若夫居家林玩書史此豈待於
外而懼樂之不可常哉然數年以來子白常侍養於浙

岳庵雖家居亦囊篋鱗襍不能吟頌無事如曩時且才如二子豈終徜徉於斯園者是圖也卒前勤懲後荒意在斯乎昔曾子固不以舟車廢其學而蘇文忠直禁內讀書夜分老兵皆倦臥彼其視金馬玉堂之中波濤塵堞之內皆學舍也故古人有以自立者如此不然當貧賤時曰吾他有求焉不暇學富貴矣則曰吾有以自重者姑緩之是殆不足與於斯圖也二子者其知之矣

馮晉漁舍人夢游記

甲申

園之大不見所際花木皆清曠茂悅流水周布池館數十所各爲一區路四出皆以閣道旁廊上屋碧波潛通

金鱗朱華平布瀾漫獨虛一大屋闔其扉曰將以待主是境也吾於夢時得之以夢之習也夢之中亦知其夢焉又幸夫今夢之非夢也寤而獨樂之未嘗以言於人而馮晉漁舍人亦以夢嘗有所歷類於余獨心以爲王弼州山人居也弼州之文學樹立固才士所企羨而晉漁之志當不以此自限豈嘗心注於是而神往之哉蓋偶焉耳然當是時蓋自適之甚不登而山不涉而水不拜跪迎送而主客莊周列禦寇槁身忘形僅乃得至以爲逍遙遊者吾可以忽然得之以吾之有適於是知晉漁之適於是而不能忘也或曰如吾夢之所適何而有

之其可乎曰不可昔鄒衍造大瀛海之談人奇怪之好其說今如衍所談西人或身歷之以爲固有而衍之奇亦少衰然則使吾兩人真有如是之山水真有如是之花木池館真有如是之主人抵掌談語又何足異哉吾又以知天下之樂未有如無是事而心設之者矣

陳石士先生授經圖記 乙酉

漢儒之經學有專師而又以師法轉相授受其學之顯晦一視其徒眾之多寡與爵位之高卑而苟其學之不足傳與傳之不得其人雖當時爲諸儒所宗而遺篇斷簡不可見於後世者往往有之惟孔安國董仲舒其學

在當世非如師丹張禹以尊官致大師而古文尙書與春秋之學歷久而不廢蓋司馬遷嘗問故於安國而聞春秋說於董生其表章發明之力爲多桐城姚姬傳先生以名節經術文章高出一世門下士通顯者如錢南園侍御孔撝約編修皆不幸早世而抱遺經守師說自廢於荒江窮巷之中者又不爲人所從信惟今侍講學士陳公方受知於聖主而以文章詔天下之後進守乎師之說如規矩繩墨之不可踰及乙酉科持節校士於兩江兩江人士莫不訪求姚先生之傳書軼說家置戶習以冀有冥冥之合於公而先生之學遂愈彰於

時蓋學之足傳而傳之又得其人雖一二人而有足及乎千萬人之勢亦其理然也夫先生之書具存其文章之高奇說經之通遠士或浮慕焉而未能入然張其學者有公則學於公者亦必有人如公守師說而尺寸不踰者先生之學其傳於世者未有艾也公試畢將歸京師出授經圖以示曰爲我志之吾不能一日忘吾師也嗟夫曾亮固所謂自廢於荒江窮巷之中而不爲人所從信者於是圖其能無概於先生哉

游瓜步山記

丁亥

道光七年二月十六日客同年熊民懷六合官署與同

人游瓜步山余與翰初先登古廟數楹無櫺檻可據浮屠像皆剝落坐塵埃中老農數人踞階下議社事問僧曰掃墓出矣方悵然欲歸而閻夫導數客偕主人至移肴核於補山亭兩峯翼張亭承其腋蓋去廟西不數十步而岡隆谷窪匿蠢獻秀遠江近渚迴瀾就目雜花周阿迎桃送杏旣醉飽復登西峯之太平菴山風泠然異香出於寺則兩老梅數百年物也高出樓大蔭一畝方盛開諸人皆錯愕瞪視旣乃太息坐臥其下日暮而後去蓋余二人初至時未知有亭主人至乃得之亦未知有梅入寺乃見之此一日中事耳吾兩人曾臆愉塞殆

如隔人世事莊子曰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夫待山林臯壤而樂者將失之而悲是樂也達者之所笑也書以志吾愧同游者商城熊闇夫方烜興化東補卿鑿上元溫翰初筆江朱竹香啟善梅伯言曾亮主人者瓜步司直隸陳守齋寶善也同游者皆有詩而屬曾亮爲之記

穎上揭帖圖記

丁亥

管晴雲先生諱霈吾友異之祖也以副榜官穎上教諭性好古取蘭亭碎石藏卜姓者命其子手揭之極多卒一歲而子文郁字西京者亦卒異之年七八歲書史散

失今所存惟石背黃庭一紙而已異之得以畫名者張君竈爲搨帖圖屬曾亮記其歲月蓋悲先人之遺又所遺之僅於是也 國初項子京好古多藏每所得有價浮者數日不樂及分之諸子貴賤必均蓋其父與子皆未嘗以書畫視之直田宅視之耳雖藏以千萬計謂之無一有可也異之自有之書不過數十種而所閱有百此者藏豈貴多哉又先生嘗賑泗州水荒與上官爭活人以千計及擢四川仁壽縣知縣非其好不赴也蓋人以飢寒得失爲心則不急之務無可以娛其意者先生爲校官祿微甚而有以自適日徘徊於荒墟殘碣之間

其過人遠矣

吳松口驗功記

戊子

太湖三萬六千頃以經流達於吳淞吳淞首枕太湖尾掉黃浦亘三百餘里入海源長流鋪非洪壯闊深不足以吐納靈湖網絡神委明嘉靖初一治於官一濬於私後曠不修喉吻縮蓄浦澈差互菱葦怒生高卑平夷水旱皆困安化陶公巡撫江蘇以道光七年冬十二月奉命淪疏時羣情獻疑或守卑論或求新功爰斟酌古今延覽地形以爲徙武康紆溪穿新渠言失之鑿廢吳江全邑以濬松江言失之縱遷沙村鑿干橋開白蜆徒

湖委於青龍言失之擾而元時疏黃浦至新洋功施卑
卑不利洩宣又失之率乃鳩工立程爬扶填淤鏟咋曲
岸惟其寬深無改故渠巨阜連隴神移鬼推盤盪涓澮
雲解天動不踰三月水工蕺事擇期驗功於吳淞口時
當春和桃楊獻新水光納天積封雲卷龜魚舒波望墟
禾歸千帆怒張如馬縱野農利普存歡謠載途公顏載
愉詩紀其事和者十焉雍雍乎元臣之詩謨吉甫之清
風也乃屬曾亮實事以紀則道光八年九月之十日也

從戎紀事圖記

庚寅

嘉慶五年洪君梅溪以尉攝縣事守南部城殺賊七百

人六年於南部之新鎮壩殺賊二百餘人又邀擊敗逃賊於廣安州楠木頂是三役也有一焉皆可以授超等之賞而君退然無所得所得者惟是圖耳然是圖也世之以軍功得勇爵者或不能有之彼未嘗身奉旗蹠血而代人受功安能言之詳而據之實如此哉宜其不得與君爭有此圖也失之彼而此得焉亦無憾也夫而世之專圖權司賞罰者於功罪何如也

畫樵夜讀圖記

庚寅

吾友馬棣園以畫樵夜讀屬周保緒爲圖而屬曾亮爲之記昔與君始相習於康方伯幕中後同游棲霞日日

攀藤葛踞泉石爲樂夜刻燭作紀游詩矻矻不少休同
游者胡君聖基汪君鄴樓其年最少者君也後君學益
成當途者爭禮延之不能數相見欲求爲昔時山中游
蓋不可得昔人稱桃源中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吾嘗從
田間游問桑麻樹藝事田夫野老或諱匿不樂道之顧
喜聞城中人談市朝也今之山中人固與古殊哉抑境
習厭生人固好談所不見以爲樂乎則棣園之游市朝
而違林臯也久矣宜是圖之超然有遐思也雖然古之
士恆爲士而不雜於農其耕者隱也故揚子雲曰士有
不談王道則樵夫笑之言古士之貴於樵也秦漢以後

乃有帶經而鋤者有讀書流麥或負擔歌謳道中者今之士也雖不恒然欲耕且讀如秦漢人亦不可得豈其俗之返乎古哉亦惰游而恥自食其力者眾也然所不恥者蓋百此矣而獨恥爲秦漢人君之圖亦有激而云然乎

柏枧山房文集卷十一

記

上元梅曾亮伯言

江亭消暑記 丙午

都中燕客者曰館曰堂皆肆也觀優者集焉樂閒曠避
煩暑惟江亭爲宜地當南城西故爲水會今則四達皆
通車甲午五月望徐廉峰編修黃樹齋給諫招客而觴
之天氣清佳地曠人適以客皆雄於談而失飲也乃射
覆以行酒當令者取尊俎間物載經典者隱一字爲鵠
而出其上下字爲媒因媒以中鵠者不飲然所出字皆
與鵠絲視判散不可膠附又出他字相佐輔綴其鵠者

愈專而媒愈幻務以枝人心使不使尋逐以爲快忽然
得之歡愕相半每一覆而罰飲者十數人酒肴旣罄憑
軒周流下多葭葦蒙籠坡陀風草相噬柯葉絳繚疑其
下有波浪潏汨聲渺若大澤無涯江湖之思焉主客多
江東南人歲比大水談者以爲憂於斯亭又悵然於不
可得水也給諫遂歸而圖之圖中人皆面山左倚城指
亭下相顧語者亭之西軒也上元梅曾亮記

宣南夜話圖記

丙申

道光十五年冬江甯鄧公始受 新命總制兩廣自安
徽入覲於 朝時鄉之官京師者公子子久編修外幾

二十人公未明入覲出答賓客之造請及暮歸宣武門
南寓館與鄉人述故老逸事商論文史辨訓話音聲於
三百五篇詩刺取聲韻雙疊者左右逢獲如取物筐篋
中人皆神開意新日聞所不聞庭無倦僮座無諛賓盤
無拂肴酒無盈卮雲凝風休惟談是資座移星稀充然
忘疲於是楊君繡庭圖紀其事京兆尹蔡公首倡以詩
在席咸和有朝士語會亮曰昨東華門內見兩廣總督
鄧公貂冠盛服長身鶴步郎君愉愉惜惜冠佩相隨至
乾清宮門外可謂君鄉盛事則應之曰公仕宦三十
年以侍從致封疆撫安徽十年變鎔精民消勺吏慝平

牙鏕角先幾運功今兩廣雖物重地大公神氣閒定視
之一如安徽耳故其無矜色無華言澹泊內足聰明四
周非習熟聞見談言論不知其深子乃徒美其遭逢之
隆不亦膚乎客憮然曰有是哉則公所與諸君子燕語
者不可以不識也既以應客遂弁其語於圖

通河泛舟記

丙申

道光十六年七月與友人泛舟通河檣帆始移曠若天
外波雲水鷗萬景畢納自二閘至三閘不三四里而茶
村酒舍斷續葭葦中舟人緩橈安波悠然無窮攀林而
休披草而坐舟步相代窮日乃返陶君鹿崖曰自吾官

京師十餘年無此樂矣屬溫君翰初圖之而曾亮爲之
記是遊也王君綱齋爲主人翰初及其弟明叔陶君鹿
崖萬君葵田及曾亮凡五客焉皆江南人於山水蓋歷
見之而余嘗游金焦迷失舟檣折於錢塘潮大風雨過
彭蠡湖舟幾覆祝終身不經江湖以爲快耳今乃見是
水而樂之亦以見人情之歆厭有常而物之好醜不可
恃有如此也

牛山種樹圖記

己亥

同年舒蘇橋在安徽治巢最久民事旣修乃闢宇種樹
於縣北臥牛山與羣士講藝其下張少白山人爲作牛

山種樹圖也君後屢遷擢眷眷於巢不忘且幸後人無廢所樹也出此圖以示曾亮蓋君子官於是土去後之思官與民一也歐陽公之於穎白太傅蘇文忠之於杭時時見於歌咏豈徒戀其州土之平樂山川之清曠云爾哉詩不云乎毋逝我梁毋發我笱吾既嘗撫是民矣則願官是土者長得賢有司焉嗣吾功而成之也此父母之心也圖之意也君雪夜阻舟於河雇役夫縮手莫應一叟曰是何官人夜行急如是舟人曰自某所今升某官者也叟驚曰是吾舊好官立呼二子出冒雪挽舟堅不受錢巢民之於君如是君之眷眷於是圖也宜哉

陶谷記 辛丑

陶谷當郡城之西北隅山平地幽林壑深美傳以爲陶
隱居之所居也舊有陳氏宅吾友張子澄齋得而營之
廓其舊几燕寢之安觴詠之適亭沼花木之玩莫不咸
備而日奉太夫人往游其間以書告曾亮曰吾營是以
樂吾親子其爲我記之昔仲長統以爲得良田廣宅背
山臨流親有兼膳之奉不羨入帝王之門夫必如是而
不仕宦微統也誰不樂此者及觀潘岳閒居賦其居處
供養略如統所云矣卒不能保身養親以全其志然則
統之樂未可以爲易也夫古人有仕三釜而心樂者以

爲非是無以養吾親不以是爲榮其親也國人稱頌然
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謂孝也矣其榮也在德成名立而
已不係乎仕不仕也惟韓子稱歐陽詹以志養謂在側
而其親無離憂不如有離憂而其志樂則未知爲父母
者其心果同出於是與抑探其子之志不爲是言而不
得者與吾於是知韓子之言未盡也今澄齋之才風雅
明決足以任世事使守缺京師當久得官願以親故棄
不取而徜徉於茲夫士有終身不去親側者迫於境也
能仕宦而不以易其親此義亡也久矣故吾樂爲言之
以廣其義且以幸仲長子之所志者於吾友而親見之

也

周文泉從軍圖記 辛丑

慕萱先生以京朝官入客幕府征臺灣及四川教匪皆
襄其役以勞卒軍 睿皇帝閱之官其子七品試

用軍營時文泉年尙幼好事者爲作十二歲承 詔從
戎圖也文泉以儒術風雅自喜旣得知縣官不應試時
破圖悵然夫科第發身常事也以童子授七品官特恩
也 睿皇帝之鼓動萬類其神化蓋遠矣當是時

劇賊起川中蔓延五省半天下而 朝廷從容指揮坐
致太平非信賞必罰破成格以鼓臣士之心安能功之

捷而治之長如此哉則披是圖者非徒感一士之榮遇
我國家綜理夷險不可測之機神有慨然思奮者已

海源閣記 壬寅

昔班固志藝文自六藝而外別爲九流則凡書之次六
藝如諸子者皆流也非其源也況又次於諸子如詩賦
諸畧者乎然當秦火後餘裁數經至漢成帝時閒二百
年書已至萬數千卷之多而自漢以後幾二千年以至
於今附而相推激而相摧演而愈淆醜而愈支昔之所
謂流者且溯而爲源而流益浩乎其無津涯故書猶海
也流之必至於海也勢也學者而不觀於海焉陋矣雖

然是海也久其中而不歸茫洋浩汗愈遠而不知其所窮惘然不知吾之所如浮游乎無所歸休以終其身爲風波之民不亦憊哉然則何從而得其歸曰有史焉足以紀事矣有子焉足以辨道術矣今且類其物而分之比其物而合之摭一書爲千百書而其勢猶未已也由今以觀周秦人書於漢人見之外別無見也由今以觀魏晉人說經於唐人載之外別無見也其見於史見於集者亦希矣然今之說者不惟視唐加詳也且視漢而加詳也夫漢唐人之書具是矣其後此者非衍詞也卽變文也不然則鑿空者也而作者勤焉學者驚焉以千

萬言說書之一言而其辯猶未知所息也昔之人有言曰十三經十七史外豈有奇書夫古今才人如此其眾也著書垂後怪奇偉麗者如此其多也而云爾者是知源者也同年友楊至堂無他好一專於書然博而不溺也名藏書閣曰海源是涉海而能得所歸者歟或曰信如子言凡書之因而重駢而枝者悉屏絕之其可乎曰烏乎可游濫觴之淵而未極乎稽天浴日月之大浸是未知海之大也又安能知源之出而不可窮也哉

觀我圖記

癸卯

據徑尺之局操盈握之子規規焉爭勝負於方罫之間

而呈巧拙於一二人之目此豈有飢渴寒暑之切於吾身哉而方其據几注視窮神畢慮視天下之成虧得喪無以易之是人也使引其身爲旁觀之人未有不以爲可非笑者也然其非且笑也固曰吾所觀者人也非我也我則何渠若是嗟夫古今之紛紛者蓋無有知吾所觀者無時而非我也于爇香刺史飽涉世務倦而求息乃爲觀我國以自見其意弈者觀弈者凡三人焉而衣服容貌如一人者皆子子也莊子不云乎操之則慄舍之則悲方靡刃於聲利之場其所爭者自以爲大矣卻立而觀之與營營於方罫之間者何異知其無異也而

恍然於弈者卽觀者之一人焉則是圖之意也夫

金山寺藏鼎記

甲辰

吾友葉東卿先生得古鼎於岐山之農徵文實事定以爲周宣王時物其臣遂啟謀伐玃狁歸賜以酬庸者也於是詩以張之寄置於丹徒之金山寺屬會亮爲之記夫萬物所樂者成也久也自聖人不能違之銘物必祝其壽子孫永寶用至莊周列禦寇之徒一切齊得喪成虧浮屠氏興而其說加厲今以古人欲世守之物而寄之浮屠氏豈古人製是器之意哉會亮曰守之善者蓋莫有善於是也夫物之易失者以已獨有之而人不與

有之者也夫獨有是物而不使人與有之雖有蓋世之
威不足以持其後況守是物者之爲吾人也哉然則孰
能守之曰惟不自有者能守之今浮屠氏之法其身之
不自有而何有於居其居之不自有而何有於所寄之
物雖其重樓傑觀之地途之人游焉莫之禦也雖其所
甚寶貴之物途之人觀焉莫之非也夫然故天下之悖
有是物者皆釋然曰彼且不能專之吾又烏容競之天
下之欲有是物者又釋然曰吾未嘗不與有之吾又烏
容專之故曰守之善者莫有善於是也昔東坡以吳道
子畫捨僧惟簡而曰吾自度不能常守是也故以與子

子將何以守之此豈真慮其不能守也哉使慮之則亦不捨之矣且惟簡之能守與否卽未可知而東坡以一捨之故道子畫至今不亡則雖謂善守是物者莫如東坡可也

十賢祠記

丙午

國朝初宣城以文學著於四方以吾梅氏一姓言之載國史儒林文苑傳及舉鴻詞科皆有人推之一邑之廣其人材之盛可知也而繼起者或鮮豈山川風氣時厚而時薄歟抑有待於倡之者善其術歟今夫聞人賢而企慕之且師法之遠猶近也然不若耳目所近接而

且出於父兄師友之間其師法者必倍親而企慕者必
愈誠亦其理然也宣城有七賢祠舊建於敬亭山歲久
圯廢踐徑荒蕪江夏王廉普先生宰是邑民事旣修昭
虔於神將葺而新之且以爲邑之有先賢祠固將興起
其邑人者也而今所謂七賢者自蕭齊迨明季皆宦游
寄迹而非產於宣者不足使邑人勸乃增祀宋之梅聖
俞先生 國朝施愚山梅勿菴兩先生爲十賢祠新其
堂廣其室拓其垣且改治其道使行禮者便登降以生
其敬恭焉而屬曾亮爲之記是徒以標風雅飾名勝爲
高哉誠以示吾宣人今增祀之賢皆宣人也其文學道

術固聞於人人而於宣之人尤不啻其父兄師友也夫
吾之父兄師友既爲人人所企慕師法者矣而忽而置
之獨在其爲子弟者焉豈情也哉則因是祠而使宣之
人士興感以復其盛如曩時非先生之功歟聖俞先生
於曾亮同祖遠公而勿菴先生爲六世祖推公善之心
固不敢以爲私榮而得附名其間固其所深幸者矣道
光二十六年三月梅曾亮謹記

海客琴尊圖記

丙午

海客者朝鮮使臣李藕船名尙迪者也張子仲遠先嘗
遇於京師道光二十五年李君再以貢使來復相遇觴

之於吳氏之蔣園客十八人皆會談讌極日而罷以海國異域之人離別之久得聚而以一樽相樂不可謂非快事矣而仲遠得縣令之武昌於京師游處不能忘也乃屬善畫者圖之而曾亮爲之記昔宋蘇文忠以高麗使臣求書義不可許援漢東平王求太史公書事以爲鑒蓋其近契丹而懸隔於中國接之者不能無戒心禁防深堅亦其勢然也我國家混同華夷於朝鮮使雖定其去來之期而除譏禁便出入得造請賢士大夫稽考文獻辨析道藝士大夫亦以其地僻遠來者多賢且材也皆歡然相接無主客重輕之嫌故其人皆榮於來

而惘然於其去若遠州下士辭鄉里而樂皇都也傳曰
聘弓鏃矢不出竟場彼一時此一時也豈可同哉是圖
也有以見柔遠之規曠蕩於前古者矣

正氣閣記

丙午

道光二十一年暎夷入定海旋擾吳淞江總兵葛公雲
飛典史楊君慶恩先後死節其郡人會稽宗御史覆辰
義而哀之爲祠於宣武門外曰正氣閣祀明季郡人死
節者倪文貞公以下十一人而以二公同祀屬與祭者
爲之詞曾亮因言曰忠義之心同民心而貫今古者也
當明季時伏節死義者相望至若十數公者或從容致

身或支拄危難以圖存或不知所益一瞑而萬世不視者亦有之然皆以一死遂志定百行之終人遂不得以前異者奪後之同此忠義之事所以可勉於人人而大節之所以足貴者歟然則二公之同祀豈以勝國臣而有嫌哉人之生也不相謀至忠而死則古今無二是矣且忠義之同乎人心者豈一郡之私其公之者眾矣眾莫大於京師則是典之舉於斯也宜無惑焉道光二十六年六月梅曾亮謹記

寄齋讀書圖記

丁未

桂林陳子心薌好治書而以寄名其齋余因爲之說曰

萬物皆寄也而人於物之中獨限其修短之數聖愚不可移是寄之至暫者莫人若也而況其所著之書乎雖然物之壽金石止矣川岳則無以加矣然或液或泐或崩或竭古有而亡於今者書皆存之是寄之至常者莫書若也夫以寄之至常者之莫如書而視人爲有無則夫至暫者將知所以自貴而不可有所玩焉是則名是齋之意也夫

光澤縣育嬰堂記

丁未

光澤縣當南宋紹熙時嘗行社倉法而歲以米三百斛助民之貧不舉子者見於朱子邵武軍光澤縣社倉記

其收養之詳法不可知而古者男女子皆稱子則所助者必多出於女無疑也閩中溺女之俗不知所自昉而非法所能禁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子安能有其母哉此社倉之法爲不可廢而自宋迄元明行者蓋鮮則卽光澤一縣言之其生不見日月并不得入於襁褓者已不知凡幾矣刑部何君化井於道光十年仿社倉之意建育嬰堂先以已財育其力之所能給者因請於邑令周君味蘭捐金爲倡而邑之士大夫及過客皆有輸助其後令復取邑他用之羨以充入之於是建廨舍設董事嚴錢帛之出入稽乳婦之

勤惰且以爲乳婦而家於堂勢不便也故凡所收育皆置於乳婦之家而月給錢以爲直其於朱子時社倉條例之同異不可知而因事制宜之道固纖細而無餘弊矣昔漢章帝詔嬰兒無父母親屬者及有子不能養者稟給如律夫嬰兒而無父母親屬必得乳婦以養之卽所稟給者必乳婦也古人雖文義簡直而可以意推則今所行者亦古人之良法也歟其宗願船亦官刑部京師請曾亮爲之記夫始事之勤固不可不書而記其成之之難以冀夫後此者之無有廢尤爲善者之深意也

夫道光二十七年七月上元梅曾亮撰

課兒圖記 丁未

年家子陳元祿爲曾亮言王霞九先生之賢其官學政及鹽運使能教士恤商而家居不遺財以贍族其容貌詞氣見之者如與古人居也因出所記劉太夫人課子圖而請爲之記夫古之時如敬姜孟母之倫傳者蓋少然亦惟教子以義方而已至後世而授經課讀熊丸畫荻之事始見於傳記及文人學士所歌詠以賢母而成子名者迄今尤多蓋傳祿聲譽之重輕於今古而漸被於閭閻者亦已久矣然則期子以顯榮者多至期子以立身修行於古固未知何如也若太夫人之訓其子其

猶存古之道乎其食報者雖同乎眾人之所期而所期者未嘗同乎眾人蓋賢不肖人事也貴與賤天事也教之義主人而不主天以天之不可必也不然則夫孤嫠飢寒而能振其子於卑辱者其志行亦曷可少哉

河朔訪碑圖記

戊申

沈西雍先生守眞定作常山金石志後權大順廣兵備道三郡於唐皆河北道也於是有河朔訪碑圖嘗讀其金石志稽考同異於史傳多所佚獲其官爵族系或史亡而碑具或碑詳而史略夫國史非家乘也略一家之事不足爲史病使必人人詳之則史轉穢耳而是書能

證其所略於學者多聞之功固有裨焉以一郡之地而
所得者已如是況二郡之地而搜訪無遺者乎是圖也
將繼此而有志焉嗜古者所拭目而待者矣

木

木

木

柏槻山房文集卷十二

墓誌

上元梅曾亮伯三

侯子有先生墓誌銘

戊寅

先生諱雲錦字子有亦字抑菴江甯人父學誼母顧氏
試中嘉慶三年舉人再娶羊氏陳氏皆無子先生於內
行修也少以文名於時於仕宦危得之矣卒不遂晚乃
頽墮委靡務爲無訾省狀以自適然終不能自勝其卒
也疾以肝凡不至聽事者數年卒時年五十七將死自
書其行曰父母已衰孝不勝慈有弟曰松友不勝恭少
治章句乃爲祿利晚逃佛老未捐忿悵詩今之奴字古

之隸嗚呼哀哉名與生儼其伯父諱學詩由進士歷江西撫州府知府文學政事皆可書有外孫梅曾亮於先生爲弟子實銘其墓銘曰

生靡樂死奚若嗚乎先生此其壑

王惠川墓誌銘

戊寅

君名渭字惠川蘇州府吳縣人自曾祖至君始業儒爲吳縣生員以嘉慶二十二年卒於南昌客舍年四十一以某年月日其妻子葬君於某所友人梅曾亮爲之銘君博覽強記尤熟於史著五代史職方考一書同里顧廣圻以精博擅一世尤亟稱許惠川然惠川惟志於討

論得失要最爲文章成一家之書嘗曰古人與身孰親
分章竄句甘心古人之功臣吾不暇也其爲文辨博廉
悍以有關於道術爲主其詩悽慘幽邃雖小物必有所
指而用思至精世俗人莫能知也 國家興文教幾二
百年名儒大師間出說一字之誤陳書至數十種窮搜
而遠探以上及杳冥不可知之年下至骹骸慢戲假託
名字間脫分裂古人之所不稱往往立之而書出於刺
取收攬之中蓋幾於盡矣獨文章之學倡之者既寡其
人而爲之者又或束書不觀割裂首尾惟問里師戶知
童守之文形撫聲襲游談無根爲樸學者闖其捷而奪

之氣故其道益孤而不能振然則惠川以魁奇鴻博之才棄俗尚以從事於斯道而卒不得以壽考成其材此非獨君之不幸亦斯道之不得其人以昌之者之不幸也君爲人落落自喜每自詫曰吾豈長貧賤者又曰吾雖貧不能爲童子師人信之君益困惟南昌太守張敦仁雅重君其卒也太守實歸其喪未卒之三月君過江甯時病瘡者半載矣余阻其行君曰歸易耳卽不病當餓死奈何送君至歧路而別君儼然逐行李去百步外猶數數反顧時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也余之見君蓋自此止矣嗚乎死生離別之感固今古所屢見而以

生平意氣之合其文采有足以表見於後世而曾不得假之年以極其才力之所至如君者其爲可悼惜爲何如也銘曰

儒鬼義弱文机艱胥鈔計帳以塞責無賢與姦用一格使忠義人色有墨鬼蜮遁巡貌不得誰追使還文字職君志未就死誰惜觀所成者視此石

欒城令朱君墓誌銘

壬午

道光元年十月二十三日欒城令朱君卒於官殞於龍崗書院父老婦稚月朔望皆祭拜以暨其喪之歸者一年蓋君愛民出天性先是令以檄取物於民例不供物

而倍價以供君悉罷去終其任民以繕計者省十萬聽
事偶誤常徘徊胸中覆訊自引過乃已終日坐齋閣中
士民有故輒進見聞者無誰何所用僕從多呶舌痴步
或問之曰欒城民皆吾僮僕吏胥也嘗借車馬於民曰
官以某日借某日還馬羸車敗者官償之胥吏作權者
民以告旣集事皆如其言故有大徭役君嚴辦居最而
民不傷民有殺妻而以妻亡告者君密捕得妻尸廢井
中人以爲神或曰君於民如腹心視手足夫以手足詐
腹心必無幸矣知言者以爲然欒城縣固貧瘠令暫至
輒改他邑使償先所負於官大吏以君之獨完也安之

至六年始以治行卓異薦於朝未遷秩而卒君徽州歙縣人名承澧字藍湖曾祖德明祖馥皆贈中憲大夫考諱芑會進士官汀漳龍道兄承寵禮部精膳司郎中弟承厚以書名於時皆先君卒君父兄皆以科第顯自年十五爲諸生輕財好施文彩動人既試不第家益貧年五十矣乃以賞得是官非其志也故彌策厲力求異俗吏所爲而竟死不卒其志可悲也已君配江甯侯氏子五人祖轍祖輅祖轂祖輪祖輶女一人歸洪氏女孫八人以道光二年 月 日葬歙之浯村祖墓側君於曾亮爲從母夫祖輪又妹之夫也故知君爲詳

男八十墓碣 癸未

男八十又名煥枝梅曾亮伯言第三殤子也以嘉慶壬申年十月十三日生殤於道光二年十二月之十日生三歲而其母病且卒指八十以示吾而後死今汝又死前一夕遍呼家中人漏下五鼓始絕聲朝晡後氣絕其叔父仲卿痛之甚以成人禮葬於西城內烏龍潭之東西面城先是一月八十隨奴子韓貴謁其母及叔母墓循是潭而歸也今所葬適值其地嗚乎兒憨痴如兒童又年不及中殤吾家人待之蓋情過於禮矣然獨以爲天下之可悲者莫吾兒若也

孫保貞墓誌

癸未

昔孔子以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可以爲士夫宗族鄉黨
其地不近而易周乎嗟夫此其所以難也士有力可以
薰灼都邑而權廢於家巷名可以奔走豪俊而不齒於
童叟者其名愈外則盜之者易工而信之者易篤然於
同里閭之人不能欺也則曰是子子自好者之事非賢
豪所宜志士行之不修風俗之不進於古其不以此也
歟吾得一人焉曰孫君諱瀛字保貞江甯府學生世居
上元縣東南鄉之王墅村祖諱必揚考諱學端皆縣學
生而君出繼伯父學山者爲之後母張孺人亦卒君躬

窮無所施事本生府君及母王安人侍疾六十日不離
衣帽夜分禱神而泣於階藥物事不纖毫遺僮僕侍兄
恂恂如畏然以力之餘振家之耗產廢事羸縮有經又
以財之餘振族之窮孤而修譜牒昭穆之曠百年者與
君共大宗者爲前祠多聞家而近支壙僚君與族人定
期會賞罰其文藝無譏於朋無邀於巷人始苦之功久
益明有成進士者子肇恒道光元年舉人人曰君於族
所施宜有是以報且未艾蓋君所爲者皆自好之士所
當爲而非有爲名高之見者也有人以其非名之高也故
相率而不爲則無所取於名而爲之如君者乃可貴也

嫡母王安人治閫內動守邊幅生母朱孺人常嚴事之
配夏孺人事兩姑咸得其歡子肇恒繼娶賈孺人生肇
愉肇惺肇性有五女卒年五十六以道光三年月日葬
王墅村方山下

朝議大夫貴州遵義府知府胡君墓誌銘

丙戌

君姓胡氏諱鐘字山音又字蘭川後自號晚晴居士江
甯人其先自婺源以明末來居數世有隱德不仕君性
孝友博學多能於書畫爲尤工年十六補邑庠生應乾
隆丁酉科拔貢以是科舉於鄉以四庫會要 內廷方
畧兩館臚錄議敘授雲南太和縣歷任至貴州遵義府

知府以嘉慶九年致仕歸始在雲南時靖變民嚴苞苴立學校卓卓可紀述而家居不一語人鄉里善事銳身堅行與後進均勞逸當事者知君署可輒行而平居不一至官府自學士大夫老親流輩新進小生至山僧羽士無不交茂樹幽石寂寥蒼莽之墟無不游州閭聚會文酒之勝事人必引之以爲名而未嘗辭以事古今圖書錢鼎畫印其妍媸眞僞有問者必告以誠所作丹青眞行篆隸無疏戚爲之必盡其技然常退然若無能和平齋莊以一律持物不見其待富貴貧賤迹者數十年而不衰七十七歲而卒嗟夫士君子度其身其時其地

有可以裨國家庇民人者則出可也不自苦其心而逍遙無爲以適已則處可也使君乞身之時不早志不堅以增其祿位榮寵卽優游強健之樂亦時有兼得者而必有所棄以全之可謂能尊生矣君卒於嘉慶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後二年而配盧恭人卒以道光某年月日合葬於聚寶門外某鄉子灤湖南候補縣丞澄嘉慶癸酉科舉人充鑲紅旗官學教習沛縣學生女三人適張適藍適汪孫男八人女孫六凡婚嫁皆仕族雍雍可風銘曰

駟高衢日未晡忽解轡肆嬉娛眺嶽岑水舒舒古官人

爲民癯味其艱謂退愚明古義先生歟銘其質莫幽墟

長清縣知縣楊君墓誌銘

丁亥

曾亮少時以成人見待者二人桐城姚姬傳先生侯抑菴舅氏其一楊存齋令君也君大興人寄居江甯祖諱以寧肇慶府知府考諱鏞山東永豐場大使君兄弟二人申之其季也君諱宣之字存齋以乾隆丁酉科副榜就職州判歷山東萊陽泰安縣丞攝昌樂濟陽夏津三縣事皆有聲大吏奏擢長清縣知縣誅巨猾王姓者二人而縣民大和有呈遺金於官者旌之而給以田舍五峯書院久廢君新之而籌其師弟子薪米之費邑中式

者數人其先及君去後皆未有是三年將擢他職而君以母李宜人年老乞歸養後復任長清道光元年大計得卓異而君又以年老乞歸道光六年卒於江甯當君之乞養而歸也在嘉慶初後方勤襄公亦以養歸及姚姬傳先生相與游極歡所居曰依綠山房雜蒔花藥又性好賓客朋酒投壺歌詩惟恐人人意有所不盡然詔後進必以禮法故人子多所成就友入獄者捐金贖之涇縣葉應黜縣汪自占守禮法有怪迂名君獨爲之主而召會亮待其言論意頗苦之然吾祖石居公其接君亦如君所以接會亮以是知君以通家子弟畜我而非

有所挾於我也君細於詩律有作必以見示親友緩急
曾亮有所言未嘗不得其意以是知君能子弟畜我而
不以孩童慢我也嗚乎姬傳先生及舅氏卒皆十餘年
今君卒又逾年曾亮童子時所嚴事者遂不可多見則
吾年之長大可知也其有所樹立與否以答三君子知
人之明而有待於後者其歲月亦不可多恃所以惻然
悲慙然愧而不能已也君卒於道光六年六月十九日
年七十七其配張宜人先卒子五人昭廣東候補縣丞
時春候選府經歷時行宛平縣學生候選布政司埋問
時遇候選典史時和幼女婿十人孫四人以道光七年

十月某日合葬聚寶門外之某鄉銘曰

以文起家最長清焯勤校德位不盈遺金之地灣德名
李姓得自占以呈官曰爾淑篇表旌興頑矜愚邑里貞
亂冗鋤荒合政程五峯學宇手所營曰任曰孟弟及昆
冠倫其鄉歌鹿鳴君昔未至荒不萌千金振義解幽罔
故人子弟宦得成我所書石皆以情永遠保之利後生

崔恭人墓誌銘

戊子

道光六年二月二日太守余公之配崔恭人卒於江甯
官署將葬子炳塋泣告會亮曰吾母事舅姑愛稱其敬
事家大人聽稱其義性好施與周姻族禮稱其情大人

少好書史覃精研思外嗜不移及成進士官刑部直軍
機一心奉公不問生產母縮衣嗇食區畫綜理未嘗覺
家人貧及隨宦大郡以約守盈虛於神先朝夕必致敬
課兒常至夜分畢課出針線補綴以爲常吾數省試不
售而歸母必強言笑以慰大人吾幸售歸稍遲而母疾
已殆吾欲如昔不售而歸見吾母強爲歡不可得也吾
母雖及待吾歸實如未見吾稍有成也吾之悲蓋非人
所能知也家大人實知子子辱與炳堃交敢請銘曾亮
不得辭則謹序曰恭人妣崔氏江西德化縣國學生耀
采之子縣學生立達之弟年二十一歸今 欽加道銜

江甯府知府德化余公子五人思森堯恩早卒炳堃道
光五年乙酉科舉人厚恩廣東候補鹽大使寶錕附生
候選知縣女孫安炘安炯安燿恭人生乾隆三十四年
正月五日卒年五十八道光八年某月日葬於德化某
鄉某里銘曰

莊莊神君孰翼以輔英英令子孰摩以拊遺榮兮卽幽
馨無絕於終古

黃先生墓表

己丑

黃先生諱銘字右鈞上元人考諱思恕妣陳宜人以子
貴贈如其官生先生與弟銛二人贈公家居故貧儉獨

尊儒師罄其資使子就學先生弱冠舉於鄉乾隆己酉科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刑部主事旋擢直隸清吏司員外郎未久而贈公卒時陳宜人年已高服闋遂不復仕蓋嘉慶三年也先生而嚴冷而性和易終日無譁言與人交有終始兩友人相隙後復歡徐知爲先生調解也皆大服官京師時董文恪爲吏部郎二人少同閤長同官其性情緩急及衣冠言貌俯仰各異態然當官皆有守胥吏畏其明方罷官時齒未艾而董公旋外擢且膺巡撫任矣人竊言曰公若出何渠不若董公先生笑而不應也適尊經書院成當事者延之主講爲諸生

講授義法雖有省有不省然於師無不盡者先生所取
文不主故常故爲同考官稱得十陝西巡撫鄂公山亦
其一也闈中得一文相怪笑先生取視之曰是師陳大
士者胡可唾因中式後數十年遇其人官縣令矣述往
事感不能忘及掌教尊經其卒也與方伯康公同祀於
尊經閣康公名基田始建書院而先生始主講者也其
里居恂恂然不以所能及名位高人獨大其居屋容高
曾下數十人皆同爨以嘉慶十七年卒五十六配薛宜
人子晉元爲邑生員以嘉慶某年月日葬先生於某所
缺於銘屬曾亮追爲之表曾亮少時棄舉子業浙游逾

年不歸康方伯召入書院爲弟子先生嘗問曰浙游有
得乎曰然足以給家乎曰未能也學於游與學於家孰
便曰不如家又曰逐時好爲文干主司與爲詩歌謁貴
人亦有辨乎曰無辨先生曰均不足也而學於游不若
學於家之便均逐時好也而謁貴人不若應主司雖無
高異名猶爲循分吾子世家子將以游客終乎曾亮默
然無以應今思之猶發愧沾衣也嗚乎其可感也夫

陳師吾墓誌銘

辛卯

君姓陳氏諱寶儉字師吾其高祖自徽州遷居江甯祖
步瀛官貴州巡撫生二子廷碩宗人府主事廷頤國學

生以 今上登極恩贈所當得者受六品封配冷安
人生君及弟寶仁寶俊嘉慶十八年君中順天鄉試舉
人次年成進士甲第甚高然以中書用君亦勤於其職
以 實錄會典館勞績應升君不樂外任而同官有欲
得同知者吏部以兩人同班當一例同官者曰吾年老
矣若不得外任衣食子孫當一以累君君不得已就武
黃同知大吏以爲勤改武昌同知道光十一年正月卒
於署君之任武昌也當押運有阻之大吏者曰押糧船
至京重任也率巧宦得之今得一誠樸者敢以薦大吏
心知所謂卽曰君言善吾更得樸誠百於君所薦者故

君常以事往來江甯數相見余與君居相近也其西爲冷城山而北多野塘葭葦幼時每同塾歸日暮矣必循水渚穿菜畦籬落間野徑窮見官道乃返或登山望炊煙起指驗某姓竈突以爲笑樂時同游者冷公調周石生君從兄叔和余弟仲卿凡六七人君後過里獨余家居時尋故幼時經行地不盡意輒返余曰昔童時游畏長者嗔今無長者嗔顧不樂耶君笑曰是不可解也君性篤厚不能爲美言諛詞謹於擇交而與人有終始屬以事力所能必竭其誠嘗與友人書曰建樹吾不能求繫援則吾不敢吾之官境如是而已其得甲科時年甚

少父母兄弟無恙人以君當無不自得者而君常抑抑
余固病君之確而亦不意其遽至乎死也悲夫卒時年
四十六配汪氏女一嫁李氏早卒子尚幼以道光某年
月日葬君於聚寶門外之某鄉某原銘曰

謂伏則飛謂昌則微君憂滯行而竟永歸無知
知曷悲

連州知州鄭君墓表

甲午

道光十三年湖南猺民趙金龍唱亂永州煽連州八排
猺兩省連官兵

上出信臣經畧之事久乃定先是

鄭君心田知連州以四十八排猺三隸州五隸連山性

愚悍又積受漢民欺易生隙乃嚴民徭內外防條上十
事務先事絕機牙總督某公以非常事重發之君卽引
疾歸時嘉慶十九年事也夫先十餘年而慮變變卒生
不可謂不智變旣成軍功多越等君睹幾先不敢一日
安其位以去遇合之利鈍信有命焉而安之如君者爲
不可及也君慈谿人諱雲龍字心田自宋元居縣之鶴
雀村考諱明母氏馮少孤習吏事兵部勤而材有貴人
贈以衣謝不受議敘清江關官歷清河縣引疾歸改捐
直隸州權湖南桂陽州條列利病事不行謝病去嘉慶
十六年河決李家樓總督張文敏公奏請君董官局事

以勞先選得廣東連州盜案十七人當論死君廉其實
釋二童子時騎行田間訪疾苦捐金助學舍故在官未
久而繫人思居京師普濟育嬰養濟各堂院歲出家財
助官葬無姓名者百餘棺有姓者王胡二棺友人貸金
卒往弔焚券紙錢中而去又知名非深友者邑人某負
官銀二萬憐其得罪重倡捐代償歸其羨於家噫君志
慮深噤不得施用於成法出餘緒惠老存孤此固凡人
士所樂道而君亦遂以善人終君以道光十二年卒京
師年七十六歸葬於慈谿文山之巉頭娶張宜人繼室
盧宜人子七人邢彥丙皆邑庠生錄候選州吏目銘刑

部主事重舉人錫文進士戶部主事最幼者珠女六孫
男十女孫六君起家艱難而好儒學爲兒子延師居解
衣出借乘甚重且恭歸安孫編修辰東卒未葬子憲儀
困於奔走君資之曰請歸葬而還館吾家憲儀吾友也
乃表以應其介邦彥之求

資政大夫禮部侍郎陳公墓誌銘

乙未

公姓陳氏諱用光字碩士江西新城人曾祖贈資政公
世爵祖道進士贈光祿大夫考守詒陳州府知府贈資
政大夫配魯夫人生公兄弟五人公次三自陳州公以
上皆以名德尊重振置濟貧於州里有恩公嘉慶六年

進士授編修轉御史以部議回編修供職歷官至禮部
左侍郎公自少從魯山木好爲文章及壯師桐城姚學
士鼐以爲古文詞必扶植理道緣經術爲義法宗晉儒
不根而高材生又奴主同異破碎大體學不杓行藝精
道荒慨然欲以文章道術自表見薦寵後進文藝廣坐
中稱心而談不顧人厚薄然否至達官要人慶弔事不
數數也語及則曰忘之自御史回編修益貧甚人勸其
出游公曰吾近臣矣又爲人客奈何嘗有貸於友人至
則弈棋賦詩盡日暮忘所事而返然於師友誼至篤以
千金五百金爲兩師祭田同年孤女幼撫嫁之前後爲

編修二十年始轉司業司業例不與大考公語曾亮曰
吾性好文而拙於書莫宜是官不數年驟遷至閣學

上諭曰汝非有保舉人朕知汝恬退進汝官嘗充

日講起居注官 文淵閣直閣事 國史 文穎館及

明鑑總纂以編修爲甲戌己卯會試同考官己卯鄉試
同考官戊辰河南鄉試正考官以侍講學士爲乙酉江
南鄉試副考官以閣學侍郎爲福建學政壬辰科會試
覆試閱卷大臣武會試總裁浙江學政爲學政時以宋
臣孫覲摧忠助邪奏罷其專祀訓諸生必本古儒先警
戒之道道光十五年回京以禮部左侍郎供職適

上賜平定回疆圖公觴客敬觀樂甚未幾病夢陳州公
曰求吾木於家以是藥汝疾其逃遁曾亮聞而傷曰疾
求木兆之棺矣疾篤 賞假者再以八月十三日薨年
六十八有衲被錄太乙舟詩文集若干卷春秋屬詞會
意若干卷未成配魯夫人四子蘭瑞國學生早卒蘭滋
上思州知州蘭第戶部河南司郎中蘭豫高台縣縣丞
孫三人曾孫一人女七人適魯適涂適祁適譚適曹其
三四所適皆王姓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新城縣某鄉某
原公之孤蘭第來請曰知公者莫如子深敢請銘其詞
曰

公行高世 帝遂其逢人巧人趨安安而通持古律
衡命觀五風貪賢利善惻惻斷斷年不極位孤士幽嘆
山盤水交公神是愉窆石鏡詞以奠陰墟

中憲大夫兩淮鹽運使王君墓誌銘

丙申

君諱鳳生字竹嶼先世居婺源縣祖文德平陽同知始
占籍江甯考諱友亮以進士累官通政司副使配潘淑
人君其次三子也嘉慶九年援例以通判試用浙江君
濡染家澤文學自將既累試噤不得施則一移心力於
民事寬裕廉斷處事精覈至浙未久聲隆隆日起有大
疑獄水旱漕糧之不洽大吏及同官議所屬必曰王君

王君其攝州縣晨起坐廳事待民訟訟日稀時江寧奏
逆民方榮昇讞獄者遷擢而平湖獄有類是巡撫清安
泰欲以爲君功君訊其非逆請罪首事者釋其餘曰某
不忍以枉民命得官巡撫喜揖謝曰君仁人仁人之言
吾無可易二十五年補嘉興府通判權嘉興府遷玉環
同知巡撫帥公留賑杭嘉湖水災改乍浦同知濬浙水
出天目山阻吳淞江者與江蘇省集議事未行擢守歸
德道光二年擢河北彰衛懷道俗所稱脂膏地也不樂
是官以病去而著浙西水利考兼言柵民開山山草木
竹石皆盡土易頽散因甚兩注溪谷中由溪入江至海

口爲潮水迎拒不得下則橫亘如限流益緩而限益高
微不及覺著乃費功識者然其言時大學士蔣公方總
督兩江薦入都擢兩淮鹽運使以黃玉林爲私鹽首招
使捕私官商大通丁家灣燈火復盛如曩時丁家灣商
人期會私所也市常以夜玉林爲人訐告死君罷任以
六品職爲總督陶公往理岸鹽湖北方築漢江隄奏留
監築陶公又留定票鹽章程具後赴工及兩省皆以道
員奏將入都十五年三月病卒年五十九君在浙任繁
試艱所畀皆監司大員事然十餘年乃補六品官未逾
年四遷至三品若將償其負也而竟躋羣公同心交推

卒不克振命也夫曾亮嘗於酒次言曰陳太守雲深感
君君曰何以曰太守居錢塘遠游歸妾死僕逃君先收
鑰而印封其宅比入齋閣奩匣物皆有封具其數箕帚
植戶外如初太守乃益悲獨室無人也君憮然久之配
葉氏邱氏皆封淑人子世翰世幹長者後其兄麟生帥
公妻以幼女女四適泰州儲宗泗烏程嚴珏歸安嚴遜
江審李容將以某年月日葬某所甥陶定申以狀來曰
舅氏有言銘以屬子其詞曰

民功艱哉孰崇起才豐意貞紹古美以手起廢振厥指
焯勤悠悠銘視此

陳易庭墓誌銘 內中

君諱蘭瑞字易庭江西新城人禮部侍郎陳公用光之
長子也母魯夫人配吳氏爲詩人蘭雪先生之女生子
大煥君以道光三年二月五日卒於新城年三十五卒
十餘年以弟蘭滋官上思州馳贈奉政大夫於是吳孺
人始抱孫女二皆適人爲同里王氏桐城姚氏道光初
余以年家子謁陳公於京師得交易庭君承家修於詩
文詞皆能知古人深處旣試不售又才氣高勝少可於
人時時有肝疾作嘗學琴爲圖余爲記之欲其優游論
擇以自廣及道光二年別京師逾年而公來書告君卒

矣余初來京師索寞無所適公不以年位之隔而少我公諸子皆辱與余好也君以年相若見尤親今十餘年又來京師公病且篤淮生握余手而泣於庭君孤侍疾日在牀勞瘁甚君乃先逝不逢其艱知魂魄之遺痛於無窮也公柩之歸爲道光十六年君之孤大煥亦以是年某月某日改葬君於某鄉某原君次三弟蘭第字淮生屬余爲銘銘曰

君之考以文雄昌於詩惟婦翁襲兩美年不從魂安歸
侍幽宮

贈奉直大夫甘府君墓誌銘 丁酉

嘉慶十九年江南旱饑官募賑於民而以鄉士大夫掌其出入浸滌及他省凡以官事用民財皆設董事其名遂見於官文書及上詔旨且疇其勞賞爵級有差

於是布政司都事捐賑加紀錄以秦淮河工加按察司經歷銜又以子官所應贈贈奉直大夫者則吾鄉甘君也君諱福字德基又字夢六先世居江甯之甘村七世祖始改居城內祖諱邦欽考諱國棟贈奉直大夫娶吳宜人繼娶龔宜人人生四子君爲之長幼開敏以謀養棄書稍羸則置書籍至十餘萬卷白焦太史及千頃堂後江甯書莫多於君尤肆力形家言旣葬親得吉地

修始祖敬侯墓於甘村建祠祭凡收睦宗族事皆完具
則專心力於於便利民物事先是人有救覆舟者以所
救死羈於官遂束手相戒君倡捐建樓臨江下具舟爲
救生局溺者裝錢及葬費皆出於局非局所自救送之
局救人者受錢去不累以生死又推其法於田野道路
自死而無名者地主人不以自占悉委之局皆請於大
吏得給牒官吏不過問蓋古者官與民近情易通事易
集也若近世而欲有爲雖良有司有求助於鄉士大夫
者矣然身非守土民社之吏分其任而憂之自敝其力
與財而汲汲焉與無便於己之利此人以爲難而俗情

所疑且笑者也爲其難而不顧疑笑於世緩急者不敢望於所親厚乃樂以此自見於鄉黨如君者其可尚也夫君家事內外斬斬獨裁於心惟已室無私財散及數千金兄弟亦不訾問故人以君行義於鄉也爲有本道光十四年三月卒年六十七元配阮宜人生子煦太平教諭薦舉得知縣熙道光十八年進士廣西卽用知縣繼配陳宜人以道光某年月日葬君於某鄉某原君鄉居行事曾亮皆親見又與煦爲同年生故得詳其銘其辭曰

處不仕暢厥施日乘車載大慈歸天有神乃怡永無極

靈奠斯

光祿大夫兵部尙書王公墓誌銘 丁酉

道光八年西功成

皇帝臨午門受俘兵部尙書以

組縛逆酋張格爾跪闕下萬眾爭睹歡歎而青陽王公
實長兵部禮成以軍功受 賞公供職益久不懈任兵

部尙書凡十六年道光十七年薨於位年七十四 賜

祭葬如禮子元榜以公狀請爲之銘公諱宗誠字中孚

又字廉甫文僖公子也母阮太夫人以乾隆庚戌年成

進士及第第三人授編修歷禮部工部侍郎工部尙書

終兵部尙書 經筵講官 賜紫禁城騎馬階光祿大

夫當乾隆嘉慶時嘗爲雲南四川陝甘鄉試考官會試同考官文武會試總裁道光時閱卷大臣門下士旣多貴顯矣又貴公子早取高第官學士時隨文僖公扈

蹕東巡

睿皇帝賜翰林宴父子同席

純

皇帝實錄成以纂修官宴禮部文僖公官尙書主席又繼直上書房奎章珍器賞賜稠疊其父子同時極優渥之遇蓋近今所無雖睿皇帝亦以其兩

世知遇廉謹自將時發

天音而垂

清問也而

公謙退自牧接同官後進皆自居敵以下姻友見多避去不能敵其謙任學政優禮愛士然遇弊必發不稍受

私居京師宅當冠蓋衝軒車皆過不留其嚴峻不苟如是而不有其名故人皆習其和而忘其介公之薨也詔稱其清勤端慎清慎勤人所知也若公之端惟

聖主知之配江夫人繼配翁夫人及子元林元栻元琛皆先公卒次子元榜官兵部員外女三適上海趙榮貴州邱煌上元董斯廣以道光 年 月 日葬公某鄉

某原銘曰

九乳垂天作鎮青陽歸神於公父子正卿公逢福世以約歛位植棟如林不私一士高門峻城私莫敢攀惟其和光化怨而慚克永 天寵保世褻躬我發其蒙以

告代工

柏槻山房文集卷十三

墓誌

上元梅會亮伯言

贈朝議大夫黃府君墓誌銘

戊戌

古能教子者多矣至成名則已矣子才且長服官政爲
賢大夫而提掖訓誨如嬰兒不使蹉跌父子間深契天
性不以亢而無位自嫌其子之賢可思其親之善教其
子尤可法也同年友黃宅中其考曰貞菴先生者諱廷
幹先世自臨縣遷河曲曾祖諱金貴祖諱得祿世爲諸
生考諱淵泉有德於鄉人稱崑滿先生者也及妣王恭
人皆以孫貴贈如其官先生入學後親年高不事場屋

而教子弟後進甚勤有碩儒為邑校官身執禮甚恭且命晚學咸造曰以是為經人師無貌承宅中為學使賀公所知教以宋五子書近思錄先生喜命卒業且無應禮部試及以庶吉士改安溪令道遠將改教職侍親先生不可曰吾樂觀汝為政邑在泉州萬山中結黨好訟吏緣為姦以尸詐富懦者財時比延數十姓先生曰決訟速則姦無宿成除案外人則啜汁者少所利每屏後側聽視事有鄭連者殺人而移迹於林姓先生曰是有冤鄭果服論如法邑中俗由是大變先生嘗曰官之敗非獨官邪也四人者共之胥吏僕從官親友也官意未

敢如是羣然曰無傷不幸而敗預擇善地各引去而咎
獨叢於官宅中奉訓惟謹故所至惠而能威先生居署
久飲食被服如在鄉邑且曰官錢能辦官則幸矣我終
不以口體故使子用監守錢嗟夫人子所宜盡於其親
者至無窮也不可望於設官有常祿之制爲人親而以
供養不足爲憂則無以處夫吏而廉者子以爲民上而
儉其親其名不可一日居也全其子之廉而無歉然於
其親之意如先生者可以風矣道光十八年正月十二
日卒年七十配李恭人先三歲卒子宅中次子宅仁縣
學生女適王適任皆土族孫秉鐸秉鈞以十九年正月

日葬先生於走馬梁之原李恭人耐宅中爲幅州同知
加知府銜曾亮同年友心齋也以銘屬固不可辭銘曰
夫有驚婦完之使家女爲貨陽振使得夫言貌悖悖退
然而儒羣勇所怯肩義而趨秉是德心許子以謨子政
不瘥飫於珍模道風既徂卽此幽宅我貞以銘永保山
石

朝議大夫臺灣府知府蓋君墓誌銘 己亥

嘉慶初賊起川楚以文吏著殺賊功者四川劉公清河
南林君嵐陝西則蓋君方泌也君字季源亦字碧軒山
東蒲臺人曾祖越祖國杰皆縣學生父諱熙早卒娶靳

恭人無子以弟子爲後本生父諱東烈任安徽司獄本
生母王恭人自祖以下及本生皆贈如君之官乾隆五
十六年以已酉科拔貢就州判陝西署漢陰廳通判石
泉縣事署商州州同時嘉慶三年也治商州東百里曰
龍駒寨寨之東河南南出武關湖北路四通緝商賈輸
寫之會又多林莽山徑易憑匿賊自武關入陝寨數創
君始至民吏掃地赤立而賊酋張漢潮擁眾至乃置藥
麪中誘賊劫食多死遂西走大軍乘之漢潮由是不振
然且揚言曰必報若君集眾謀曰賊雖去必復東若等
逃亦死守不得耕種亦坐臥死我文官也無兵若能爲

吾兵當相爲全活爾命眾議三日而後復曰生死惟命
乃築堡聚糧據見戶三丁抽一得三千人無丁者以財
佐兵械糧糗且教之戰辰集午散曰無廢農事四年賊
屯山陽鎮安將東走河南迎擊敗之又擊賊於鐵峪鋪
逐賊入林中矛折賊已近奪矛以斃賊時賊據山上而
伏其半於溝乃分兵翦伏奪據其東山上數乘懈擊之
殺傷過當賊宵遁卒不得東後賊由雒南東逸君馳至
分水嶺問道走鐵洞溝出賊前而伏賊錯愕迎戰遂敗
殺數百人鄉兵名由是大振自武關至竹林關鄉兵皆
請隸龍駒寨五年知州困於賊君馳百九十里至北灣

賊驚曰龍駒寨鄉兵至矣遂遁去是時賊屯商州西及
雒南山陽各萬餘人集眾勢欲東出君合武關竹林兵
二萬人列三大營以待賊不敢前而聞楊忠武公以兵
自商州至卽前擊賊東西夾攻賊大敗幾殲是役枕戈
而寢者五十日游擊誣以事解職大吏直其謾得留任
賊遂相戒無過商州八年賊平始授蓋屋知縣公在商
州六年賊出入陝西久無所掠利銳欲窺河南甚狼奔
鼠偷情狀捷出而眇然以一文吏不憑一城籍一餉起
千百農家子於逃亡餓羸之餘抗堅悍滑習之賊於必
爭之衝摧鋒守堅賊死突不能入平地便奔走牢困山

谷卒就擒滅夫古人有身受重寄一失守縱賊出隘奔騰潰漫不可收拾者人必舉後此禍敗之罪歸重於首禍之人幸有大力者當之奔騰潰漫之禍泯不復見又習而忘之未嘗以歸罪於敗者之重增重於成者之功然則惟無赫赫之名而其功乃有益於人國此固君所不得而敵者在蓋屋猶時時入山搜賊巡撫方勤襄公奏 賞藍翎又生得十三年甯陝倡亂者四十餘人奏授甯陝廳撫民同知 睿皇帝召見問商州事甚悉授四川順慶府知府改成都府十八年岐郿有賊入川以鄉勇屯川陝通路賊知爲統龍駒寨鄉兵者也

卽遁歸陝就滅母憂服闋授福建延平府知府改臺灣
府兩攝臺灣道事道光三年以病歸里十八年六月卒
年七十一君始在陝後在川皆以知兵重然精吏事重
民命其在整屋賊甫定卽捐俸賑飢旌死節婦及河灘
馬厰鹽法皆區畫久遠計始至順慶大吏聞渠縣民叛
屬以兵君曰此作會人眾客主相驚疑訛言橫生非叛
也請無用兵捕十二人而其變息始至閩以三十金賞
捕得周永和乃總督命鎮將欲以兵取者也在臺灣所
識囚獄皆千百聚羣稍激則變君一以理論民輸其誠
蔽罪如法彰義飢捕劫者七十人置之法天乃雨民呼

爲太守雨其行事操舍適機會又如此配萬恭人先卒
里居時間君日戰賊憂甚侍靳恭人前言笑若無事者
嘗誡子曰爾守有餘然居官當求濟於事有七子八女
長子鈺陝西佛坪廳同知萬恭人出次錯銀錡鍵鋌鱗
孫男一女孫二以道光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葬君於
蓋村北原上曾亮在江南時嘗記劉公清林君嵐及君
遺事君長子後爲同年進士走京師以狀示曰子於先
君嘗有述也請遂成之乃系以銘曰

討賊方亟募民以攻始仗其力終怙其功養之病國汰
之爲賊勿養勿汰惟籠駒塞晝趣爾耕朝揚其塵飽德

旣義奮如虎螭遂遇逋寇成誅於師勝兵萬人計臣不知烏乎此則府兵之遺而後事者可以爲規

黃府君墓表

己亥

君諱煥華字雲軒六世祖天相自江西贛縣遷番禺祖國燦娶龐氏生君考振興配賴宜人李宜人君爲李宜人所生次子少不治章句好客游交賢士大夫聞見議論習於儒者始援例得州判薄其官去仕業商又不能屑屑計校家遂貧然不以是自挫意事兄嫂恭婚嫁兄子女及已乎女費如一人急舉債應之不以人所負爲望嘗謂其子曰擇利圖便居人先人皆是心可無學而

能人所宜學者吃虧也番禺育嬰堂眾議得廉而有護者司其事以屬君君日夜視其乳媪之勤惰兒衣食厚薄有無如私事勞瘁以卒年七十六娶張宜人子五瑤階鴻階平階玉階泰階女二適郭適姚玉階中道光十二年進士官刑部京師聞喪歸乞會亮表其墓嘗以謂漢世好黃老言故時多長者臨事務謙避不爲人害人亦無所利之君訓子之言殆近老子然急人病不自慮其私又老氏所不樂爲者利不爭險易而養其身以有爲惟儒者然君之道合於儒行故表而書之道光十九年十月上元梅曾亮謨於君卒後之兩月

湯府君墓表 己亥

君諱勳字績林世居江西萬載縣西鄉考德高娶於潘再娶於漆漆孺人生君幼孤母病禱於神減身年以益親壽兄遠遊從師負書擔簦笠相隨商湖湘中諸賈人有贏錢博塞出敖君獨挾冊危坐眾皆嫌其不類性獨好形家言醫藥方書求者輒應不以爲利娶龍孺人子慶元淑元譽光側室張生星元君性嫉惡有聞見必面責之不問人遠近厚薄面赤語竭而後已孺子婦人聞君至皆避去鄉有豪不便君所爲訟以蜚語連數歲不解欲君奔走匿迹去鄉里爲快君子譽光年十七大府

重其文而館之署仇者乃息昔司馬遷班固屢稱人長者其行類忍詆不臧否於人夫長年之人常不與兒童較是非故長者之名以其遇畜人如兒童者而名之也卽慢人也實甚然則見不善必怒怒必不忍於詞色如君者其設心與彼孰慢孰恭而人反不樂乎是孔子孟惡鄉愿而遷固稱長者豈非以世之自待者益輕而卑其論與況如鄉豪者何足責哉譽光官江蘇君嘗再至其縣著見子能其官卽歸曰吾不樂居官府道光十六年七月十九日卒年七十七八年八月十三日葬宜春縣宣風塘富坪上譽光嘗從先君子遊乞曾亮爲之表

習知之不可辭

湖州府知府蔣君墓誌銘

己亥

君諱勵宣字德昭桂林府全州人曾祖尙約賀縣訓導
祖湛季州學生考振葵慶雲縣知縣兩世以君貴贈奉
政朝議大夫妣唐恭人生君兄弟六人君次四乾隆五
十二年以舉人大挑知縣分發江蘇署青浦吳江崇明
縣皆有惠政而青浦開七浦河民尤賴之母憂服闋再
至江蘇署長洲於江蘇爲首縣首縣之職外府縣事當
先幾察微或艷黜蓋覆上勿與知者皆爲之通懷消息
於大府又日上謁問起居迎送過客之厨傳毫髮事不

宜罽漏朝出暮不得歸聽斷獄訟或委寄僚吏君至則日坐堂上治事就案食非寢不退遇訟者於途駐輿決遣不俟署而罷河南逆民案久不決 朝旨移其獄於江蘇君流三人杖十餘人釋株累者二百家縱囚時呼聲滿街曰長洲縣生我以異績送部引 見由太湖同知知太倉直隸州時海賊未息君親至寶山設守禦皆中要害蔡牽遂不復至劉河口歲飢發米粥賑民增書院膏火費皆以已財率先親爲講教文行多成就知名士今江西巡撫錢公寶琛其一也旋擢湖州府知府去太倉時民家置水一盂鏡一奩以祖其行君性慈氣剛

聽訟時除官勢諭以情語而 豪強必盡法胥吏束手
同官急難傾資營救而方於 上困苦事多委之毅然
不少變也惟汪公志伊時巡撫江蘇獨偉視君君亦遂
不樂仕宦爲湖州三年引疾歸建宗祠自高祖以下祭
田器宗法咸備每祭率子孫齋戒如古儀制立義學族
中創清湘書院以詔鄉里家居六年里中舉善事莫先
於君嘉慶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卒年七十七著巢
雲樓詩集以君晚自號雲亭也配王恭人先卒再娶周
恭人生四子啟迪荊州府通判啟廷嘉慶辛未進士宜
都縣知縣啟延定州州同啟璜早卒孫八人鍾奇道光

壬辰進士官戶部主事毓奇州學生之奇士奇國學生
世奇嵩奇邦奇昌奇俱習儒業曾孫三人俱幼以君卒
次年十月十四日葬君長樂縣陸甲山乾隆五十九年
君時居夔州民飢攘富者財粟吏兵且至君馳白州牧
止其兵出家粟平糶眾散首惡就捕州以安蔣氏自明
以來族萬餘口登第者五百人君子孫又賢且多是宜
繼昌以獲仁者之報鍾奇於曾亮爲鄉試同年生以狀
請乃系以銘

設州縣官蓋以爲民有臨其上而墮其勤奪我民功視
彼笑嚙惟君瘡瘡急俗所緩平進不陂政聲亦遠我銘

匪私惟其吏師逝者冥冥來者其規

誥封中憲大夫安襄鄖荆道卽墨縣教諭楊府君

墓誌銘 庚子

君諱兆煜字熙崖先世自華陰遷洪洞至明有官指揮者占籍臨清入國朝遷東昌爲聊城人曾祖永禧早卒配唐氏以節撫所嗣孤曰帝錫者於君爲祖娶閭生君考如蘭候選州吏目娶趙恭人以子及孫貴贈如其官吏目君生二子曰兆俊者早卒君其仲也嘉慶二年舉於鄉戊辰大挑得卽墨縣教諭未久以母年高念鄉里卽去官奉母歸君少有高識遠韻於富貴利達不矯

矯立異趣亦無皇皇求必得意至佳山水泉石攀陟幽勝盡意乃返人以爲勝流高致塵世事不可得而櫻也然官卽墨時標樹師道不以枝官自嫌人亦樂親不相迂怪其平居事可不可不爲面從至所勇行不以避名便私生平無雜交惟深友一二人自少至老未嘗有增減毫髮疏數母積病十餘年君年亦且六十扶掖左右歡笑雜兒戲狀母忘疾之久亦不覺子年之衰以是知君樂名教非頽然自放者也君家居奉母時子以增官貴州令有政聲且擢郡守矣及驟遷至安襄鄖荆道而君除母喪始就養於襄陽道光十八年六月十九日卒

於署君至襄陽雖未久然其地多漢唐名賢及詩人棲
隱迹君散衣曳杖日游其間所謂孟亭者尤樂而好之
爲新其亭及孟公像贊也襄之人樂其游焉不以其子
官是士爲嫌君亦不以此自異於是又知君能解馱裘
去崖岸超然毀譽之外者也可謂敦行超俗之君子矣
君娶和恭人早卒舅姑雖垂老念其賢猶涕泣生子以
增繼娶趙恭人生子以坊視以增如已出以增壬午進
士官安襄鄖荆道以坊候選訓導女一適同邑拔貢生
李宗泰孫三人紹哲紹和紹穆女孫五人曾孫男女一
人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縣某鄉某原兩恭人皆耐君

長子爲會亮同年生以狀寄且請銘乃系以辭曰

消外滑本行修仕則懦勇探幽沃其德子振猷襄之陽
可車舟優老福古俊遊泠然風莫孰留保眞宅茲林邱

項府君墓誌銘

辛丑

君諱烜字作豐温州瑞安縣歲貢生祖啟龍考諱昌基
生一子五女君性孝友樂善移兄弟之愛於女兒弟嫁
而貧者析產置田不以母同異爲厚薄遠祖墓田廢充
以已田不以族遠近爲公私推其愛及父母之姻族權
疏戚緩急時調給以爲常推其愛及鄰里州黨凡橋梁
道路有不便於人者無不修年歲飢疫有活人之事無

不爲粟米錢帛衣袴藥物可以給人之物無不蓄且具
偶出欲有所衣寒者不及歸取解傭衣而歸償以新衣
傭皆樂從之游見空器在門實錢物令滿其人來自持
去人忘其施君亦不以爲德也治家及外所交際事盡
日乃休而又好詩及書法習科舉學乃先明而興客至
始盥沐則程課畢矣學使者每拔冠其曹比鄉試數不
售有人爲主司先游者峻拒之以諸生終嘉慶六年五
月十四日卒年四十九君始娶戈繼娶於李於林長子
俊次霽次傅梅次傅霖女四人適林適孫適張其次三
者未嫁卒傅霖試禮部京師與曾亮善將以某年月日

木上 卷一 二
改葬君於某鄉某原以君之行告曰乞銘嗟夫君之行
古所謂獨行有道名應遠舉者也論士於古有循是而
至公卿者矣然使古取士之法與士自修其身之道離
而二之其操行果盡出於是而無待而然者歟抑勢之
相激中材有不能自阻者歟夫古人善其身而祿及之
猶不可因祿以疑其善況乎祿不出於是而獨爲於今
之世耶君者勤孰與古人多吾以是知謂選舉興而行
多僞者惑也銘曰

命於福爲壽性於善爲豐名於已爲甌功於人爲通懔
乎其幽宮固安其宗

原任予告大學士戴公墓碑 辛丑

嘉慶二十五年大庾戴公以吏部尙書直軍機拜文淵閣大學士。國家設軍機大臣凡宰相非兼是官兼是官而位尙書以下皆不爲真相惟公與兒子文端公相繼皆以是入相天下以爲榮公諱均元字可亭先世自休甯遷甘泉再遷大庾考諱珊爲大庾貢生娶溫氏生第九策元鈞元娶側室江氏生淑元及公自考以上曾祖諱洪度祖諱時懋皆贈光祿大夫自江太夫人以上曾祖妣湯氏祖妣傅氏周氏皆贈一品夫人公以乾隆四十年成進士應編修御史九卿以刑部侍郎出視河

南衡工官吏畏其清斂手戴事工以速成 仁宗

以爲賢遷戶部吏部侍郎嘉慶十年黃河奪運河入江

西風敗高家堰數百丈 命馳往赴工卽授南河河道

總督凡三年改定木石工價及開塞修廢所宜次第畢

舉 賞太子少保花翎以事左轉副都御史改倉場侍

郎再出爲東河河道總督復入爲吏部侍郎左都御史

禮部尙書 賜紫禁城騎馬是時公年六十九矣遂以

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入直軍機處兼 上書房總師

傅拜 文淵閣大學士太子太保 今上卽位以錄

遺詔語有誤出軍機旋 命相度 萬年吉地工道

光四年公陳情乞休得 俞旨製詩寵行在籍食全俸

先是

仁宗賜公七十壽衣服珍器宴會二日至

今上復賜公八十壽珍器聯扁就加太子太師戊

子重赴鹿鳴

上親賜書三朝者舊蓋 朝廷恩禮

於公先後優異如此適 寶華峪地水滲 嚴旨逮入

都 上以公引咎陳詞得大臣體除名放還後子詩

亭孫嘉德皆 賞還官及舉人道光二十年九月七日

薨於南昌里第年九十五公情斂志約聰明外周其形

神清和舒平動若有餘吐詞流音朗潤暢遠識者皆知

爲承平公輔氣象始以侍從發身嘗任湖北及江南正

副考官四川安徽山東學政與伯兄太僕公兄子文端
公若士編修使車往還結轍於道又視學順天主辛巳
順天鄉試典壬戌丁丑巳卯會試總裁及閱卷教習門
生幾數千人而 仁宗知公深不與他文臣比四

方有大疑獄災患及 萬年吉地工程戶部三庫事務
非親臣不輕領是事皆一以委公蓋 仁宗在位

久以天地覆燠之德挈持綱維含宏羣生而公以耆年
長德不急近名合道於仁厚清靜相孚之德固如是也
公配崔夫人先公卒子詩亨誠亨晉亨亨女適陳適
黃適溫四女未嫁卒孫 人曾孫 人四世孫 人詩

亭以是年十二月某日葬公於某鄉某原崔夫人合祔告曾亮曰必以銘曾亮故公辛巳科門下士也道光二年正月嘗召至第曰吾定拜疏乞休試草其文時逡巡辭謝後語座主顧侍郎曰梅生得縣令無奈何且無令遽出京也今二十年執筆爲公銘追思昔言可痛也夫其詞曰

庾山建標四戴鍾祥兩爲真相公兼壽昌二十登朝八十致仕庸功事樞歷試有煒謂公崇高約志愈卑收迹於先割榮不虧幾人百歲身此元老十年川觀宴處勳表我銘公墓不華其詞非我有文公實我知詩此碩德

以奠龜螭

胡爇軒墓表

辛丑

君諱先達字爇軒延慶州人明有官是土者自灤州來
爲始遷祖十傳至恢舜雍正時拔貢生二子曰培祖繁
昌縣知縣念祖昭文縣知縣昭文娶吳氏王氏生子三
君以仲爲繁昌後母段氏施氏君始以歲貢生爲滄州
及東光訓導道光二年以進士令江蘇溧陽縣有要人
欲君下之不可遂罷任吳民請禁開石山君履之告大
府曰石工數千人以山爲生今以風水故禁止失業蓄
眾怨售譁言於計不宜事遂寢署武進縣事歲餘民懷

吏威盡空前任人留贖總督陶文毅公言於眾曰令皆如武進上無事矣巡撫知其才將任以吳江令以疾歸里時同官有貧且死者君代謀償官物歸其孥而後歸援例以知府分發貴州攝松桃廳事建松高書院果勇侯楊公率邑人作頌以詩君德復以疾歸遂不出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十八日卒年六十三君沈塞開敏可任事其才氣不能稍下人故仕宦輒不合卽里居亦不能汶汶以歿宗族譜謀祭墓田及田廬家具規度精整不以未竟事毫髮遺後人里中倉及義學多空窳頽絕請於官以身任其勞費倡眾集成鄉士載德官江南時曾

亮方里居以同年生相習也及君歸里時來京師必數過語移日每念同官人仕宦通塞以爲慰歎今年春夜坐語益親五月當復來而得君子書告君卒矣且曰吾父以明年某月日葬城東管頭新阡請識以文噫吾與君別兩月乃至是耶表其墓以塞吾悲君娶郭恭人側室張子源澤優貢生後其兄先鳴次福澤早卒次厚澤惠澤孫一人

王恭人墓表

壬寅

吾友宣城李萼村官直隸有惠聲客過其故所蒞縣民方治傳舍精整如待大客街卒日民喜前任官過此故

然非官爲過客也異其事言於人人 天子以大臣
言自涿州知州超授松江府知府及移疾歸書寄曾亮
曰宣範幼孤不逮事先考得時間遺訓於先恭人仕宦
且久無以自表著然幸無大蹉跌於世以先恭人之教
未嘗忘於心恭人姓王氏同里人年二十三歸贈朝議
大夫棠園府君生宣範五歲而贈君卒家貧無師以經
書自課兒兒拾遺於路杖之使復其所米不足雜糠覈
食之紡績自給又能齋縮致餘舉四喪終不乞貸親友
其勞苦儉薄非人可意料得者得官後供養稍豐腆母
自處如初曰吾所習也嘗奉檄有所名捕恭人曰仕宦

遲速天也勿見功以枉平民年七十同官將爲壽命子以衣三百襲給貧民日以是爲吾壽愈於延賓年七十三卒於道光元年七月二日凡遇 覃恩者三孫昌蔭候選知縣女孫二適烏程朱商城周曾孫五曾女孫一以贈君葬久不可啟祔別葬南鄉綠錦鋪宜有專銘而未及爲子爲我表之墓以示子孫蓋萼村之狀其先恭人者若此嗟夫恭人之賢獨其子知之他人不及知也余獨能信之而若深知之者以其子知之也萼村之爲官於拾遺金之訓老不忘也故樂爲表之以詔子孫能信其親於人者

倪孺人墓誌銘 癸卯

孺人倪氏望江人桐城劉孟塗妻也孟塗以文名於時家貧客游供養事一委之孺人能敬禮不怠道光四年七月十四日孟塗客亳州暴卒時孺人生子數不育又新喪女而妾所舉子病且殆大慟曰吾夫殆無後矣卽自剄不殊至人定後縊死時去孟塗死百日二十三年其子繼來京師輿歸孟塗集告曾亮曰吾母以今年某月日葬縣之某鄉某原敢請銘且言孺人殉夫時事俯首淚下噫夫亡矣孺人不濡忍以俟其子者以是子爲必不可保也今孺人葬而是子來乞銘焉如之何其不

悲也銘曰

不忍靡遺預死哀悲子壯旣成不見母生悲夫以有此
烈與名

方彥聞墓表

癸卯

彥聞方君諱履籛一字求民其先世自德清徙居順天
高祖辰康熙時官檢討遷居常州而著籍大興考諱聯
聚官永康州知州君隨父官甘肅時尙幼同官楊芳燦
驚爲異童中嘉慶二十三年舉人道光六年以大挑爲
福建知縣署永定縣有豪曰胡鳳兆殺人劫墓經數官
不能捕君至牒數其罪令自首免家禍鳳兆捧牒泣立

出論如法許開玉殺其兄子將浮海矣君禱於神開玉
忽憤然自歸徘徊縣署前遂就執大吏以爲賢徒閩縣
決滯獄五百事六月久不雨步禱於山中暍病五日問
天雨者再遂卒時道光十一年六月十八日年四十二
君性豪邁博學能文章病爲駢體者氣弱不能持論故
其文獨震盪飄忽氣逸不可止不復以駢體自囿富聚
金石語曾亮曰吾於古今著錄家缺二碑而已時獨游
深山古澗中樵訪碑碣過洞庭風浪急君方草檄江神
文意氣益振然與人交謹重有終始居官勤民能耐雜
不以文雅薄吏事望空自高可謂文行君子矣著詩文

詞集十三卷伊闕石刻錄碑目希姓錄泉譜共十四卷
妻馬孺人繼娶呂孺人子駿謨駿謏駿謏駿謏爲弟履
筠後以道光十三年月日葬於縣之某鄉某原侯官陳
編修壽祺旣誌其墓矣駿謏來鄉試京師乃請曾亮爲
之表

贈翰林院編修呂府君墓誌銘

癸卯

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旌德贈君呂雲里先
生卒於京師時官禮科給事中者其長子賢基也旣逾
月將歸葬泣請於曾亮曰賢基以某月日奉柩歸以某
年月日葬吾父於某鄉某原敢請銘乃按其狀曰君諱

姓呂氏唐廣明時自歛遷旌德之豐溪後遷廟首
遷高溪地皆隸旌德會祖諱和樂祖諱自怡考諱偉賽
配陳氏以孫貴贈如其官生君及君弟二人君年十七
卽出游從師於方聞碩彥有意其親炙之也最後乃從
學凌仲子仲子長於禮其立論精博廉悍不多可於人
獨器君以爲能得我道者也著周禮補註四卷周禮古
今文義證六卷而於王輔嗣易多所辯正汪文端公視
學安徽喜士通古經義者君遂補博士弟子年旣壯矣
鄉試又黜然不以此自爲輕重而平居書齋閣自銘戒
者粹然一出於儒先道術之學鄉飢籌粟以賑族人效

之故人多德君有爭辨得一言立釋嘗戒其子曰成名
易成人難又曰汝今言官言官不易爲也毋陳利而昧
大體毋挾私而務高名蓋君之本行如此非如世之經
師奉一先生言好小辨而忘大道者也嗟夫經者儒行
也而儒林與獨行分自范蔚宗始豈章句爲治經謂躬
行不足與者東漢已然歟君可謂不囿於流俗者矣君
卒時年七十三配姚安人長子賢基由編修官給事中
次子賢誠候選從九品孫周甲開甲孚甲堂棟曾孫紹
祖女三適朱適姚適王女孫一銘曰
有樸其學而德信在社躬以經主善不唯養堂在京歸

旒翩翩協龜奠螭卽於鮮原用利賴其子孫以妥其宅
與神

柏槻山房文集卷十四

墓誌

上元梅曾亮伯言

朱仁山墓誌銘

甲辰

君姓朱氏諱棻之字仁山浙江海甯州人考兆熊衢州龍游縣訓導母查氏生六子君次一嘉慶十三年舉本省鄉試第一道光二年以進士任山東知縣歷濟陽東阿棲霞援例改京職補禮部祠祭司郎中君爲知縣時甚暫然在東河請官錢修民堰至今德之及官禮部同僚奉手相讓君亦以難事自任不疑乾隆時裁僧道度牒禮部少入銀若干至是籌度支者議復之君已病在

告以書駁其議曰此法若行禮部得度牒費利甚小使無錢爲僧者變而爲盜追捕之盜變而爲僧害甚大尙書李公是其書議遂寢書上後數日遂卒時道光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年五十九配陳宜人側室高孺人皆先君卒子元佑拔貢生次元炘州學生元呂舉人以卒之逾年某月日合葬於邑之某鄉某原請曾亮爲之銘曾亮與君爲同年生相習也君孝友重宗族祠祭事及朋友急難成就後學然恂恂言論不出口每以君爲厚重長德木訥少文者也邵中書懿辰言君史漢皆成誦他書經目者終身不忘六歲以龍且對羊祜爲長

老所驚十三歲州考默錄通考敘數篇作歲差張巡論
千餘言始服君韜精斂慧不以世所駭者驚物及見駭
度牒議益服君明達體用愧二十餘年相知不能盡甚
矣人之不易知也乃如是夫然世有平居議論嶄然及
臨事不設一可否則君之恂恂煦煦言議不出口識微
者固宜以此得之而不能者是不知人之過也非人之
不易知也此余之所以重有愧也銘曰

君才足以昌其言移試於事也學足以飾其政斂不與
地也仕非不成壽不余畀也我銘以杓之不可傳之所
棄也

李萼村墓表

甲辰

道光十八年吾友李萼村授江蘇知府過辭曾亮述生平少孤母子相依危苦及志所欲就祠墓祭田義莊事甚悉且曰吾聞江蘇官漕事難病民病官何若而可未久而聞君以病歸卒君之孤櫛以狀走京師乞表其墓嗚乎君於別我時命之矣其曷以辭君諱宣範宣城人曾祖志洪祖夢夔皆縣學生考諱承時娶王恭人生君五歲孤奉母走京師供事內閣日養母以傭書八千字冬夜手指僵就火倦臥袖焚王恭人割衣綴之母子相視泣下初試吏爲驛丞後選南昌縣丞有老民堂銀丞

收其羨君盡衣食於老民太守張敦仁聞之出二子事以兄禮母愛服闋補房山縣丞方守缺時佐天津府決積案閩廣市舶鬪有詐死者以術穢其尸君察其脈叱役曰是當急火之其人驚躍起服罪徙密雲縣丞地瘠歲屢旱村逃市空自免去者三令君狀其事於大府卽以君宰是邑且賑之蘇枯贍災民以大和捐金五百兩建書院民慕效者七千人又建義學由是縣有鄉舉士徙寶坻蝗起四境人見蝗聚如車輪者浮水東去遷通州知州時訟未決者千事君日夜裁判以鄉村道路遠近定傳訊期日被告在城者手書付原告呼之民感甚

或堂下獻瓜果千總誤捕人君釋之上官曰此總督意也擅縱懼雷君笑曰某所畏者天上雷俗以上官嗔爲打雷也未幾徙涿州而君是時政聲已浸滂 上聞

遂超授松江府知府君所至必自刻厲務有以益民而松江民久病漕苟輕有變置不便官漕且失期君至思所以計深遠者恒鬱鬱不自得未兩月患風濕遂以病歸先是君以王恭人苦節不逮豐養每遷秩必設祭而悲故生平於名節尤所重烈婦貞女必表其墓密雲張生死於義成立其子於通州志補闕忠烈傳建其祠及家居所營建散贍必先亡後存先族後身緩利急名蓋

以君所爲者磨世敦俗計有餘矣然竟其志則未也君
賢遠矣君以二十二年九月二十日卒年六十八娶丁
恭人繼娶倪恭人生子棟候選知縣女二適烏程朱淳
商城周文佶以二十四年某月日葬君於建平縣南鄉
畢家橋源好古而甚文故以表屬曾亮嘗讀其狀問通
政李公菡且曰君鄉在城東何水也通政曰李君去寶
坻時吾邑人送者皆百里外通州失名捕賊吾邑人購
得之以報君也聞涿州人感君亦如是自君去寶坻後
令者益難爲工耳蓋其邑士大夫言如此嗚乎卽民可
知矣銘曰

承爲世訾孰民是毗吏走邑荒勇言其疵遂流政聲達於天墀膏歟脂歟不戀其厚惟其嘖呻我則疾首我歸雖痛我心則愉胡不百年以福鄉虛表詞山阿靈其奠居

湯海秋墓誌銘

甲辰

君姓湯氏諱鵬字海秋湖南益陽人父義豈妣恭人道光二年君年甫二十成進士所爲應試文士子模擬相接得科第而君是時已專力爲詩歌自上古歌謠至三百篇離騷漢魏六朝唐無不形規而神絜之未幾成詩集二千首其始官禮部主事旣兼軍機章京旋補戶

部主事轉貴州司郎中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年始三十
節意氣蹈厲謂天下事無不可爲者其議論所許可惟
李文饒張太岳輩徒爲詞章士無當也於是勇言事未
踰月三上章最後以言宗室尙書叱辱滿司官事在已
奉 旨處分後罷御史回戶部員外郎轉四川司郎中
是時暎夷擾海疆求通市君已黜不得言事猶條上尙
書轉奏夷務善後者三十事後彌利堅求改關市約有
君奏中不可許者數事人以是服其精君旣負才氣久
居曹司謂事無論利鈍成敗有所爲當震爆人耳目拘
拘焉成易就之功弗貴也旣不得施於事則將著之言

吾書出而人以爲古嘗有是言雖工弗貴也於是爲浮
邱子一書立一意爲幹而分數支支之中又有支焉則
支復爲幹支幹相演以遞於無窮大抵言軍國利病吏
治要最人事情僞開設形勢尋躡要眇一篇數千言者
九十餘篇最四十餘萬言每遇人輒曰能過我一閱浮
邱子乎其自喜如此姚石甫以臺灣道創嘆夷受誣訴
事白出獄君大喜觴客於萬柳堂爲石甫賀余於是始
識君得讀浮邱子者君嘗爲會試同考官門下士多至
九列譽君者不患無其人願欲得余言爲可否於是嘆
世徒畏君之才而豪不知其不自足者乃如是也嗚乎

君今其死矣士而才固宜負病於世迨旣死而世無復見其病者獨其才在耳君之名其可無慮於後世矣君卒以道光二十四年七月九日年四十四未卒前過余曰石甫以同知官四川爲大吏者當何如旣而曰天下事恐難滿人意也後八日而卒余過長春寺記與君揖張亨甫柩而歸也未逾歲而君復殯於是輒黯然傷之君娶於子徽昭佑昭佑昭什昭啟昭孫惇允女二人適杜適李以道光二十年 月 日葬君於 縣鄉 原其友王錫振爲之狀謂會亮曰銘以屬君乃爲之詞曰

天與以才副之氣神豪語快士所憐大力者推幸以遂容頭平進不可意摧堅犯難壯莫掣蹶而改圖幾後世四十餘萬載厥字魂雖埋幽靈不翳

贈按察司照磨吳府君墓表

乙巳

君諱達德字懷新明初自江西遷今湖南者爲君十四世祖始著籍巴陵至起家爲富人者曰傳經生君及其二季嘗應試人踐屨不得前吏前卻之徑出不再應試專意於宋五子書扁表其言使出入見之座事繼母待異母弟弟婦廢居者及家子弟親族少長必隱度於恩義之平人求貸必應貸以必必爾開諭情事使兩息而

後已嘉慶十八年縣飢出穀萬石賑之大驚其縣人君曰吾自惟心計衰冀少事耳暇則手寫書史自種菜果課傭佃指授田法時與諸昆弟歡飲醉則益和而恭道光五年正月二十日卒年七十一母胥氏繼母孫氏李氏配羅氏徐氏子友樹敏樹庭樹女一人孫八人曾孫十二人以其年十一月五日葬君於橫板橋直其家南十里敏樹以舉人官教諭曾亮見其文京師以爲能學歸熙甫者也狀君行請爲之表嘗以謂三代後道德衰而游俠盛然通財之義固道德中所自有者也以古之無甚貧富而不以是爲名高也遂謂自游俠者倡之儒

者避其名而不復權其義世因以儒之行病不廣大豈所謂能宏道者乎君學道人也散萬金不以概其心是異夫儒而不利於物者

兵部尙書都察院右都御史陝甘總督富察公神

道碑乙巳

公諱富呢揚阿字海帆先世居納音在長白山東富察氏有八公出納音富察氏高祖圖祿贊隸鑲黃旗入關曾祖哈山刑部尙書祖太子太保恭恪公諱富明安湖廣總督生甘涼道諱富巽娶徐夫人再娶田夫人生公七歲孤嘉慶十八年中順天舉人由禮部筆帖式歷祠

祭司員外郎擢授汀漳龍道道光二年遷浙江鹽運使
歷浙江湖北按察使湖南浙江福建江西布政使入爲
盛京刑部侍郎管奉天府尹事旋外授浙江巡撫又入
爲盛京工部侍郎以副都統銜爲科布多叅贊大臣轉
盛京刑部侍郎道改烏魯木齊都統十六年轉授陝西
巡撫進陝甘總督二十五年四月九日薨年五十七兩
娶皆宗室女有女三以某年月日葬於某所其故吏陝
西按察使唐公樹義屬梅曾亮銘其碑其詞曰

富察八氏公系納音世秉節鉞鑒於天譏公以童孤
在幼不弄侍母夫人倚杵夜誦儀曹清寅以孝廉官司

於祠祭典祏守匪

仁宗大行陟方近畿儀法曠

絕公諫公稽宗伯入告以郎受知觀察於閩政不蹉失
轉運進階宰權平直于臬于藩六省咸秩 帝曰俞

哉釐刑盛京遂撫兩浙繼祖封疆維時浙西海塘孔棘
東塘沙漲潮乃西擊穿漏膏腴化爲鹵瘠禦悍保堅惟
石坦坡乾隆迄今制久則磨信臣異議公曰復貫輕費
重民百九十萬 帝曰汝材中外咸庸奉天之尹兼
以司空時科布多方籌叅贊念莫公宜遂往使換都統
之印新疆旋綰都統一暮入撫陝西去其玩吏忱感

帝咨時有悍民相呼刀客捕斬其魁以靖閭陌撫陝

六年陝甘進督我夷我蕃莫此邊腹議普爾錢五十當
百曰不便民以公奏格蒙古卓帳西寧是毗河南野番
屢驚我師麇驚鳥散我勞彼玩閱兵河州深念長算齋
志病薨有識哀嘆凡公所爲務在休息振興八儒莘莘
翼翼民便其簡士懷其德公雖云亡公德孔嘉故吏懷
風銘石不磨

朱孺人墓誌銘

丙午

吾友繡山以函封詩詞及摹漢魏篆隸書告曾亮曰此
吾婦朱孺人作也吾婦幼失母專其事母者事父及後
母遺腹弟調燥濕禦侵侮皆與其勞年二十而歸余移

其事親者事吾親不敢有失焉不逮事吾母移其事姑者事祖姑不敢有失焉吾家素貧而族大姻眾賓客酒漿束修之供饋能內外支拄不見罅漏使吾無自失於人者又以其餘功習詩詞繪畫隸楷女姻好學者多從之游其性情好尚固絕異乎常女子也然親戚時聚處酬高應卑各適其人未嘗以才語自標異其密於用心者如是故瘁而病且產遂卒吾哀其賢且勞致天其生而嗇於報以女子而求託於沒世不可知之名而其所喜以自見者又僅有是敢質之以徵於墓詞嗚乎其哀也如是其可無銘孺人諱璵字寶瑛海鹽人內閣學士

兼禮部侍郎諱方增之女曲阜孔憲彝之繼室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十五日卒年三十五所著詩詞各一卷子慶第慶篤女慶婉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葬於衍聖恭愨公墓左銘曰

古傳列女多雅才以才爲諱孰致斯惟德不淑才乃疵能宜尊章敬持持囊篋細大安提提六親攜姻歡如歸箴管餘事藻筆摛才若此者乃可詩有然疑者徵余詞

資政大夫戶部侍郎總督倉場毛公墓誌銘

丙午

公諱樹棠字芾村河南武陟人曾祖諱超祖諱景萇考諱睿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母吳夫人公以嘉慶二十

二年成進士官編修歷內閣學士禮部右侍郎倉場侍郎於校理館閣書籍及主試閱卷事常與其選然公生於中州河濟間先賢名儒今古相望故一以儒先性理之學爲務於詞章不屑屑也大考以入一等官驟遷亦不以此自喜於理學不岸然居其名而居處慙慢者見輒走避其孝友恭儉躬躬然如有所循而赴義忘利之事汲汲然常恐其行之不逮也賊據滑官軍掘塚於太行堤掩其棺者千計從父失官死羈所孤行數百里償逋負持喪而歸爲鄉人客京師者建舍館定規約必使可久道光時以內閣學士稽察中書科有劾以受私者

疏自陳得白

上由是益深知公未久卽總督倉場

初至倉場時有言增官役防盜米者公謂無益於防弊而弊隨人增奏止之然於漕事可除姦絕弊者躬無不親心無所不自盡也夫京師之本莫重於倉儲而食其弊者常十餘萬人故弊爲天下最然以公之綜覈周密人皆謂是官也如是可以無憾過求之則反有他患者而言夫古大臣思患預防之心且不自欺其志如公者則終未能以人之言而釋然也故尤窮思勞神以求稱其職而瘁至於病病且告

上鑒其誠而許之歸逾

年道光二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卒年六十六始娶王

夫人繼娶姜夫人子昶熙亮熙女一適舉人劉方平女
孫一以逾年十二月十日葬縣之小原村祖墓側昶熙
官庶吉士來京師求銘介以求者同年李太常棠階與
公同志者也銘曰

伊洛之學光於 聖清睢州儀封爲國翰屏濡染於公
儒行自製抱古於懷外不高厲出言如畏履坻不蹉及
其敢行如川走波有德無位世士所諱詭隨於人以保
厥貴公行旣尊而宦亦通磨不受垢塵感 帝衷天
豈私公乃振道風義歟命歟士有攸從我銘其實以告
儒宗

奉政大夫永定河南岸同知馮君墓誌銘

丙午

君諱德响字如堂姓馮氏先世自順治時移黃陂籍於
商城祖朝綱考應純皆以君官遇 覃恩贈奉政大夫
祖妣彭氏妣潘氏皆贈宜人君以嘉慶十六年援例得
直隸通判年甚少而開敏冠其曹時吉林兵進關捕林
清黨大吏以良鄉首過兵而令怯弱須強佐即使君往
兵以不謹權寘定及天津同知補河間府泊頭通判領
四縣隄工道光二年河決東光君兩飯不去隄所夜分
時出驗工物測水勢消長役人感其誠不以督責嗟怨
總督那文毅公設捕盜局君主之乘間言曰自設局來

奉檄者尋躡四出盜不加少人務見功捉搦疑似真盜未獲誣罔已多夫州縣捕盜時近地真局員捕盜事遠形變其難易較然可知且州縣玩盜非本心財不足也若以設局虛耗之財加州縣捕緝之費庶收實效而少冤民公然其言局旋輟而州縣得請緝捕費自君發之後權宣化府知府興起士類是科舉一人王生卽親風首取士其權知藁城也縣有豪藥婦死婦家怯訟君廉治之及權知祁州屢折疑獄二十四年補永定河北岸同知改南岸在北岸時三角淀潰君冒雨越界防遏其通判得無坐而君隄亦全二十六年三月卒年六十二

君久習民事政不蹉跌以賢見勞不自難阻至非道求
進則夷然不屑故官直隸四十年權知府同知通判州
縣任凡十六七未嘗得一息休暇而僅以是官終論者
皆推其勞而惜其遇配程宜人生子詔前金鄉縣知縣
女孫三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鄉某原銘曰

君才恢恢兮上所倚其惠愉愉兮民所喜宜絕轡於長
途兮而稅駕於此雖仕不盡其才兮而譽在民者崇不
可圯銘以徵其後祉

館陶縣知縣張君墓表

丙午

君姓張氏諱琦字翰風陽湖人祖政誠考蟾賓皆以君

兄惠言官編修贈翰林院庶吉士祖妣白氏妣姜氏皆贈孺人君以舉人謄錄議敘道光三年官知縣山東補館陶縣始至權鄒平歲且盡君閱村四百七十麥無入土者卽申牒報災其詞堅大吏破成格入奏因鄒平得緩征者十六州縣民失物誤訟於長山縣歸獄於君君曰汝失物地大樹北抑樹南也曰大樹北君曰若是則我界也民愕然曰誠鄒平耶卽不欲以數匹布煩父母官持牒去後權知章邱鄒平民時赴訴君曰此於法不當受者也慰遣之章邱俗好訟又多天府書吏持令權君結正二千餘事私書絕蹤然君所權兩縣或數月或

歲餘卽受代惟館陶八年人戴之如親戚而君政固不爲姑息始受事久旱君禱雨旣應糶倉穀平價振口糧士民皆洽歡乃嚴捕劫盜姦民士有訟者閱其詞不直卽曰課汝文不至訟乃至耶試責以文不中程後乃決事士訟遂稀其仁術兼濟類如是然君尤以館陶地斥鹵不宜穀又衛水數敗田精求古溝防及區田法試行之未遂而病道光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卒年七十子珏孫殤曜孫以舉人令武昌女子四長適吳廷珍刑部員外郎次適章政次適孫劼次適王曠皆士族以是年十一月六日葬君於縣之龍山湯孺人先卒而耐墓旣誌

曜孫乃乞爲之表君少以文學名與兄臯文編修伯仲也詩詞醫學書法皆能得其深著錄十餘種人以君爲文人傑魁者矣而未意其能爲循吏如是嗟夫是乃所以爲文人也夫政不達而言立者蓋亦寡矣苟以君所爲者有過乎文人此可謂能知君矣未可爲知文人也且世之所謂文人者又何也

鄒孺人墓表

丙午

道光二十六年冬夜發篋得管異之遺墨述其母鄒孺人事凡百五十字曰先母鄒氏考諱森安東縣教諭母周氏諱瑋之女歸先君生子女四人年三十七而遭先

君喪以女工典質支拄門戶事先大母葉孺人八年葬
先祖祖母及殤弟妹嫁一女娶一婦延師於家教同讀
書至十七歲而後止嘉慶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卒
年六十六道光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與先君合葬於江
甯安德門外之傳家山子一人名同孫一人名嗣復孤
管同泣血謹述嗟夫此異之書示其友乞墓表者也異
之書此未幾試禮部道卒子方幼今十餘年矣而嗣復
始成立乃追書以遺之以卒吾先友之志夫異之所述
自世俗務虛美者觀之無絕殊者然以家之貧薄而事
之危苦也獨以一女子當之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異之蓋有以知劬勞之人無有過於爲父母者矣此所以爲善述其親而余不能有加於是者也嗣復今爲諸生而甚文庶其知先人以誠敬其親而不自飾於其友者於古道皆有合焉孺人之夫諱文郁余記揭帖圖字西京者也

王太恭人墓誌銘

丁未

太恭人王氏山陰人前零陵令會稽宗君諱霈之妻今戶部員外郎記名御史稷辰之母零陵君卒三十一年而恭人年八十以道光二十六年八月卒孫一人女三長女殤次適王適錢以卒之明年三月將歸葬山陰木

柵村之銅盤山稷辰乃乞曾亮爲之銘零陵君以孝稱於鄉以循吏稱於湖南恭人皆能助其內蓋以零陵君之孝而嘗客游二親之安於恭人者猶安其子焉從之官官私錢出入計簿皆不假人手同官謂零陵君不欺民恭人能不欺零陵君及子以中書厯主事員外郎皆直軍機侍側時一不問朝事惟生平三族恩舊時往來於懷有失所者力可及必扶植之無事則喜稱道諸老人傳說軼事蓋王於明本胡氏以方正學師避改今姓自曾祖父三世爲邑名士故幼而知書史漢文魏晉詩歌皆嘗涉之而不以詩詞自名惟論語孟子書常置坐

側尤喜爲兒婦講誦其義夫世之稱婦行者於常人所能者無缺則可謂賢婦人矣進乎此而有士君子之行焉豈非尤難者乎而說詩者曰無非無儀以有善非婦人也然又曰釐爾女士夫無善不足以爲士而以有善爲非則大雅所謂有士行者何以稱焉以是知詩之教非一端而如恭人者乃深於詩者也銘曰

助孝於室成清於官以經爲師責子以難高行奇數圖傳纍纍恭人秉德獨遐天祉從以賢子老福多喜銘撫其終愉者鑒起

陝西巡撫鄧公墓誌銘丁未

公諱廷楨字嶢筠先世居洞庭山明徙壽春六世祖元
旭官檢討始居江甯曾祖重祖鑛考巨源皆諸生及曾
祖妣陳氏徐氏祖妣彭氏妣陳氏皆得一品封贈公嘉
慶六年進士官編修乙丑會試戊辰會試鄉試同考官
十五年出爲甯波府知府母憂服闋補延安府歷守榆
林西安府南鄭韓城有死囚皆受誣公反其獄及全同
州嫠母子事陝民歌頌由是譽流京師道光元年超擢
湖北按察使權布政使請免田入江而稅銀在民者十
餘萬兩遷江西布政使權江西巡撫以守西安失察屬
吏事罷歸里旋命以七品銜赴保定起爲直隸通永

道陝西布政使權陝西巡撫六年遂授安徽巡撫自嘉慶時安徽多大獄信臣覆案官更多得罪而獄歷久愈疑其鳳穎俗尤悍驕常以兵定變而公至比大水親乘舟振災又精察吏才鄙強怯付民地所宜悍民畏威精民亦息意不敢幻訟在安徽十年俗以大安所舉任後多至大吏十五年授兩廣總督時方議鴉片煙禁公奏議以爲法行於豪貴則小民易從令嚴於中土則夷貨自絀未幾而林公則徐以欽差大臣至廣東嘆夷遂輸煙入官甚悔罪已而中變以兵船回泊尖沙鰲進至穿鼻公飭將士迎擊六接戰夷皆傷退訖公任不得入

虎門林公既改兩廣總督而兩廣外夷易犯者莫如閩
故改公兩江及雲貴總督皆未行而遂卒授公閩浙二
十年四月夷船泊穿山洋及梅嶺廈門擊之皆走援定
海至清風嶺得旨卻回蓋夷方銳欲入閩而閩之海
防地道多兵力散公往來泉州廈門暑行星征籌應捷
出晝吏夜牘且詢且披無一夕得安寢而以前兩廣兵
吏捕煙黨不力効力廣東戊伊犁二十三年 召回復
起爲甘肅布政使二十五年再授爲陝西巡撫而番賊
於是時屢擾蒙古游牧公先權陝甘總督卽邀擊於疏
曠溝得前所失馬牛羊以萬計八月至陝時公已積勞

久時時欲乞休以前後受 恩未敢也二十六年三月二十日薨於位年七十二其年十月三日歸葬上元縣靈山下配張夫人繼配何夫人側室吳恭人祔子爾恒編修官辰州府知府爾頤雲南趙州知州爾威國學生爾晉府學生爾巽尙幼二女十二孫而爾頤爲弟廷梁後公機神高朗外容異量而制行內嚴遇事不求奇功而深慮宿禍自侍從歷討疆四十年雖屢起屢躓上亦諒其素而終任之亦自無得失意見於顏狀有及見公年少者皆曰如諸生時遇學人文士薦寵講論不倦於詩及古音韻學所得尤深至世俗好尙一不綴

意嘗閱兵過當塗或問令曰厨傳費幾何曰二十千聞者以爲難銘曰

公以文達乃握政經活囚西安民歡吏驚越等之習惟天子聖放稅蘇枯江漢思詠及撫安徽爲民擇吏鉏荒息瘵十載無事開府七州神旗雕戈超然一翁常度委蛇夷事之殷馳驅孔亟南海天山萬里一息

帝念勞臣舊恩載新光榮始終被此後人子誌余墓公昔命我我詞無慚元宅攸安

馳贈奉直大夫陳府君墓誌銘

丁未

國學生馳贈奉直大夫陳君諱晉字退菴德安人考諱

某有子五人而君與兄贈奉直大夫諱某者同爨兄夫婦早卒子五人君與其配李孺人撫之如己出五子自幼至長無水火飢寒疾病之困皆君所覆育者也自入學至京外官皆君所督成者也五子及所出之婚嫁皆君所稱家以成其禮者也男女數十人衣無常主食無私味皆君所調護而整齊之者也可謂難矣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近之也聖人以爲家之乖始於視兄弟之子不子若也故制服以報使與子同而釋其義曰兄弟之子猶子也人有不親其兄弟之子者矣未有不自親其子者也使知親兄弟子如己子也則出之必

以誠而行之必易矣惟其蔽近而昧本始以聖人制禮爲有所矯而正之今觀於君則聖人之禮出於人心之固有而無所矯者其理乃益信也嗚呼可謂難矣君卒於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年六十嗣子廷勳國學生有孫五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君生平好山水圖史居倚城終身不一入有德善於鄉里甚眾然識者尤以君內行爲難奉直君子廷吉進士官刑部主事廷英廷懋候選從九品廷弼舉人令清豐縣廷儒拔貢官教諭而廷吉子學恩廷英子學春亦縣學生此於君之墓可不書然皆君數十年視如己子者也故不得而略也

銘曰

有兄者子今郎官
馳君爵服吉且安
告我書行涕萑蘭
列詞大幽莫嘖嘖

柏視山房文集卷十五

墓誌

上元梅曾亮伯言

翁母張太淑人墓誌銘

戊申

嘉慶時海州有賢吏翁君爲州學正嘗查災以印封其籍州牧時君之出而饋金以請印曰籍有誤請更其室張太淑人峻拒之是役也飢民之注籍者皆無漏冒而太淑人之賢聲遍於人人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卒子心存使其子同書來乞銘曾亮曰是一事於法應銘況有其他太淑人姓張氏昭文縣人歸常熟翁氏爲海州學正諱咸封者之繼室前室許淑人遺子女撫之極周每

相語曰今乃知有母之樂也以舅姑好茗水必甘每天
兩白提瓶布甕承雷纍纍舅食鱒魚曰以薦新卽告曰
已別具矣海州官廨廢或言見狐鬼兒女惶怖責之曰
鬼當畏人人反畏鬼耶後從學者眾自執爨常雜食糠
覈而諸生必飯肉羹贈君爲上官所知舉縣令曰君性
情不宜州縣官贈君曰是也如言以辭其高致如此然
固及見其子官卿寺任學政廣東直 上書房拜珍秘
瓜果之 賜孫復以編修爲廣東鄉試考官及子乞養
家居又八年 誥封太淑人年八十七乃卒蓋天所鍾
福不以其無意於是而澹置之而卻金以活人其食報

固天之所獨厚者也子二人人鏡國學生心存大理寺
少卿孫同福同爵同齋皆諸生而次同福者同書官編
修曾孫男十人爲諸生者曾文女子一人適長洲陸氏
孫女子二人曾孫女子三人贈君葬已固不可啟封乃
以道光二十八年某月某日卜葬於虞山西鵲鶴峯下
銘曰

佐夫儒官以義自完叱金如唾飢者感嘆積極乃豐再
見文通隨子持節安車從容大理之歸我序誌喜八年
供養光溢閭里惟是老福非賢曷基銘幽揭華女士鑒
茲

誥封奉直大夫梁府君墓誌銘

戊申

君姓梁氏諱國成字振西廣東信宜人祖諱源考諱之
萃皆能以厚德恤其鄉里君趾美前光不磷益篤以父
久不第望之殷乃棄百事爲科舉學然君所爲科舉學
與世俗殊書雖成誦者溫肄必百過乃已及經注史籍
皆提掇元要取拾務盡凡場屋所以試士者期吾應之
者不爲窮嘉慶十八年舉於鄉二十三年試禮部留京
師遂卒年三十二啟其篋得抄錄史漢書春秋三傳異
義若干卷詩文及時義若干卷嗟夫君之學進取之士
以爲迂而無俟乎此者也然士所以應有司者必如是

乃幾可以無愧久矣夫雖場屋之學其名存而實亡也
而高論者猶循其名而譏之不亦濫乎然此非獨進取
者之失也學必有之已也乃可以觀人則宜乎取士者
之避難而責所易也若君者可謂能爲其難者矣君娶
張氏子嶸縣學生巍拔貢生官刑部主事女二人孫五
人道光二十七年某月日改葬君於淋水洞山巍方在
京師來乞銘其詞曰

人逸而獲君百其功奈何乎天志不畢而年窮

程恭人墓表

戊申

恭人程氏松滋縣人歸同縣黃氏爲府學生封朝議大

夫大溶之妻雲南迤南道士瀛之母方在室失母年未
二十能撫弟妹代父理家事父以貧將棄田堅不可卒
賴以濟及歸封君其家法當更番執炊而叔母爲祖姑
所憐十年代之炊無怨色後析居食不贍親時時悲咤
恭人自以爲冢婦乃一任勞怨爲家人先減僕婢出理
田園入治薪米浣濯夜則紡績佐匱稍暇乃得爲兒女
補綻裂凡可以爲家中節日用計長久者無不周凡所
以苦一身逸諸婦以承舅姑意者無不至蓋如此者數
十年如一日及子以編修授雲南昭通府知府擢迤南
道未嘗以子故異於人人一味之異一衣之新暫御卽

屏去曰吾不習也而治客饌必豐食工匠必飫以婚喪
及不舉火告者必恤卽乞丐至亦不忍拂其意蓋如此
者又數十年如一日年六十九而卒哭者皆失聲不與
弔而素聞其賢者亦悲嘆惋惜子士瀛次士漢縣學生
次士浚江蘇縣丞女二人適陳適張孫男二人孫女十
一人其卒也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暮年而葬枝江縣
之洋溪山銘未備士瀛會亮同年友也乃請爲之表其

詞曰

蕃衍之室勃礫恒多有肩其辛化怨而和見苦爲生財
每重視女行士難捨愛若棄令子述德痛言未詳我掇

其要在石不亡

誥封奉直大夫李府君墓誌銘

戊申

君姓李氏諱少白字蓮峯鬱林州北流縣人祖毓蕃官上林教諭考程沆歲貢生娶黃宜人生君爲縣學生以教授爲事然不專涉文藝書古人行事可法者置之坐隅每遇事隱度古人有是
否有是卽犯疑難行之不顧也族無後眾分其田爲擇嗣而反其田以官有夫愚棄其婦責夫還婦而家人教之婦功鄰娶婦有夫兒且失乳君方食怒而起呼鄰責諭之婦定還然後畢食人有子失母夫失妻者告於君訪必得所失其他行事類如

是昔東漢劉勝居鄉里閉門掃軌而杜密譏其知善不
薦聞惡不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由今觀之二公所自
處皆君子矣然士大夫易於爲劉而難於爲杜者何哉
俗益澆避嫌益甚耳處嫌而不自疑非人信其無欲利
之心者不能也君當之矣君卒於道光十六年二月年
六十娶陳宜人子翊昌候選訓導縉昌縣學生燕昌進
士官戶部主事女五人孫六人君弟紹昉嘗官編修給
事中考以上贈如其官君贈如其子之官以某年某月
日葬於某山某原銘曰

通俠者放舉疵者拘肫肫李君旣俠而儒不覃其施利

本
州
里
元
壤
銘
德
以
徵
遺
祉

贈通奉大夫何府君墓表

戊申

君姓何氏諱光策字異酬望江縣國學生先世自廬江遷四川富順縣元季官安慶路教授者諱本齋始居望江六世孫永康令新建新建至君祖浩然考懋縉皆世有文學行義君十七歲孤兄早卒嫂劉夫人一子殤母姚宜人以家事殷長子亡而君又未壯也恒鬱鬱不自得君先意適志雖少已自如成人姻友傭獲皆莫能弄以事丹青藝文博覽旁習通才賢聲聞於人人咸宜人以是久忘其傷娶彭夫人將嫁失明彭氏曰吾女廢

不可以嬪高門請改聘而可君固不許生長子俊以後其兄姚宜人益以慰姚氏有喪葬費宜人未及言君一任之又自以先人世有德於鄉振貧瘞枯不懈益勤雖大費亦無所吝惜道光六年八月卒年五十一彭夫人繼娶朱宜人側室葉孺人皆先卒子佶候選從九品偉縣學生最季者倬二女六孫女孫五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改合葬於縣城外五里墩而君之子俊後其兄者道光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是時官南河同知君得馳贈奉政大夫又數年官大名兵備道 皇太后覃恩馳贈通奉大夫以前葬未及銘告曾亮請爲之表次其

世系里居行事卒葬年月及新所受 恩命著於篇方
君之婚而不可以疾悔也豈以是爲高行而冀福哉亦
義固然耳而卒食所生子之報存以榮其身歿以祉其
後事應昭著爲鄉里所驚嘆則君之德豈獨鍾何氏之
子孫亦慕其義而歸厚者多矣表於墓亦表微也

桐柏縣知縣邵君墓表

戊申

君姓邵氏諱希曾字角雲杭州錢塘人祖教忠縣學生
考寶階舉人官教諭君以乾隆五十四年舉於鄉大挑
得知縣河南嘉慶九年權通許縣事十一年陝西民變
赴河陝軍營事平權盧氏鄆陵西華沈邱太康五縣事

又防守於河官軍守賊滑城運糧往經營賊途詭行堅
防卒達軍食那文毅公賢之檄督糧臺與賊去來者定
其獄事平加級權淮甯縣事督護唯儀工西壩以最權
扶溝縣再權淮甯及新鄉新鄉供九省徭遞缺則上噴
給則民怨怨且訐上仍坐其罪於令前新鄉以是去官
多憚往君至苑張有經能得民情和二十一年補桐柏
縣多悍民有會曰掖刀人苦其暴君令鄉各建柵而家
出一人爲門夫一警百呼無事歸業暴者無所逞君以
爲化悍民莫如興文乃爲諸生講文律辨詩四聲道光
初年有第進士者自明迄今於是年始遂益募萬緡推

建義學於鄉褒嘉慶初死賊義民專立廟道光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卒於官年七十七君以

睿皇帝萬

壽及

今上登極恩再加級奉政大夫祖考及祖妣

應宜人妣楊宜人配王宜人俱贈如君官子鍾銑府學生承堯縣學生琪候選主簿鍾和國學生宗衡候選府經歷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鄉某原弟之孫懿辰以文學爲君所優瞻今官刑部郎實助舉君葬而請表以文君工詩好文詞固儒雅士而治劇邑變悍民亦欲以儒效勝之或以爲迂則不然夫巧者文俠者悍其欲利之心一也文不足攻取於世乃激而爲悍亦其計不得不

出乎此也善爲吏者不能使民無欲利之心而惟使之變其途以自遂亦去殺之微權也夫

國子監學正劉君墓表

己酉

君諱傳瑩字蕉雲漢陽人祖良礎父方行余初識君君年二十餘以舉人官國子監學正方考古務爲精博又好爲古文詞然多疾發輒廢食不能近書君家故貧去父母兄弟久又連喪婦愛君者皆以君有所不自得者戒於學宜少休而君自苦彌甚志益高欲追古爲己之學而從之不以文學人自處也而不自標異雖余亦於其疾且歸始知其日進也可愧也歸未數月道光二十

八年九月十八日卒年三十一既卒乃得其日記并遺
令讀之始若可笑繼爲之悲卒乃起人敬嗚乎君之學
蓋自不妄語始矣嘗以謂世之困人者獨功利耳文章
傳述之事得其深者亦有以澹外慕而自足要不若守
身義理之學超萬累之表而莫吾挫此豪傑之士必志
於是而不以自怍也如君所志者是已始娶湯繼娶陳
終娶鄧鄧有高行父兄媵以財數千金夫不樂遂反之
母氏以是知君固窮之節行於家也無子嗣兄子世圭
卒之明年某月日葬祖墓側將卒書告京師友人曰上
元梅先生表吾墓龍侍講書曾侍郎誌吾墓何編修書

遂皆如其言

謝封君墓表 巳酉

封君姓謝氏諱廷恩字拜賡江西崇仁縣人祖諱亮弼配陳氏考諱上許配阮氏劉氏生二子君其次也家貧力耕稍長易農而商能逆知時物當貴賤與鄧氏俱爲賈主計者誤以鄧金入君陰還之而戒其改計簿鄧知之遂以出納事專委君由是信義聞於人人有所謀無不就家以大饒崇仁故山邑田少苦飢君語其儕曰吾當爲邑建義倉人材其力未能是笑其言嘉慶二十年以二萬金建倉且貯穀萬六百石如其言入學者於學

官有加結費貧者苦之君捐金取息以代費縣有南北城以橋相通曰黃洲橋橋廢而舟漲盛時失溺者眾君初以事鉅慎不敢任久之慨然曰吾不爲復誰爲者道光十六年施工五年畢工用銀六萬有奇邑令榜曰謝公橋辭復其舊先是建倉有餘木而謝氏未有祠至是遂以成之并設倉於祠以備飢族於是邑中有大僇費益咸仰君君不以眾人規我有藜芥其出財常先人意所不及故官茲土者皆引重之君固默默不造請也嘗語其子曰吾年二十六爲人司計會年五十建縣義倉振族人穀助官費於育嬰堂年六十爲文武生置學官

加結費開并族中七十而建黃洲橋汝母六十時吾散
穀族中丁四斛他姓斛以三今吾卽八十汝母亦七十
矣族人以儀物壽者勿卻倍償之使受有詞也道光二
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卒年七十七鄉人皆思悼之君
之年不可謂不壽獨惜其善舉之與年俱增者而止於
是也以子宮贈中憲大夫配周氏劉氏皆贈恭人子蘭
階候選州同蘭生進士工部郎中蘭英優貢生蘭墀刑
部員外郎蘭積縣學生女五人孫十二人以道光某年
月日葬於某鄉某原蘭墀請爲之表昔歐陽永叔表連
處士好行其德其行大類君然處士家固多資非若君

親歷爲生之難也而輕財也如是夫君豈以財爲可輕哉蓋其重義也甚矣

贈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講海甯州學正朱府君墓

誌銘 己酉

君姓朱氏諱文治字少僊餘姚縣人祖諱玉堂考諱金鐸與弟同割臂藥親君中乾隆戊申科舉人嘉慶六年大挑得知縣時

仁宗喜得兩人 賞葛紗一匹

君與其榮改教職官海甯州學正十餘年大吏又以知縣奏用遂引疾歸道光二十五年卒年八十六君家故貧而能立節概陳大用提督松江館君贈以裘冬服而

春還之後爲忌功者所中當戍邊君自京馳慰之且爲
謀贖緩事發函數千其改教職也或勸其無改而資以
三千金爲上官費君固辭及至海甯以學正班鹽大使
上而朝賀祭祀班反後之牒請復舊袁花鎮旱飢掠富
室州牧憚不卽行君曰速往易定緩則他事生人以是
知其才氣足任事而安於閒官爲可惜而君在海甯時
遠近工詩者皆聚是州相過逢封題報章長歌短吟乘
興間作嘗中酒而笑曰樂莫大於無憂吾今而知是官
之爲真樂也而又以束修之入嗇縮衣食以置祭田養
寡姑病弟教育子弟羣從後其子侍講君屢持節校士

門下士多貴顯君懷益慰而侍講旋以養歸父子相隨
行間巷中鄉人榮之以爲君之節足以固窮而其和又
足以迓福也君元配陳繼配陸君之考妣及君及配皆
贈如其子官二子森舉人蘭道光九年進士及第第三
人今官侍講女六人孫五人女孫二人以某年某月日
葬某鄉某原銘曰

令與儒官孰易孰難能者斂退惑者瞋瞞及其大覺欲
拔莫還君不人謀避勢若仇約情養安與福優游子孫
孔嘉以奠茲邱

馳贈奉直大夫刑部主事馮府君墓誌銘

己酉

有人而孝於親親沒矣推其愛以及於親之弟寢必問治具必躬坐立面告必齋意其嗜好而彌縫其匱乏歿而斂葬竭其誠自人視之皆以爲猶其親也友於弟弟歿矣推其愛以及於弟之子衣食先之師友輔之官京師則爲之謀資斧定居處且致其室家也而後卽安白人視之皆以爲猶其子也夫推其孝愛者能如是使如古選舉之道行而公且明焉其有聞於世無疑也不然薰德而善良其鄉焉亦可也然而籍不達於朝名不出於里役役於場屋衣食於賓客也以老嗟夫此獨行之士所以難自見於世也代州馮君諱佶字味辛其叔父

官清河縣丞君侍於署其所以事之者固人以爲猶其親者也弟有孤曰志沂所以撫之者亦人以爲猶其子者也嘗試於京師陳侍郎用光爲考官薦其文後屢黜遂不復試嗟夫君之行固非有當於取士之制而文之工拙又懸乎人而莫能自操久矣夫命之無如何也至後世乃益甚耳此可爲太息者也君卒於道光二十六年五月年六十三妻佟氏先三十八年卒常以女工養姑將卒手持二荷囊未製也君悲之遂不復娶子志沆候選訓導一女適吳氏乞銘者君弟之子志沂官刑部主事君撫教之成進士者也銘曰

遇之嗇而行之豐我銘祿之以奠其坎之宮

唐安人墓表

己酉

安人諱惠端字靜漪善化人故江蘇知縣唐業正之女
今編修孫君鼎臣之室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十二日卒
生於世三十一年婦於孫十三年編修告余曰吾婦幼
不逮母訓而善事舅姑其卒也吾母哭之哀始吾母念
兩弟遠在家不自釋婦率諸孫環其前嬉戲跳擲母雖
憂不能解顏笑夏雨甚風雷駭人必侍母多笑語亂
其聲且呼家人皆集平時居室中終日無聲歎母不欲
嗜好煩家人匿不言輒億知之余從其言則得又曰婦

不能繡工而勤紡織自製衣衣飾卑陋不仰較於人始
娣治家兩食外一無所求索及來京始自主之而相處
極和娣哭之亦痛卒前十日聞女殤而泣勸卽止蓋亦
自知爲悲之無幾時矣可痛也有三子慶瑞慶蕃慶穀
將以某年月日葬於鄉且表墓而先請爲之詞夫婦人
無外事播於外非庸德也故誌婦行者宜徵於其夫編
修言未月餘旋主試貴州程期迫治行理居宜不及他
事一旦衣冠來致詞卒如前請此其賢有難忘於家人
者矣是可書也

朝議大夫南昌府知府吳君墓誌銘

庚戌

君錢塘吳氏諱清臯字小穀考諱錫麒國子監祭酒妣
楊恭人生君兄弟七人君次六嘉慶癸酉舉人捐中書
充國史館分校本衙門撰文以軍機章京議敘內閣
侍讀充方略館纂修考御史第一未及補而以先所得
京察外擢撫州府知府時道光二十三年也 上召
見曰汝師傅吳穀人子耶汝學問乃不得進士也至撫
州革舊弊日釐金者商民便之東鄉民以徵糧捍官君
會兵往將近村整隊以待告反者日數百輩日事即起
眾且至矣拘我而釋回矣或曰進擊之君曰彼反形未
成進則速之鬪矣然則退守縣城君曰彼以虛聲恫我

畏我也堅持之眾必散遂以無事調南昌府攝吉南贛甯道鹽法道事卓異入都至江都病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卒年六十四配項氏韓氏子樑江蘇候補知州女二人適江適武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君與母弟清鵬官順天府丞者同年月日時生其言動狀貌工詞翰官皆至四品同也然府丞豪於詩以高第歷職清曠今益自放於病以極其才而君遇事精整慎名法內苦其心而必求無枉於人其壽命及所任之閒劇亦殊焉豈生年月日以推富貴壽夭者其說果誣耶抑列禦寇所云既謂之命卽命亦不能自識之者耶抑人成形

象以後其自能變化其性命者雖天亦不能圍其終耶
吾不得而知之矣銘曰

一幹而中分或支離而天存或扶疏而先神奈何乎天
吾銘以奠君之神

何母劉太夫人墓誌銘

庚戌

太夫人劉氏望江人贈通奉大夫何府君諱光第之室
大順廣兵備道何公俊之母贈公早卒遺一子又殤姑
姚宜人窺其志不欲生也曰弟有子先爲汝後七年而
夫弟生子如前言子暴病不知人家人皇遽太夫人曰
是子關何氏門戶祖德厚不宜有他方舅卒時姑年衰

而夫弟幼營繕喪祭極勞苦及夫弟成立乃一以家事歸之錢帛有無不何問夫弟以善施貧而丁日增或勸分產爲活辭之及子貴而夫弟已卒撫諸子如已出嘗語子曰汝之祿先人貽也凡先人之子孫皆當其之鄉有善事命捐金以倡曰汝舉科第得官鄉人皆榮之以爲喜其厚意宜有以報也大名旱江南水災 朝旨以大名道助賑多加九級太夫人曰汝之祿皆 朝廷賜之今助公家費固宜復厚 賚汝宜若何而報之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十八日卒年八十二 諡封太恭人又以 皇太后覃恩晉封太夫人子俊道光九年庶

吉士以海阜海防同知 賞戴花翎官大順廣兵備道
孫震錚國學生維鍵國子監典簿次維鏞次維釭女孫
四以十二月二十一日葬於望江縣某鄉某原銘曰
天之所福報瘁以豐方瘁已折謂報不鍾非天有遺人
則自証明明夫人克受天祉履蹈艱難不蹉以起子宮
大名八十壽歌身服貂冠威儀佻佻昔我祝釐不文以
質援詞奠幽庶幾有秩

陳鐵橋墓誌銘

庚戌

君姓陳氏諱憲會字鐵橋杭州錢唐人曾祖兆崙以文
名乾隆時世所稱星齋先生者也舉博學鴻詞官太僕

寺卿祖禹萬濟陽縣知縣考桂生江蘇巡撫先娶吳夫人再娶武夫人生君道光壬午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詹事府詹事君方成進士時年甚少嘗主試廣西官貴州學政一爲會試同考順天武鄉試副考官充

國史館纂修 武英殿總纂提調 日講起居注官

咸安宮總裁 文淵閣直閣事其官旣已達矣又能詩歌工書法皆不以自喜獨好劇飲醉則於生計事益無所省錄故時致匱乏余嘗與同年爲飯會約曰無入酒人君聞曰甚善幸入我會中以止酒比入則君先自攜酒來醉而歸然君爲人遇貴要人及貧窶故人子不以

輕重生意亦不以應人求有慢色爲人請事卽有所強
聒不望其顏色自沮雖自在窘急中見求助者爲卑語
苦言輒噤不忍辭忘已急以應其心常恢恢然不疑人
欺余與君窮達異性行不同然於其卒也哭之悲嗚乎
君之心何其近古人也君以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十日
卒年五十配錢淑人子元祿直隸清河縣丞女五人皆
適宦族女孫一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其詞曰
君才宜卿君德宜壽位酬年奪天胡可究其德維何解
歿去扁以祉後昆奠於茲城

胡母龔宜人墓誌銘

庚戌

宜人龔氏生湖北監利縣適如臯胡君龔故饒於財宜人自童幼時卽靜癡無驕逸態君隨父客監利家故貧侍姑孫宜人紡績米不足或以豆飯不以豐約異見於顏面舅姑歸如臯子婦留孤居異鄉少親戚益困宜人固自若也及還如臯夫客揚事親課子一不以貽夫憂姑卒時宜人年六十八矣哀泣逾平人時長子舉於鄉悲憂中不復覺爲可喜事而益習勞儉惟不吝給親友曰吾窮苦久知處是至難也且卒語其子曰若祖母有言孫少得官祿贍親友足矣慎毋戀官道光二十九年七月七日卒年七十四子連耀二十四年進士庶吉

士改吏部主事以

皇太后覃恩宜人封得五品

次連輝連城側室郭孀人出孫男三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縣西夏家莊先一月連城持其兄之書來乞銘嗟夫一視夫富貴貧賤者士君子之所難也安乎貧而急人之貧則又難焉夫人當貧賤時責人以德少裕則病人之求曰吾亦嘗有是乏獨彼也耶吾不可以再取困隱視宜人何如也銘曰

在室而饒不潤於膏有家而匱神不以瘁我匱則爾人匱伊何節其食衣爲人救瘥嘗艱澹榮少得以慰綿憊之言戒進以退其志則約其德孔昭我鐫其行實詞不

彫

朱蘭坡先生墓誌銘 辛亥

先生姓朱氏諱琦字蘭坡先世唐末自蘇州遷婺源六世祖緯遷涇縣曾祖武勳祖慶霄以從兄理官布政巡撫時贈通奉資政大夫配汪氏胡氏贈夫人考安桂早卒配汪宜人以女守貞本生考安邦病且卒命其配胡宜人以先生爲之後皆贈五品封先生嘉慶七年庶吉士未散館與 幸翰林院柏梁體聯句宴 賜什物散館授編修充 武英殿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校勘山東鄉試副考官 文淵閣校理 日講起居注官擢贊

善侍講以兄喪歸再補侍講充國史館總纂修明鑑以
事改編修充 國史館提調庚辰會試同考官道光元
年直 上書房 褒許品學 恩賞稠疊壬午年充會
試同考官再轉贊善且大用矣而以母病歸遂不復出
主講鍾山正誼紫陽書院以教授著述爲樂詩文集治
經及小學書及文選集釋共數十卷道光三十年四月
十三日卒年八十二方先生乞養時年始過五十其文
學行誼已深結乎 主知矣而 國家優禮師傅凡
詞臣直 上書房者數年皆坐致卿貳人皆以是期先
生願決然引去甘寂寞於講席者幾三十年此非自足

於已而能然哉閭里書師旣不足詔士而矯其失者又或博聞溺心若先生之至性高節其好古多識又足以饜才智之心而折其氣夫壯而不學老無傳也老而不教歿無思也先生所謂傳而人思者歟配胡宜人人生五子夢元國學生鼎元舉人蔚元起元皆邑庠生葆元從九品女四人十一孫而爲邑庠生者數人曾孫七人以咸豐元年十月某日葬蘇州某鄉某原銘曰

我見先生道光之初其氣渾剛而貌舒舒包育萬有見善若虛惟太夫人含貞撫孤授我以筆曾述其粗再世銘幽我曷敢渝在唐遠祖始遷去蘇復始而吉奠此陰

墟揭德振光以播三吳

候選布政司理問江府君墓表 辛亥

君姓江氏諱本琮字鞠圃其先宋世自衢州遷歙之江
村高祖嗣崙康熙時以子官南贛總兵贈振威將軍曾
祖嘉諫贈武翼都尉祖紹芳布政司理問本生考官都
司祖妣汪氏本生妣黃氏皆封恭人祖以長子本仁及
配鮑安人無子命君爲之後侍親疾子所職不稍委於
人卽婢僕事亦身任之平居祭祀必誠潔教子弟必準
禮式學好詩詞及醫卜筮凡有用於人者至俗尙飲食
被服泊如也家事統於兄產中耗以自有者剖給之遂

本村山房
大匱猶贍給親友邑不戒於火延君室矣神色如平常
曰吾自計無足以致神怒者卒反風人以其服其度也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卒年六十一配吳氏繼配程氏亦
有孝行歸君六年卒年二十四卒後二十年得手書篋
中曰信女程願減壽以起姑病其事已驗而家人不時
知子觀副貢生敦讓兩淮鹽運司知事孫男八孫女三
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合葬於歙東楊川原敦讓娶
給事中鮑文淳女給事母余嘗爲之傳而其孫又從余
游故請爲表之

台州府同知龍君墓誌銘

辛亥

君諱龍氏諱光何字見廣西臨桂縣人曾祖贈文林
郎鎮海祖贈奉政大夫嗣考贈奉政大夫濟濤官柳州
府教授娶未宜人生光輔而君爲繼配王宜人出嘉慶
二十四年舉於鄉大挑知縣攝湖南澁浦縣君初試吏
僕從吏役謂可以而謾誘愒爲姦一不爲動聽訟不留
不私改湘鄉澁浦民張樂遠送留省斷疑滯獄卻求直
者金補黔陽楊姓民詭明封爵列祖像於堂皆冕君聚
焚之火妖神廟禁龍舟溺人旣興置利害與學官子弟
講習文藝修唐詩人王昌齡樓時觴詠其上改武陵道
光二十一年薦舉 召見擢乍浦同知夷亂後姦民狀

羣鬼穴墓劫人君至穴執炬先役行皆就縛巫坐幻術
爲姦子罪并發入其財於官尤慎海防嚴市舶私貨管
其利者不便大吏以爲讓而君詞直然心曠其慙弗善
也調台州同知官無署皆留省君心知其難然不欲苟
從眾乃借廨於民聽事未久民皆恐君去朔望講示

聖訓爲木牌十六方條目書上先奉某牌敬立大言
曰今日宣講某牌始入坐巨盜捕未得一日至鄉講未
畢械以歸於是官署立市廛橋道修二十九年十一月
八日引 見歸卒許州旅舍年五十八著宰黔防乍錄
少劇飲善畫及爲吏一皆屏絕祿所入衣食其族姻者

十餘家惟不以言詞假人或面斥人過至斷獄則與民爲家人語或感悟罷訟而未嘗時讀律例曰合人情安吾心卽中律例矣故用法正而不拘配黎恭人子啟瑞以修撰進侍講任湖北學政請君就養而君官台州方日夜馳捕盜賊每冒寒中夜歸手足僵冷或謂君人爲吏求逸樂耳君固自苦今子貴矣盍少休君曰父子各受恩各盡職無相貸也女四人長者亡幼者未許嫁其二皆適士族孫男二人維梁維棟女孫二三十年六月六日葬桂林北關外祖墓側啟瑞以書告且請銘其

詞曰

吏也而勞避位者媮三古致身不聞乞休吏也而嬉得
喜失悲逃爵之士世見爲奇於今則奇在古爲譏古義
孰明惟君念茲不以子逸去崇就卑供養曰否臣力未
疲翦蔓除荒爲民去疵位不竟功德則永垂

柏槻山房文集卷十六

讚哀詞祭文

上元梅曾亮伯言

陸母林孺人像贊

戊寅

常州陸祁孫先生有賢母曰林孺人既卒除喪惟先生
思慕之不忘設像於室事亡若存以像之設不能得於
古也乃錄其德行焯焯者數十事示年家子梅曾亮命
爲之贊且敘其不可已之情事曰像之設蓋起於周秦
之間婦人有像自西漢始像之興其當尸之廢乎或曰
是其於先人稍不類則恐天下之人適有類乎此也是
未明乎尸之說也夫實有是人而非吾先人者尸也而

吾心先人之而不以爲疑怪若天下適有類乎像者理也無是形也而吾心先入之豈反不得爲先人乎嗚乎禮有殺於古而隆於今者今爲厚從其厚可也於禮婦人無主今有主晉以後未有非之者也父在母厭尊今無厭尊唐以後未有非之者也彼情之所失者厚而名之所託者尊故非之者予惡名而不敢辭君子曰先王之禮情不勝義後世之禮義不勝情義不勝情者私也私而值乎親則君子之求致其情者所樂因也獨像也歟哉贊曰

閩縣孤庄林太孺人嬪於恭城君常州陸門恭城君之

歛命服莫安曰從今職毋僭舊官祁祁守禮駭浪如砥
夫棺在舟濡足不起愛子惟一折夔弗惜曰榮辱於先
公莫斯爲亟令子者何祁生先生文章滿家媿於東京
舉於庚申官於合肥嗚乎孝子今誰子咎不子能答像
亦罔知子曰有知我母之儀

楊忠武公讚

丁酉

在嘉慶初川民跳呼井絡南山是穴是郭天兵四臨北
台南通公以宿威首執楚俘提軍陝畧斬虺搜狐死士
百人愛同肌膚攻堅截流壓賊如雛遂專閩釵以訖天
誅滑賊逃死以城自恃張其蝥網距我星壘公揚天雷

木木上...
土崩岳礎聚其梟狼萬肉一灰屢奏膚功忠謹不回

帝重公器封疆可寄武人制軍漢臣破例公督陝甘
子亦開府 恩榮巍巍不亢以俯元臣來朝 天子

嘆嗟念其勤功與其耄皤稽首歸里 帝錫繁祉形

在紫光美謚加禮哀榮冠倫可謂終始百戰如公以臚
下終凡百有位視此精忠

婁澗筠刺史晉碑硯讚 庚子

先生之硯泰始之碑蓋歷年千六百六十年之久乃特
拔乎鯢淵陌上之駝延津之劍杳不知其所之也獨塊
然其天全方其辱泥塗淹歲月如練形息踵長生久視

之士遽然大夢而五馬南渡了不知人世之推遷及其
謝瓦甃揮雲煙如山林徵士白衣臺閣釋蓬累而登仙
先生得之將以談正始而詩黃初也庶幾哉與子相友
以忘年

福姪哀詞

癸未

姪名福生七齡而以痘殤後其兄之死二十四日嗚乎
哀哉吾悲吾兒時不知有姪今哭吾姪又若吾兒之未
嘗死也嗚乎哀哉

橫目兮紛紛交衢兮如雲亶婉孌兮忽而逝汝何艱兮
人之易汝敖兮家林汝步兮中庭嗚乎奈何兮盍其無

生

馬壘朋哀詞

丙戌

道光六年九月余道出南陵北門橋輿夫曰此夜行船下石碓路也蓋余故人馬壘朋溺死於此而余今過之已三年矣悲夫余與君兒女姻也始相知於揚州吳氏君眉宇高爽見人多落落不屑意於眾賓客中獨余好也而余亦以君年少才美非不得已則可無游以廢學君聞言聳然歸祁門不復出錄余文一通而去後每省試得見君出所作語益奇而君女殤余書慰之曰壘朋之女固梅氏婦也又何間哉君大喜復書留聘物不還

未幾而余子亦殤欲告君未忍也而君死矣悲夫君之齒少於余精銳通敏讀書過目輒能舉所疑詩文皆真知古人深處惜乎未極其才之所能至而遽死也夫古人有無所表見而深識之士悼惜其死者彼固實有見焉而特不能以所能至而未至者望其信於後世也此璣朋之可爲深悼惜者也君之卒也以考優赴太平學政署夜起旋舟人不知平明得其尸數里外君名豫兄弟三人君交游獨多每省試至余家羣從諸友歡笑滿一室君死而君之兄亦憔悴不復來試余與君家蓋自此疎矣尤可悲夫其辭曰

臨下江之流水兮想靈魂之飛揚波滔滔其遞換兮悲
獨結於流光儼眉日之宛宛兮若歌嘯之在旁將循波
而留執兮東極意乎扶桑斂子心而尋昔歛兮何年盛
而意傷余固識君侘傺之多艱兮庶壽命之猶長君既
喪其息女兮余又罹此童殤悲君死而不悟兮謂此婚
之未亡惟生才之艱育兮固前世之所常孰邂逅於奇
禍兮哀微軀之獨當緩余轡而首路兮涕反袂之浪浪

祭陳石士先生文

乙未

嗚乎我公名德世師區蓋莫罄言伸其私我初見公棋
局之側謂爲達尊長揖自攝公字先君曰吾昔友隨園

賦詩二客一叟庚申同舉別面反久懔然年丈造門致
恭自此視我與猶子同深友疎客譽我惜惜人或貌應
公言愈深慚欲起尼口不可禁於時辛巳壬午之間我
初入都翳路顛顛推轂於泥期居人先躡埵莫振拜公
南旋公淚承睫我悲在顏依斗望京別者四年弔禍商
文字萬過千主試江南撤棘過舍拊竹摩松問屋所價
謂終結鄰同臘共蜡跳踉童甥索扇乘暇憐其幼聰書
語褒借歡留五日朝盤暮厄東田之下潮溝之西逐蓋
追輪詰曲城陴留書滿囊汗走童奚戊子之秋閩中提
學書告期會十月望朔緩舟詠途金山之焦僧帽對着

閣榜松寥屋腳插江開
簾捲濤萬馬過枕海神上
潮圍樓大榭葉黃於瓢波
水四伏山聲刁調惠山捨
舟泉石蛆蛆杏衫朱魚游
目分寫別徑過市名園暗
通怪花神叢穿透陰蒙慙
我騎危坐笑不從囊棋提
局命擇幽敞酬答累公我
得恣覽胥門別歸閩書隨
至外孫遠來繼者愛壻于
我廬旅久不自它豈我致
然公誠不訛時遭母憂動
勳莫仗厚恤孤凶非意所
望再見京師壬辰之冬意
滿莫敘歲除忽忽使浙三
載返益貌豐文酒從謙冀
無終窮公疾始作言笑坦
坦自意無他屬我勿返執
手於榻爲計深遠越日再
見言詞苦危曰我爲文字知

我師孰宜去畱筆專子持苟念生平當嚴勿欺我笑慰
言此則早計後今廿年事當見畀我言則然我悲難制
公子持我騎閭揮涕子忍乾愁不我救甚公竟永逝嗚
乎哀哉我歸實難不歸何依搏搏之天博博之土骨肉
以外恩自公數我今之來凡百靡就豈專毒子見公入
樞銜恩述哀惟其靈佑尙饗

祭陶文毅公文

己亥

衡山之英湘水之靈其氣清淑盤魄而曼衍物產名材
不能獨當也乃託名世而呈形惟公稽古之深博世務
之通明詞章之鴻碩議論之恢闔得其一足以傳世而

行遠況乎合眾美以成名然於公猶其末節也其所以
上承 天眷下垂政經而囊括萬有者獨稟乎浩氣
之充盈雷霆震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
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誘而不驚譬如長江大河直瀉千
里鯨鵬蝦蟇撇波旋瀨而逆折卒不能阻其萬折之必
東也肆浩漾乎安行嗚乎哀哉誠足以回日車辯足以
雕萬物而不能不困於二豎之嬰鍾山之陽冶城之東
遂不能一日辭榮而養疴也攀箕尾而列神清昔公監
臨於南闈曾亮方里居而未敢冒謁忽紫筆以賜書曰
此吾撫吳草也子其序以相揭繼追陪於尊俎或官閣

與林樾謂年家子而有文時籌振其乏絕忘國爵而下
交感知已以次骨公入覲而兩見於京師幸丰采之未
變於飲啜曾濕疾之幾何聞偉人之就沒伸鄙文以塞
悲痛意滿而難挈上爲天下痛而下以哭其私也敢援
前言以自綴

柏硯山房文集書後

右伯言先生文集若干卷先生名曾亮江南上元人少時文喜駢麗及長始有志於漢唐之作者其爲文義法一本之桐城稍參以歸太僕而尤心折故友管君異之嘗曰吾自信不如信異之深得一言爲數日憂喜先生道光壬午進士不樂外吏以貲入爲戶部郎居京師二十餘年篤老嗜學名益重一時朝彥歸之自曾滌生邵蕙西余小頗劉椒雲陳藝叔龍翰臣王少鶴之屬悉以所業來質或從容談讌竟日琦識先生差早迹雖友而心師之先生亦謂琦曰自吾交子天下之士益附而治

古文辭者日益進其後琦歸先生愀然亦引疾歸歸逾
年直咸豐二年寇亂而江南陷先生閒關憔悴挈家辟
淮上時粵亂粗定久不得先生耗恐文字散逸乃與翰
臣謀鈔先生文藏之唐氏涵通樓是時先生亦自王墅
徙居淮上而館於河督楊公至堂至堂先生同年友也
盡哀先生所爲文分體之中仍以年次復以編年無分
體者總其目於前刊既成先生及見之未幾楊公卒先
生驚悼亦卒年七十一是爲咸豐六年正月琦按是集
卷首有楊公序刻於五年七月在先生未沒前疑其自
定閒增損舊稿視涵通樓刊本小異而多近數年作其

中碑志記序之類益峻以潔先生性簡淡若無與於世者至其剝剝古今利病察微慮遠事若逆覩而尤以姦民爲可憂作民論云云凡數百言究極姦民之害左道亂政之烈而以漢之黃巾米賊爲喻先生作此論時異之尙在是時天下方全盛亂端未兆已而先生上汪文端書又以爲言先生往與異之師事姚先生異之名同先生同里人僅一舉於鄉所爲因寄軒前後集於其旣沒先生序之異之文稍縱逸其論事深切則一嘗爲擬言風俗書略曰天下風俗代有所敝承其敝而善矯之則治不善矯之則危且亂明之時大臣專權今則閣部

督撫奉行文書而已明之時言官爭競今則科道不敢大有論列明之時多講學今則結社聚徒杳然無聞明之時尙清議今則場屋策士涉時政不錄大抵明之爲俗官驕而士橫知其敝而一切矯之矯之誠是也然百數十年來其難適起於田野之姦閭閻之俠朝堂學校之間安且靜也臣以爲明俗敝矣其初意則主於養士氣蓄人材鑒前代者鑒其末流必觀其初意故三代聖王有因有革必舉而盡變之則更起他禍異之又云今之風俗弊在好諛而嗜利嗜利故自公卿至庶人惟利之趨好諛故下之於上有趨承而少忠愛其言洞中時

務不爲過激之詞與民論同指故附著先生卷後嗚呼
異之既蚤逝如先生者又使其既老而顛頓幽憂以死
也其可悲已丙辰九月後學朱琦

柏枧山房文續集

舒伯魯集序

甲寅

伯魯始以年家子見余於京師呈詩文爲贄余告之曰
所爲詩文皆出之太易凡詩闕一二字可意得其全句
者非佳詩也文氣貴直而其體貴屈不直則無以達其
機不屈則無以達其情爲文詞者主乎達而已矣時聞
言默然若深有動於中者及復應順天試與弟仲和館
余家其詩文則大變矣且執弟子禮甚恭錄余詩文一
通以去後余主講梅花書院復來揚州錄續所爲詩文
以去未幾以部郎供職京師卒矣年未至三十也悲夫

伯魯之才高志亦與之相副以爲古人無不可到者卽其所成就者論之謂已造古人夔絕之境乎未能也然就其所已至者以決其他日所必能至非古人夔絕之境固無以位之從余學文者無錫張端甫好震川之文而以憂傷其生年甫過三十亦卒其境使然也伯魯之境方爲人士所豔羨而不以自足其詩文亦多悲傷潦倒若無以自聊者豈氣機所至有不能自主者耶曾滌生侍郎語余曰伯魯奇才也然好作悲語不稱其年恐非福宜有以戒之余愀然幸其言之不驗今竟驗矣可惜也夫

任節婦傳乙卯

節婦蓋氏蒲臺人臺灣府知府方泌之女佛坪廳同知
鈺之妹四川卽用縣星階之姊歸聊城任儼九江道蘭
祐子也舅姑卒夫貧廢學婦以母家所貽財爲夫延師
得入學有聲婦甚慰喜無何夫暴疾卒婦適歸蒲臺以
不及與夫訣也痛欲死之贖質庫衣爲殮具家人防之
嚴且爲立嗣遂不復言死葬畢治家事縮嗇衣食償所
負親友財撫嗣子及孤姪子女皆合恩義嘗語姪曰汝
叔昔未葬負人者未償故我久不得歸母所今事了汝
暫理家我得少休息田貨若干畝爲我歸蒲臺資餘衣

食汝弟汝弟幼汝當記之然亦竟不歸蒲臺惟時至夫
墓一哭返卽已當晝必閉閣坐移時卽出或時以酒酌
夫墓餘奉其家人或自飲以爲常一日閉閣久不出則
以藥置酒死矣餘藥置几上道光三十年十月十六日
也年三十

梅曾亮曰節婦殉夫時去夫卒一年矣其飾言貨田爲
歸計志豈須臾忘死哉弟星階嘗過之以甥爲託亦甚
念其夫後矣而不忍變其初志者竟如是夫瞋目而
決固已難矣忍曠歲之死而無人覺其微其志慮固尤
爲危苦哉

光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尙書李公墓碑乙卯

光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尙書李公以道光二十六年
葬山陽縣郭南十五里曰高梁咸豐五年二月十九日
清明節門下士南河總督楊以增署江甯布政使何俊
以牲牢樽俎奠祭於墓及禮部員外赫特赫訥前戶部
郎中梅曾亮亦與焉皆門下士也旣禮畢周覽兆域追
惟教思外碑巍然文字未琢僉喟然曰吾師有碑不宜
無詞以屬曾亮乃謹撰曰公山陽人姓李氏諱宗昉字
靜遠亦號芝齡曾祖諱培祖諱慶曾考諱崇德皆贈光
祿大夫妣皆贈一品夫人公以嘉慶六年辛酉拔貢舉

於鄉壬戌進士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充 實錄館纂修

文穎 國史兩館協修甲子陝甘鄉試正考官己巳

會試同考官十六年大考 賞大緞遷贊善中允任貴

州學政歷侍講侍讀庶子國子監祭酒旋改侍讀學士

授浙江學政遷少詹事充 日講起居注官還京稽察

覺羅學遷詹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道光元年辛

巳監臨順天鄉試稽察中書科補禮部左侍郎充壬午

會試副總裁 殿試讀卷官江西鄉試正考官接任學

政回京自戶部左侍郎調工部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

充 經筵講官戊子順天鄉試副考官己丑會試副總

裁 朝考閱卷官教習庶吉士兼管國子監順天府府尹署吏部右侍郎以失察戶部書吏僞照降三品留任再署吏部侍郎充辛卯順天鄉試副考官壬辰浙江正考官 賞還二品服調吏部右侍郎母憂服闋補吏部左侍郎擢都察院左都御史父憂服闋署兵部尙書補原官充武 殿試讀卷官 賜紫禁城騎馬升禮部尙書兼署兵部尙書以疾乞休二十六年四月十日薨年六十八所著有妙香室詩集十二卷文集十九卷經進集五卷詞一卷金石存十五卷黔記四卷致用叢書十七卷應場屋詩賦文若干卷配沈夫人先卒以弟子鼎

木利山房文集
琛嗣其詞曰

公爲世瑞文華道豐天衢揚光攬輝八紘西北之英東
南之美輶車風馳入我包匭成均大師六館咏歌秋賦
春闈頻繁主科謂公得士述德未備其於民瘼靡不軫
計黜撫見功請丈匿田瘠土增賦利一害千當乾隆初
議此被駁公持往告撫乃大覺豫章有飢置吏束手甚
之成規民活升斗建此兩利皆以學臣循分媿嬰孰此
比倫公有幼弟年減三十不慢以童翼教惟式公有年
友宦蹇而終恤孀教孤俾以仕通神明內含不億人誑
告匱拯窮答過所望嗚呼我公沒爲人思況門下士厚

蒙恩私輕重民懷不以勢差扶其顛顛完其瘠瘵誰無
門牆孰如公師憶春載陽養堂致壽公侍尊前羣士拜
後羔雁委積垂纓佩珂擁戶交階綵繚聲磨榮親致歡
威儀之多盛事如在流光逝波刻文此碑以永摩挲

太乙舟山房時義序

乙卯

陳淮生太守以碩士宗伯公時義屬曾亮閱定且曰爲
先公年家子而相知深者莫如君其爲我序之蓋公之
文於明之諸君子工爲文者皆深得其神理而一衷以
宋五子之說故其文質而不華正而不阿讀之知其爲
德人也公少從學於姚姬傳先生先生之詩古文詞今

好學深思者皆篤好之爲海內所宗矣至講授時義或謂爲高遠無當於場屋公則自從學至登甲科校士視學皆以陸清獻及先生所選定者爲諸生程式蓋不惑於流俗而奉一師之言以終身未見有如公之於先生者也然則謂必俯背規矩逐時好始微倖於一獲者豈不誤哉昔嘗見公文有姬傳先生所閱者光氣俊偉似陳臥子諸君今此文已不復存蓋公固有驚俗絕塵之才務抑而歛之而才之足以行其法者自在也苟無其才而襲爲樸拙陳朽之言以掩其虛薄者不足以知公之文矣

陳淮生時義序

乙卯

吾友淮生官部郎不復應試乃總其生平時義屬余序之君幼承宗伯公之文派而長從學於姚鏡塘郎中郎中之文節短而味永得隆萬人深致君擣染歲久欲爲熟軟媚耳目者下筆輒自慚至應試文固降心抑志勉以就有司之繩墨者而自人觀之猶驚而不相習也然宗伯公未嘗因試而以其文爲不工君亦不以屢困而自變余嘗坐其齋中見所習文皆應試者所不經見而以此投合於世可謂知所好而堅於自信者矣雖然君今且出爲郡矣守以下吏而執事者眾將有承守之意

旨者焉而亦必有勤民潔己之吏侃然志古道者也投之於世而不合則廢然而返其不合也在志古道者亦自以爲降心抑志就上官之步趨者矣而猶爲世所斥怪此君之文而不見遇之說也君蓋將鑒於是而反之則隄於文者卽其所以達於政乎是可賀也

葉石農先生教思碑乙卯

昔班固爲儒林傳其授經者必著其弟子之名數流傳之近遠以爲非是不足以見其學之醇駁苟其學之醇則信而從者其徒必眾而其師之學益昌故著錄之弟子多者乃至千百人雖貴至丞相封侯其所受師法不

敢改也然自漢之興爲六藝大師者八人而其六皆出於齊魯則齊魯之間師道固尤盛於古而後之君子有不可聽其曠絕者歟葉石農先生自年二十四五卽以經書及時義文教授里中至六十餘歲不輟弟子從學者常數百人遠者或數百里又有遠不能及門而必寄文以求政者其舉於鄉及禮部者眾矣而人皆以爲能得師傳無倖獲故遠近爭附信有如班氏所言徒眾之盛會車可數百兩者雖謂儒林之風於先生再見可也歸震川於文學孝友亟稱吳純甫其學徒經指授者多取巍科登高爵而身終於一第先生之內行脩試禮部

再而罷與純甫同而實事求是之學於說文方言小學訓詁皆會通創獲有所撰著非規規於場屋之學者比也而世之言實事求是者又或守高反古於國家設科取士之方及儒先依經立訓之道齟齬而不合以之自爲學則可矣非所以語通方廣教思也若先生之教沒雖已數十年門人追慕皆久而不替羣欲立碑頌德慰仰止於無極則傳所謂老而教沒而人思者歟於是眾以侍郎楊公實隨其先贈公兩世受業淵源獨深碑宜爲之詞侍郎曰某則誠宜爲之然是文也必吾年友曾亮不得辭乃撰次其事以被於石咸豐五年四月

上元梅曾亮撰

姚姬傳先生尺牘序 乙卯

姚姬傳先生嘗語學者爲文不可有注疏語錄及尺牘氣蓋尺牘之體固有別於文矣惜抱軒尺牘凡數百首與親故者亦兼及家人瑣瑣事至朋友學徒則論學及爲文之宗旨爲多夫學之通蔽文之雅俗深淺旣屢見之文集矣今尺牘所論雖體制不同而其義則微顯互證可相輔而益明蓋其信於心者深而教人也誠故或莊言之或率意言之其理未嘗不更相表裏無稍有齟齬於其閒此亦足以見爲學之不欺雖無所爲作而出

之者於詞無枝游未可以其別於文而忽之也同年楊至堂侍郎深企慕乎先生之爲人以爲其超俗者非獨文與詩也卽尺牘亦德人之雅音因以新城陳氏刊本延高君伯平重爲校刊伯平遂悉手寫之以上版字體渾穆使此書益可欽玩蓋先生所論學術非獨與流俗殊也卽稱爲學人者亦未嘗俯同之故信而好者或鮮然則侍郎固有過人之識而能心知其意者哉咸豐五年九月上元梅曾亮撰

季諧寓先生墓表

乙卯

兵部尚書閩浙總督江陰季公以所爲先祖行狀寄同

年生梅會亮爲墓表曰先生諱熙字諧寓祖起鳳康熙時舉人官戶部主事考諱愷妣趙夫人先生亦娶趙氏家故饒以田媵女後趙氏貧先生歸其田復斥賣乃衣食其家年二十六趙夫人卒卽不娶終身無妾媵鄉人皆奇其行伯兄以醫出遊歲暮歸先生亦罷生徒課歡適相聚出入必偕芝昌不及見會大父而見先生之事兄也和而恭及平居言動作止皆合古禮式遇人無貴賤疏戚必以誠與人無爭而皆憚其正自少至老課徒三十年而精力尤萃於其孫故芝昌不名他師命鉅鹿君改教官書已作矣停筆語孫曰代汝父課兒使汝父

得恤民事亦可也至署所鉅鹿君每侍會揮之去日無曠民事故鉅鹿君爲清勤吏嘉慶十六年七月九日卒於署年六十四逾年葬江陰東門外黃山阡與前葬趙夫人墓相望也先生貢成均當選訓導後封文林郎直隸順德府鉅鹿縣知縣贈朝議大夫翰林院侍讀提督山東學政晉贈榮祿大夫吏部左侍郎提督安徽學政再贈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兼署吏部右侍郎再贈光祿大夫兵部尚書閩浙總督都察院右都御史子麟以拔貢舉人官鉅鹿縣知縣孫芝昌以進士第三人官編修歷官兵部尚書閩浙總督都察院右

都御史曾孫念詒官編修元孫綸全二品廕生次國植
蓋尚書公自述其祖行如此夫以公之迴翔清華揚歷
中外名節完粹子孫舄弈趾美此其先必有卓德高行
殖於冥冥之中爲人所不及知卽其子孫亦莫能言之
者故天報之優而福之遠如此也然不能言而不欲稍
誇言之此尤後嗣光大者之所難而實先人有德善者
所樂受也昔蘇文忠以其祖行狀請同年曾子固爲墓
誌蓋明允草創之而文忠潤色之者雖子固之文豈復
有加於是哉然仁人孝子之心不自專其先人之美而
必公之於能言之流道固如是也子固誌職方蘇君也

簡而深文而不浮蓋能稱文忠之求而不爲華言者則
公今之所述其意豈異焉獨爲之子固者則滋愧焉而
義未有以辭也遂謹爲之表

兵部侍郎江南河道總督楊公家傳

丙辰

公諱以增字益之一字至堂聊城人父兆煜官卽墨教
諭公以道光二年進士知縣貴州權長寨同知有夫出
婦者公朝勸至暮不爲斷離卒兩悔而泣有老吏視事
必侍側聽時點頭太息蓋訟者之僞隱於官而不能隱
於吏故歎公能察微也補荔波縣多苗民同官曰苗民
懼繇役君來獨否疑有操切術顧君日與書院生說經

習文此何術也以明保循良第一調貴筑陞松桃廳興
義府知府調貴陽陞廣西左江道調湖北安襄鄖荆道
俗伎堅多盜提督羅公思舉有古名將風視大吏無如
也獨重公謂能治盜父憂服闋授河南開歸道轉兩淮
鹽運使未赴擢甘肅按察使捕妖民夏長春李一元其
黨與散四方者與川督寶公興陝撫李公星沅密函飛
書悉就擒捕中衛有貞女家誣以忤逆笞死雪而旌之
其時禱雨卽沛人以此東海子公權布政使時有履勘
邊地之旨公曰甘省瘠貧泉源不可恃按畝徵必爲
民困任其事者以朝旨不可違然以升科復停者數

十縣猶公力也旋擢陝西布政使關中旱飢巡撫林文忠公奏請自代

上慰畱文忠以公權巡撫公聞

命禱神祠素衣齋食入陝得微雪望闕謝恩雪

大作晝夜霑渥文忠乃折簡賀及陞巡撫諭屬吏曰三輔土厚民風純然大災後元氣弱牧民者無事更張也比歲大熟回疆警命權陝甘總督總理糧臺事已轉江南河道總督或以河事爲慮勸引歸公曰吾知稔矣徒以受

皇上特達恩以縣令超擢至此欲決去

誠不忍於心未至南河時已先減河工費故公至盡力措柱者二年後一年而豐工決與總督陸公除夕風雪

中幕宿河上薪炭鹽米不以費屬吏官錢官吏興奮歸
實費於工及成而敗然較嘉慶中費不什一故有餘以
爲後圖而粵匪事起犯江甯江南北騷然關津租調費
歸河工者一歸於糧臺而工惟用鈔又以公兼理鹽務
然商逃利空不足有所增補河事倚閣不行而鄉勇備
防堵者方日日索哺公先機運微籌畫兵食不見罅漏
兵民安謐於無事浦之南江甯鎮江瓜洲西北則廬州
北則河南賊或據或流烽火相望不絕獨麗浦郡縣民
飲食得安樂商賈得販賣熙熙然不知數百里外有十
萬環寇師豈非公心力之爲之歟而公之心神亦自此

傷矣咸豐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薨於署年六十九淮揚
民常困水就倉江南近三四年江南民渡江者數十萬
人而水不告災米不增價此非人力所至故人皆歸福
於公而公則以塞河未成自悼歎臨終時猶籌度其事
未己己也配徐夫人繼娶朱夫人子紹穀雲南大理府
通判次子紹和二品廕生舉人改內閣中書孫保彝女
五人所適皆彬彬詩禮家焉

梅會亮曰林文忠公可謂知人矣其言曰楊至堂乃聖
賢門中人也夫自守而不能容人隨人而不能自守者
皆不足以運世聖賢者能運世者也至堂守身如金城

湯池粟私不可攻至與人接務恢恢乎如河嶽之無涯
量鯨鯢之巨細犀象虎豹之珍怪無不容納于其閒自
縣令至封疆守正無媿媿而一無所齟齬蓋不以處己
者望人之同故正人與之卽志行殊者亦信其無私利
心能推利於人而不害其事也予館署中對案會者一
年公辰見賓客治文書事畢卽手一卷晚會後會談文
藝及往舊事其事父母待兄弟朋友及和調家庭言動
有常節一以宋儒之禮法爲歸而名物象數音聲訓詁
亦勤懇研究陸立夫嘗語予曰吾向以至堂好蓄書今
乃知其得一書必閱一書也公亦自言古人曰歸耕吾

不能矣若著瓊冠披羊皮裘課鄉里小童經書吾誠樂之其所得之深遠如此吾於是益歎文忠爲知人也姚姬傳先生嘗言近世言漢學者無宋儒苦身力行之學而摘其文義小疵相詬病是妄人也公深契乎先生之言而刊其尺牘卽公之所以自處者可見矣

先君子校刊伯言先生文集旣成續校詩集駢體文刊未及半而先君子薨穀等泣請先生爲傳誌之文時先生患鼻衄旋淮安寓舍踰旬撰家傳寄示不數日先生亦卒是爲咸豐六年正月十二日距先君子薨僅二十四日嗚呼迨穀等促工刊葢詩及駢體十

五卷都文集爲三十一卷先生已不及見矣此傳編
列文續集之末目仍分年而爲丙辰特著一篇愴誦

攀號追慕罔極孤紹

穀和泣識

後序

讀書深胸襟高故識解超而觀理微論事覈至其筆力
高簡醇古獨得古人行文筆勢妙處此數者北宋而後
元明以來諸家所不見爲之不已雖未敢許其必能祧
宋然能必與宋大家並立不朽於作者可決之此固先
師平日所力追而惟恐不全如志者也吾黨二三子皆
當避舍千秋大業非悠悠愛憎之口所能標榜忌疾移
之者也戊子秋七月弟方東樹植之識

051

1

73

和
林

夕
集
卷
尾



21101000187411

自序

曾亮總所爲詩得若干首而自箴其失曰蓋聞言不虛立古必驗今率感前耶鑒茲來軫天寶無家拾遺發江關之詠蜀道多難商隱標井絡之旨若乃提拋往事言成典則紉察今情虛而無徵某山某水乃周處風土之記書名書姓實班固人物之表此一蔽也且夫爲鍾則大爲鈴則小其物則是其言則非故山谷爾雅之演乃香傳之微詞元亮山經之讀亦陽秋之隱語蓋學牢乎萬物得反覆于三隅豈徒極命蠢生叩景玩物心在一隊神厲九霄此則武王之銘同乎金石之錄離騷之經

資乎草木之書體雖沿於皮陸義難疏於毛鄭此又一
蔽也右軍蘭亭之咏不殊常語安仁金谷之詩未問好
詞何者意非積蓄詞由豪舉且獨在之慨當抱影而彌
甚掩卷之笑非朋從所與知今則對客進牘字惟談歡
舉杯當歌聲必論感以常談爲才語謂暴虛爲高言此
又一蔽也樂府所被實錄斯存太傅長慶之集深規乎
比上水部怨女之風不失爲自鳴若夫名沿技錄情同
子虛採扶疏之春華便列子夜之曲拾參差之香草已
登房中之歌此又一蔽也語得來處拙而足珍言乃無
稽巧而必斥世有擅六藝之場累一集之富而違孫卿

則典之戒或蹈籍氏忘祖之譏譬之禍冠自喜弁師不
存其名龍鮓多怪湯官本無其製昔人謂所作不可悉
難難則不知所出此又一蔽也且夫詩者乘興而言盡
意而止猶夫鳥獸叫音情竭者不復懷其響大塊噫氣
怒鬱者不能收其聲而鄙淺之士好爲自文竄句有關
鍵之閉安章如糾繹之合夫積土成山居然懷谷積水
成淵自能回湍今必穿土以助其纜運之勢激水以增
其滯注之觀此又一蔽也叠韻之巧盛于蘇黃和韻之
風流于元白意在騁捷徑之險巖示回翔之善迹夫安
貼于制韻既外重之患深欲深明其本章又曲傳之患

起矜此難能競于碎義是猶削足適屨屈頭便冠此又一蔽也要津之區才俊滿前投贈之作侈言無驗或三德不振而揄揚過乎曾史或九能未諳而傳會極于屈宋此則腐毫之相如卑于掃門之魏勃陳王之八斗賤于正平之一刺此又一蔽也夫古今代興雅鄭異響凡此數端多不自拔況季緒之才作者未逮師古之失自知爲難就正有道不其惡歟顧以少好吟弄長多坎軻凡爲悲歡萃此楮墨欲使已滅之迹按履可尋不停之聲眠琴如在非此贅語曷畱景光輒編以歲華都備日

記云爾

柏視山房詩集目錄

卷一

甲子至己巳作五十首

卷二

庚午至乙亥作四十六首

卷三

丙子至辛巳作六十四首

卷四

壬午至丁亥作七十三首

戊子無所作

卷五

己丑至乙未作六十首

卷六

丙申至庚子作五十七首

卷七

辛丑至乙巳作八十首

卷八

丙午至己酉作五十六首

卷九

庚戌至壬子作四十一首

卷十

消暑消寒作二十七首

續集卷一

癸丑作五十四首

續集卷二

甲寅乙卯作六十八首

柏視山房詩集卷一

上元梅會亮伯言

錢塘觀潮 甲子

江南客子悲秋風扁舟乘興將入東錢塘江頭秋雨過
俯仰塵土慚清空滿江大船忽掉尾漁舟拉雜竄葭葦
千人傳呼看潮來大堤鼎沸飛黃埃此時山川不改色
萬目決眦余方哈讦然江聲滿天地腳底擺闔坤靈開
神移天動不見水人言已過嚴陵臺餘波呀呷吸光景
仰視白日翻驚猜奇觀倉卒惜難挽回船晏坐爲心哀
成功不退信有此入江不化胡爲哉明朝更泊富春渚

未著羊裘心已灰

天發神識碑舊置江甯縣學尊經閣下以其易得

搗者少嘉慶乙丑年五月碑燬於火不可復得

矣乙丑

炎官吐火月當午尊經一閣成焦土就中天發神識碑
皇象筆法號奇古何年剝落已三段更作劫灰無石補
遂令墨刻重靈光對紙摩挲指畫肚上言靈編降吳國
鬼神山川告天祐此時陰平已策勳豈畏長江限門戶
平吳進取二三策前有羊公後杜父惜哉子敬先吳亡
謀國無人急車輔銀書三年應天出金鼎八月歛雲吐

紛紛詔子古同轍往往墓殯羣歌舞皇矣帝謂豈天書
鬼笑靈談竟相祀六丁下取或神意野火嶧山同一怒
卻教惆悵讀碑人聊爲作歌規石鼓

贈王仲瞿丈

丙寅

早歲聲名寶劔篇論兵談槩過年年三車作伴行千里
一飯留賓破萬錢南國微詞聊寄傲東山遠志已堪憐
只今憔悴西湖上遠屋清溪二頃田

擬隋師東

海表旌懸落日黃伏波威望久鷹揚從來馭將須推轂
何意生兵又啟行跋浪奔鯨憑窟穴依風邊馬習樓航

定知王者師無戰飛輓惟供百日糧

贈胡聖基

腹有詩書面有垢古人終在口揚眉欲陳策二三
低頭不知椽八九先生讀書不食肉弟子肥瓠師瘦竹
平生齒冷登封書行藏不須季主卜

官府

遙望金銀似有臺仙人官府莫徘徊會看博箭金神至
卽喚投壺玉女來

獨出丁卯

弊衣獨到瓦官寺白楊蕭蕭春無地意去翻憂事會來

此生未曉神靈意誰家好竹似隱淪最喜解扉無主人
自成來去不相管正用此時得任真

小遊仙

舉瓢敲日咏霓裳捲起黃河瀉羽觴杯酒乍涼還乍暖
歸花幾度又封霜

眾人

舒州之杓力士鎚李白與爾同死生長鑱長鑱白木柄
我生託子以爲命古人哀樂何其多眾人熙熙柰若何

爬沙謠

爬沙想像走千艘能使渾流暢怒濤何意司農惟節用

至今都水屢宣勞高郵岸影東西斷洪澤波聲日夜高
回首雲梯關外路海門沙遠不勝淘

河隄使者急分憂欲仗金隄奠一州不見尹忠蒙切責
翻疑孫禁有奇謀未妨故道朝朝改那意高門歲歲修
樵米頻聞頒大使定知赤子免魚頭

京師漕事重輸將士女遊閑盛五方飛輓直須梁漢米
遠邁翻借海陵倉何曾沃野殊三輔常憶餘糧腐萬箱
強榦弱枝須要術古人何地不農桑

戊辰春冷公調之徐州余之武林作此

戊辰

我已看山倦浙西彭城君又佩裝時漸除豪氣依人久

行近中年結客遲三百銅錢誰共酒五千文字且吟詩
赤松黃石多奇迹何日同參世外師

武皇

武皇廟算已休兵潤色雍容致太平豈爲樓船收建德
竟同旗幟幸昆明娛遊嘉頌臣工事供張歡謠父老聲
尙想宣房來萬福漫言此出近無名

咏史

何者非廉吏誰能隱羨縉嘗思天下富不在長官貧共
治須良守分憂憶古人由來先六計卻獻本君身

寄公調

有子才如下水船只今記室且翩翩人言耽酒宜千日
天許溫經待十年白紵裁成多是女青樓居處半疑仙
憐君感慨常無盡未必能禁歲月遷

書天台石壁

窟穴靈仙信有之桃花洞口至今疑石梁獨對丹崖坐
瀑布喧喧十二時

游天台

聞道層城舊有梯石梁今日步威夷瀆淪野水奔川急
寂寞閒雲出岫遲但許興公堪作賦惜無太乙可求師
長蘿葛藟分明在欲挽飛莖轉自疑

開府

開府論兵玉帳中誰教橫海失英雄杜侯何致聲難辨
楊僕多因約未同未必妖凶終續命最憐飛將竟無功
監軍休仗辛毗節持重軍容有數公

漫書

冥勤其官以水死百年未遠九河疏王景水門亦人力
蔚宗始廢河渠書

黃河之水入中國千七百渠始成川武皇功大心轉小
惜報聞罷齊延年

我聞治河無上策兼中下策未十全涪翁老去不解事

有器不知能濟川

距川畎澮禹功美水利曾聞遍九州書仿河渠空自擾
志傳溝洫有誰修

贈王小梧

王郎胸中有三昧冒以菜根勝山膚男呻女吟不低首
沾沾自喜應時須東西久已一候尉簡書無事身馳驅
王郎利劍不在手千首詩澆一杯酒 本朝文士模貞
元往往詩篇藉人口愚山五字工一格竹垞萬言輸八
斗漢廷老吏推漁洋惜哉原本不精厚君能提律摧堅
城猶勝海表懸虹旌男兒富貴亦自有要貴能箝食言

口不然大河前橫居有竹羊肉干觔酒百斛

無錫道中

澗底孤花媚晴昊含笑不知春去早獨立甯甘糞上英
過時誰惜霜前草宜春殿裏真相宜手無斧柯不可斯
書生不惜被花惱三嗅馨香知我誰

龍潭夜發

見說近鄉無百里翻愁風水阻揚舫獨騎瘦馬行長夜
暗逐流螢過短亭但使聞關常負米敢將身世嘆浮萍
遙知欹枕高堂上合眼江湖夢未醒

回舟

回舟春水依然綠物態芳菲客意非
竟使鷗成今日舞誰知鶴爲故人歸
撫躬尙惜懷中刺顧影終慚身上衣
欲把長鑿尋要術南山還恐豆苗稀

寄小梧

昔聞越中山水奇閉居官閣無由窺
與君古歡成邂逅如得耶壑深忘疲
多君於我盡忠告行私文字不容粟
我時護前欲自伸君如受垢顏色曛
屬者經師析秋毫孤燈照花時一遭
百篇或求日本國胡盧漢書索價高
我思誤字乃一適昏澁宜嬾更成癖
君才視此殊龍鰈我如泛海得月槎
邇來學射少三耦好事如君亦能否

君但勸人勤讀書豈乏高賢踐台斗

書團扇

佳人自倚在山清賣盡明珠笑此生出入自宜懷袖裏
絕憐顏色近前頰

嘉慶七年冬宿州狂徒猝起秦君攀魁攀萼其鄉
豪也以殺賊得勇爵爲余言其兄攀元死賊事
因記之

一夫夜呼刀百口剝鼓州前門不守夫人從子不及走
健兒肘後印如斗乃兄如虎心念亂指揮謂可鳥獸散
十盪十決槍半段有弟有弟終殺叛

無錫咏子規

己巳

春風何事上花枝
惆悵花開付阿誰
惟有子規心事了
枝枝嘯到落花時

過虎邱

釵光鬢影步風花
晚向星河學泛槎
燈火漸稀人漸散
歸潮落月擁琵琶

武林歸舟作

歸時杏花落來時
梅正開不知緣底事
拋卻兩花來

遊畢墳

死後賢愚長寂寂
深松茂柏又何如
誰將零落山邱地

早自安排華屋居竟使峯巒皆我有尙疑魂魄愛吾廬
滕公自有佳城在豈止生前未駐車

五人墓

殿上洶洶五虎守四十孫兒牽十狗五君忠義何堂堂
揮斥縱騎如驅羊殺爾好官尙如此何況覬覦作天子
逆璫聞之心半死不然助逆之人如附火何以呈秀尙
言時未可

不覺

不覺年年春帶賒戲看車馬入隣家心隨胡蝶不知遠
忽見含英蘭蕙花

贈章渠賓

錢塘章渠賓家始富而終貧佩一簫爲江湖老
賓客余無時見其不自得也世有遊翰墨之圃
而胸臆或束縛於窮愁今渠賓役思小物舉俗
觀所挾以媿媿一世者如風日之不能攫然則
士君子之假於物以全其天者有小大乎哉有
至不至耳故歌以三嘆之

髯之須麋老松格千金散盡身是客顏非昔紅俗眼白
短褐長歌不受憐寒簫一枝過年年九靈收身其天全
君有草堂歸未得西冷橋頭好春色嗚呼行路方偏仄

桃李

遺鈿墮舄落香塵桃李蹊中不斷人誰道漫山總粗俗
定知非爾不能春

寄王小楮

臨安別後多書札史論精嚴見性情俗學未堪隨計吏
丈人肯與其功名此身久許青牛句當世方期白馬生
客路永嘉山色裏憐君隨處得詩聲

咏古二首

文帝好黃老武侯治申韓操術如水火夷險皆洽歡活
國自有經微言斯無難仲舒不當國儒者乃哀嘆

儒者貴名實敷納言爲先晁賈二三策施行見當年推
書發嘯歌豈無時世賢大哉聖人言以爲得魚筌禽犢
取公相思施喪其權恍惚杳冥中搜求令人憐

偶書

千艘競張帆受風亦無定遲速互相踰收帆忽相近

寒士篇

希世有高符寒士無良圖烏生八九子返哺望其雛尾
長翼短飛几几屋上竊脂更去田中捋荼安知射生兒
兩丸目盱盱豈伊不魂魄飛揚阿母生烏子時得食亦
甚崎嶇寒士亦有千金軀奉承二親難走趨

題人齋中

六月火雲不到處
三冬文史總相宜
窻前綠滿如春水
黃蝶飛來人未知

絡緯

新蟬昨日唱薰風
絡緯驚心小院東
先恐西風飛一葉
空庭仔細看梧桐

送家庾生兄入都

小山叢桂發蕭辰
惜別怱怱捧檄人
家世清卿堪念祖
古來小吏易收身
漫隨東郭求都尉
且喜南州慰老親
卻念投簪三徑日
故園芳草幾經春

呈秦遠亭

公子歸來猶昔歛龍門不見涕潛焉膏梁自可擅天下
瀟洒無因常少年冠履當時恒滿座米鹽今日覺論錢
愚心亦有無窮事同是悲歡不似前

有聞

四十男兒位上卿青衫破帽忽長征引繩豈爲排朋黨
束縊偏難望友生疑行詎關和嶠癖先機終愧日磳明
可憐兒女還安樂絕域誰同萬里行

哭幼弟會誥

昔余戊辰春始東東遊裝余子方及晬余弟載弄璋五

月余始歸入門喜洋洋有兒庭前嬉姆抱過我旁客行
未云久不謂弟已長呼名問是兒可能識爺娘我言未
及發我妻哭在房我妹掩面嘸我母痛搥床心知子已
卒呢呢不忍詳回頭抱我弟解顏慰高堂痛定始自思
繆誤近不祥復念丈夫身忌諱那置腸豈知隔歲秋我
弟竟爲殤汝語未成音安識疾所藏悲哉驅幹小備此
藥石嘗亦知阿母悲口吐淚盈眶去汝咫尺聞不到汝
膏盲天地不汝寬我涕空淋浪昨日嘸母側今日歸高
崗高崗無人居汝嘸誰汝傷嗚乎弟兄恩不得其死亡

今夕

今夕何夕燕畫堂春燈照月花滿牀笙簧四合如垣墻
眾賓兀坐軀洋洋但願此曲如天長美人元鬢亞明璫
金搖翠羽動遺光滿捧金盃綠橙香以色授我勸我嘗
月落參橫樂未央忽然遠心墜渺茫

柏視山房詩集卷三

上元梅會亮伯言

贈方植之

庚午

君才豈是飢驅者四十居然非盛顏嘗喜著書宗苦縣
可能養拙在窮山地因蝸角多蠻觸人到蛾眉懼復關
寄語諸公寬禮數久因潦倒歷憂患

了知

了知不是夢今夜月偏明底物爲長策深宵戀短檠途
窮知有我性定覺無生未信詩書崇高吟得友聲

吾道

咄咄千金原做帚蕭蕭萬卷伴寒菹古風未必無來軫
今月還能照索居斯世何求惟一飽此生可得是三餘
那堪遶屋扶疏樹作使秋聲到草廬

秋懷五首

霜威有先聲木葉日箴做戰風終夜鳴未肯受驅屏終
然坐銷歇俄頃悼前猛黃花淡如此秋堂對疏影

榮落固同歸先後孰行籌眾綠亦未歇一葉獨知秋在
樹強爲名辭柯無薰蕕階空自成語哀怨鳴其儔

吳門王惠川讀史十過了毛徵九牛富夜萃一狐寶貧
賤已足驕仕宦那得巧平生功名志今日在溫飽

懷文不抱質，鬼容豈能賢。異之非文人，餘事亦歸妍。理
照無端倪，廣心爲誰憐。一寒今至此，矢口不論錢。
植之哦七字，高浪駕青鯨。纍纍葛一邛，孤笑寒花明。崎
嶇從此始，送者返夷庚。愁城鐵不如，無使頓心兵。

呈管異之

我生二十猶卻掃，嘗信文章有交道。吳門王涓雅所親，
得一已盡天下寶。姚公道我造君室，愧爲邑子知不早。
文章絕脈獲秦餘，典型瀝耳聽周考。十年抱經遍東國，
歸來忍飢事幽討。人生貴賤如草木，水居蘊藻山樛栲。
眾中駸駸祇自知，天眼矇矓誰醜好。君言物論底用齊，

且試苦吟同絕倒

偕異之遊東城

辛未

推書出門無所之訪君深巷無人知署門七字異常語
排闥直進中哦詩主人相見一撫掌作此窮讀甯非痴
君言東城有佳處眾山可對盃可持行行且止雜笑語
經過闌闌穿東菑荒園昔日爲誰好嘆息吾行猶古道
野桃蓄縮不著花春泥棲苴斷行潦臯壤餘意兩人同
踏盡空林葉如掃每思寂寞何所愛故是成虧了不早
春鶯三請楊柳陌似言誰家杏花白不嫌隨處好生哀
佩壺同覓曼容宅

寄外兄王惟月

舅氏門庭感昔游十年嶺嶠別悠悠爲秦贅壻誰青眼
問趙孤兒已白頭竟使東南隨孔雀欲迴西北愧牽牛
傳書聞有相如病可向花間戒酒籌

贈馬韋伯

面長一尺自言奇二十閑居豈數奇彈鋏不須爲客早
閉關甯悔讀書遲幾聞畫虎成名士未必雕龍卽器師
富貴致身君自有貧窮惜取少年時

哭殤子鶴算

汝母夢中哭泣兒偕汝嬉爾時猶未疾我意已潛悲父

竟何年識兄眞有處隨獨憐俱兩小魂魄豈相知

避暑過管異之齋是日小雨未成同坐者朱幹臣

吏部馬韋伯茂才侯振廷舅氏

九天烈日無雲垂盲風揚堞土坼龜皇天不雨農釋耒
敢惜藥院無苔滋我雖活國少官守哦詩正苦恒炎曦
觸熱往從二三子清言耳飽樂不支燈闌語親各自嘆
翱翔倫黨皆天慈艱難稼穡終在口坐看雲起同伸眉
中庭欲試雨點壯翻愁舉體無淋漓雖然浙瀝漸滿聽
華月已掛東南枝頗聞黃流溢鉅野水脈難縮勤
堯咨天於尺澤何所愛裒益無術眞龍痴昨過青溪大

堤上游閑士女巧弄姿煙霏霧集泛舟入彩雲照水堆
琉璃美人銜巾墮珠壓驕民籠袖銜金卮閭閻正有太
平樂吾徒何事銜空悲

秋興

忽忽已忘長夏去秋來始覺有飄蕭餘花日照終難暖
危葉風休亦自搖蟋蟀尙能知十月蜉蝣只欲玩三朝
獨憐宋玉成寥落何處幽人可共招

寄圃述懷

梅氏千餘年宛水有家風曰余曾大父龍機邁衡工布
衣謁
皇帝臺端極即躬身有一品衣家無一畝

宮安車竟南歸曰止治城東署門曰寄圃志豈終寓公
蹉跎六十載東祖將毋同仰維文靖德保宅期無終俯
維晏嬰嗣成清惟固窮

安居所已久生齒日已繁花間惱鶯鴨池上散雞豚四
房既離居單門猶獨存我祖道風秀弱冠輕華軒翩翩
貴公子門舍成荒村天機樂林草扶持如兒孫土墻雖
不高折柳以爲樊醜石無結構零亂秋樹根其上施女
蘿其下自生萱好竹不論錢種柳必當門蓮亦雅所愛
紅白自繽紛辛勤十餘年垂老得負暄修竹未林立長
逝歸九原高柳今過墻攀條痛何言

先師不憂貧濶明苦年饑世變使之然恒產古所依家
君因筆耕道長今未歸遙遙皖公山余季亦分飛天寒
衣袖短野木霜澄澄豈無風波事謀生無是非愧彼負
米賢使爾去庭闈養親固爲好安能誤儒衣

嘗觀貨殖傳亦尋野老篇高符吾豈敢致此獨無權解
顏勸畦丁種菜及茲年食力覺多可豈曰不論錢御冬
謀旨蓄晚菘尤流涎抱鍤總爲此蓄眼望冬天一朝忽
凍折垂頭傷可憐童奴相怨怒采摘悔不先生理固難
見卽事返自然

贈左匡叔歸桐城

方君植之能說千古貌雄情無與比偶然折券散千金
三冬無褐心不眩矐矐世事若無意要最千年看如咫
五勝新推十六家一日曾行三百里竭來爲客至江南
憔悴儒冠尙如此馬生與君意氣親得錢沽酒爲佳賓
酒酣嘆息新知樂客子逢人喜任眞當途之子多羞貧
熟視自循頭上巾不如南畝還收身青鞋布襪誰能馴
方君方君亦偈仄千言不如十斛麥等是東西南北人
送爾江頭獨歸客

放歌行示植之異之韋伯彥勤弟

既不能輕車重馬爲良賈散盡黃金佩青組又不能孝

經論語誦十通出取公卿如撥麩世途雖寬心轉隘腐
儒自取非天窮管君學古皆時宜浮侈一篇懲漏卮昨
出長歌示方子窈窕處子云誰思人言古人亦妄耳揚
眉望天任羣嬉方子爲客更潦倒舍我二人無所之高
陽酒徒空自詫閭里未敢求書師家弟觀書但聞略能
爲大言亦不惡馬生落句新有聲財沒先居嘆家索金
陵城中十萬家我惟數子同盃杓袖短心長酒易空風
悲日瘦歌時作得飽猶須縱談笑不官且自忘溝壑君
不見利害焚和爲一身聖王不敢恃飢麟吾儕苦羨榮
期樂壯士當知原憲貧

韋伯才調蓋是庭筠長吉之流近乃云欲學會亮
所作句律者無乃愛忘其醜耶

堂堂故智去微詞得得新功來小詩邢邵豈須資沈約
昌黎自喜效宗師文章從古多窮者鄉里於今見異之
盜有道焉吾未善試從東郭辨公私

立春日送植之酒

方子門前惟積雪吟邊尤覺不勝寒可憐掃地腰難折
尙有談天舌未乾三舍棲遲猶夏屋一年風物又春盤
髯奴爲致還書酒莫奏商歌怨伐檀

贈方長耜

壬申

方子招邀三五客共尋幽絕到西城能同年少疏狂性
不逐平時徑路行吾輩自成今日樂名山應識古人情
竹樓已就君當記更有峯巒坐上生

贈吳中王南垞

與君幕府分襟後落拓揚雄分草元豈謂文詞高甲觀
卽今冠劍失丁年貧須月俸何人給病得風痺幾日痊
有約精廬終結伴讀書應道不由天

贈友人

無端自覺隔山坡昔日清神近若何示疾應勞吳客問
閑情能復越人歌春尋蘇小墳邊久秋聽滕王閣上多

每憶登臨同得句故應風景未消磨

要葉耳山同遊小盤谷偶用山谷進退格

主人隣卜盤中地我更相邀訪舊蹤今日不愁山徑古
向來誤認水源窮嘗思雲臥終何得近識天遊未厭重
餘勇惜無君共賈畱看江影月明中

春日喜晴

癸酉

連陰不肯放春回三月清明雪作堆今日看雲才一縷
漫天不信掃難開

苦熱

赤雲正苦蒸如火碧草偏能染似波卻念變衰容易到

翻愁熱惱等閑過

贈鈕非石

散盡黃金鬢改元，獨餘翰墨得留連。
時追苦縣光和體，不奏甘泉泰畤篇。
欲借方言行問字，更從齊物證忘筌。
世途何限烏焉馬，烏迹那禁有變遷。

慰袁荷塘

南城秋士發幽嘆，淒絕西風一葉寒。
壯志自因流俗激，高懷終藉古人寬。

贈周石生

兩人昔俱學惟金，鎔一冶才智雖綿。
褊性情無斥屨，啣

唔共咕嗶焉哉與乎也暇日蔽童昏流光不我假年來
憂患積君更合并寡魚軒侍萊衣龍山落楚旌奔車況
下走入幕誠苟且雲陽憶孤蹤泥淖悲陷踝靈風蘇臺
吹凍雨匡山酒峩峩予高冠渠渠彼大廈酬對以爲驚
區蓋或嫌啞客心畏雌黃我貌空渥赭此時懷朋簪忽
如飲醜辱賤軀隔晨風德音悵宵疋休休決再計款欸
喜一舍揚子久見嘲侯生暫辭罵時君來履綦夜話見
燭炮豈聞蚊憐蛇各愧烏變雅昔折長者枝今出少年
跨翻思學童苗甘意受威櫃嘗聞包菁茅厥貢遺機楫
鯉腮又當曝雞肋倘應捨四門闕巍峩百神扶甜鬧喧

誰始亂行肅穆俄奏嘏羣材信屯蜂小屋僅庠馬臥疑
學弓張坐敢成箕哆偏仄窘七步昏澁誤三寫泥中冠
且挂囊下筆仍把壁蝸照可憎衣蝨歸猶惹謂殊桁與
楊是以案名檇恭惟拔賢良亦貴寄民社進途示之難
用策固非下所慮畫虎皮詎聞雕龍鮮行將游諄芒何
待夢宜楹好古頗激越獨往滯跽跼高明蹈虛空瑣碎
困撐撫師心徒自劄義肉妄思昌詩騷儕奴僕文字混
母姐誰歟惠同車奮然縱大野惟君多蘊藉去俗不綉
繁杯盤絕流宕裘屐賤嬌妬餘事宜兼之多文固儒者
史林材先純子固蘖徐槎九流紛絲麻萬緒歸笈笥路

遵迹乃遠壑滿湍斯瀉我歌雖折楊君悟徹般若小蟲
爭鳴秋猛虞獨奏夏鳳毛騰英英鹿角拔芴芴斯言勿
詠途異趣難合瓦且當縱秋觥共醉黃華薺

示袁荷塘

袁生學詩如射的低首涪翁竟成癖看詩近復子美親
北征未許南山敵明月欲落天雨霜秋堂燈火共傍徨
勸君莫誦七歌曲我未聞聲已斷腸

咏史

文武衣冠拱廟堂荆軻竊發竟倉皇豈忘平日持兵法
卻賞無且擲藥囊

贈小道士

偶謫人間不自知，散仙來往幾多時。
仙家會有三珠樹，不放歸華上柳絲。

揚州唐文館卽事二首

甲戌

東郭先生不自量，漫誇鼓瑟中宮商。
木天縹緲多仙子，金地莊嚴在上方。
博士有時呼狗曲，將軍無處覓熊光。
寄言年少休輕薄，東壁曾畱翰墨香。

又

疾甚風前燕，多於暑後蚩。
掃門收魏勃，開第館荀卿。
呂覽千金盡，劉書一紙輕。
未妨訛舉燭，尙想佐調羹。

題鈕非石探梅鄧尉圖

看花君已驚身老我正披圖愛花好一紙悲歡事不同
人間何處通懷抱斷橋幽磳獨橫枝忽憶青鞋獨往時
請看鄧尉山中樹何似半山亭下路

贈馬斗山

問君底事行千里不爲飢驅賦壯遊未遇楊雄思訪宅
每逢蕭統輒登樓讀書似我真嫌少掃軌何人得自由
早識文章交有道不教歸興滿滄洲

贈趙晉齋

先生不隱亦不仕坦然世路忘崎嶇古心獨抱漢陰璞

天眼能窺汲冢書嘗惜浮雲同變幻時從缺月辨模糊
青鞋布韞訪碑處試將餘意問耶墟

悼亡 乙亥

痴雲抱月夜簾清燭影幢幢夢不成今日語言誰刺刺
當年離別只平平封侯竟已成虛願營莫甯堪慰此生
富貴何關兒女事九原收汝淚縱橫

寄陳師吾

奉書肯爲子公遲憔悴塵容定未知賓館秋深烏鵲樹
女牀春冷鳳凰枝人間只欲馴中散地下誰能序左思
卻憶青雲同學子池頭幾度早朝詩

題松化石圖

奇石誰能化蒼松變化神
經經耶壑意寂寂棟梁身已
分溝中斷翻爲席上珍
從來知遇士多有息心人

贈姚春木還松江君在家數載搜葺文獻聞姬傳
先生卒來會喪江甯

君從三峽赴 皇州歸擁名山早自謀
東海官儀惟舉漢西河史記特宗周
高風會帳今誰見他日元經待子
收哭寢未終還送野把君詩卷不勝愁

擬古意

聞道河東郡川原有播遷
黑風吹地轉白日與天旋
城

郭過三十人民倍六千此時樵米費信使愼哀憐

除夕

兒童簫鼓歲時新翻手春盤少一人夢裏尙驚身作客
只言離別在三春

柏枳山房詩集卷三

上元梅曾亮伯言

和方植之來詩感念姬傳先生歿已逾年

丙子

君作皖公客金陵違幾春風期終勝我月旦且憑人開
府膺時棟題與首聘珍楚筵陳醴重鄭館授衣新側想
溫經暇遙知得句頻魚書慚縷縷雀躍更酸辛疇昔周
旋日吾師設教辰雞鳴開舊館鹿洞接芳塵名德原如
鳳高懷獨拔鴉學從吾輩好交許後生眞問卜皆無色
談空各有神元文推子論黃語不吾瞋絲竹聲如在盃
盤迹未陳萍蓬俄泛泛模楷失彬彬曳痛連朝杖傳憂

異日薪一哀千古事
兩地百年身
膝爲斯人屈
眉從若個伸
有時書咄咄
何處走踈踈
夢蝶常疑病
占烏轉媿貧
願瞻思大野
蓄縮任洪鈞
離合緣終易
存亡感詎堙
祇愁良會日
話舊益沾巾

題戈載寶士四春詞

香飛紅走幾千春
惟有司勳易愴神
風景若因惆悵往
陌頭應少看花人

題姚一如方伯秋山賭墅圖

丁丑

未及東山侍謝公
得聞令子述家風
常持陸賈和調計
遂建韋臯保障功
三峽雷霆籌筆壯
九峯煙雨畫圖空

他年拗相休相奪千載公墩在眼中

寄姚春木

幾回書札問侯芭新斷楊雄問字車天上白榆能散莢
月中丹桂豈成花徐無鬼去誰知馬戴晉人來恥辨蝸
爲謝隣僧初夜磬久將身世託磨麿

題人悼亡集

戊寅

郎君下筆驚鸚鵡望帝春心託杜鵑露冷銀床虛夢蝶
風迴錦瑟怨哀蟬陌頭楊柳猶三月洞口芭蕉又一年
欲把君詩情轉怯那堪驚雁復聞弦

送黃修存入都

五月吉日辰之良故人揖我神洋洋金臺峩峩路修長
日親有命子所將東南孔雀露文章出取公卿易求皇
留君夜闌盈一觴仰視明星正煌煌帝車北斗運中央
南極老人應壽康閣道乃抵南箕旁王良策馬牛服箱
軫車發發不可當長沙如簸風中揚羲和遺鞭匿扶桑
老墓蝟縮走且僵使星揚輝出文昌欲空貫索開銀鐙
或言伶倫吹篴管南風一曲乖宮商無乃敖客醉瓊漿
玉女投壺流電光天孫聘錢不得償織女牽牛泣紅牆
星宮亦重修文郎守廁乃是淮南王作詩一笑誠荒唐
勉之行矣君勿忘富貴快意非所望

揚州寓寶林庵作

一水護城去僧居臨水偏幾家同菜市深院劃花田
雨穴頭當閉風條腹育懸空庭絕來往除草一枯禪

爲鈕非石題片石圖

洞庭仙都丈人居紙青字赤模靈書說經字用九千正
稽古言刪三萬餘近有新書發黃老道德指歸不草草
袖中奇石似支機試向君平索幽討

暑甚與鈕非石願千里夜坐

采光積厚地晚涼不能歸空庭坐談久尙未思羅衣孤
燈發光怪暗室生炎威羽蟲不知名觸熱向人飛側想

雨聲壯狂弩發萬機八垓伏塵土四壁跳珠璣蠅蚊悉
逃竄快如馬脫鞵輕雷不成聲眼穿雲復稀何時見高
秋萬瓦霜澆澆客言死生速有如朝露晞寒暑有幾何
珍重尙我違況欲逃之去甚於黃金揮斯言實爲達卻
暑良庶幾回房甘我寢習習風生幃

嘲蟬

萬物皆能鳴獨爾爲激烈大聲發午晝赤日熱如血侵
晨已呼號人夜猶嗚咽兩腋鼓八風萬籟泯一映初聞
似清快久聽殊瑣屑我書爲之廢我寢爲之輟似欲於
孤高似欲判流別謀謀齋夫對刺刺婢子決甚如君子

口長乃婦人舌音多雖雜亂響厲如告訐不知何煩冤
得爲汝問說官吏喧蜂衙王侯居蟻垤蜘蛛網羅飽蟬
蝻衣裳潔在彼處脂膏於爾無齧齧映書螢何光繞筆
蠅甚劣篆出蝸牛斜字經蠹魚滅嗜好不能移種類安
得絕水蠹何影深天蠖錄語竊二蟲誰恩仇百鬼所施
設負版行疇轉丸擁杙墜豈爾蔭枝柯禁彼營窟穴
灌夫怒何與臣甫憤空切雖居五德全勿侈八名列从
麼同賦予駮賊誰剖決未能絕吸飲那得自標揭惡末
還卑棲孤竹難高節挂恐來朱雲唱勿誇白雪周昌戒
期期趙武且吶吶不爲執蔭捕庶免持竿掇我讀舌生

花我寢眼生纈微風稍清涼厚地失炎熱庭陰積如水
與爾共怡悅

夜起

久寢不成寐散步當庭柯殘月下孤竹暗風迴又蘿勞
生夜氣靜曠宇清光多蟲飛漸欲曙撫景將如何

卽事

蛭度蝦行難走趨翻令婦女笑形模誰知露索洵洵地
未許蕭生改一途

晁董公孫迹已陳卻言花樣一時新無端樸筆成孤笑
頭上青天月一輪

移寓虹橋道院作

去城無一里宮觀久榛蕪
竄瓦驚蒼鼠跳梁慣白狐
樓臺寒色澹鐘磬夜聲孤
等是萍踪寄吾廬一任呼

揚州寓虹橋道院遇顧毀庵丈

孤城荒荒流水隔古殿
荒宮團野色冬深花盡少
行人日薄苔寒獨歸客
歸來仰屋似著書陳編刺取
供人奴嘗鄙嗇夫對禽獸
豈慣爾疋箋蟲魚有時結
約思快語出門四顧無人
呼先生水南我水北一月
不逢眞可惜披詩讀畫心
孔開煮酒蜂房話疇昔
三日於菟今畫虎青眼看
余已頭白同是飢驅客
子心世途那得誇胸臆

廣陵城西冬雨微先生興盡還思歸明朝予亦挂帆去
永北水南鷗鷺飛

歲暮感舊用東坡聚星堂雪韻

舅氏侯抑庵先生好詩冬雪後紅日射窻紙輒
呵筆不自休尤好東坡聚星堂雪詩每和必屬
曾亮戊寅冬寓揚州道院中微霰欲作敗葉繫
塵網上獵獵作人語時先生之卒已五年念幼
時足不出閭巷與先生鬪強韻爲樂聽兒童輩
祀竈神歡笑作爆竹聲可復得耶慨嘆賦此以
志昔時之樂事於不忘也

山風入門擁黃葉旅館陰陰欲飛雪紅燈綠酒又誰家
白塔朱樓正愁絕早年學賦心尙孩舅氏誇余角難折
紙窻竹屋坐妍暖快雪時晴記明滅索句先愁茗椀罄
催詩戲取花鈴掣土牛已報長官迎金燕還同兒輩纈
昔日歲華足歡賞祇今客夢增騷屑文章垂世易千春
笑語供人難一瞥長老風期那可繼故園景物猶堪說
明朝磬折辭主人干祿從來薄殷鐵

偶書

竹屋紙窻聊試墨日光穿漏射游塵試看野馬縑網處
反覺勞人自在身

題馬棣園秋館聽潮圖

己卯

舟人夜眠風動榜
菰蒲蕭蕭暗潮長
烏絲黃卷江南客
獨坐秋堂聽遙響
我亦觀河縵面人
途中風景畫中身
濃花野館梅山下
細草危橋瓜步津

題陳仰韓讀書秋樹根圖

庚辰

秋林無風花竹涼
苔明石淨延疎光
樹根枯坐讀書久
不知落葉生微黃
吾家寄圃好松石
付與江湖十年客
更欲因君問異之
讀書種樹當何時

題周次立大母戴宜人侍疾課詩圖

燈寒欲青聞月小
女宗危坐心神悄
藥鼎水翻聽誦經

夫疾得瘳兒課了一經起家羽國儀又見文孫報政時
每聽召伯甘棠頌忍讀周南采芣詩

題馬羣伯湘帆圖

願君爲子圖瀟湘萬柳一碧江天長張君筆端有雲氣
班竹瀟瀟風雨至晴帆蕩漾兩空濛坐令合眼到湘中
帆隨湘轉不知處渺渺平蕪背人去

題管厚庵松下科頭圖

歡華寒兩儀心息萬緣小科頭踞長松蟻垤見了了主
人心安樂竹石得其真試問崔興宗何爲看世人

苦雨

蛙聲才欲歇急雨又滂沱稍喜炎蒸解其如湫隘何池
波侵蟻穴屋漏墜蜂窩愁坐拋書卷無人踏屐過

秋日偶書

新涼天氣靜窻紗人意蕭疏戀物華籬落萬釘山藥果
牆陰一帶海棠花

旭莊伯父七十壽詩

旭莊梅先生曾亮之伯父家承萬石風書馬不訛五文
章守師法精熟及箋詁人言名公孫青紫拾芥取達者
天機精失得不仰頰一官足自娛萬事非逆睹每述定
九公 賜坐見 聖祖同時應蒲車一二後無

主造物忌盛名吾宗賴天祐共祖數十人有秀不皆魯
賜書能收藏衣食任枝柱有兒能勤書有孫學官府
尙祈守家風卽是大門戶以此心陶陶常覺貌姁姁亮
昔聞雅言竊嘆斯義古斯言敢莊述一觴佐飛羽

題聯玉農龍潭話別圖

昔君欲作乘風圖萬里破浪驅天吳又作古藤一千丈
枝葉扶疎盤傭強男兒若此眞雄豪別淚無端揮莽蒼
秋江澹澹一帆卷漁市人家夕陽遠江頭揮淚誰獨多
亦有當年嵇與阮烏乎司馬一官亦何有煌煌金印須
如斗萬言不值一杯酒富貴逼人君善守

東坡定惠院月夜偶出登韻詩汪均之得其手稿

墨迹二首其一紙紙殘一角虞山錢宗伯補以

細字 辛巳

黃州逐客細和詩意匠經營今得之一詩底事不草草
想見籠辱忘天機幾人燒燭檢蛛絲蟬翼千鈞又一時
試比魯公爭坐帖何如元祐黨人碑

又登東坡原韻二首

東坡昔作騎鯨游斯文冥冥若長夜傳流片紙萬牛迴
想見揮毫一鳥下細看濃抹如眉闊肯使奇才任胸瀉
簡臣雖成蜀黨魁悲歌不作湘纍亞廟堂無地能爾容

風月在天從我借，經冬山竹碧。初老駐春海，棠紅未謝。
典竄豈因樞禊帖，敖游自喜依僧舍。往事真成牛角花，
餘甘幸比虎頭蔗。眼前清景過始知，身後高名生可怕。
作詩一笑公應聞，當日好官誰復罵。

蘇公手迹十四書，張丑藏經幾晨夜。蠟箋久作煙雲空，
粉澤誰看風雨下。先生真放本精微，後人僞體徒奔瀉。
一寶何期得雙絕，四家頓使成三亞。小乙鉤疑漢女藏，
大橫著向畱侯借。幾行補作肥鴉棲，半角殘隨隙駒謝。
蠅頭細跋得蒙叟，驥尾附名甘避舍。況余書手同茅薑，
使我品題慚杖蔗。催詩閑受古人忙，得句喜過難韻怕。

汪君汪君慎守寶富人若求君可罵

春日雜咏

悄悄小雨早春歸花落空庭自掩扉睡起小園新綠滿
不知何樹認芳菲

楊花如絮撲晴絲杏子單衫得意時看到醅釀莫惆悵
人間只解惜春遲

濃姿一樹粉牆遮知有春風散綺霞開落年年誰得管
無端紅作過牆花

讀山谷集

鬱結復鬱結何以舒我情我讀涪翁詩明月青天行情

惜兒女媚藕絲揮利兵丈夫貴如此一笑大江橫

悼彭甘亭

身世年年老賓客形容日日病維摩空有文章泣朋友
竟無妻子送山阿

郊行

皇天久不雨野草池中生園林亦枯槁何以慰農耕我
行出東郊澗溪無水聲村村出淘米往反十里更茲邦
阻大江蓄瀉易虧盈誰令百世後永旱由天行

題黃修存詩稿

細馬紅裝照水濱誰知遊戲兩仙眞懷中自有支機石

卻解明璫贈世人

題畫江上蘆雁

蘆花楓葉引扁舟一雁聲傳兩岸秋能與人間報寒暑
迢迢不爲稻粱謀

入都寄彥勤弟

我生三十餘踽踽事幽討豈無功名志日月送飢飽長
風吹雲濤萬里試魚鳥得失安可知徘徊二親老親朋
念我遠文酒連昏曉稍稍行李動始覺鄉里好兩家恩
愛兼門戶汝善保吾將期二載俗學自茲了

仲兄客五載獨我依庭幃念彼賢勞人家食知余非茲

游雖漫浪冀使息肩歸汝當體此意滕下勤依依

途中卽事

下馬未及餐主人前致詞雙鬢十五餘喚取傳清卮手中持弦索能解客心悲揮手令之去我悲豈爾知平生高陽徒禮法非余羈願慚从庶輩儀態爭沙泥上古無舟梁男女遂恩私功名一馳逐游媚得所資名倡跼利屣狂詞蕩紛披驅車登古道黍豆方華滋誰歟井田處一訪田中碑

過滕縣作時縣令趙毓駒貴州人

驅車過滕縣榜示懸中街上言今邑宰乃自邊鄙來賢

書遂筮仕茲邦愧非材豈無賢良輩助我策駑駘義夫
與節婦孝子及順孫孰以告邑宰邑宰敢不尊孰爲官
之蝨孰爲民之蠹願以告邑宰邑宰敢不去何弊當速
去何利當速興願以告邑宰邑宰敢不能知滕縣事趙
敬告士大夫道光元年二月某日書我讀心然疑母
乃古人徒旅食問主人縣官竟何如主人又手言乃是
大好官自從上任來廉潔不受錢時時審官事告期不
拖延笑問爾縣官得非急名譽主人漫不解說官但軒
渠請問官好名百姓有害歟智士好高論愚民知近恩
古人重名教今人多任眞世事有翻覆愧此逆旅人

孟廟

漢興用秦法覆轍無時休夫子說世主抱此萬古憂赫
赫虎狼都視之若蚍蜉惜哉時不遇六國欺爲囚至今
房杜輩制作侔伊周

中山店

紙窗竹屋靜風沙小駐奔車便是家遮莫鄉心訴明月
月明猶自在天涯

題龔璵人文集

胸中結構贊普帳眼底波浪皮宗船紅袖烏絲醉年少
只今誰識杜樊川

暑甚喜雨

雨來人步奔雨過市聲起探頭看歸雲踏屐試流水炎
蒸積厚勢如發出其矢頗聞僮僕歡人災今可止

康中丞刊姬傳先生文詞類纂成書此呈石士先
生

陋儒編書畫成格不使鵬蝦同一澤高才之士貪多多
雜進梁稻羞蒿莪先生編此心獨苦康公傳刻惠不磨
我初見此喜欲旋太息流光若飛電古人百年同此身
餘事猶足勞今人豈知九陌黃塵客俗學蒼茫欲問津

自都中赴欒城省視家弟仲卿

弟客四五年去家三千里聞汝貌加豐恐汝酒未止我
來游京華去汝幸伊邇屈指六日後汝見一驚喜

明晨當嚴裝草草夜飯急雞聲四野動轅馬負車立恍
惚經村墟醒夢互相襲西南兩大星送我出京邑

後車燈在河前車燈度嶺鄰鄰馬無聲默默人自警我
今從親串僕從幸嚴整憶汝隻身來寒威迫朝景

星月忽在地腳下積水寬驅車涉其半人馬意少安長
途豈不瘁弗獲憚此難何時偕汝歸粗糲臨風餐

亂水競所趨知有村居稠雖無魚蝦市芰荷媚餘秋惜
哉車塵多溝洫無良謀紛然作泥潦使我登高耶

五年不汝見汝面欣已團未言色先動二親幸平安稍
稍及兒姪歡笑生波瀾燈殘語斷續欲寢無由寐

自樂城赴都作

朝作樂城炊暮至富城食驅車涉滹沱橋危水聲逼我
來視仲卿一月暫休息姻親遭變故後事惟汝力汝身
既淹留生計安所卽念此增旅愁起坐悵燭熄勞勞赴
春官失得自迷惑我賤安足悲汝勞竟何極

樂城謠爲故邑令朱承灃作

官雞一隻民錢五百官鴨一隻民錢二千嗚呼縣官今
六年至死未收雞鴨錢

官有事借民馬借馬數百家百姓無不願者官養如我自養肥民借還遲遲官借早來歸

時時掘深溝時時填官路溝深路高行人不苦溝流湯湯我黍奮張去年大雪行路絕縣官出錢民打雪

溝欲深柳欲密中間大路如繩直此法起自張桐城劫盜之馬不旁逸欒城柳長設四鄉冬栽春長皆成行行人夏日樹根坐記說沿途樹短長

朝亦空齋坐暮亦空齋宿右詩左書與案牘時有里正來叩頭鄉民僕僕直出直入闔者躑躅

獲鹿百姓來抱扁上欒城縣官我有官事十年爲我訊

服成歡獲鹿百姓羅拜起變城縣官不能止

有關傷案縣官來看午時里正報未時縣官來縣官入城去父老始驚猜從縣官者何一車一騾一刑招房一伴作出官衙入村落

官獨居行次且某日判某事毋乃冤歟覆審乃可胥吏皆齷齪官曰在我呼兩造改讞牘前哭者歌前歌者殞殊

呈葉筠潭先生

不廢文昌錄仍臨太史河牢盆春罷訟綵筆夜當歌楚製誇珠履唐裝渺玉珂狂瀾空復爾砥柱正嵯峨

浪索長安米難裁短後衣京華一爲客湖海十年非鸚
敢知鵬化蠅終待驥飛東南瞻碣館心共片雲依

雪夜呈陳易庭

九衢一雪千聲消窻寒無風燭搖搖江南故人不可招
坐思吾子同寂寥烏絲銀管哦春宵清如挹露北斗杓
怪君得句時余邀真率乃嗜長生瓢古人獵道如蒐苗
飲海一勺知鯨湖山膚石髮牙能調中有鷺泊腳臙臙
嗟我綿力風中漂大黃待子受以昭青驪駮駮欲銜鑣
滕王閣前試輕橈江南三月草天喬子乘春風踏歌謠
余畱獨唱誰可要天路待子歸勿遙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ledger page with 11 vertical columns. The columns are separated by thin vertical line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there is a header section with several rows of text, which is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black redaction box. The text in the header is oriented vertically. At the bottom center of the page, the number 768 is printed.

柏枧山房詩集卷四

上元梅會亮伯言

方子範故園樽酒圖

壬午

龍眠山色如拖藍
江沙對酒人兩三
故人今日別如雨
何處青山結賓主
長安陌上杏花春
五尺車茵十丈塵
相逢但說東歸好
不似當年對酒人

出京自德州赴厯城泥水失路

膏騰三十里
夜半投一村
家家破扉閉
無地畱行人
驚呼集老稚
且復謀盤飧
取餅就其竈
嘗湯就其盆
導我入空院
曰此聊棲身
車中得一臥
萬事不敢論
天明愧

奴僕汝昨何出存倉皇問前路回顧傷我神

臨路不能發平陸漫成湖舟師索高價擁蔽藏菰蒲
自慚豈官長恫喝如追呼稍稍一來前解裝空我車
車馬從他道會合十里餘舟行入籬落偃臥避朽株
俯窺見車轍太息羣游魚一朝水潦退此魚將焉如
馬行已滅沒舟行更煩紆寥廓田野中日落安可居

禹城道中阻水

早歲關河況味親而今水手更迷津年年一帶征車轍
化作風波更滯人

釣突泉

但有三峯現難消萬竅鳴泥塗聊自拔波浪已旋平估
客來歡賞兒童易震驚獨憐辭賦手爲爾費詩情

回宣城謁墓夜泊江甯鎮作

癸未

江風夜作狂於虎寂寂萬舟如伏鼠霽然一響鄰舟呼
漁人開帆折其櫓我初聞此悽心神乾坤何處著閒身
君知田舍收竿日不見風波縱棹人

銅井泊舟

孤舟多彎環近岸輒幽討山村絕人境生計亦擾擾老
翁樹根坐少者翻露草古廟門不扁靈旂掛芴椽神叢
冑藤葛想見狐祥老久立心悄然迴舟玩晴昊

雨泊采石

飛鳥避雨入山壁雨墜復飛飛轉急絳夫冒雨疾無聲
彌望水邊如椽杙蒼茫已見翠微山我與此山多往還
遙知燈火泊船處尙隔津頭第幾灣

查家灣作

瀉水水門如潑乳想見青溪深且阻我欲俯窺舟轉疾
看水老翁猶獨立羝羊不眠齧草根田婦旁來拔牛杓
薛家渡夜泊

一東一西雨後雲半黑半白雲中星炯如秋燈隔疎櫺
推篷四顧風泠泠老魚撥刺無人聽

黃池守風

聽水聽風鎮日眠
童奴默坐對長年
閒帆打鼓一驚看
卻是來船非去船

方家衝

水複山重處吾家
丙舍存衣冠
瞻祖墓樽俎歛鄰村
長日觀魚久深宵說虎
讀焙茶人未息燈火出
頽垣

苦雨作

自我來宣州兩月不開霽
入村過三旬連陰倍淒淚
初如空中從細於毛髮
鬢少焉勢忽壯跌落亂排擠
謂宜三鼓衰餘態更婉
癢有時臥見星
酣寢得甘毳
夢聞聲

已喧撫枕百無計恍如飄蕩身忽逐江海逝童奴默無
色起臥屢攘袂嗟予更結約茶菴怯歐泄作勢出門看
白水使山草烏鳶眞有神默默久漂遷驢驟犬豕雞無
地謀蓄穀父老同嗟吁邂逅此惡歲問答未已云沾灑
雖久蹠出門復入門枯坐惟俾倪

急雨歌

急風吹雨如追逃斗室噴沫生波濤黑雲無縫天周遭
電光著壁飛霜刀祕怪恍惚求其曹哀鳴燕雀藏屋敖
朽株敗葉爭怒號吾身啖焉渺秋毫俄頃雨斷雲不牢
出門一笑波滔滔野人赤足青天高

宣城水災行時邑令爲朱錦琮海鹽人

宣城古山郡近水爲膏腴周遭作隄防圍川以爲居一
圍數千畝一畝六石餘我來坐吉村六月雨不止四鄉
道路隔消息尙未起開日雨少休相見各言水二百有
八圍存一小小耳客來金保圍爲我言尤哀五月二十
餘大雨如綆縻圍中一萬戶鳴鉦各乘隄拒水如拒兵
立死不敢移每戶八九人人人捧土泥仰祝天雨歇俯
祝河流低河身日夜高皇天不聞知但有雲沉沉作雨
無了期忽聞人聲急萬目如死灰水波洶洶惡中有犬
與雞各知圍已破號哭拋鉏犁圍破安有家猶自尋舊

蹊但聞滿耳聲知是娘與兒大呼望縣官縣官實仁慈
小船載錢帛大船施粥糜錢帛何所爲百錢拯一尸中
有十八人握手死不離斯言未及竟有客來華陽華陽
負山居有田皆膏粱豈知大水來生計同時亡覆我河
中筏百貨無一償漂我河下木拾取資強梁洗我用中
土石骨露車箱昨日出門去猶是富家郎水用有時退
石田何時磨昔年恨田少今年恨田多余將往東鄉二
客出門去東鄉四十里步步人山路高崗水已退蘋藻
粘枯枝空棺及木主顛倒埋塘池我將買舟返水鄉更
瘡痍願得早安集客子愁孤羈

六月十五日柏視山飛橋納涼作

柏視山水好茲橋踞其幽迨涼逐勝境父老攜我游千
峯共一谷兩檻備雙流山僧喜客話指點分林邱
萬木四山靜雙泉終日喧爭先赴雲壁雷媚當風軒聽
滿意多悵靜觀難具言何如吾宗老煮茗汲清源
輕儻引人遠澗曲迷來躡日暮百蟲響輕衫漾歸風在
山景已屢出谷意未終心期十年後收迹寄杖筇

課曾園爲外兄胡受益母方孺人作

我之祖姑君祖母君也少孤集荼苦泊君有子復有孫
惟我祖姑不及睹以養以教教者誰君有節母持風規

夏后衣帽守邊幅宣文官禮傳弓箕有子篤學經人師有
餘早歲光長離我讀遺集金薤披天道幽遠未可測節母
後福方無注我歸宣城拜君母一卷課會忘自首秋光澹
沈樹扶疏柿葉如鏡能寫書小者識字九千餘大者誦經
如貫珠母顧而笑容舒舒昔課爾祖聲吟唔爾祖今已滄
浪鬚天倫樂事古所無爲母登歌鳳將雛再看雛鳳翔天衢

宣城歸舟書所見

大堤上昔作行人路今作居人室男女持茅登屋極龍
骨牛衣支四壁兒女愴愴日中立人與雞豬共牢漏破
甌短檠背露集回頭卻望田中居空房無人水出入

悲官圩

悲官圩官圩四十里炊煙四面絕波浪黃昏起

浮橋歎

官河浮橋截人路逢船索錢不知數錢少輒怒嗔遲遲
誤行人長年穀餼如雞豚君不見官河今作長江注屋
角墻頭聽船去

歸舟至江東門

野老無船踏破扉一篙欹側傍牆隈石頭城上人如海
裋服新裝看水來

清明日謁外祖朝議公墓太平門外

甲申

小窗輕風二月天山容如醉水如眠東城一片風花路
落落行人散墓田

感春

春皇何事太怱怱未必分明過眼中李白桃紅渾不似
卻教回日嫁東風

花開先怕落花辰懶鬪新粧綴鬢唇刻意傷春春竟老
風光輸與拗花人

咏菜花

高低開遍野人家插槿編籬任意遮不與牡丹同臭味
卻來殘客對黃花

甘崎人得宋都監酒印

文采當年蘇侍郎粗官可得醉千場後人得失了無迹
一例元暉古印章

舟泊單橋

黃日下林端停舟喧晚餐野童窺近岸估客散平灘
人
逕逢樵急危橋覓店難船頭聊徙倚歸臥一書攤

過方村晤外兄崔芝田

三代聯姻誼經過慰夙心田園多繞屋子弟已華簪
愧
我功名薄多君意氣深兩家新舊事今昔話重尋

自郡城赴坐吉村過嶧陽橋

忽轉山橋路秋光聚一村斷藤枯絡廟懸果熟當門紅
讓楓林出青隨芋葉翻兒童休問訊茲地舊家園

雨後偶成

空山一雨便成泉疊石閃渠護水田但有波瀾終到海
那教隨處不喧闐

文峯家塾畱別族中諸子

家塾依祠廟諸村抱若環四山皆我有一水去人間物
力應稍薄宗風尙可還無忘經始者辛苦闢茅菅

村中晚眺

晚來風定好山光一半青林一半黃著樹無聲柯葉滿

歸鴉如雨落斜陽

過魯王廟

隋末梅知巖據宣城納土於唐事見高祖本紀
其封魯公見唐會要至宋王象之書始載魯王
碑文其爲何人加封不可攷矣

隋末失鹿羣狼奔赤子魚爛相吐吞將軍提劍收鄉屯
犄角汪左盤孤根收波縮浪觀龍鯤或塞北海投崑崙
虬髯帝子清乾坤稽首眞王謁天闕歸釋弓刀戲兒孫
史冊闇昧如睡昏廟食光遠輝朝暎黝鬚纓冠毅且溫
火田水耕報豆罇長我禾黍肥雞豚山獐野麋馴以蹲

老樹夜靜形模尊如古衣冠密謨論我來過之聳心魂
誰歟墟王顏其門非神志也勿妄存作詩辯者在後昆

村中雜咏

木落遠山多歸樵帶黃葉晚來溪水深應是山中雪
暝色動叢薄寒雀未安枝忽向溪南去不知驚見誰
好樹冬不花朽株春不綠若使無冬春爾心亦已足
老物使人悲念其婀娜時如何人老至人心不相似

周編鐘歌爲甘夢六丈作

乙酉

古花繡澁岐陽土潑翠山光聚圓乳主人示客爲摩挲
想見當年奏矇瞽自從博古重宣和魯壺茗鼎紛紛多

張徹端能識奇字何人喚起辨凋戈

和孫翹生殘雪詩

無端銀海眩空清作態斜飛世眼驚羣伴已隨風力去
孤光猶待日華明誰從泥絮追餘賞幸有江梅戀故情
若化春波終到海牆東可得定生平

夏日雜咏

畏暑真成癖林塘事事幽小書從我嬾長策看人謀枕
簟隨時具簪裾盡日抽翻愁煩暑歛菡萏欲經秋
少小諸同學飛騰各異方一鳴憐往復五馬已翱翔警
策詩應在迂疏禮漸忘昨來書問訊尙謂我非狂

蕭公原騎射王令已文章身在誰能料時來各自強竹
書風裏坐瓜架雨前香賴有科頭客同消夏日長

吳郡顧千里儒林得大師病猶思誤字醒亦好微詞潦

倒依書卷崢嶸仗酒卮最憐文選學不解說難悲

君校刻書

數十種皆有考異極精核
文選韓非子其二種也

公達輕先輩平原託後生人情隨老壯吾意豈衰榮陶
謝詩常把羲皇夢欲成更須櫻拂子白鳥去營營

觸手悲遺札吳門王惠川論詩殊我苦中酒覺人賢馮
衍妻猶在宗文子最憐熟聞千古意今日倍淒然

遠客端然至呼衣正履綦意深徒有愧名晚豈堪資鳥

熟閑窺桁蟲晴喜放絲早涼歸老樹語罷暮蟬移
刺眼藤蘿久今看縱斧柯蒼雲中脫壞綠水散盤陀蟻
捷爭新路蜂忙失舊窠青青書帶草埋沒歲時多
水恐方池溢渠隨淺岸開鴉翻新土去魚試小波回稚
子愁深淺畦丁健往來揮鋤休放手籬竹是親栽

題人畫百猿圖

平生空讀水經注不到猿嘯三峽處誰將形狀寫丹青
飲澗攀林不知數人生富貴誰劣優是中亦有巴西侯
試問猿公得知否掉頭忽向青山走

句容舊柏庵謁文穆公石居公墓

丙舍依山寺年年句曲行門添新社約壁壞野神名瓜
果慚僧意松楸慰我情爲言無斬伐亦荷歲豐成

御氣豐碑重哀榮及後生衣冠鄰叟記俎豆野童驚喬
木諸山仰清渠一路行頻來幽徑熟不藉老僧迎

暫作僧房住荒寒悟道根梵音秋聽徹佛像夜觀尊月
過山扉靜燈留土室昏披衣喚徒御猶戀布衾溫

殘月猶在地山行戶已開駭雞爭路擲吠犬界村迴木
亞高風過萍移暗水來茲游異勞役登陟倍徘徊

題溫明叔集

夜深風雨攪林塘老屋燈昏葉半床好句忽來溫叔子

晴帆春水下瀟湘

磊落竟能箋爾雅深湛時復訓方言新宮銘字知多少
試就元卿與細論

咏水仙

寒花暖屋意相親念爾嘉名感舊因豈藉春風方得意
只應秋水與爲神無端帝子遺湘浦或有佳人採洛濱
且喜清香畱燕寢不隨桃李落芳塵

和東坡雪詩

庭前風雪正迴斜寂寞難來問字車眾響參差傾竹葉
孤懷寥落待梅花從教陶令全遮逕誰識袁安尙臥家

閒就南窓响凍墨薑芽手拙筆生叉

風聲約住雪聲添簾幕重重未解嚴夜坐餘溫親芋火
朝餐新凍觸壺鹽衝街犬快時窺巷投屋鴉忙誤墜簾
更倚危樓招遠景題詩欲掃萬峯尖

和明叔見懷用其韻不復次

丙戌

我城君在郊頻晤如對宇大言忘蹊町小學辨門戶元
白雖殊才陳黃各矜語善諱偶示難屬對頗思苦兩字
二三萬一月四十五君舉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余對以堯典兩字說二三萬言大
笑空爾爲此言竟安處巷南時放春城北或謀野每同
王充游必學姪女數奇書氣先識脫簡手親補心知羣

兒嗤日笑兩士古猶勝紅袖闌但作白丁聚王春富膏
澤人日連風雨水衣生礪松石鏡冒洲杜勞勞望車塵
默默覘柱礎君方隔城闌渺若涉湘浦陳經獨拜庚攤
飯閑過午黃綿忽驚出青箬可收貯近局當能來爲君
掃寄圖

題東南坡扇

風簾官燭共宵盤
嘯鳥催花已破寒
跨馬出郊猶未得
小紅如豆畫中看

九月偕明叔赴安慶過蕪湖王子卿丈招飲陶塘

園

名績黃樓著家園綠野開忘年商近律話舊緩深盃隔
牖山先到穿籬水暗來一麾休自惜居處尙蓬萊

和章瑄香作用原韻

昔君曾飲雲素翁懷抱欲話羞難同蹇驢肥馬妄生意
誰知愛士如林宗我今一蹶蔽泥水看君劔佩趨夔龍
聊將文字縱娛戲此事管領無天公黃鐘瓦釜同一擲
君乃違眾歸我工高詞焜燿發幽昧燭龍下照潛蛟宮
識君五載猶不盡何況交臂乘追鋒我詩羞澁老冬薺
古牆凍砌抽春蒙雖然叢叢多束筍豈如千畝羅君胸
和詩一笑愧齊偶都官才盡非詩窮

和瑄香地樓看雪韻

凍吟夜半僵銀箭竹葉紙窻聲一片臥聽密密還疎疎
登樓朝失青山而行人移過喬木白棲烏落屑驚枝旋
兒童踏破見泥水幸有迴風補能遍主人歡賞心未足
祝日遲遲莫輕現清郎忽在瑛瓊瑤虛室白生銀海眩
問君跨馬游西山可與小園同一見

十千閣望雪

急風迴雪避炊煙屋角牆坳斷復連平野忽從迴望合
行人如雁點青天

壽汪鄴樓五十

宗雷勝地近誰居我友清風再掃除
出處應參高士傳
疏狂不學絕交書
堂前刺史驚投轄
門外將軍喜駐車
誰信相如詞賦客
古人惟慕藺相如

貧居絕少畔牢愁
點綴家林意匠幽
好竹移同嘉客至
奇花買似異書收
穿籬水綠新通閘
入座山青更起樓
笑我城南望城北
累君時作佩壺游

東補卿折梅圖

丁亥

偶上陵風臺
折取江南春
高枝先入手
未許亂愁人

咏明妃

春風環佩夢難歸
不見長安花片飛
多少如花漢宮女

琵琶從此屬明妃

過當塗黃山寺

日午昏昏客停車，眼暫明門收平野。
合殿徧暑風清，更貪閑睡。山僧習世情，那知倦游意。
勸我數經行。

徐季雅蓬萊鼓柁圖

昔我清游戲扶桑，了了神山非渺茫。
蓬萊老仙授霓裳，安期故人不在旁。
新宮銘成意傍徨，靈妃啟齒開電光。
傳我六字蟠龍章，吹笙年少神揚揚。
帝前搖筆吟青黃，濃墨作雨枯爲陽。
金銀宮闕煙蒼蒼，下視城郭非我鄉。
虎瑟鸞歌斷人腸，天風鏘然振明璫。
枕飛胡蝶驚蒙莊。

翠螺山色開書堂見君圖此勿自量人生得失安有常
退鶴忽作鴻毛翔老菘肥白蟹可嘗與君共醉秋花觴

題人夢游燕子磯圖

高寒百尺有江樓燕子磯邊煙雨愁曾是阻風中酒地
怪君清夢獨來游

柏枧山房詩集卷五

上元梅曾亮伯言

王竹嶼丈黃河歸棹圖

己丑

浙江新志補河渠又見金隄報最書春水桃花民氣樂
秋風導菜宦情疎三山故里遲驄馬九曲流波從鯉魚
卻念漢廷方仄席薛公那得早懸車

竹嶼丈招飲三山二水居分韻得露字

三山二水居古洲名白鷺觀察新經營謫仙舊游沂觀
從西華借壑本東山附依岸成三楹出水過七步上設
宮錦仙常想瓣香炷二面池如弓四角山立柱繚白現

澄江團黃辨遙樹廊修左垂虹亭遠中泛鷺波涵井倒
茄水抱城懸瓠杳然葭菼深回見芙蓉路主人詩中豪
召客席上賦題糕及良辰把酒深遙慕想見鳳臺游幾
經龍劫度迹幻景自真地新意猶故興奇發嘯噉意愜
忘禮數俯檻駭魚沉飛觥驚鳥顧櫂聲緣岸曲帆影當
盃住惜茲重門阻已覺輕陰暮既醉肯言歸拈題各自
註長揖太白前授我老蒼句

爲人題跨牛圖

風疎疎春漠漠長坂通津帶林薄春衫短策騎烏健草
色青青送行腳沙平柳轉不知遠花氣如潮隔山落前

有兩犢載兩兒谷口先向桃源嬉謂我何遲當鞭之我
鞭非鞭折楊枝寄語小兒休疾走看花那用分前後

題吳伯芬遺照

野曠天清江萬里風聲泠泠鶴聲喜梅花一角孤雲裏
紅出山頭壓江底人間此境難久留先生絕壁來停舟
赤壁之酒陵雲游後人圖畫成佳話當日清寒恐白頭

三峯園歌爲秦州高麓庵作

草堂對雪平如掌雪作春聲入泉響堂後泉聲上碧空
上有一閣名松風俯窺眾綠不見底紅亭點破青濛濛
數魚亭下波聲小雁齒金鱗報春曉古松斜出一釵橫

十八鬟多皺雲繞洞底穿雲石徑開天容潭影萬花來
花光不動池光定碧草琅玕帖明鏡池南三石名三峯
插笏崔巍眾皺中山響草堂正相對畫師於此經營工
徘徊西上來青閣四面風光一簾箔樓臺重疊夕陽疎
水木清華秋月拓北去幽篁路轉偏緣天黃雪橫蒼煙
當時延賞故難盡畫入丹青那得全回頭卻到笙歌路
萊慶堂前燈萬樹送君出岫作霖雲他日三峯重緩步

題許心梅如意圖

庚寅

君不見長安年少家金張年十六七登玉堂從祀甘泉
獵長楊鳳凰五色開天章揮斥屈宋披班揚嚴徐東馬

歸門牆再拜稽首告聖皇臣力尙可宣一方翩然旌節
乘名疆馬前韎韐嚴趨踰百城令肅如飛霜下無墨吏
民穰穰爲君彎弓射扶桑滄海夜靜鯨鯢藏爲君傳箭
收河湟西獵崑崙墜天狼凱旋大漠樂未央明詔入輔
拜御牀天子命我提朝綱右賢左戚隨低昂帝前動笏
論虞唐山河晏清時雨暘君恩方新力方剛懇乞骸骨
歸林塘二親未衰顏色康鶴峙鸞停侍諸郎親戚歡樂
臧獲良時時綠野傳賓觴稽經考詩奏笙簧安能詰曲
如汾陽憂讒畏譏時中傷安能委蛇如蒙莊曳尾泥中
螯且僵君曰此說尙未詳人各有意不可量神仙富貴

世所望意去唾棄如塵糠吾有手足肝肺腸亦能與我
爲參商人生如意惟難常吾以一圖召萬祥心口所至
神扶將六鑿勁礪不相當問君何意亦坐忘一笑賦此
非猖狂

題明月滿船聞雁聲圖

辛卯

潮滿空江月滿隄半江帆影渡遲遲雁聲一一瀟湘去
正是舟人夜語時

和陶雲汀尙書登雲臺山作

觀軍臨海俯崔嵬如此登臨信壯哉萬馬雲間宣令罷
六益水立助詩來眼中了了神山日腳底騰騰下界雷

更有鄒枚同攬勝江天不數妙高臺

陶孝女讚爲雲汀先生作

壬辰

奇哉孝女勇報母割肉爲藥醫駭走問年十三蓋始有
少性天發無疑否我母療翁藥以肘妹淑療母失創母
撫文感事自喏口聞鄂人對每掉首

題汪均之集園圖扇

深松茂竹是君家日塔青山屋後遮紅板邇邇三徑水
綠亭高擁一園花

新城店中見吳蘭雪先生題壁因寄

壁上新題老筆妍滇南從此引征鞭二毛人去七千里

萬首詩增六十年地似成都留陸子人言太守得蘇仙
昆明池上花如海可憶西江下水船

題張淵甫圖

癸巳

穠稔數頃田茅茨兩間屋春目縱郊原惟我與黃犢

爲萬荔門題圖

老樹修篁映高閣隱囊曲几秋窻拓碧雲啜破未攤書
似欲高吟望秋作君今方直承明廬花迎柳拂動簪
裾未可收茶問陽羨且當起草學相如

贈故高邑令范今雨

西師時節赴軍微不慕封侯竟早歸作吏那堪頻觸觸

成書聞欲擬，非非青燈有味聯。
文話綠酒多情悟，道機
悵念樂城朱令尹，好官何自命多違。

王慈雨蘭亭橫卷

白塔朱樓禹廟邊，右軍觴詠集羣賢。
當年經國非無手，贏得蘭亭敘一篇。

寄謝鍾挹雲

人境歡謠祝令君，舊姻深喜附朱陳。
不教害馬驚龐伏，能使黃鴻變雉馴。
情話依依三十載，高朋落落兩三人。
酒闌更出珍裘贈，慚愧天寒遠道身。

題容靜止詩集

先師功業爛卿雲燕許常揚接世芬萬里天山新樂府
三年人海故將軍慚余西笑重投迹喜子南歸得論文
終是丹青圖畫客管城休策腐儒勲

題葉潤臣風雨懷人圖

山居黃葉深風雨息輪鞅寶書佇清襟泛瑟臥虛幌景
阻眷彌重情深籟逾響瀟瀟碧澗滋沿檝申獨往

贈楊至堂

當年鶴版共黔中叱馭回車偶不同似我依違眞畫虎
看君談笑得憑熊風如唐魏知刑簡土雜民夷見政通
更欲借詢朱季子應將教授倚文翁

朱小坡松雲采芝圖

白雲在山頭青松在山足土肪與水芝於此懷靈淑桐
帽棕鞋石路斜主人行藥至山家松根若遇黃精客一
問人間杜浣花

題孫秋士小照

秋士之名余得之管異之詩中來京師始得交
其人然殊不意爲久居都中人退之云混混與
俗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非知秋士亦不
知古人之言之深也士當窮愁時訥舌痴步時
俗摩畫之以爲笑及顯榮矣則曰此於法當極

貴好醜隨人翻曷足怪乎世人相愛重必以名
位利達期之非余所敢施於待秋士然以古人
慷慨懷抱者言之如秋士及異之何可不使一
吐胸中之奇而使平脇曼膚習形勢工語言者
侈然爲前師事而伸其喙也

劔心一字竟成癖行腳半生無點塵何人妙解拈髭意
如海身中寄此身

題還珠圖

閩民有女細珠字陳姓傭者貧未娶民鬻之高
生爲妾傭訴官立具鼓樂送女於傭高亦以置

妾金助婚費閩士作還珠圖美其令令黃宅中
字心齋余同年友也

黃堂簫鼓到荆扉送得青廬少婦歸揮手鴛鴦三十六
從今烏鵲得雙飛

已作還珠圖詩意有未盡聊復序之以先聘後鬻之
女而判歸原夫慮貧者之無力以娶而振之以財又
慮其男女相疑畏而至於不能終官爲之平章判合
假以光寵以慰藉其慚阻而自解於里閭此仁人君
子之用心至纖至細固有如此者矣余尤以爲方民
訴官時女已登車使非侯之素行敷於人人彼傭也

以貧與富爭民與士爭寡與眾爭將度量彼已赴訴
不時或胥吏奉法不謹陽拘陰寬遷延一夕爲婦者
非蒙曖昧之疑卽致激烈之變獄情幻訟端滋矣易
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夫獄之多疑者其始
皆起於留時久則情遁慮難則變生彼啜汁者且有
暇以投其隙也若心齋其知之矣

可嘆

寒燈呵筆凍難抽擁被蕭然萬慮收炊餅聲高寒具小
三更猶自徹街頭

月地開場打野呵輕衫當戶買清歌霜風一掃天街淨

籠袖驕民柰若何

孫秋士寒窻燈影圖

溪橋斷風雪萬籟壓燈影莊莊女宗師宵課忘淒緊當年機下兒少者今素領一卷避俗詩寒花搖古井

得家書口號寄仲卿彥勤弟及淑儀妹

滿意家書至閒緘又短章妹詩因病懶兒札似文荒賴有阿甥語因知嬌女長尙疑書紙背反覆再端詳

聞說江湖漲家家避水居吾廬聊免此嘉樹定何如竹
恐行鞭礙松愁偃蓋疏崩沙須壅護莫上小池魚

十月雷猶震潛陽竟未藏女甥最驚恐婢媪好扶將定

有雲如墨惟憂雨漏牀春秋繁露學雅不愛公羊

仲弟常州客近鄉常別家人來言斷酒書至喜兼茶巡
圃吾曾慣夔藩缺未遮京華艱去住待汝補梅花

李弟近何事時應手一編長閒成病體最少已中年高
適詩無敵荀卿賦可研古人多晚學期汝似前賢

嘲棊

弈者有數病我言君勿譁入座不分子黑白互紛拏兩
袖大於帚邊角被梳爬雲然墜滿地俯拾如啄鴉手持
子拍案碎落生癩瘕復作遠勢投一擲如撒沙旁子皆
辟易累卵不可加敵子已吃卻一一收我家手持敵人

基注杯久咨嗟一落始知誤再換仍復差莫言此小事
亦是一疵瑕我作程曉詩慢戲非掄挪

送季仙九督學山左

霜袍初換錦衣明早領星軺占月卿一賦

天題真

學士三年雨化魯諸生春迎驛館探花使秋憶官簾食
葉聲屈指登科今幾日受恩翻覺戴山輕

陸萊莊春城夜話圖

甲午

萊莊同年奉招乃辭不約時至乘魚蒜之無備
與鶯花而共來入門遣車代主折簡嘉客好事
挾冊多於衣囊主人不慚釘座疏於林蔭酒溫

不至名論代乏斯忘形之遊也君既爲圖詩以

繼唱

十年花又禁城探草草盃盤酒未酣正是清明好時節
一龕燈影話江南

題徐廉峯憶壺園圖

江城高館平如掌澹澹扁舟過書幌樓頭一抹是西山
書永玉堂神獨往君家新安與無錫三十六峯泉第一
舊遊忽憶百花洲陽羨潁濱意誰識男兒邂逅當青蒲
山中猿鶴誠區區清泉白石勞相待尙有巖安擬上書

贈徐廉峯校士浙江

甲午

九龍山色朝容喜，知有詩人過故里。詩人清望重蓬山，灼灼皇華壯行李。露細朱文指御亭，天香雲裏動文星。興來欲草觀潮賦，先聽春蠶食葉聲。

題鴛粟花圖

黃鳥翩翩下建章，名花爲汝作餘糧。誰知絕倒東方朔，辛苦侏儒粟一囊。

夜坐

客悶憑誰撥秋聲，入夜高門庭容我寂。筆墨引人勞，李白輕千首，楊朱重一毛。相逢若相笑，今古不同遭。

贈何竹薌

嘉節慶臚臘何侯朝天京問君何爲來川沙振賢聲示
我五紙碑民功紀所程茲邦昔顓顓葭亂紛溝浜我友
新分符下車惠民氓大開秀民館朔望羅書箏扁表四
維重廉清絕金妍先賢像設新丹白再崢嶸奠幽及冥
漠羽商列癸庚凡古循吏事一一手所營問君何能爾
圖籍腹縱橫有書八萬卷含咀割其榮上自經史腴羅
列陳時英子目分牛毛純駁析星犴唐裝及宋槧溯源
遂通瀛想當爲政樂萬軸張燈檠鯨鯢共一噉徐徐製
其鯖惠術溢肝鬲民腹膏彭亨示我所錄書命我彈且
捋我多見未曾安辨廷與楹撫卷再三嘆重此學古情

題竹薌村居讀書圖

老屋溪田久未尋，常披圖畫到山陰。
五風十雨回春手，萬壑千巖感舊心。
花塢有書窻窈窕，柴門無客路蕭森。
九仙勝侶休相傲，玉室金堂此最深。

題徐廉峯問詩圖

清溪遶籬屋，四周楓青梧碧枝。
相樛中有兩士，清天修談詩。
說妙快冥搜，非問非答心。
天游兩儀高，卑萬形稠。
聳聳各以聲，相酬雷車風鼓激。
大幽龍虎吟，嘯猩猩猿愁。
鳥歌蟲吟助春秋，篁嘯木夏相推抽。
敗葉辭柯亦悲憂，屋角挂網鳴咿嘍。
千聲泛泛盈四陬，起滅急雨無停漚。

而人其間一虛舟任耳所觸皆相謀能者乃以六鑿收
借我十指如過籌或爲雅頌爲歛謳問之其人不自由
無主可答賓誰誦道不可問矧可偷安處無是此爾叟
問者莫向圖中求

桂林布衣朱小岑集咏不倒翁戲效之

刻木非居士牽絲異郭郎折腰常備強舉首復昂藏跌
宕隨兒戲回旋不自忙此中本空洞何處著炎涼

聞兩宗人相繼歿感作並悼六友姪

乙未

未死前一日猶作百年計南風吹山平草木安可恃我
本隨流人聞此感心悸偶然春明夢便歸非失意宣州

舊我家十世墓難棄吾宗六友生儒者解生植雞豬及
葱韭料理靡不至每思柏視下誅茅一畝地睢盱怯山
夫藉君慰孤寄痛聞耿蘭報雅志恐難遂南歸及秋水
誓墓訪君弟

范今雨來言南歸事兼喜雨有作

江南水田五歲破人家荇藻粘屋梁去年大熟米價賤
得肉未補前年瘡豈知山東去歲雨八月至此驕天陽
京師得雪雨亦少 聖皇虔禱回穹蒼跳珠急點入

窻戶車聲惶急如奔藏客來見阻話疇昔十五年事重
旁皇雨甘年豐路平樂君將理棹歸盤問金陵山水曾

未見剪江一霎先吾鄉我違寄圃已三載夢回水閣通
荷香芭籬圖樣弟新寄喜當折角栽垂楊白皮老松亦
遮護旁有桐桂攬新篁清渠引水樹根過使作方罫分
瓜疆牆陰蘭菊舊百本兒報遭水多瘵傷寄書補栽已
得未想見天竺垂南房凡此種種意所到君過先我詢
其詳君能逍遙俟我至佩壺野寺相扶將先登鷄鳴瞰
幕府西至虎踞遊清涼江光閣旁有幽徑山坳秀聚攢
紅芳屈原新祠昔未有同汲井華奠菰蔣遨頭好事本
自喜言此已覺神揚揚若告吾弟相問訊近八九月騰

秋裳

讀東坡集偶書

東坡自言少快意惟有文字窮酣嬉如山出雲水赴壑
無有天邊與險巖黃州儋耳困欲死折除利市歸文詞
昔有尹氏富人僕勞苦百役身不支終年夜夢大富樂
以晝爲幻身忘疲東坡快意乃若此無乃尹僕同其痴
謂夢非夢堪一笑詩成弔詭誰當知

熱車行

高車峩峩明六憲車中年少神揚揚車來如風熱如火
行旅辟易觸者僵當街一叱百步過疲驢瘦馬無晶光
九門日落根倉琅千人競進如排牆停纜整轡獨不發

木村一乃言集卷之三
三
車夫結束繡襦襦襜鎖聲欲落一鞭起電掣星奔到城裏
車中意氣故安間料有旁人誇不已車奔馬怒停不得
如飛直抵宣陽宅入門一笑蒼頭喜大錢一千賞車子

東小市行

鷄鳴月落人怱怱小市何在前門東廣場列坐似碁布
解包萬貨當人叢買者挪揄賣者銜星星偶語成雷轟
買柑得絮皮得紙馬鞭以朴欺愚蒙邇來此詐亦難試
周防巧密嗟民窮有時賤買方入手貴價轉賣如旋風
在旁惶眼不得詰脫手已就他人功就中置貨貨孰豐
男女衣服紛青紅尙書半臂錦凌亂昭侯敝袴堆籠鍾

其餘種種各殊絕亦有竊鈇藏其中金叵羅鍾孤白腋
羽化來此銀盃同此種物價廉莫比貪買得之色然喜
咄哉買人莫浪狂金吾方捉田膨郎

澄齋來訝久不出因作此并呈石生明叔

十日不踏興勝寺張子訝我何深藏謂疑幽憂屬末疾
豈知發興搜詩腸我初學此無檢束虞初九百恣荒唐
稍參涪翁變詩派意趣結約無飛揚十年棄置久不事
解散韶帙從襪伴含毫叩景偶一試忽覺泥井生寒漿
濃書細字急不擇螻蛄詰曲肥鴉旁到口有物當一吐
安能啞舌如周昌古人精嚴有真放下手得快天機張

六朝文士不解此散棄駿馬驅跛羊三辰分光精氣薄
語言縮畜如羸尫雖然此中有涇渭豈得蕪穢誇汪洋
句律稍悟嗟已晚嗜好多可無專場千金狐裘飾羔袖
漢冠晉製兼唐裝吾文所病亦在此自成一家今未嘗
當年猛志壓崔蔡翻恐汪魏相低昂先生不嗔後生笑
所慮唯此餘尋常誰與吾黨二三子妙解知我非猖狂

六月六日聞蟬

今日朝涼減絺衣得靜便客來談浴象人倦喜聞蟬風
露謀身易高寒應候偏故園池柳上早占數聲先

題程春海侍郎扇中美人

香霧欲生煙糝花低鏡前自緣心愛好不關人見憐

偶出

人招我飯辭不得登車欲赴猶逡巡座中有客共深語
如驕似喜還疑瞋自言文字勝契戾連掇科第信有神
時命忽謬乃一跌蓬山直到泥與塵如某某者詎勝我
俛得俛失當何因酒酣頗述得意事召優不至慚其賓
立呼伍伯拘至席泣言喉痛方病呻不知官乃爲身怒
縱極鞭辱宜加身回悲送喜敬愛客客大歡樂主意伸
聞者拊手頗稱快連啖肥炙飛觴頻酒闌語罷一闋散
倉卒未暇詢何人

買書四友歌

晉魚見書口流涎到手恐有他人先索價不畏高如天
歸來障簾傾銅錢明叔愛好不求全索難得巧意氣鮮
細尋脫簡抽間編磨丹細字書盈顛張子游肆如林泉
瓦南街東可忘年客無牀坐書相連不破一錢聽管絃
白笑買書如買田循其四角及中邊重裝自釘端不偏
未得一讀手爲胼

贈黃景濂友蓮

李公還我文一帙簡端細書子親筆規摹謂我背時好
太息乖逢意眞實此文昔謁甘亭翁君乃旁收肯藏疾

未嘗一面荷深語始信文章有膠漆京華握手各失笑
昔嘗云爾今乃必清言高韻傾未已出手新詩劍光溢
太倉詩派異西江不肯專長兼入室懷恩望古憂思集
人百萬家知者一甘翁憔悴君亦爾如我敢復論得失
宣武坊南車馬咽瘦驢兩士無一匹暑風塵堞動如海
處女嬰珠安敢出何時一笑共秋燈盤剝沙糖炒黃栗

送陳蘊山作令山右

酒籠詩虎集襟裾馬異盧全興不如人事漸生登榜後
宦途宜慎辦裝初漫隨士論尊朋甲且使民風畏大車
笑我一龕彌勒共更誰高興足開予

夜夢林秀才鎮

小年同學林第五夢示兔園文滿家魂魄已隨秋草去
記君辛苦撥燈花

贈馬生壽齡鶴船

馬生詩才疾秋隼下水船連萬艘引洶洶海市浮鷗鵬
切切風廊弔螻蛄家三千里十年別歸興屢爲空囊忍
光範門前書肯獻長安市上酒難準自然攀跋成怪松
欲藉文章吐蒸菌陳李二友方得路堅車非子誰來軫
浮雲富貴不可呼卦得包瓜自天隕乾愁白日坐拋去
使鬼挪揄甯俗晒我居古寺鎮得閒喜味佳句養肝腎

詩文於道一稊米炊飯今誰富倉困秋燈旅店涼可親
想發陳編如束筍

贈李蓮舫

李君好詩兼好酒官學瘦馬時尋友青銅三百不肯畱
卻笑財虜空兩手除夕準衣苦畱客客多屋小時被肘
一客煮魚踞竈觚一客哦詩拈敝帚醉呼聯吟聲達旦
債客驚咤窺返走富兒空矜飾廚傳禮率意眞乃見厚
觀君胸次能爾容一飽鯨魚吞八九宣城詩派久湮塞
氣猛才豪仗疏剖詩聲遠度幘籌策三韓歸裝乞瓊玖
惜哉旗亭少解事一曲黃河負楊柳天生此材用有時

著鞭未合居人後君聞此言當一笑富貴於吾復何有
且學陶潛除酒巾那計劉歆擬醬瓿綠垂紅綻春又來
更約屠蘇歲同守

吳笏菴以莊子語作七律見贈倣和之

公詩能消外汨侵超然軒冕與山林不筍久竹自靈氣
折楊皇苓非世音將遺六骸窺要妙敢豎一指加高深
世人竄句多鹵莽試與洛誦先齋心

贈李榆村

世間快事那有此萬口飢民無一死世間奇事誰肯創
十萬官糧一朝放官身散米官償銀民身得活官身貧

又于談此不容口一笑忻州舊吾友忻州李侯精權奇
高馳亦厭絡頭絲鷄鳴山南鳳臺北苦欲就我誅茅茨
我家冷城名寄圃竹亞宅後花前池放春納夏計良得
歸意早決胡爲遲男兒功名許天幸衣食小事翻慳施
李侯聞此亦失笑三徑政苦歸無資

聞鄰人夜哭感作

北風淒中夜鄰哭聲正悲舉舉吳興子獻賦畱京師昨
夜家書來高堂痛我遺念初別母時母色方怡怡人言
金紫好願見服葳蕤苦語不敢出恐見行色墮日遠愛
苦深意悔歸難馳生榮他人見死別惟親知山川隔神

木末山房詩集 卷三
理草草施靈帷外人忌諱多情事難具施悲哉返哺烏
夜夜號寒枝

冬夜偶成二首

筆墨積人事鼓勇肩一釋擺落無幾時默數復林立枝
官本多暇何者常汲汲卻思逃熟時窺窻欲揮日揮日
日不去挽日日難入人情有去留天運成緩疾書燈一
再挑感歎復掩帙

人生一日內百有二十刻計吾起滅心倍此不啻百一
刻應十念念多終不給所以火馳人閱世如一息

柏硯山房詩集卷六

上元梅曾亮伯言

贈何子坤還新安

丙申

提書兩載客京華，梅意衝寒頓憶家。
莫使南山常種豆，應羞東野止看花。
閒官推引眞何有，聖處功夫想更加。
我念涓陽憑寄語，三年塵土困奔車。

節婦吟爲桂雲酬作

夫死求死日，且緩死夫死不治喪。
是吾夫生無婦矣，上冢別母過家告大人。
言衰麻百日畢，當從夫地下黃泉。
不得顧黃口小兒，惟知上有滄浪天神。
專意精去天咫。

六親悲愁坐泣不可以已明明朝夕人不得相救理一
瞑歸神如脫蹤烈婦誰東城住夫秀山浙民父夫姓吳
雅婦氏烏札庫

朱蘭坡先生以家瞿山翁畫松壽施愚山圖屬詩

記之

宣城宗老瞿山翁天延築閣聽清風春明槐街懶不踏
興來自寫黃山松愚山侍講同閑里參議歸來六十矣
翁以畫壽羣賢詩中有雪坪老孫子其時大科猶未開
致語已祝蒲輪來名實不謬竟如此 國初元老何遼
哉蘭坡先生重翁畫神品不謬漁洋推作詩使我附名

字燕石豈足增瓊瑰先生好古心宿親鄉里耆舊尤所
敦史館把筆傳文苑吾宗二老輝千春我今金陵思柏
枿飛橋流水盟終踐便當問字過琴溪讀畫一披小萬
卷

贈陶薌泉

南城幽巷寂如村喜有軒車肯叩門宦海欲經三十載
談天猶作五千言珊珊不礙詩仙格籍籍爭傳賈父恩
卽看金狻輝五馬黃樓佳句許重論

夢硯圖

邱遲夢錦江淹筆錦耶筆耶華不實何似夢硯如得田

膏澤豐年眞可必長安四月南風簷吹我石田如草枯
因君丐我江南夢碧沙翠石割雲腴

贈賀耦庚先生

儒林與事功唐宋久異派惟公持古心儒效中襍外守
身固金隄救暵乃放隘勇如九河翻萬折胸不芥藩條
布江甯部民幸瞻拜官齋靜抱獨深曠念民瘵閭閻箕
帚事聽徹風雨快淳明生德威百吏不敢獮疏通上新
河定力釋疑怪海水果上潮游波得寬殺以此秉事樞
九功孰能壞 新恩慰民望秉節西南邁黔民稱瘠土
好義勉其懈雖急害馬除不擾小鮮敗自惟河內民借

寇獨呶噫短章聊頌德幸免導諛戒

送黃香鐵歸嶺南

君不如陳孟公太守起家由尺牘又不如熊安生執經
掃門稱觸觸旅館蕭蕭似深谷出無驢馬炊無僕棲鴉
肥字寫詩本牛腰卷作隨身軸風簾嬾就日華賦天機
獨奏雲門曲闊袖寬袍老鐵生平視朱門如白屋忽然
揖我歸嶺南潮陽校官新授祿廣文先生雖無田是官
萬事不由天京華幾載厭羊胛盤中苜蓿肥如錢先生
食飽無一事高吟突過黃初年吾家寄圃潮溝邊亦有
花竹相蟬聯主人五載別猿鶴無田不退甯非錯思君

南望鐵耕樓不見吾家半干閣

贈鄒松友

洛陽令君清且敦田父說尹時開樽朝冬報政得休暇
叩門喜我如荒村談詩說筆歡未足爲君釀飲羅嘉賓
同年陶卿善轟飲君先舉白張雄軍陶卿逡巡盃縮手
君乃大笑吾已醺頽然隱几任誼鬪鮭菜過眼如飛蚊
隻雞近局得常有要我排日先知聞自言久吏畏人面
坐無疏客眉方伸餘事示我琢詩律張王蘇白探淵津
流丸峻坂下千丈崎嶇突過無荆榛看君快手得佳語
始信險怪虧天真緋魚新賜九華殿歸聞河內爭寇同

願君揮毫畱百斛洗我胸次消輪困

徐廉峯家製蘿蔔鮓作詩乞之

丁酉

蘆菔生兒似柔蕨浸以甘酸供縷切翰林好客出鄉味
熱酒肥腸壓冰雪腐儒不識生黃麩土銜慣煮寒菹湯
宰相當食醋三斗蜚鼻誰能徒快口韭齋豆粥翻勞人
餽我食單亦何有君家新樣勝元修呪筍憐槐臭味投
便之餘蔬作小益從此彥深添食籍

程春海侍郎人日雪後招飲龍樹寺中

家居好遨兼愛雪每眺鍾山登掃葉長安雪少風苦多
卷地追奔去飄瞥空庭積素不忍掃自撼枯條添落屑

侍郎招客集龍樹萬象一白真奇絕混茫直接西山頭
界畫城陰肪一截行人飛鳥俱不到空宇蕭蕭見真悅
甘醪名論未覺晚月氣寒光半空結盪搖天影倒平地
江水橫鋪波不裂悄然坐我浮玉山夜聽談天答鈴舌
是日瓦南街可步愁洗靴鞢因迴轍王充閱肆且異時
昌黎登高幸同節醉歸默數前車燈猶記江船火明滅

送王叔原守瓊州

聖世朱崖變畫圖風流天使傲髯蘇臺端夙望歸驄馬
海上新文徙鱷魚木酒連村知政簡金華滿地任民鋤
使君退食應何事自理劉郎閣上書

贈潘諮少伯

當年豪士客扶風，曾以鄉兵占首功。
談笑尙驚黃鶴子，行藏欲問白鳧翁。
雨中裹飯勤深友，日下繙經折鉅公。
莫訝元文難索解，應知並世有楊雄。

贈阮侯亭之任臨湘

李杜行歌處，蒼梧怨未終。
木蘭舟縹緲，花石戍空濛。
風月三千首，天涯五十翁。
一官成笑傲，未許古人同。

試說金陵好

試說金陵好，登臺記雨花。
千帆平綠野，一塔湧朱霞。
佛屋新繖栗，仙亭細焙茶。
長干燈火上，歸意動昏鴉。

試說金陵好棲霞古道場千峯通
御路萬壑亞僧房
泉石窻窻見松杉處處香
偶然值樵叟真欲話羲皇

題蔡鏡堂探梅圖

盆梅蟠屈非吾友疏影籬邊驚別久
披圖忽見高枝橫
五十年來香在手先生真逸此花身
青鞋踏遍北山春
當年草市連紗市何處梅花是喜神

北峽關晴雪圖爲蔡友石先生題

雪外青天山外日一白橫空半天赤
朱轡綠耳來倭遲
萬里寒光盤馬膝掀髯一笑回春姿
范寬見此真吾師
枯條凍韋礪冰道點綴俱入皇華詩
公今歸乞湖山主

已傍東田開釣渚山翁來共一杯無爲話關山行旅圖
悼故人汪平甫平甫於壬辰年得句云三徑草疏
螢有路九秋花冷蝶無家頗自喜未幾而卒友
朋皆竊怪之謂未死神已泣也

少年談笑傲滄洲未到中年意氣收危坐歡場恒自語
孤行野寺不成游文章從古供人役富貴何時勝鬼謀
今日棠梨花下臥應知得喪總虛漚

讀東坡集有感

七載黃州已似家又從僂耳度年華東坡有地聊栽竹
南海無人且看花白髮瞿塘悲劒器青衫滙浦泣琵琶

飄零詞客多哀怨學道如公信有涯

陳石士先生蘇公祠雅集圖

侍郎持節出金闈春讌蘇齋薦脯觴木介已悲終古別
花朝又作昔年芳瓊樓玉宇眞儔侶明月清風孰主張
我欲夢詢香扁子涪翁身後豈茫茫

陳石士先生韜光步竹圖

一徑入寒碧竹光在人衣風泉息塵鞅雲石生天機道
心得所便遊子如新歸五公各持節王事有程期談笑
雜黃老登臨窮翠微僧居豈知樂樂者難久羈物習慮
多變寂喧無是非當年作記翁遠想超希夷披圖感遺

墨聊和西山詩

題張白也中年聽雨圖

雲水空濛泊鳥榜
曠聲漸小灘聲長
舟人添纜各關門
萬里空江惟一響
君不見瀟瀟暮曲聽
吳娘青衫才子
似潯陽少年醉臥金堂月
那識扁舟有斷腸

正月十九日游白雲觀燕九白也未赴有詩因和

之
戊戌

樓觀崔巍耀彩霓
此中云是上天梯
撞鐘伐鼓三更湧
墮珥遺簪五色迷
仙語何人逢白鶴
商歌有客感黃雞
知君記夢詩初就
懶向神山一借棲

寄張丈虎兒

七十翁猶健勝常
青山暮去未滄浪
飽聞攜杖穿花市
肯爲開樽過草堂
客子京華思里社
先人儕輩仰靈光
家傳畫手今誰付
應有文孫繼阿章

寄呈青甫舅氏

拋卻閒官始覺閒
不畱手板在人閒
重排陸氏東西屋
特對何家大小山
兒課巾箱應細校
集編花萼莫頻刪
他年杖履追隨處
好是青溪第幾灣

歐陽岳庵又一村夜話圖

菰首橋邊又一村
紀羣兩輩接芳尊
比鄰花藥常通路

負郭溪山總到門，幾載騎驢思謝墅。深宵擁鶴感陳根，披圖尙有東籬在。鴻爪東西不可論。

悼趙侍御敦詩

舊俗疲多士，纖趨市小恩。君爲中執法，書有大臣言。天壽眞難問，窮通那復論。時方雄白簡，君獨困飛鸞。

戲書

未可稱居士，頽然已放翁。詩惟標腳氣，文不愈頭風。雄任來嘲客，褒無待約僮。雞毛三寸筆，何事反怱怱。尊生原有術，造適更無餘。結嬾新知客，尋貪舊見書。饒三眞落拓，歐九任空疏。若問窮通理，吾將付散樗。

爲何青士題扇

美竹移新居好花憐舊屋藤陰有秋句應長春枝綠

諸城令汪封渭字竹千黃岡人葺北臺故址爲蘇
公祠僚佐配食兼羅種玉盤孟郡人李方赤太

守屬詩紀之

東坡分符在東武手實新書正旁午脫畧萬事非嬉遨
更不求功民小補鐵溝之水超然臺常山罷獵時徘徊
胸中杞菊不帶芥芍藥正對流盃開馬耳雙尖尙突兀
北臺題壁今塵埃諸城令君真好古手翦蒿萊闕祠宇
堂前栽遍玉盤宇太博屯田配旁廡騎鯨散髮歸一笑

想見眾賓風竹舞里居好事誰同修常州太守今李侯
風流爲政無與儔政如獨孤在常州班春他日過陽羨
更爲東坡訪舊遊

蓼花嘆悼徐蓮峯侍御

去年我飲廉峯家歸乞四株紅蓼花蓼花今年好顏色
嗟君玉樹埋蓬沙書中檢君八行字言及程公欲揮涕
司農餘事工尺牘屬我裝池排日記豈知後浪逐前波
遺墨兩人同一笥春明六年竟何有飽見故人作陳朽
除花未忍對花愁與爾同澆一壺酒

贈姚伯山

五管賢聲第一流頭銜新拜
主恩優宣城自合羊

元保下澤翻思馬少游聞到冷城將買宅時過寄圃定
登樓車輪水必今生角早有梅花待嶺頭

寄姚春木

江雲朔雪久離居病臂詩來益感余客散梁園誰置酒
家臨笠澤好成書頻年漫乞長安米幾日曾忘短轂車
輸與吳中高士甚小雞山下釣鱸魚

同年爲眞率會酒二壺菜五簋恐有以豐腴取約
者詩以誌之

同歲消寒共此筵相期眞率只談天棕鞋桐帽難拘禮

菰飯蓴羹豈破錢似我揚雄慚酒客幾人杜牧傲茶仙
磴磴卻笑顏光祿不許山王附七賢

聞里中宮家園頽敗可歎

清涼山下破岡斜野飲曾過處卜家獨向陰崖結茅屋
白鋤明月種梅花三春粉黛迷香蝶兩部笙歌接吹蛙
前度劉郎惆悵甚頽垣間被夕陽遮

毛紫庭贈人參鹿茸賦謝

憐我支離太瘦生遠分珍藥故人情七星瑞氣光浮匣
五葉眞形價滿籛仙酒便同傾白墮舊山應罷採眞精
小窻一角新晴日喜試觀書眼力明

林公少穆以 欽差大臣使廣東作此呈送時雨

廣總督爲鄧公解筠

禁煙新斷阿芙蓉爲遣膚臣急奏功鎖鑰全收坤外紀
威儀特進漢元公三朝細馬 絲綸重萬里鋒車節制
通南海尙書方勵治 朝廷應喜協和衷

贈朱丹木之任無爲州 己亥

舒侯說子世無有能以神君兼眾母高言入座森動魄
盡掃常談等芻狗示我報神新廟碑詞嚴義深石可壽
謂神除蝗吏除暴使苗無災民不莠神勤其官吏敢惰
以此自誓心語口我聞法立民知恩吏威已輕民易狂

惜哉古有生殺權酷吏反以資毒手後賢豈無活國計
法律裹身如械杻如君所爲誠極難報最今知幾被肘
縱轡卽看泄萬里新恩且試一州守米顛逸事置勿
道一石何須辨妍醜

偶書

一丈黃塵過一車西風吹入碧窻紗年來不解吟春雨
孤負光陰是杏花

雨少風多又一春人間無處避車塵綠陰如水褰腰路
輸與江光閣下人

贈步鄴南之任平陽

豸服連翩剖銅虎，千古言官氣皆吐。北門一疏天
顏開，朝作嚴霜暮甘雨。如君遠性復高勝，不僅空言祈
小補。偶騎驄馬行天街，桓東少年避如鼠。枝官窮巷礙
車轍，近日已無棄灰阻。風行日下豈易事，早識翁歸具
文武百城秉節端。要渠一郡先看設施，溥我生疏懶少
儕輩。棋局詩囊猥相許，只今去我如飛黃。寂寞柴扉掩
杜甫待君更作朝天行，一局相期山果賭。

贈湯海秋

詩筆人間湯海秋，反騷應洗畔牢愁。晁家樂府傳千首，
楚國先賢讓一頭。望古自慚非世好，同官今喜接風流。

芳洲杜若江南路何日相從萬里鷗

贈湯子燮

我年十九君十七斫地談天氣無敵滕王閣上一杯酒
萬里長江波接席十年君作五湖長行水澹災泥過膝
上官動色聽引經滑吏被符如霹靂朱轡憑熊正可爾
謁選今猶候畿赤風廊握笑一開口往事爭如芒角出
人生得失竟安在且喜君詩早盈帙慚君記我舊時句
鹽語醒思殊自失祇今索寞更宜嬾游蟻逢堦玩春寂
字成脈望廢攤書管長蒲盧罷拈筆君乃才氣十倍我
衫服新裝照初日江南河魚今又上小姑祠前水三尺

爬梳端賴好官長
晚覺文字真無益
願君擺落策新功
餘事從教冷官乞

贈陳小松

有客有客端爲誰
攬衣躡屣起欲窺
君入一笑書帷披
吾更名耳子勿疑
昔時見君未有髭
白波倒捲空金卮
全椒學士甘爲雌
謂此年少才不羈
揚州花月春江涯
名園參差信馬騎
醉歸自有笙歌隨
夜吟紅袖圍烏絲
別來三十年又奇
人生忽忽一世移
入身帝城今何
進宮中
聖人撫臯伊儲精
坐受三神釐
甘泉上林
藻孰摛君當載筆
光鴻儀君聞撫掌
笑曰嘻子乃故我

以我爲雕蟲刻技昨暮兒壯夫豈復隨羣嬉我今百事
慵不治探丸起人聊自怡百錢闔市垂簾帷蜀莊季主
皆吾師嗚呼君言夸矣君失詞處世不羸亦不虧人生
此福厚不訾其次乃以富貴縻君不見馬生憔悴新豐
時斗酒獨酌無人知一朝二十餘事陳天墀君不彼得
此可期達者勿謂吾言痴

悼吳丈子見

利害相倚薄有怨乃知恩好名安可居怨來益多門眾
日本鑠金周防況少存少有超俗夢晚逐世網奔傷哉
偈仄行孰招垂老魂

悼汪均之

昔我遊京華君意頗不欲金陵好山水漁釣意已足愧
無五瀉舟安得慕皮陸浮沉人海地合眼見君屋頗聞
園林修名士親畚揭移樓納山青拓橋放水綠缺籬補
花當疏檻藉藤束先公經國手小試橐駝術老松移每
活村客最驚服照綴山石間珍草夾美竹經營期十年
招我隻雞局君書常在眼把卷成一哭我文眾少可君
言能疾讀此外惟異之出語中深曲臣質今已亡孤笑
忍窺櫝憶君集園記佳筆柳州續惜哉畱蒙芒藏者尙
滿腹平生文字契深友不五六半山聽泉人未死惟余

獨君魂儻可招無忘北山麓

寄彥勤弟

聞汝沈疴去他鄉喜不禁百年門戶計千里弟兄心藥
裹應長屏書篇得重尋從容期繕性不必念升沈

壽王子卿丈八十

黃樓高咏接蘇篇老福天教勝古賢同是一麾香案吏
早歸三徑地行仙貞元朝士稀同輩洛社英遊讓大年
萬首詩成休定集他時抑戒有新編

姚伯昂年丈以冊作瓜菜數十種遺伯山屬題

野人喫菜不解煮但喜花豬嫌筍苦城中辨味不辨形

蘿蔔乃言非蔓菁我公九能冠朝英入林觀性天機精
筆端已備四時氣芥孫瓠子駢羅生荷包蒲束各異態
如手旋摘筐可傾是中具有色香味土膏出紙光盈盈
十年夢想清涼寺草市菰橋跼游屐眼明見此鄉味多
黃瓜園中秋滿地黔中饒守臭味同淘槐覓筍干觴空
見此當飽不思肉渭川千畝蟠胸中

孔繡山秦澹如招飲於尺五莊會者十三人卽事

作庚子

蘆莖淺碧蒲芽短中有方塘白水滿開軒對景弄春筍
濠梁去人今不遠往來裘屐多歡場吾輩亦復成徜徉

庵中醉客兼醒客總覺尊前是故鄉

和人萬柳堂懷古

有客能高詠來尋萬柳堂蒼茫葭葦際言是草橋莊寺
古猶通路陂荒不似塘當年詞賦輩辛苦慕常揚

題李唐畫

古木陰陰夏似秋參差石壁過橋頭斜陽曳杖歸何處
門對長江一葉舟

七月十七日作

連朝泥滑滑小步試中庭雨腳明懸日雲頭怒壓星蟻
封升砌墜蛛網散窻櫺愁極蛙偏喜聲聲入夜聽

張澄齋築室陶谷寄贈

昔年訪陶谷遙指古梅花君讀隱居傳將移抱朴家對
山樓亞竹引水座浮瓜自笑陸沈子何由駐鹿車

題張仲芝住帆船圖

檣帆落落散遙天獨繫扁舟柳岸邊往者待風行者笑
他時莫笑待風船

贈項几山

開徑延三益喜君移五車校書勤掃葉得意勝看花歸
興龍湫引孤懷燕市賒扁舟期訪戴同看赤城霞

柏枧山房詩集卷七

上元梅曾亮伯言

宋太祖擊毬圖

辛丑

盃酒兵權釋君臣樂事多猶勝思猛士失計只悲歌

夜集偶成呈伯韓小坡藝叔魯川

盃槃草草酒微行共喜論文就短檠孤學自慚非世好
高言何意集朝英常悲師魯成先死不分公明作老生
夜久轉溫知欲雪相看飛動有詩情

書示張生端甫

我年未及十我祖授書時襟裾戒牛馬解授城南詩覆

臨悲子路讀記淚綆縻謂我有文性祖亦爲噓唏先子
留上都我母課中閨文選苦難字背誦行遲遲十九始
出游雜覽如亂絲攬取得尺寸首尾終迷離吳門遇王
渭交我願廣圻語我六書學訓詁宜兼之凡校古人書
不以他書資古書各義例熟玩窺其巖慚非性所好負
此良友規頗獨好文詞俳偶自娛嬉異之管君同謂此
不足爲此猶冠玉耳不見骨與皮皮骨且不見安能爲
妍媸是時文派多獨契桐城師洪鐘未殫叩闕響忽我
遺言往理稍出徐徐會其機讀書如養生薰蕕不同脾
豈食大官羊腥膻雜蟛蜞三史范已孱陳壽無華詞五

代事簡略詞義獨恢恢老莊荀管韓國策逮楚詞淮南
呂春秋譎詭而倡披六經爲稻粱此亦膏與脂不可一
日無使人發華滋適口莫如約拙養聊自怡劉君稱漢
聖董生書玉盃謝力有未能吾知固有涯吾子天骨高
古風還可追鴿卵在啄抱庚桑慚魯雞倘欲師古人爲
子誦所宜

吳縣蔡母秦孺人節孝詩

死易孤難撫冰霜獨傲冬
施心終不卷蓬髮任長封
竟以秦家女能興蔡氏宗
三枝朱草茁應足慰貞松

贈陳菽叔

新城陳荻叔宗伯有家風結友竹林上著書槐市中遺
經從我好佳句喜人工窮巷肯相過惟慚尊酒空

贈朱伯韓

偶出都無薄笨車寬袍散帶一潛夫常從草市攤書買
癩向花磚奉筆趨啟事擬推韓御史論兵難遇李司徒
惟應杜牧堪同調蕭寺風流共一壺

贈馮魯川

清酒一升書一握醒時卽飲醉還讀吟安一字脫口難
百轉千縑絲在腹西臺昔號白雲司文藻聲塵各異時
偶把官書似城旦坐忘恐得大宗師

和余小坡筮翁詩

讀君筮翁詩甚類送窮文自譽實自責人笑不得瞋天
公視世人濛濛但微塵有誰強駮駮謂我文字神責報
望逾眾謂天無等倫天豈識此哉如人聽鳥喧安識所
歡喜與彼所煩冤人雖不鳥知鳥鳴自軒軒三春得煙
景萬物莫鳥先莽莽宙合中形略不久全惟文司其命
萬化留貞堅鵬運所不周落筆俯仰間飛灰礙針孔掉
臂如平原快意孰有此得失誠幾幾得者生貴甚失者
趨階前不畏階前趨愧此見者憐豈知後世人不此爲
媿妍視我所悲嘆誦讀如游仙意氣謝往貴聲名屬來

權勿愧暫所憐但懼人所捐君聞當一笑此爲孟浪言

贈余小坡

客爲貪閑少詩常倚病多古歡良不淺世態覺如何吾
自甘郎省君當擬諫坡人生各情事應未效蹉跎

和魯川見贈韻

懶作咸陽五白呼也無櫻筍學官廚同穿東郭先生履
笑擬西園雅集圖書降秦人皆是隸騷如屈氏不妨奴
能齊物論堪行樂且莫梨園憶北湖

追悼程春海侍郎

郎省曾蒙禮數寬笑稱屈宋竟衙官西山詩和承親寫

東觀書成許借看豈爲公卿嗟命薄獨緣文字惜才難
城南一帶採花寺愁絕何心更解鞍

偶成

撫軍原自知彭澤掌武何曾困樂天富貴豈能知己助
聲名不借要人傳

贈張勸菴

巷北多煩壤幾疑馬糞土繡衣勤闢路錦里借生光道
砥知平政刑灰豈法商夜歸詩伴喜京兆信前張

偶成寄仲卿彥勤兩弟

柏枧村中有故基吾宗苦約返茅茨黃精藥好愁難遇

蒼耳林深恐見欺
北阮家憐門戶改
南陽阡墓子孫知
飛橋一水千峯抱
記取他年謁墓時

百年寄圃冶城旁
舊德猶存綠野堂
祖父艱難畱樹石
弟兄奔走隔壺觴
極知飲啄宜山澤
又恐鳴號望稻梁
空憶故園春色返
半千闕下又青楊

卽事呈伯韓小坡魯川

磬折方延賓三子
適來憇駭此初筵
色破帽欲辭避上
人撫掌笑作達殊
未至豈聞竹林人
有物能敗意徑入
別室中吟嘯無所
忌謂余君可出無
復與君事童奴吾
自呼飲啖吾自計
此不須主人安覺
客爲累須臾送客

入二醒一已醉笑言有餘盃明日可見詣

悼陳仲雲

昨見除書改心悲失老成
天恩新幾日風義斷平生
同榜隨年運藏舟嘆世情
升沈與修短大半已分明

可嘆

李侯去供奉杜陵辭司功
一官逼迫不稱意翩然逸翮
超樊籠自倚結交意氣真誰知
久客無相親漫言文藻
動千古終是悠悠一路人
嗚乎人生快意是超俗欲求
神仙當避穀君不見李侯憔悴
杜陵飢投詩乞米無牀
時雙魚斗酒何人送匹馬短衣空自悲

和張端甫得家書

久判歸期未有期家書欲報定遲疑只言孤館寒燈坐
正似新豐逆旅時

雪後簡友人

風雪門難出巡簷定幾迴撚鬚凡語換熨眼夢吟開明
月今宵滿詩星若个來應攜謝公句一就漫郎盃

讀唐詩紀事

光啟乾符事可知探花猶羨曲江池不愁王鐸方都統
卻笑盧家未主司黃獸豈能殘郡縣青蟲多是誤軍師
太宗應悔開科第贏得英才五字詩

和姚春木咏夏內史

草草諸賢各樹兵如君年少亦先鳴魯戈慷慨回天意
庾賦淒涼感帝京竟與終軍同義死可憐王勃尙書生
褚淵得壽譙周老蟬翼千鈞孰重輕

戲咏跳財神

壬寅

歌舞當門意態新乞兒翻解送財神定知廣廈推千萬
只有秋風屋破人

嬾過黃羊祀竈時逐貧新賦幸能奇五窮明日應迴避
三十青錢學賣詩

悼柏雲伯父

我幼少邊幅獨翁喜見與指誇族親言此是吾家駒吾
老不自憂衰宗得持扶酒酣氣益真不顧人揶揄我時
亦自喜誓不斯言孤流光變人心往懷忽無餘妄冀寂
寞名日與時榮疏身計豈云得愧翁受言誣八十方舉
觴賀客亦充閭不聞示微疾忽來告終書傷哉隔千里
跪奠缺嘉蔬作詩告余哀庶其鑒區區

簡何青士餽元宵未至戲促之

竈下長鬚手似薑元宵未解學厨娘燒燈風味慚佳節
挈榼人情重異鄉笑我幾如名士餅知君久飮大官漿
青州從事甯同索聊與東坡作和章

人日作

一雪斂冬寒春聲動市籟兒隨荒鼓聚人住美車看風
物如相引經過亦未闌何因寒具小稍異故情歡

贈余小坡移居

巷南移巷北清曠果宜人側想編籬急應知掃地頻小
窻深友聚高樹夜談親卻羨魯川子端居得善鄰

應游登岸圖爲師禹門作

海州有山曰應游其東巨海之所浮有蕃舶者驚來投
椎結赤足語咿嚶意說其國今琉球舟三十人一其酋
有冠而職如邑侯以筆代舌能吟謳言自治所歸王州

橫風一蹕不可收，度越萬里如一漚。不自意全出大幽，
如金銀闕登神洲。刺史曰：吁！遠貴柔，況此恭順著海陬。
舍以賓館給膳羞，稽首再拜風迴舟。經歷間切達中頭
說

天朝德無時休

間切中頭其國中
以名其郡縣者

贈葉崑臣雲南方伯任

九華初日暎瞳矐，占奏頻繁

帝眷隆成賦早年識

司馬作公今日見，阿籠鹽盆美政三江最。露冕先聲六
詔從，若譜蘭倉宣漢德。鸞臺舊筆試從容

樓桑村昭烈祠壁刊元遺山詞宣城李紫房訪得

之搨以見贈

古廟青林罷社時
遣山曾此譜新詞
十年來往渾無賴
贏得人間有斷碑

汪春生從舅氏許玉年至西域圖

山如火雲樹如血
日白風黃沙似雪
出關一笑天山來
走馬上天奇欲絕
使君圖畫感西州
紫蘭花間憶舊游
試問輪臺隨定遠
何如身致富民侯

雨後作

雨後籬根過水斜
離披寒葉伴秋瓜
繞庭細數添新草
喜不知名也當花

有會而作

吾欲適已事世豈復我須落落因其宜如何嘆人愚麋
鹿與牛馬受分固自殊雖言受分殊未足相謗譽咄哉
嵇阮生專已何區區

巡圃作

斜陽送疎雨新月已如客圃小繞花勤人間去草適此
甯足生理瓜豆亦可摘同袍何不來獨望寥天碧

也似

也似荒村獨樹家西鄰撲棗任諠譁青藤紅豆垂垂老
滿意秋光放菊花

聞歌

月明如水澹星河客近中秋鄉思多
悄立天街欲歸去不知何處又清歌

中秋獨坐

雲陰過盡月華流欲臥虛堂且暫留
酒伴未招游伴阻等閒已過一中秋

憶故園芙蓉

客中花少每思家又得家書說種花
護水笆籬三十步芙蓉開動赤城霞

爲陳莪叔題沈石田畫

家家紅葉滿山椒石路長通到板橋
無事山中不來往

看雲看水各逍遙

悼溫翰初

親朋相視淚痕多重坐君齋扁若何前日翻書猶未掩
蠅頭文字寫東坡

題李榆村詩稿

昔君風雪走吳門我客揚州冬復春除夕殘盃愧僮僕
那知尚有路旁人

戲題畫醉鍾馗旁臥一鬼

先生眞大醉黥鬼暫安睡喚醉更無人睡者甯知僞與

眞

爲李寄雲題圖 癸卯

先生卜築思平谷清夢時時到雲木興來水墨寫山樵
黃葉深深一茅屋屋前流水舊漁磯流作春江更不回
村村石樹山山雨羨煞空濛一棹歸

和張亨甫

尺五莊會共盃酌眾客酣譁君落落別來江海飽軍聲
詩膽輪困壓鮫鰐新陪季布入關西故人喜見翔金雞
宿心雖了莫歸去好賦西京燕喜詩

鄧嶰筠先生入關誌喜 甲辰

玉門今日見歸輪喜色浸淫遍摺紳公論終由明

王定 天恩先爲老臣新從來起廢關邊計豈止生
還慰故人獨幸清言重侍坐八箴堂裏舊丰神

和王少鶴

宦薄興歸思交新惜勝流能借眞率會不賦畔牢愁文
字岐千品浮沉共一漚看君窺妙處熙甫定同游

題羅兩峯爲桂未谷作簪花騎象圖

先生翰墨世無倫薄宦滇南寄此身騎象插花眞醉也
雙丫胡粉又何人

種竹

江南竹價賤如土被隴連崗不問主京師買竹如買田

種竹一區錢十千我家寄圃冷城北有竹千竿伴松石
僧房屢過乞美箭惜哉方竹栽頻厄京師作寓今十年
強以隙地名吾園縱橫五丈一覽盡豈有三徑堪回旋
偶然種竹作豪舉頓覺平地堆蒼煙丁香妝紅柏染翠
敗墻醜石增清妍家人笑言此寓耳爲人作計毋乃顛
先生聞此不自沮雨後刷地方疏泉溝行漑竹不穿竹
使作方罫緣其邊人生萬古莫非寓衣食寸寸謀貞堅
未歸一日尙我宅那因後捨荒其前竹樓作記意不爾
試問狂屈知誰賢

又一首

長日攤書睡眼遮繞庭數竹是生涯十年作計難求木
三徑成行不藉花破壁陰森疑有路文憲窈窕似誰家
童奴早製長鑿柄只擬明春廟筍芽

冷公調話往事有感

林間一局暑風收四十年前話舊游樂事何緣近消歇
幾人華屋幾山邱

代書答方植之

故人憐我久京華宦味誰知薄似紗書札閑翻如話舊
林泉偶憇當還家空庭每盼千尋竹斜印誰封七碗茶
敢擬畱司作中隱此身原是託麴塵

中秋夜訪冷公調不遇

佳節歡友生良夜念孤客叩門適不遇惆悵緩歸屐天
街月舒波萬戶閉一白誰家酒兵闖豔豔燭翻隙歸來
兒女譁對月學扣額祭拜未云已瓜果競分擘此樂諒
無與只可近書策夜深柰明何相對惟脈脈

寄光栗園

歸田計早勝歐公著作身閒道益隆問雁喜無疏客過
觀魚時有故人同高情更錄江湖集遺老應霑翰墨功
安得論文一樽酒龍眠山色鳥聲中

和座主湯敦甫先生游龍杖歌乙巳

春紅已退夏綠疎黃花未來人意孤誰歟發豔回春腴
游龍作花紅扶蘇髮髯八尺堆珊瑚蕩搖秋空如畫圖
世人但誇顏色姝豈知直榦中不枯忍使花落隨犁鋤
我師巡圃爲踟躕試以爲杖輕若無刊落枝葉除根鬚
以鐵爲距漆作膚策之穩步如安車子美桃竹能給扶
昌黎赤藤杖自娛風流文彩二子都惜哉遷謫隨江湖
豈若此杖忘崎嶇侍師緩步留天衢七十謝政神蘊蘊
春光澹沲黎雲鋪昆明芙蓉能白朱與爾同佩花間壺
園官十客相友于乃知草木遇各殊赤藤桃竹愧不如
豈惟赤藤桃竹愧不如孔光乃使靈壽污

讀史感作

秦川金鼓下關中
司馬寒灰技已窮
如此功名天吝與
唐衢何用哭窮通

顧杏樓自禮部郎出守潯州相知者於其行不能
諛然而無言也然以君之才之望今得一郡於
詞不宜夸故爲道君所欲得於民與民所欲得
於君者以效麥邱之誠以致朋友相愛之意於
無已也

聲聲銅鼓迓雙旌
皇化川如太守清
藤峽不驚民氣樂
大容山下看春耕

贈張仲遠之任武昌令

嬾賦長楊著子虛魯恭卓茂意何如卽今楚國先賢地
正待齊民要術書但使境無苛政虎未妨官食武昌魚
先公遺愛傳鄒魯過聽謳吟想住車

送客

七尺琅玕手自栽今年新筍出墻隈不知客意匆匆甚
笑問曾看竹子來

王少鶴篋砧圖

嚴母訓孤子貌嚴心愈悲在亡恃一錢意外安可知況
乎阿姊心視母難倍之當其勤督責豈不自然疑天性

發精神恃往無險巖終然人定勝付託慰恩私撫今痛
乃釋循迹感愈滋我觀瓊砧圖危苦難爲詞

夜夢江行入古寺松竹甚茂得一詩醒憶松聲遠
接天五字因足成之

江行渺無際古寺忽當前竹氣深連雨松聲遠接天負
牆疑有佛聞徑亦無禪乍可勞生住遲畱意凜然

明陳忠愍邦彥有遺硯唐子方廉訪少嘗出游得
之是夜家中人夢神以硯相畀屬作夢硯歌

景陽贈錦景純筆夢裏分明覺仍失先生得硯本非夢
卻有神從夢中畀孤臣昔揮魯陽戈此硯籌筆常研磨

玉帶生後誰與友
流落人間伴書手
忠臣良臣志事同
神物得所歆神衷
訝謨碩畫一朝定
膚寸雲起垂天功

李紫藩青溪煙雨圖

秦淮金粉望中迷
傍晚簾櫳笑語齊
獨向青溪對煙雨
大中橋北竹橋西

冬夜偶成

無官不礙寄婆娑
幾見飛華逐逝波
識字愧從新學晚
論文喜較舊游多
難拋書卷因閒甚
欲整冠巾奈嬾何
近得小園添竹石
雪前霜後自摩挲

悼張一甫

君開別墅冶城闔樓擬通明結構新隔歲纔徵盤谷序
他年曾約孟家鄰仲長竟負平生志逸少空驚俯仰身
應有義聲餘泣路銘哀欲爲表千春

林少穆先生奉 恩旨入闕署陝甘總督作此寄

呈

中外傾心望 賜環竟迴旌旆過天山邊籌久已伸清
議臣節終能轉 聖顏橫海尙餘心膽壯屯田未覺
髣毛班華陰曾有靈宮句絕壁重題想更攀

贈陳頌南

慰客車多似水流左遷君自百無憂
同官何意遭閹奉

木末山房詩集 卷一
直疏曾聞繼道州若訪石牛猶早計且歌金馬亦良謀
書銜從此稱光祿謝鮑詩聲讓一頭

贈邵位西移居

君別臨安山水來精廬應覺厭囂埃偶然移宅當金盃
鎮可藏書著玉盃深院無風能媚竹小窻如畫忽橫梅
漫言此是倪迂閣卻許詩人踏破苔

監利王子壽去刑部主政歸作詩寄之

君竟翩然返故居題橋應笑擬高車甯編荆楚歲時記
不讀司空城旦書詞賦飛騰聊自喜江山遼落興何如
懷人若問吳門卒尙有詩狂未掃除

贈馮魯川移居

萬間廣廈意原優，容膝先爲問舍謀。
恰有閒庭添雪貯，不教多屋被風留。
漫疑晏子鴛塵近，且便王充市肆游。
東去瓦南街咫尺，借書應許卜鄰不。

和邵位西咏韓蕪王翠微亭磨崖

岳侯曾賦翠微詩，公榜斯亭意可知。
息馬誰思韓白論，騎驢又見踏青時。
湖山藉卉增幽地，風雨扶筇感舊碑。
莫怪將軍號居士，磨崖書已課佳兒。

贈冷公調

長安車馬競追攀，羨子蕭然絕往還。
中酒常醒惟適睡。

把書懶校且消閒當年俠氣嘗驚坐老去文人只閉關
默數舊游應一笑青雲黃壤與朱顏

悼張丈虎兒

贈畫書來每乞詩謂將名字託文詞聲塵似我甯堪附
期許如翁恐受嗤狂憶次公猶昨日眞畱王宰更何時
杏花村繞秦淮水腸斷金陵老畫師

楊至堂屬全錄舊稿寄之并作此寄呈

兒時筆墨原游戲應俗文章只日科遺忘已隨春夢過
掃除猶似夏雲多偶來城市鳴雙鳥那計滄溟渺一螺
卻愧故人殊嗜好大慚小怪爲收羅

寄姚春木

會訪夷門客大梁更尋耆舊溯襄陽秋風昨已歸張翰
前輩今誰過孝章家食若爲三畝計國聞會備五車藏
陳編亦有平生志愧子逍遙一草堂

答黃修存

近得交城黃子書爲言吏職實愁余便文常覺初心負
臨事方知舊論疎孔奮脂膏原不計道州撫字豈終虛
飄飄一札來千里尙有陵雲氣未除

贈吳子敘移居

南豐翰林有吳侯廣心遠志慕古修覃思研精坼大幽

臯比擁眾環三周六十四卦如探喉上通皇墳旁箕疇
平時誦經恒低頭揚眉忽爲蒼生憂翰林唐官設有由
論思左右敷王猷後沿其名職已偷如待詔者以技優
貴取賤用君所羞慨然上書借前籌十事敬陳備薪樵
人言侵官古則不徹車疲馬不自謀九衢皇皇如有求
少陵之度香山裘謂君勞矣盍少休仲舉志大言難售
掃除一室身可收君聞此言笑合眸新居方卜西城陬
玲瓏六窻如虛舟庭撫嘉樹先人畱有素心者同稽顙
清時得遂聊優游嚴吾鞢朝安吾朝倏忽一朝踏九州

寄桂丹銘時自揚州移守蘇州

惻惻無華默奏功姓名不藉要津通久應高第推黃霸
且喜蘇州繼白公財賦雄妍三楚冠賢豪雜沓五陵風
具宜文武原儒者肯使翁歸治獨隆

題戴雲帆寒齋味雪圖

自古詩人多愛雪雪裏吟詩定清絕君能味雪情獨親
無舌之人難與說差池世味日千變萬古資清常一潔
咀嚼平淡除羶腥吐納高寒謝炎熱食單不用一錢買
百甕寒菹增玉屑知君愛雪復愛詩無味之味能兼之
空庭雪落詩成後捫腹逍遙散步時

祝寵日寄仲卿弟

糖果養糕竈下供裝香簇炭喜兒童喧喧亦有家庭樂
卻笑家庭是客中

柏規山房詩集卷八

上元梅曾亮伯言

題甘實菴白下瑣言

丙午

君家藏卷過三萬，得取圖經自討論。
偶爲金陵增瑣事，如從石室訂方言。
眞長免使驚吳語，介甫應難改謝墩。
十載鄉風如夢寐，客窗喜藉一編溫。

實菴遺鄉味數種詩答之

蔗糖麻餅滿春盤，鄉味因君遇故歡。
忽憶雨花臺下路，錫簫聲裏過長干。

疎慵久謝五侯鯖，北味難諳血蒜羹。
餽我筍衣作加點

冷淘香飯慰平生

六月十二山谷生日邵蕙西舍人招吳子敘編修
張石舟大令朱伯韓侍御趙伯厚贊善曾滌生
學士馮魯川主政龍翰臣修撰劉蕉雲學正及
曾亮凡十人集於寓齋舍人有詩屬和

夏幄陰陰四圍碧沈李浮瓜香拍席涪翁生日是今朝
七百年逢吾輩客此翁翰墨如坡翁命宮磨蝎應相同
春風官羊未飽喫荔支卻啖戎州紅主人詩派江西續
亭借古歡招近局槐花韭餅雖已過黃雞作羹鵝掌熟
新詩似擬鶴南飛共飲一尊歌此曲我亦低首涪翁詩

最憐作吏折腰時只今更謫人間否安得停杯一問之
爲李雲生題思耕望讀圖

黃犢青山寫放春知君作吏有天真平生誤學雕龍技
卻愛耕田識字人

記梁貞女事爲岐山令李雲生作

父梁大業女珊瑚石門人客岐山居明甲申亂爲賊俘
父死女執要爲孥求死僞喜給若徒得間觸壁碎其軀
邑志不載或私書豈非貞烈神所扶李侯作歌要我俱
詳姓名氏不敢誣

月下

乾坤清氣與秋來月下儵然絕點埃萬古奇懷生縹緲
一園疎影共徘徊江南久製思歸引冀北應逢曠世才
倦僕無言惟立寐殘書還就短檠開

中秋

秋澄玉宇滿金波瓜果家家笑語和佳節自成兒輩樂
清光曾爲幾人多纖雲四卷長空在古汴千燈往事過
太息二公今不見中庭惟對影婆娑

與方慎之夜話寄示仲卿弟

枝官十餘載久客忘非家種竹百餘本紅紫亦紛拏君
從故鄉來家園荷君誇前園湛水木後圃鍾山遮青蔥

松桂間竹石隨欹斜高樓俯眾景古柏撐簷牙視此所
經營渺矣一廬蝸出門苦塵土合眼夢清華翩然起歸
心忽如赴壑蛇奔走念余弟盡室仗哺鴉何嘗少安居
秋林盼春花我歸豈不懷汝瘁恐益加念此心迴環甚
於羊腸車諒哉古人言一飢能天涯何如田舍翁聚首
依桑麻

寄陳叔和

超然榮觀覺身輕不作東坡曳杖聲想見路旁人識子
白鬚紅頰古先生

答吳笏菴

丁未

昔君巷北我巷南文字自裹如眠蠶長安冠蓋識者少
兩士相遇惟詩談君今寄家竹西寺步月往往思三潭
紅橋修禊久寂寞扶輪大雅今誰堪閉門覓句自怡悅
聖處獨與黃蘇參封題示我要加墨謂同嗜好幽能探
君詩汪洋自適已人力所至天機酣姦奇怪變亦時有
中有真趣清而甘我雖知君未能學愧多一好紛研覃
文章千古那可計祇覺應俗增喃喃昏昏塵土塌倦翼
南望高鳥令人慚何時廣陵一相見佩壺同話桃花菴

方植之寒崖獨往圖

野徑蕭蕭落木中先生策杖與誰同古人往矣今人遠

意落溪山付此翁

答陳子宣

遊讌曾陪謝墅歡鳳毛重見振詩壇封題示我真三絕
伯仲如君本二難豈有文章堪寄傲自緣疏懶不宜官
潛夫何意蒙書札更盼他年卸馬鞍

題陳蘊山詩集

猶記青門送玉珂長鑿忽憶故山禾黃梁一夢休嫌短
已得新詩十卷多

六月二十一日歐公生日集邵位西寓齋朱伯韓

曾滌生周岷帆龍翰臣劉蕉雲孫芝房與曾亮

凡八人以天下文章莫大乎是分韻得乎字芝
房編修是日撫琴

元和文章逮宋初中間五代荒榛蕪已往者韓未來蘇
艱哉一手公芸勸我思其時執鞭趨或從水涯伴山砵
子美曼卿介與洙不彼棄或辱收余年徂運往不可俱
高齋見公空畫圖謂公生日不可孤主人觴客皆英儒
公有至言非自諛惟文字者無窮歟若使後人嗜好殊
今亦誰復知公乎世人之壽百歲徂公八百載猶須臾
神理無盡不可誣今日爲壽良非迂況公守滌翁自呼
其年四十未有餘一視老壯齊榮枯豈復形骸爲有無

眾賓一笑有是夫更彈醉翁之操爲公娛

答吳紅生

揚州太守有書來筆札依然手自裁想見從容開畫舫
更無塵雜到靈臺飽聞魏國花金帶曾否江都草玉杯
會與君家老西谷蕪城一爲訪詩材

癸未六月十五日柏規山飛橋避暑追憶作此

飛橋橫跨兩崖平萬綠參天暑氣清一欄遊魚常布影
四山嘯鳥不知名紅欄忽若舟中坐碧磴誰從畫裏行
記與吾宗二三老農談終日慰平生

憶宣城故居

柏枧山前坐吉村故園何日不心存山中流水時過院
村外平田半遶門歲歲收茶忙婦女家家種竹長兒孫
鄉居風物多真意惜少淵明與細論

中秋夜憶昔遊

白下曾爲伴月遊三三五五作遨頭閒尋放嘖衝山寺
緩逐清歌傍水樓人擬深宵長似晝天當佳節不知秋
應劉已逝黃墟遠輪看兒童樂事稠

十六日作

誰使肥沙得上天彭亨暮腹恐難填嫦娥不解施靈藥
卻笑中庭泣玉川

二十九日讀 詔書作

帝念中州困錢從少府難 詔書真惻怛國計正艱難
大意誠能動民情感易安迎年豐可卜鴻雁莫哀嘆

贈朱伯韓歸里

落葉蕭蕭帶雨飛 驚看歸客換征衣
去畱自笑無長策 漫欲畱君緩緩歸

位西要買菊

長椿寺古路三叉 擔菊人多客駐車
紅紫紛紛索高價 世人猶說愛黃花

平湖朱椒堂侍郎祖某代兄拘獄祖母高命其子

鴻猷赴蜀省親於獄歸遂卒不及見其父歸侍
郎爲蜀道歸裝圖述父省親事其子善旂屬會
亮題其後

不忍兄罪弟代羈子念父羈步省之痛夫念子有婦獨
處傷伊威省父父安在乃在蠶叢蜀道陰雲古木萬里
天西垂望夫夫竟來三十七年少出而老歸家人不識
聞者爲噓唏嗚乎孝子先逝矣其有知而無知弟友子
孝婦義天所慈侍郎起家光 國儀有圖掩淚披有詩
泣血題使我展讀心神悲嗚乎孝義獨行列傳史所司
誰載筆者徵此詩

重九日集顧亭林祠餞朱伯韓分韻得慮字

讜言古所難得喪貴無與風清臯鶴鳴霜重賓鴻去秋
辰餞歸客遺老舊遊處傳經亦復佳豈在重抗疏所懷
古歡別高論莫余助黃花正開林徙倚澹吾慮

劉寬夫侍御有石田像人以爲曾亮似之邵位西
有詩因答之

先生林臥戲丹青想見身形似鶴形九陌黃塵一囊粟
何人錯許少微星

答邵位西讀惜抱軒集見贈

記年十八謁翁時迢遞桐鄉感墓碑昔日語言追悟晚

近來文字就訂遲癡香自愧無餘子流別爭傳有大師
定論漫期千載後喜君先已辨滄溟

位西詩言及管異之吳仲倫因復作二首

古義高文管異之桐城佚老屢稱奇二三流輩誰生伍
五十窮愁信數奇在日每煩訂敬禮他年孰可誌宗師
規隨無限山陽感故我今吾轉自疑

蕪城一遇古儒生別後聲名老更成嘗論文章歸淡泊
卻標門戶轉崢嶸並驅張惲能孤往私淑方姚待定評
聞赴道山今十載高懷惜未異時傾

和邵位西風寒懷人詩

君隨樞相趨朝參夜批邊瑣朝百函我得懶倚百寮底
蒙被畏曉頭頻探我閒君劇詩轉暇來見銜袖心先慚
大風懷人示新作萬籟出紙天聲酣今情昔歎百端集
劉郎不忍聽何哉人生離別一以甚嗟我今歲頻更諳
皇華之行朔方徙或收諫紙棲幽嵐昔當歡會輒心感
今果過眼如優曇長安凍地踏龜兆故園常憶鴛雙柑
惟文字飲足歡耳并此吝與情奚堪復思子雲嗜奇字
侯芭以外何人談非有先生亦安在曼倩獨語空誦誦
當時遊從想寂寞聊假筆墨驚愚惑青黃黼黻自天性
豈聞獨繭停春蠶君今與我足酬唱雙鳥定可勝辱三

東都廬空洛府聚怨衰惜盛甯非貪浮雲會合亦時有
別緒已苦當回甘酒筒詩板更來往倘非周北應張南

贈劉焦雲歸里

戊申

王君已謝白雲司劉子高懷又繼之辭祿不爲中隱計
養親爲及少年時襄陽耆舊增新錄館下諸生感去思
我亦徘徊開徑望牀頭閒煞借書瓚

和馮展雲

敬亭長憶好山居十載京塵薄笨車畱滯藉觀東閣士
蕭閒時共北堂書疏慵那復訂三豕詰屈聊能辨一魚
卻愧明珠翰林句常談不厭肯相於

和孫芝房作

冬心索索如枯葉詩伴未招閒伴雪空庭零落不忍掃
意與春花同點纈喜君得句能見過對雪哦詩共清絕
懷人感事不能已擲地金聲霏玉屑從來高論出寒餓
年少得途誰復說古心若此真超羣不我疏慵坐相悅
經過已慣免題鳳真率相招那怒鼈平生遠志違初心
種瓜不實空成跖時規難合重低首古學爭鳴亦藏舌
車如雞棲怯泥水坐隱聊耽棋品劣久知選理繼曹憲
直館崇賢方就列想當奏賦罷雄風肯爲訂文辨雌蜺
自慚時命同蠶蠶獨喜文交神不竭江亭雪盡春蒲肥

聯轡莫教虛冷節

張石洲煙雨歸耕圖

馬蹏倦踏槐街影
早覺噉名如畫餅
買田築室當何時
披圖見君意先騁
煙蓑雨笠畫中身
古來獨有淵明眞
荷鉏聽水信佳事
誰是南村欣賞人

邵位西寓招看牡丹分韻香字

昔游棗花寺
歲歲尋春忙
上有楸樹林
其下羅天香
同年十餘人
敷坐戀昏黃
自從晨星散
城南息游繯
何意賢主人
家花勝林樾
招邀青雲客
錦帷對高張
散仙不官府
清言卻笙簧
種花始何人
相國畱此芳
朝野正殷

樂報國惟文章時作花間吟歡賞多常楊俯仰未百載
吾輩來徜徉今花非昔花紅酣如故常今人非昔人懷
抱各殊方含識每多變情滅故神長問花花豈言且覆
手中觴

何青士四十生日詩

我初見君十四五快誦六經如墜雨我今見君四十強
屈指忘年友先數我疏於世常空居獨喜辰來談過午
家聲方隆意每下技能自富心常古卽今卽署暫趨踰
遠志終非噲等伍昨詩示我有新意若語若莊疑自無
君不見君家尙書今對揚當年四十猶清郎人生逢遇

本末上房言身
那可定賓戲解嘲非所望

苦雨作

一雨連三日空階欲斷行檢書防屏滿杉案就窻明倦
獨親茶盞談誰共酒鎗惟聞喧爆竹苦欲驗陰晴
常說東風雨今朝雨自西農談空測量天意總淒迷輕
燕衝難進流螢濕易低應知車馬客無計避塗泥

喜晴

夜晴猶未覺乾鵲喜先聞掃地延新日看天送斷雲車
聲初閣閣市語漸紛紛靜數蝸牛壁添成幾篆文

和邵位西游書肆詩

我昔借書常疾讀到手先愁還日促有如謁客借車馳
一日于家嫌不足只今長大愛心氣插架雖增懶過日
時得佳本亦好之啜墨玩茶同一篤邵君邀我市肆游
舊好重教十年觸望奢持狹成一笑空手寶山徒踟躕
君詩爲我工解嘲謂此麻沙難著錄昔與馮溫作三友
海王村中時僕僕胡盧漢史佛龕文異本妄思歸障籠
馮君能宦息鄉里溫子清卿惟仰屋幾人嗜好今變更
俯仰始驚歲時速書貴神智益人耳昔見甯非珠買櫝
閱字昏澁況宜懶山谷此言吾近服從教傳迪好輕人
老子一篇甘抱獨

木末上
送黎月樵歸里

蘇廣堂陳頌南兩給諫朱伯韓侍御先後歸里
月樵侍御曾以詩贈伯韓行今又繼之作此奉
贈并以懷三君子也戊申九月十四日識

高吟昨歲送歸舟偕隱知君意莫畱青史漫論千載後
黃花又伴一人秋湖湘落落望三友京國勞勞生四愁
嚴召從來多盛事可能蕭散遂林耶

贈司馬繡谷

早見相如作賦時故交久別似新知醉來自署狂司馬
到處爭迎老畫師吏隱豈非吾輩願臥游應慰故鄉思

雞籠山色青溪水何日扶筇共一枝

延年益壽瓦拓文一頁有翁覃溪學士自題程漁門編修和詩翁年五十時容以此瓦爲祝今拓文爲何子貞編修得之子貞五十生日出以示客題此爲壽

延年得瓦繼覃溪同是公孫五十時前輩風流歸妙手
名山事業貴期頤養生四印從今始作史三長待子追
樂石吉金誠富有肯將餘論號專師

譚菊農且泊圖

蘆叢鳴鶻亦何爲且坐江頭看釣絲破浪風帆君莫羨

當年曾有泊舟時

爲范篠雲題圖

己酉

京兆當年同秀孝我年已壯君方少卽今五十未全老
忽見詩袍披醉帽輶軒之車御史驄何不入此圖畫中
君乃大笑寒乞相政恐絕倒東坡翁

觀優

玉貌歌童金縷衣嬌嬌欲擬李師師鄙人自笑多唐突
話到菖蒲著帽時

漸民何自到頽波貨殖書成竟奈何十丐一髡同活計
齊民色目後來多

贈陳作甫

君宦涼州十五年相逢各已嘆華顛苦言案牘難行意
賴有文章與作緣收迹近思同鄭圃班春應許到吳天
蓬門定掃開尊酒卻話京華一惘然

題吳仲雲輯詩圖

先生昔作湖山主補葺鄉詩繼詩祖江湖臺閣豈區分
不薄今人如愛古錢塘八月銀濤堆雪後孤山梅半開
英聲秀色誰收取都向花南峴北來

已酉八月出都邵位西員外孔繡山舍人曾滌生
侍郎邊袖石編修秦澹如明經馮魯川何願船

兩主政黃子壽庶常餞於龍樹寺因畱贈

樛散京華二十年英流相接喜珠聯久應舊里便衰嬾
難得奇文共討研隱几他年甯故我扶輪今日仗羣賢
青楊巷近潮溝宅書札能來自日邊

將歸里寄陸立夫

昔言白下君開府卽返青溪我散人自喜笑談成左券
卻勞書札念歸輪狂瀾忽值江河會安宅眞煩柱石臣
灑澹沉災知有術入門松菊定堪巡

悼徐稚蘭

觀察纔新命承凶信已夫昨書詢我弟今札弔君孤白

下民難忘蒼天理竟誣平生相煦意一慟盡泉途

出都偶成

不須松桂悵巖阿屈指橫江一月過歸去交親耆舊少
近來文字墓銘多但期筆札傳通子莫話功名歎阿婆
一笑窮愁原故物幾人黃壤更如何

題桐城張元道詩稿

以文爲詩古有之擬經擬子斯尤奇易牙豈識燧人味
擗耳難爲壤父師我窺其藩尙茫昧世觀於隙彌驚疑
一卷冰雪不受暑避俗自攜惟自怡

光州烈婦吟

夫疾一何連連架上典衣盡藥石難痊割股請代泣告
滄浪天天公不聞知夫死魂魄無還時夫不爲我畱我
能子追舉身自挂東南枝從君上太山奔車授前綬從
君下蒿里草露同沾衣豈伊不計宗支豈伊不戀庭闈
義感痛發無餘思瞑目一決甘如飴甘如飴人心悲我
述其事心亦爲之摧夫懋先父承弼河南商城人王女
嬪張室嘉慶二十五年生死乃道光二十七年十月十
五日有欲詳之視吾筆

出都過漫河

野水平沙散漫流停車一日幾句畱歸心已怕車輪緩

更爲征人作許愁

姚石甫客江甯至家喜晤

君歸謫宦三千里我寄閒官十九年
人世煙雲談笑過
鍾山青到小窻前

村移目一万余身

久ノ

三

柏硯山房詩集卷九

上元梅會亮伯言

館梅花書院和吳笏菴

庚戌

京華會擬廣陵游一笑相逢兩白頭
九陌黃塵如夢寐二分明月且句留
江山點綴推鴻筆金碧傾頽感貉邱
二十年前文讌地西園何處認歌樓

厲茶心以詩集見贈答之

聞君罷宦此棲遲萬卷書中酒一卮
閉戶不教殘客對好詩卻許外人知
漫愁末歲疲師道信有前身是總持
讀到和陶心更遠澹然吾亦在皇羲

題王夢蘭校書圖

唐文開館昔揚州
簪筆西園憶舊遊
幾輩名公天祿閣
良宵高會月燈毬
重來失路迷蒼耳
往事逢君話白頭
書畫近知真有益
聊從逝水記浮漚

登書院中亭子

小亭虛敞得風先
城外人家欲暮天
籬落半開疏雨後
樓臺多傍夕陽邊
北山檄免應回駕
南郡碑無待索錢
徙倚忽忘身世處
晚鐘聲裏上炊煙

過揚子橋作

官河南下水如梭
揚子橋頭幾度過
小市人家收店早

滿川煙雨聚船多久嫌塵土喧車鐸卻住津關聽棹歌
何日東臯一舒嘯不因得喪閱驚波

瓜洲阻雨

吳江夜雨臥扁舟獨憶中朝舊輩流攀呂交稽多樂事
談經載酒共清游音書莫訝魚千里聚散從來貉一邱
聖主萬年初政美諸公努力策新猷

苦雨簡陳蓺叔

辛亥

風寒連日雨如繩欲脫羊裘尙未能天意自教春澤滿
人情過慮水災仍閑門滑滑誰過院旅館陰陰早上燈
聞道東園花未謝放晴同策一枝藤

東園看梅過天甯寺

去年我到後梅開今及花開又雨催
疏影尙餘林下態高寒惜未雪中來
華堂昨正梧槃舞緩步今誰杖屨陪
幽賞更尋蘭若近小闌花韻重徘徊

野人家見杏花

路近平山幽興賒尋春不覺帽簷斜
偶穿水北經茅舍久別江南見杏花
萬片更無芳草藉一枝聊得短籬遮
若移京國情何限豈獨昌黎爲嘆嗟

和吳笏菴枕上偶成

昔年枕上訂文多不厭更寒細校磨
近每遺忘如過夢

但期眠睡得無何
荒雞渺渺聽常誤
曙鵲遲遲盼未過
愧憶應官嘗待漏
文書銜袖手頻呵

過玉清宮道旁杏花甚多

杏花每惜不成林
屋角牆隈偶被尋
一雨便如春事了
兩株那慰客愁深
偶然乘興來山館
無數芳華照水潏
爲語東風須護惜
閒身頻過得長吟

贈吳笏菴

京華酬唱劇縱橫
自客江城少舊盟
五鹿敢云摧勁敵
一夔今定屬先生
閉門覓向游心遠
入海求詩脫手成
昨得報章應一笑
拈髭又對短燈檠

院有隙地擬種菜

伊蒲作饌豈吾儕
食肉能仙計自佳
常恐甘肥成腹疾
聊將貧儉學心齋
萬釘覓菌何須爾
百甕藏菹尙易諧
便與園官分菜把
嘉蔬苦苣得安排

張生燾送月季花

張生爲我兩花移
綠刺紅英嫋嫋枝
頓使垣墻舒錦繡
絕勝荆棘作藩籬
橘林待實言真戲
橙畝成陰計已遲
那似此花開月月
一年常似好春時

院中桃花已開偶成

獨憑軒檻對天韶
憶昔天台訪石橋
絕壁已從官路合

飛泉常近市樓飄，因嗟塵世多開闢。那怪仙靈遠寂寥，
欲問桃花定惆悵。幾人採藥再山椒。

東吳笏菴

坡陀曲徑上平臺，城外春光四面來。朝霧能將朝雨散，
園花又接野花開。芳時獨坐眞無事，爲子聯吟卻費才。
莫訝兩人疎造請，詩筒相接勝銜杯。

東園後野眺

行過長墻官路停，人家寥落散林坳。重重水氣含春白，
澹澹雲光放晚青。病叟獨歸如偶語，先生高詠欲誰聽。
昏雅已集東園樹，更踏殘花上小亭。

得家書作

連陰昏晝欲蹉訛時憶家園近若何
昨日書從江上至今年春在雨中過
泥深或可移新竹池漲先愁沒小荷
病弟喜知能強步編籬應白看牽蘿

遣悶

其雨其雨來無期仰天盡地空嗟咨
安得青天變成紙晝就日出扶桑時
雲師未誅惜子美風伯誤訟尤昌黎
故人邀我坐湖舫如麻雨腳難追隨

苦雨嘆四首

我屋東鄰辛夷花花光高出山人家粉牆朝日助光采

枝枝截玉成丫又胡爲一兩顏色變半黑半白遙棲鴉
粘枝敗藥不肯下如客遠別姑畱家見此不忍起憎意
昨日愛玩曾驚嗟

我屋西園開天桃就中碧桃尤豔嬌巡廊坐檻靜畱玩
春光照眼紅如燒千絲楊柳散婀娜綠衣翠袖迎緋袍
揚芳弄色正滿意此生豈分泥塗遭胡爲一雨不知處
有人掃落堆墻坳新葉怒長競排擠餘紅不使棲堅牢
牡丹芍藥亦已好春色又借他人豪

我門南臨大方池池中荷花十百枝每登高樓瞰明鏡
紅酣綠淨相因依年年四月浮小葉三月定已潛生莖

胡爲一雨遂瀾漫野水四合高平隄水深荷小不得上
抑遏定已成污泥無花種魚計雖得罷鱸久誦東津詩
鄰翁不語亦何意獨倚高柳看空陂

我屋之北連北鄉草樹高下迷青蒼羣鳥下食上爭樹
清晨鼓翅迎朝陽萬鴉結陣暮西去後者疾力追前行
郊居無人日玩此不俟瀾表知昏黃胡爲一雨遂絕跡
寂寞終日無鳴翔深林密箐定沾濕破巢不復能深藏
家家屋漏少乾處啄屋那得雙棲梁竟從何處匿形影
物理茫昧難推詳卻憐雨鳩昨得意豈知久雨爲汝傷

晤吳子敘

昔別深愁思今逢炯自如頻年窮塞客幾輩故人書歌
吹揚州寂簪裾上國疎吾方甘養性高論重開予

李生冰署筆增張生醒菴檣以上已出游圖序乞

題

兩土扁舟上巳辰何因望古獨傷神定知寂寞揚州夢
不似聲明洛水濱淨世自能生感慨流光原未減陽春
右軍觴詠真高會也復興懷爲昔人

偕臧生錫文王生友竹袁生湘波至桂陸園看牡丹
過余生吉士花室

北郭幽居路不賒市廛行過踏桑麻一無四壁只編樹

十有九家同種花
世外天光圍綠野
坐中人影伴朱霞
秋來訪菊吾能記
翁仲南邊草徑斜

謁史公祠

孤臣難挽魯陽戈
傳有衣冠葬碧蘿
一士存亡隨社稷
百年憑弔永江沱
深林黛色虛堂肅
老圃青門後裔多
舊事誰從遺老問
往來都爲好花過

道中見土牆內牡丹

雨後閒行日未斜
春光多在野人家
疎疎籬落蕭蕭客
草草園林澹澹花

懷陳稻孫

聞自揚州赴左川渚宮郢樹幾畱連新詩寄我能千里
常語多君憶十年何日徑歸雙井宅此生那付五湖船
吾今衰老君過壯話到名山共惘然

半花村看菊重過余吉士花室

翁仲南邊草徑斜又同步屨到山家平疇劃地栽菘菜
老圃當年總菊花尙喜開林畱萬朵相將遠屋遍三叉
秋鴻社燕皆今我相識山亭有暮鴉

送戴雲帆歸里

諸公袞袞赴新除君獨扁舟返故居金馬碧雞歸興逸
酒龍詩虎舊游疎相看萬里成輕別誰與千秋共訂書

臨水送君情不盡，出山倘得再過余。

偶書

城外居如野寺清，祇勞鴉鵲報陰晴。昨聞北客談朝士，
因憶東坡論賈生。世事從來多往迹，古人應已會今情。
陳編欲掩虛堂寂，坐待西樓素月明。

余生吉士送竹

平居每作此君緣，買種長安過萬錢。近喜門生能託贈，
因教園客共平鑄。休遮雜蘗紅邊雨，常對新篁綠處天。
莫笑詩成蔬筍氣，欲參玉版已多年。

歸里感作

歲暮歸來百慮清漫將伏臘費經營讀書養性原先德

漢昌梅

福傳 績學參微愧後生

聖祖賜先定九公扁額四字

稍喜梅花

能補種那堪荆樹忽凋榮傷心寒木春華館無復迎門

嘆阿兄

仲卿弟卒於五月四日

悼黃修存

兒子成童日千言筆已操才名淹酒病仕宦減詩豪
倏忽瞻丹旄辛勤共白袍重來懸榻處何止痛三號

貞館留連日君家同氣親摧傷三弟酷支拄一官貧已
絕飛騰意猶期老壽身只今餘第五隻影倍傷神

但雲湖雪舟籌海圖

壬子

圖山門東鷺鼻矗海水上潮此一束鼈吐鯨擲不敢過
何況皮宗來殼棘使君籌海輕裘來雪湧銀山金翅開
謂此扼要宜三臺謀雖不用肯袖手開張形勢夷酋走
保障淮南百萬口

過汪均之石橋故宅

昔君卜築此河干剝竹移花每共看偶過便成終日坐
相期未覺古人難十年京國音書積百歲風燈笑語寒
太息集園非舊榜孤松猶在憶盤桓

辭邵蓮溪招飲新宅

使君招飲爲新居不赴嘉招獨慨余二十年前身坐客

故人辛苦白開渠

冶城

冶城山下有柴關老屋蕭然對蔣山高樹小池微雨後
疎簾清簟好風間經繡貝葉機終鈍氣聚金花願已刪
獨愧候蟲鳴鳥意吾生似汝不能閒

治圃偶成

池南種竹地積高如累樵北俯深柳堂迫水侵其坳常
愁青苔榻書帷濕生毛攜奴共鋤畚剗土誅其茅庶幾
游波寬細渠得周遭吾廬已百年幸免近市囂喬木生
遠韻修竹清陰交何期己酉夏城市盈江湖平泉舊草

木十九爲之凋川谷久不虛奪水居民巢大哉天地間
萬化日趨消漸滅復爲土坤儀日增高安知萬年後星
斗不可招倚杵固迂念卽事難辭勞

柏硯山房詩集卷十

上元梅曾亮伯言

咏喉

仰承元首位中央底蘊深深未易量善下不爭三寸舌
虛中能達九迴腸吞來夢裏原丹篆嘔向吟邊亦錦囊
莫訝隨風咳唾落九天珠玉本包藏

咏風帽

藍關積雪灞橋風賴汝相隨逆旅中莫笑頭銜藏碌碌
喜無耳語附怱怱周遭自護吟肩冷掩映難誇背相工
脫帽入門堪一笑撲塵三日未能空

硯屏

硯如風字創坡公硯作屏風製更工磬折舊存模範古
瓦當今藉保障功池邊墨現微凹黑鏡裏燈搖返照紅
起草夜深時點筆詩成更寫御屏風

女郎詩

五紋弱線罷經營靜喜敲詩自課程新月聯吟邀阿姊
古風偷學避諸兄戲貪鬪草題終補書憶簪花句又成
卻笑遺山太唐突句拈山石作彈評

咏臭蟲

錦帳牙牀未敢窺布衾瓦枕每相隨也知荀令香難觸

那計休文瘦不支笑我形骸原土木憐渠臭味太差池
負蟠亦有同名者許慎書成恐未知

咏牙刷

噲噲君牙幕府高此中容爾擅揮毫拔豪自詡經三伐
滕口何應誤一遭漸喜交親增馬齒漫將身世感牛毛
枕流漱石原非計那便相捐等弁髦

以上七律六首安徽節署八箴堂消暑作

守歲燭

團欒守歲歡兒童華堂銀燭輝屏風呼盧舉白歡未足
爆竹聲裏光瞳矐一心呪燭誰解道願爾長明天不曉

五更未曉是今年海水深深滴漏添好將幾尺光明燭
化作仙人十丈蓮

爲蔡友石先生題董羽六龍圖

一龍出海當天中五龍跋浪翻鮫宮雲蒸霧擁不得上
怪弄牙角爭威雄當其羣嬉傲天公太陰黑壓鯨波紅
萬象妖露誰敢逼畫師意想分形容宋時國能稱所翁
近人周璵亦擅工先生寶此最爲古南唐董羽畱遺蹤
墨香絹古出光彩四坐風起波溶溶嗚乎董生圖此蓋
有以十國春秋局終矣君不見火輪夾馬出眞龍南北
降王拜下風青銅碧海鯨鱷靜天水澹澹長清空

鍾山寒燒

我家高樓揖羣峯鍾山獨占諸山宗冬寒草枯木黃落
輒起翠氣猶橫空兒童忽喧婦女詫有火夜燒驚山容
金蛇豔豔初出穴掉尾一擊潛無蹤踰崗跨隴隱復見
起滅變態隨窪隆如雲籠月燈映匣知有草樹遮朦朧
此時天清動微風大星小星西復東忽然擺磨結大塊
得勢疾走成長虹山腰橫束赤玉帶枝枝斜插珊瑚紅
遂光飛焰射樓角棲鳥驚落蒼皮松此火非弔乃以賀
燒雉正助栽培功明年春草綠如水草堂一訪滄浪翁

瓜步晚潮

扁舟昔出楊子橋瓜步寒鐘生暮潮蒲帆十尺夕陽滿
櫂聲不動波聲驕停舟忽到江南路半山紅葉栖霞樹
趁潮明日莫停橈早飯人家石頭戍

臘八粥

閨人恩恩盤簇簇小兒歡躍如黃犢臘八明朝當作粥
棗丹菱白栗子黃兒童索果喧廚娘翻匙踞竈爭先嘗
我亦清齋得飽腹竈糖春菜風光續更檢迎年歲華錄

獼猴戲

三三五五野場開兒童拍手獼猴來一人鳴鑼一人鼓
鑼聲嗾猴跳且舞紅衫小帽人衣冠以狗作馬身作官

雖然彼此共毛族揚鞭已改途人觀嗟爾獼猴亦何意
爲人得錢爾作戲自從蹭蹬失山林布袋土牛非一事
君不見蠅虎按節舞涼州鮑魚解作齋郎游聾蟲能爲
一錢使況爾獼猴能怒亦能喜那不供人作頤指君不
見戲猴子

元宵

混沌心自甘浮沈身亦潔舉俗愛其名自爾爲佳節

煙火盒子

中藏火樹與金支未許兒童振眼窺滾雪飛花纔一過
此中空洞竟無奇

送窮

送窮神東海東羣仙皆住金銀宮黃金可成玉可種雖
有窮技難爲工送窮神南海南火維多怪紛趨天池
金翅啖龍子豈汝骨相逃肥甘送窮神北海北委羽之
鄉煙塞塞無波冰海斷人行嗾巫嚇覘終何得送窮神
西海西彼中羣頑傲天嬉燭龍銜日不肯到循陰索隙
宜汝棲使彼鄧林無薪石田坼金悲玉泣銅山摧豬嗥
入淵羊化石羣魚率鱉空池飛千窮百巧盡汝技矛頭
浙米無人炊上公太白賜汝冊建汝有窮之國無遷移
肥身種子信安樂胡爲紙憲竹屋與我相因依酒盃蕩

蕩祝詞畢煌火倏忽西流馳

煤車

莫笑一車石能添萬戶春從來好推轂不是附炎人

冰車

大車高如山小車積如石推車愁重又愁輕欲賣冰多
冰不釋

酒車

酒車不用牛乃用肩與手邪許者何人一滴不入口

水車

都中賣水亦生涯每到人門輒住車卻憶江南梅雨候

踏歌龍骨水翻花

厥店

風光引逐眾人行半是車聲半市聲
我惜春忙人怕緩
燒燈時節賣風箏

燕九行

白雲觀中作燕九百貨駢羅喧樂部
上元遨頭五日過
又見奔波集童叟貴游意氣挾賓從
婦女精妍雜老醜
如山酒肉沸東廂罩地香燈禮北斗
星冠道人獨何事
三尺綠章常在手皆言今日降神仙
或自捫蝨牽黃狗
乞人相逢不敢慢不惜施多期報厚
我見兀者欲與言

或李八百是君否長生何異長不死東坡此語誰當剖

燕昭臺

雪恥求賢將登臺見霸心收功惟一士虛費萬黃金

花兒市

已無萬紫與千紅刻葉裝花滿市中夜雨不堪深巷賣
春風惟學剪刀工像生乍可遺嬌女談往何妨聽老翁
想見看花迷路日油車驄馬誤西東

願橫波畫蘭

得棲珠樹出風塵糴閣清香試筆新並代奇逢柳如是
多生絕藝管夫人不粘落絮原奇女能寫名花或喜神

卻念玉京同畫手梅村題罷獨沾巾

秦淮夜泊

晨過杏花村晚來桃葉渡何處好停舟前頭邀笛步

窖花

茅屋翻從屋下編羣花於此養春妍長爲有土無風地
過盡將寒未暖天人笑畱芳成狡獪我從服氣悟神仙
此中佳處能多耐可得飛花濺舞筵

天啟小斧歌

漢家銅丸唐羯鼓絕藝從來出驕主流傳小斧製更奇
大啟七年字可數當時宮中多樂事絕喜揮斤度梁柱

正用此時持事來從此奄臣鼠變虎君不見殿上紛紛
五虎趨更無齊斧問姦諛天子自誇都料匠纖兒已壞
好家居

以上雜體二十一首在都中消寒詩

消寒諸詩舊以題多慢戲錄之隨筆中避地時未暇
攜出計此數寸書當不復在人世一時意思所至不
欲自沒追憶得二十餘首多不復記憶矣乙卯春上
元日錄於清晏園之寓齋相月齋居士記

柏槻山房詩續集卷一

上元梅曾亮伯言

癸丑春避地居王壘村彭雲堦都轉許詢臣中丞
何亦民方伯王容甫大令同年張子畏太守助

房價薪米衣物之費感歎有作

癸丑

垂暮那知遇百憂縱橫豺虎困詩囚身從間道棲同谷
天許全家出汴州羞澁齋鹽愁過日頻繁縞紵義凌秋
飛霞三閣能無恙何日花枝共酒籌

金陵一日萬家空流落江村此禿翁朱雀橋荒悲舊業
青龍山近想淳風買鄰幸有名卿助踏海應無義士窮

北望籬門原咫尺烽煙消息苦難通

村居無書無墨無筆無硯無紙無衣作六無歎

我家高樓向南起懸隔方山四十里去家避地王野村
村居正著方山趾茫然四顧將安歸親戚暫保聊因依
荒居人事斷還往無書撥悶如鞦飀兒童呶唔魯論半
春秋那復窺斷爛出愁入愁朝復朝出對方山入空案
我性不能書頗亦好塗抹澣衣老嫗頻有言衫袖常污
遭墨潑自經喪亂棄家具蒼壁元珪愛全割宋人始貴
墨唐人始貴茶詩人寒餓無長物饋遺獨此相矜誇我
并無一亦復佳不受墨磨消歲華小兒無事難塗鴉看

飲黃犢翻水車

乍可坐無席不可案無筆
塞塞默默空面壁使我無以
寫憂疾筆工昨日來解包
三錢雞毛索價高青銅三百
不可得何由遠致中山豪
嗚呼筆耕吾已倦尖奴張軍
空自銜不如長槍大戟隨
官軍橫掃千人看一戰

東坡無田耕破硯
祇今破硯不可見
借人作計終愧人
生硬況如磨鐵面
我有三硯常自奇
蕉葉金星一澄泥
以手運墨如畫脂
無復有石相磨治
倉皇萬卷盡棄卻
此物豈復能提攜
我無硯田勿自嘆
且喜村田無水旱
但願甌窶滿篝污
滿車不齎盜糧民
作爨

懷素芭蕉無地種，鄭公柿葉難爲用。會稽九萬婺州百，
有紙誰能與我共。小紙寄書常畏噴，殘箋寫傳那堪誦。
聊同抱朴自娛戲，反覆作行無罅縫。嗚呼！國家深仁，
邁豐芑，寬租發租無時已。蜂屯蟻聚胡爲起，我欲作箋
問天公安得青天變。作一張紙。

南鄰借冠子，夏小北鄰借帶。休文寬西華之帳，東郭屨
風雪與我爲艱難。道旁父老定哀嘆，山鳥何日儒衣看。
我思閉門亦良得，送迎無復成主客。倒冠落佩豈得已，
相响相濡莫相責。

琢句

琢句銷愁亦自痴那堪愁與筆相隨
淒然閣筆胡爲者
事有傷心不忍詩

悲辛

悲辛會話少陵詩身世蒼茫每自疑
豈料吾生百年內
竟逢空谷七歌時
龍蟠虎踞連營隔
馬糞烏衣折屋炊
福地洞天今在否
欲從何處訪仇池

朝陽門外宿天兵
京口雷塘又列營
勝算何人籌狼石
悲歌有客弔蕪城
橫江左右分三窟
開府東南統四征
盡掃機槍堪計日
司農且莫憚持衡

示家人

慳應風齋應雨此意應爲天所許生平長物如王恭況
今飄泊傍門戶傾身欲障已無簷惟學畫叉錢自數坡
言大約是慳耳我法行之非俗伍行與家人作要約謝
還食經焚酒譜汰哉勿學杜翁陵紫鳳天吳作衣補

漫興

大夫夫人畱後兒孰生孰死無人知猛思幾月前頭事
畫戟清香客話時

村南村北如雞棲青衫破帽行步遲相逢俱是無家客
同話天寒縮手時

借衣嘆

九月欲霜風驟寒夏葛可借冬裘難殘年射虎嘆衣短
長夜飯牛憐布單少年豈不重然諾相看各自身淒酸
式微式微歸未得已而已而歲既殫憂來如天那復醉
淚灑近土何時乾

有客

有客棲圓山遺我一書紙出城初避賊凡百皆蛻委教
婦褫新衣呼兒納敝履行路免人狙後計那深擬豈知
春復夏薪盡米亦止典貼復何有睥睨止瓶罍鄉人自
相親都士反所鄙豈惟原憲病將祈范文死聞緘發其
書惻惻不忍視語長意反復豈不會來旨那堪書所言

一一我相似同爲枯池魚濡沫復誰倚
況聞難民多靡孑豈天理呵壁難問天
嗒焉自隱几

偶成

天涯消息斷交親咫尺家園隔戰塵
竟恐懷鉛提槩客行爲鼓策播精人
桃源路絕眞迷洞蓬島波驚孰問津
只合南村閒聽水石頭雨滑已沾巾

重九作

昏昏迷節候那復計重陽兒女漫解事
買饘索萸囊村童亦嬉遊紙旗剪新裝
佳節過愁裏古語眞難忘客來謂無然
近山聊可望登高固爲好愁見風塵黃
緬昔陶

潛翁此日常徜徉時來送酒人欣然遂盈觴當時亦擾擾太古獨柴桑遠心豈吾難人境安所藏安能學醉遊長寄無何鄉

雲岵約重九日相過未赴

相招憐我食無魚風雨相望竟阻余早意陰侯非麥飯卻緣陶令乏籃輿鄉村淳樸輕佳節餼酒歡娛憶故居他日從公能野飲不勞檠戟擁儲胥

有感

爲子孫憂計已疎吾生早自嘆離居士車庾宅誰收拾何肉周妻盡掃除浮世原知皆大夢夢游何不到華胥

莊生豈戀人間世，化蝶蘧蘧又返初。

遣興

鶴髮殘年獨慨余，秋燈猶自戀三餘。
墨刑笏似公垂短，筆退堂如叔夜疏。
詩不求工幾歇後，書嫌索解只虞初。
東方囊粟非吾願，那更凌雲賦子虛。

天印山前溪水清，此中真可濯塵纓。
指囷慷慨逢皇甫

謂孫伯聲

分宅從容見郗成

謂孫潤卿

好話桑麻借野老，便餐

杞菊贊先生光陰，冉冉愁中過。
秋燕辭歸雁有聲。

王容甫饋食物誌謝

君來幕府參軍事，我作山頭太瘦生。
混俗但思千日酒。

息交敢望五侯鯨行人執棹眞佳話客子加餐愧古情
賀勞瓊筵開卽日黃塵一曲爲君賡

村居

自入村居少出村不勞楊柳記吾門閑教奴子營雞柵
懶爲兒童課兔園萬卷已知隨逝水三號何異感陳根
世間底物爲長策落溷飄茵莫更論

欲聽

欲聽空林落葉聲登高北望意難平六門荆棘終當剪
三徑蓬蒿定已生老子婆娑如有待秋山平遠自忘情
歸來那酌牀頭酒改罷新詩夢未成

村中未見菊花憶都中看花作

邀客長椿寺重陽看菊花買都過百本裝每共三車脫
手詩猶記持螯事已賒故交今在否五載去京華

與雲暉翁感揚州舊遊作

同泛平山畫舫飛春江花月夜忘歸琵琶招賦玉連瑣
芳藥擬看金帶圍往事不堪談秉燭陳人那禁淚沾衣
早亡嗣祖翻爲福繡戶雕梁處處非

忽聞

忽聞江上得孫歆消息雖疑喜不禁但使流傳多古語
國家恩澤見人心

二哀詩

桑先生庭樛字雲柯錢塘孝廉

幼年佔畢侍先生抑我飛揚就老成
塗竄精嚴徵古道淵源疏闊愧師情
久淹山右談經席無復湖西載酒罍
痛憶登堂成永訣盤飧沽酒爲經營

秦公承恩芝軒刑部尙書江甯人

昔公開府豫章城客侍嚴親一載更
謂我高才宜著作每當廣坐語公卿
時臨馬射分題賦放看龍舟結伴行
五十年間一週首翟公門蒼草縱橫

讀山谷詩作

山谷嶽崎語好生煎茶佳句繞車聲若教成語消除盡
野馬塵埃任意行

悼黃右園

昔年京邸蓋曾傾久客揚州見古情漫許文章歸我輩
不將德善託公卿盃盤永謝華堂舞弦管從無後閣聲
手著叢書十餘種可憐灰已化昆明

悲金臺山

臺山名邁淳朝鮮內閣學士道光中貢使李正
履以其集請余敘間見甚博而好宋五子書其
詩多可愛玩記其數句云宵分一雨誰斟酌繼

作春陰不作泥五夜青綾迴首晚百年黃卷負
心多便返田園終是客若浮滄海竟安歸蓋暮
年爲遣官者得余叙甚喜謂不意垂老之年於
中華得一知己死可無恨然旋死矣悲之誌以
詩

早侍中朝晚逐臣詩辭哀怨見天真東坡已是乘桴客
瀛海誰知更有人

雜咏

蛛網結牆隅弋獲那可必胡爲翾飛蟲避空自投窒膠
絲一罟挂振羽空唧唧物智殊勝人謀生獨能逸不見

信天翁那爲啄蚌鷓

飛蚊臥繞鬢屢擱不可去言爲人氣拘如魚遭網布君
看帳外蚊擾擾進謀路方無人臥時過此了不顧大患
在有身小物亦可悟

案中有食器羣蠅遽來爭邂逅一遭擱其餘了不驚死
生與飲啄昧重明其輕物性固如此安能息營營

方山以方名近視形亦禪山遠遂無坡人遠覺多可書
中賢古人把卷淚常墮能否當時人欣慕亦如我

一日成一詩未成如負債縈迴夢寐問心入大幽界是
中無不有攬取盡荒怪夢回記稍稍語幻不可話古傳

才鬼詩李杜名浪挂夢中無力著死後那甯派狂言吾
其藏生前吐一快

病起遣興

雨後泥深不趁墟人家日日只山蔬村前幾尺添新水
見報溪翁要捉魚

空庭無樹不知秋聞道鄰家水閣幽愧比放翁腰腳懶
因非吾土罷登樓

處處空山不見僧夜深紅出一秋燈是中果有金堂否
明日扶筇試一登

宵分猛雨水平砭問訊溪船到幾雙何日布帆安穩下

雞聲人語出橫江

臆神無夢訴羊腔只有新詩自擊撞坐起問君何所事
靜看蜂子白投窗

病中拈筆爲誰忙不暇看題檢藥囊心坐一窗行萬里
除詩是藥更無方

惜抱軒集於江甯山亭野寺多游覽之作今聞其
地皆已灰燼感賦

莫愁湖上泛春波掃葉樓 詩興多鶴髮烏絲詩版地

黃壚今日渺山河

攬勝探幽步履輕雨花臺上俯江城當年觴詠尋常事

何意悲歌動後生

萬松古寺孝陵旁
墨妙常懸老遂良
欄檻飄零已惆悵
那堪歸燕更無梁

小樹

小樹空庭得我雙
閑如漫叟在南淙
巡簷那復徵三瓦
數闔惟堪對六窗
野客有時談富阮
衰翁無意折窮龐
祇愁永夜難成寐
蝙蝠轉簾旌鼠撲缸

送秋

雁陣驚秋四散哀
已無蟋蟀傍牆隈
籬邊菊酒明年約
嶺上梅花計日開
代謝翻憐殘暑盡
羈孤又怯早寒來

故園高柳能無恙落葉堪堆滿徑苔

當晝

當晝誰哭聲姻親有鄉里問哭何其悲事從嫁女始嫁
女未五月金陵城破矣有婿不知生有女不知死方其
辦裝時舉債製箱履金釵銀花合事事女歡喜收債事
今迫無物可料理賣田三十千一錢不自使嗚呼舉債
時那知女若此

移居

家具無須車借人移家真較孟生貧難招舍北三山近
且得牆東一水鄰社燕營巢終是客飛鴻踏雪豈前因

庚桑俎豆非吾願
好伴漁樵作幸民

口號

喧喧人語又旋銷
日聽軍聲轉寂寥
鵲噪鴉鳴如有意
明朝消息勝今朝

偶過人門懶復旋
不堪中酒那成眠
閒中一日殊難遣
可耐仙家五百年

讀杜詩作

黃鶴化白鳧
朱鳳悲黃雀
當年杜陵老
身世殊寂寞
我今亦何爲
感嘆昔賢作
斯須脫死地
稻粱竟安託
平時親舊書
來若風送籜
今如孤鳥沒
遠影不可繳
故人豈

異情奈此道路惡天陽亦已轉梅柳漸舒萼獨此中野
民何時返城郭

柏視山房詩續集卷二

上元梅曾亮伯言

書憤 甲寅

憂國忘身見性情，房公雖跌自高名。
年來忍淚過千斛，何日秋墳一縱聲。

宅東數十步有小阜名蟬墩，舊多樹蟬，集之故名。
地以蟬墩著佳，名惜已荒。小邱無一畝，夏木想千章。咫尺吾家宅，周遭野水塘。
兒童登陟便高試，紙鳶翔。

孫伯聲貽盆梅漫成

三十青錢一樹梅，故人貽我伴山盃。
且教兒輩添新事。

就日移窻日幾回

法螺山寺憶蘇州門外芭籬石徑幽殘雪一溝花半樹
興來時復欲東游

不到孤山四十年暗香疎影定依然當年大雪人踪絕
一棹曾凌萬頃天

梅花嶺上占春風三載揚州一夢中北客若來休問訊
忍聽馬矢壓花宮

四松菴裏古梅多石甫邀余每數過天未故人今永訣
冶城猶自隔山坡

出門

沉憂難獨居散步每我疾所向無好語惆悵悔一出傳
聞豈無因不忍訊虛實歸途多逢遇閑劇人不一茫如
獸走野兀若鳥離匹躁如游釜魚困若處禪蝨千形同
一慮豈不爲家室死者固已矣生者那還必嗟我豈易
情易觀應自失

苦雨

十日冥冥雨庚晴語未真山容常作夜水氣欲浮春旅
客思乾屋童奴怨濕薪漫言桃李汗米價已愁人

喜晴

臥聽簷聲斷寧帷屋角明天容新日喜人步好風輕晒

藥呼兒輩烹茶待友生應傳好消息一慰望歸情

撥悶

青山從北繞白水自東圍市小庖廚儉門司僕從稀養
生惟寂寞避地且因依惆悵梁間燕舊巢何日歸

薄俗

薄俗吁可怪艱難不自憐向人頻乞米畱客且攤錢迂
叟誰來往愚公想靜便桃源竟何處古記恐虛傳

遣興

鄰豈僧珍買郊成沈約居山清無怪鳥溪美得良魚王
粲非吾土陶潛有敝廬陽春煙景至空憶繞扶疏

步屧

步屧隨春水，陂塘處處通。
稻田都過雨，花信喜當風。
運豈天終阨，時應歲屢豐。
生涯復何事，阡陌任西東。

上巳

佳辰虛上巳，好語望清明。
收迹知交態，居閒見物情。
苔紋分蟻穴，花蕊聚蜂聲。
萬象皆如昨，飄搖愧寄生。

厯厯

厯厯歡娛事，愁中記憶多。
京華富羣彥，休沐每相過。
文倩侯生寫，詩逢謝尚歌。
江村今寂寂，隱几對山阿。

水右

水右山南地吾廬暫曲肱時危驚瘼狗計拙守痴蠅老
眼乾坤倦歸心日月增衡陽有迴雁愧我獨難能

墟落

墟落雖耕鑿傳聞實慨余長途多鬼馬福地想神魚沈
飲中山酒閒乘下澤車平生樂志論用意覺全疏

懷余小坡

成都有客返江城謫宦知君別後情向闕遲眠金雁驛
雷川閒賦石犀行論文每憶今無晝避地應問我更生
回首京華多樂事酒槍茗椀話深更

閏七月十日王聖有警攜家將赴鹽城

夜駭連村急倉皇又棄家辛勤置囊篋擺撥等泥沙
土誰能定征途浪自賒兒童亦憔悴無復索茶瓜

未至鹽城至興化止寓

此地昭陽邑流傳亦偶然市樓多傍水河岸總平田
住艱湖口流離暫息肩家人聊慰問魚蟹不論錢

赴清江泊露筋祠

晨過仙女廟晚泊露筋祠自倚赤藤杖來尋黃絹碑
梵鐘清野市森木暗靈旗弱質猶顛沛吾生漫自悲

至清江楊至堂雷寓節署

見卽開賓榻知君友意眞殘生逗優渥高興撥悲辛
意

倦聊齊帙情忘任吐茵
夢魂安幕府飄緘尙江津

清晏園西窻

花嶼蕭疏露石稜
朱欄碧檻影層層
西窻閒對成孤笑
小鹿穿籬鶴試冰

獨坐過清曉年華又欲終
林昏鴉語平枝穩
鵲吟風漂泊悲
生事優閒且寓公
吾廬終自好消息
幾時通

早起

早起常嫌日影遲
風光過眼暫神怡
水邊籬落疎疎晝
雪後園林澹澹詩
難得雲卿逢地主
何時陸子任天隨
梅開忽憶孤山路
叵耐連江鼓角悲

雜咏

垂垂天竺蠟梅斜翠羽無聲落樹榭人坐隔窗渾不覺
慢衙紅豆踏黃花

紅橋南步水亭回卻望樓臺四面開欄檻風寒人欲去
水西雙鶴踏冰來

欲學薑芽試赫蹠不堪呵凍只低迷斜陽忽送西窗影
一片寒林過水西

古人誰與聖言親祿利興儒亦喪真鄉壁那能無鑿空
淵源一例作經神

祀竈日作

爆竹聲隨鼓吹長
紅燈綠酒祀黃羊
西齋獨坐成追憶
今夕曾經幾異鄉

寄姚春木

昔讀松陵集
眞疑世可逃
春船浮五洩
秋盞薦三高
慘黷災俄邁
煙波望益勞
憐君得安枕
詩興若爲豪

除夕作

今夕名除夕
除愁卻未能
客中時禮廢
夢裏歲華增
鄰好遺春菜
兒童鬧月燈
平生歡會意
追念欲宵興

聞會滌生侍郎以鄉兵逐賊湘潭攻復武昌追賊

至九江誌喜

乙卯

十萬義軍乘賊壘武昌城中賊如鬼鬼半死兵半爭水
長江戢戢生魚頭雨血風毛一千里湘漢瘡痍一戰收
侍郎威望動諸侯大別山前新幕府三周楚尾下吳頭

悼呂鶴田侍郎賢基

九十慈親在忠驅不顧生貔貅開野幕猿鶴困鄉兵京
邸同風友揚州餞月卿論文畱尺牘灰燼倍傷情

悼徐晉希太守啟山與鶴田皆以鄉勇捍賊咸豐

三年冬死事舒城

文邁長楊體交深孔李知休官逢水敗死賊慘金瘡民
社權非寄君親志不欺先人頗說子追憶益增悲

悼李紫藩大令櫛

昔君官楚令深許繼清風美譽傳神父英年病鬼雄義
求銘法古情喜贈言忠痛矣斯人沒孤懷孰與同

悼曹庚甫觀察林堅

丙午呼同歲推君酒賦雄艱難臨牧憊慷慨赴兵凶江
漢招魂地乾坤落魄翁那堪才盡日悲詠酒罈空

悲張丙元吾友景堂子也

生名繼庚其姓張年少奇氣騰飛黃爲諸侯客游湖湘
筆頭落紙天風長咸豐二年歸建康城破不死心膽強
欲以翻城剪豕狼詭言進執酋首旁賊喜授以黃巾裝

潛誘羽翼迴心腸汝夫攜婦汝還鄉相逢目動心深藏
絕書大帥三報章會期斬關門朝陽將心躊躇士徬徨
望門疑伏歸雁行城內氣絕失所望曠日謀洩死可傷
身雖糜爛舌不僵嗚呼此生眞國殤

晝短

晝短那攤飯迴廊伴鶴行林空雙鵲大池滿一鵝輕書
卷消更漏笙歌雜市聲那堪家具事棖觸客中情

上元

又過燒燈節游童自滿街春光籠物態客思逼詩懷樂
意慚魚獨歸程嘆雁偕綺窻梅定放何日咏高齋

懶復

懶復拈文筆，消愁只賴詩。
平章難字定，得失古人知。
乘燭遊誰共，挑燈思獨遲。
童奴惟熟臥，夢覺竟誰痴。

不爲

不爲耽佳句，交游近已慵。
昇菴非我好，懷刺欲誰逢。
俗漫疲君嗣，人原客敬容。
古賢如可作，開卷欲相從。

愁思

愁思忽然至，陳編懶重披。
清宵無一事，堅坐卻三尸。
書散難求篋，園荒憶采籬。
悲傷文靖宅，會是百年遺。
長策那能料，羈身且自如。
搜詩慚死句，撥鬪喜生書。
世

任評螭蚓吾甘老蠹魚試看孤嶼鶴息意步階除

正月二十三日大雪

九九消寒日寒威逼臥齋夜狂風似簸晝密雪如簏落
屑鴉爭樹粘泥鶴避階園丁來往捷一半濕青鞵

偶書

顏子爲大士丁寬易祖師名號固儒耳禮拜翻黃縮佛
法初入中其徒固蚩蚩翻譯盛文士六朝始倡披闕據
九流言助彼雄誕資其言戲劇耳闕者無乃痴

贈楊至堂

心如水精域身如萬斛舟粟私不受垢廣載包蒸猶梗

概昔知君習熟覺彌優簿書察牛毛賓謁無稽畱休心
一把卷羣雜消浮漚故是皓首儒誰知驅八騶真意滿
肝鬲見人出探喉以之游無疵養虎不驚鷗則知詩書
力應俗可不偷安用文字間燕烏鳴春秋短章聊抒見
非感故意稠

杏花嘆

前日看花花未紅今日看花枝已空昨朝一雨偶未到
含嚔想見愁東風一年惟盼三春好春到杏花真草草
勸君莫笑此花身少年歲月自來少

七十自嘲

昔我年二十洪都謁檐帷三十客揚州傭書代耘耔四
十壽二親高堂奉華卮五十與六十文酒酣京師倏忽
又十年歲月眞如馳豈惟歲月馳乾坤亦瘡痍家園旣
蕩盡三載成孤羈寥寥宇宙中身外復何攜曰吾亦有
攜數卷文與詩故物隨萬化獨此留肝脾千金亦可享
覆瓿亦可嗤一笑問大鈞將奚以此爲

寄劉星房

昔年頻晤語多難慮兒孫豈謂身親見相憐息尙存無
家那喚客避地不成村牛首看雙闕春風又白門

偶書

早起常先鶴，遲眠每後鴉。
蝶驚時惹絮，蜂懶暫停花。
傲擾迷天意，芳菲嘆物華。
倘逢十日酒，真欲醉流霞。

三月十日看花作

去年看花三兩叢，山庭土銼茶煙烘。
看花那得對花語，惟聞晴雨喧村農。
今年看花列高宴，錦帷朝卷闌生面。
主人愛客不知疲，玉版銀刀促華饌。
盛衰同是客愁中，花不知愁花自紅。
我欲將愁寄花去，飛入東風不知處。

春光

春光猶未去，人意惜怱怱。
石氣青垂雨，池光綠皺風。
可能花緩緩，自覺樹叢叢。
賴有黃鸝語，清音慰此翁。

赫藕香以龍井茶見餽并天露水賦謝

藕香餽我龍井茶云是新茁春雷芽罌缸兼致露盤水
戒我勿以凡水加團蒲車聲聽方寂擊甌細啜清而嘉
三年泥土嚙腸腹濟貫一洗渾河沙南屏當年訪龍井
楓林九月棲霜葩山僧拾樵煎活水石林坐想天台霞
清景過眼五十載誰能光景迺奔車何時更結少游伴
流水草徑尋歎斜

淮安赴清江道中作

三年飄泊作浮查暫隔江聲遠暮笳紫豆黃花二十里
秋光原在野人家

秋蟲

秋燈使人親秋蟲使人惱
隙光但微露紛集如見寶初
猶遮燭飛遠勢未遽撩盤旋
意轉急銳身漫一掃跌落
不知處徐覘已跟倒受創宜
知難栩栩心不槁終然一
擊中耐熱死相保稍喜几
硯清繼者復來矚物性各有
趨挽費萬牛老吾將掩書坐
慚負燭杲杲

夜坐

孤燈坐久味逾清
伴我空階絡緯聲
盡室江湖皆寄命
側身天地望銷兵
漸衰惟覺憐兒輩
多難方知仗友生
欲向河陽問書札
常流逸道正縱橫

大雷雨有作

銀河當戶盼涼生，溽暑餘威尙未清。
老火稚金應一戰，盲風怪雨竟三更。
早聞市米愁騰躍，那計開花嘆泮明。
正是四郊多壘日，惟祈多稼助昇平。

白咏

少日聰明不可迴，祇今秉燭笑摧頽。
書猶思誤嫌妨適，詩偶參禪怯費才。
木自師丹成老忘，鎮宜虛白靜徘徊。
魯論課罷無餘事，識字呼兒更一夾。

苦雨

晴雲挽不來，濕雲推不去。
一搭如煤爇，滿腹貯雷雨。
大

風從北來烏竄樹掀舞頑雲僵不動堅城任強弩驕陽
凌天街下徹可焦土胡爲闕光景篋鏡偶一吐勞勞時
覘天散步辰過午嗒焉終自喪荷葉喧萬鼓

兩鳩

天晴纔三日兩鳩又已呼禽烏得氣先斯言信然歟往
時下河田十年九無租河魚奪人食襁負江南適近今
六七年水縮田膏腴江南避地人十萬來此居日增粟
未貴天心固乘除今年已病雨亟止猶少痛庶此流離
人不嗟米如珠亟喚晴鳩來日日鼓嚙胡

悼姚春木

君卒逾年我未知渡江猶寄贈君詩夢乖元伯眞慚負
書達劉侯已悔遲伊洛淵源周士貴 國朝文獻漢官
儀一編曾爲商遺集他日訂吾更倚誰

和東坡粲字韻詩寄彭雲堦

霜風迫重九秋色又過半三年望江關倚屢悲嘆好
花非自種日對不成玩借書感良朋彌痛巾箱散空階
蟲語怯雨送殘荷伴幾日銷甲兵長夜苦思旦憶昔初
避賊筐箱紛几案千金易羊皮棄取手爭亂攜持竟何
有身若出澡盥先生義薄雲振乏不忍緩南村爲買宅
亟饋粟與貫少安復驚遷柰此婦女懦臨別蒙苦雨哽

咽劇吞炭蒼茫待天心未死期舊館時當勞還役羊羔
壓酒煖寄聲因短歌 奉軍中檄

有客

有客詩卷來相投字體詰屈令人愁偏旁點畫細推合
欲讀嗒如魚中鉤邇來經師尊訓詁六書解字窮研搜
許君晚出六藝後似與蒼頡親諮諏豈惟遷固字鄙別
訂訛直到孔與周嗟我浮雲迷變化懶辨窗函詳鴉改
科斗未令賀拔寫石鼓那訪岐陽蒐昨逢彌明呼把筆
俗書只辦劉與侯還君詩卷三太息老矣新學難推求

寄和馮展雲

星軺知向郢城稽校士餘功自課詩旅客未歸花市宅
故人勞寄草堂養鳳凰臺上愁雲積鸚鵡洲邊冷月垂
何日相逢一樽酒再如京邸論文時

至堂爲刊文集成續刊詩集駢體誌感

不計人非笑君深我自知爲刊三篋稿多愧百朋儀後
息終誰勝吾生固有涯卻憐文已倦只欲細論詩

題吳平齋秋齋賞古圖

先生好古無與儔簪裾不礙心天遊秋齋疏涼靜無客
獨對古器清雙眸秦權漢鼎浪誇詡此敦此壘乃出東
西周齊桓柏寢舊銅器漢宮得一珍天球今此兩寶盡

殊絕又過漢後千春秋精靈自與古心會豈慕時好能
兼收況聞籌筆佐兵食法外用意知剛柔軍興不乏懼
民撥來書深厚眞訂猷吾知積善袞袞百不憂量銘啟
後鼎銘僂子孫永保清風留此器著錄當繼廬陵修

柏枧山房駢體文卷上

上元梅曾亮伯言

寄湯燮堂書

燮堂足下惟別之後越五日乃抵蠡彭蠡之口鄱陽粘
天四望無縫乘舟徑入若隔人世決皆飛鳥遠影接浪
沈沈白日水沒其半大孤塘之地嬌民嬉遊有似都會
朱樓翠袖倚壁淺濤檣帆刺天管弦沸地亦耳目之一
奇也舟次東流乃復甚雨黑風吹天江水反覆雷行波
中魚鼈鼎沸開門看雨張口滿腹激電一瞥呈露鬼物
咫尺以外分殊幽明霽然陽開眾響盡滅信足震耀心

目恢曠神氣者矣又五日乃抵鳩江風利不泊危檣張
弓飛鳥在後晝寢反側忽聞鄉音同人相呼長干見塔
自此數日遇長老述親戚之情話見流輩吐湖海之豪
氣始大歡樂旋復感嘆憶與足下高談娛心浹辰之間
乃在千里惟望足下時復嗜學精熟古訓驅除俗思冷
君夢雲才十倍我維子之故不吝先施鯉魚東來報章
勿忽

呈侯押庵舅氏書

會亮頓首自發江甯江神倚浪津吏設版日將三旬乃
抵錢唐未止車角復瞻馬首昇篋乎西興繫舟於上虞

長河近海無風白波孤城在山不雨而晦每張燈就館
隨征衣而到牀聽雞就道據瘦馬而續夢始到臨海終
返會稽自浙以東風景絕殊登盤之鮮罕能知名地極
卑濕每愁重腿苔錢施榮石髮隱几幕府岑寂無花表
春地不生草非屈指時日不知所值在三春之間也胸
臆結約或爲歌詩有吳下王君小梧深力此事當其得
意無愧古人求之流輩未見其偶多聞所得可慰晨夕
家有書至知舅氏所患近已解體跂望德音幸力餐飯

答友人書

損書及詩示曾亮以爲學之道甚悉旨哉言乎尙有所

蔽輒復自明夫不停者時也無涯者心也前蹤方起後塵已滅今科報間來歲發策彼未思夫人生百年其可以容幾次報間幾次發策而項不槁者也時命大謬藏其臭腐之言以死可不謂之大哀乎此最下策者矣昔曹子桓有言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然士有把筆頭白而長逝身銷者率是外重內拙無率性之語窮老盡年爲積字之學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不朽之盛事盡此而已且夫詩龔本於風雅史首禾於春秋使世之爲史者毛舉風月之吟弄醜縷山水之登臨世必以爲芻狗取而踐其

首脊乃謂發情之作有異於此流連光景者謂之得真
感激當時者謂之出位將毋周南之妻賦王室而必刪
棧車之士譏周道而非職成康之際所謂太平覽其危
苦之詞惟以殷憂爲主此豈所謂無病而呻者耶君子
之言也甚於水火小人之言也以爲禽犢子建曰其言
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僕於足下亦何以異於古所
云哉

寄王惠川書

小梧足下近復何似昨閱邸抄得悉浙事追惟幕府不
勝傳舍之感念切吾子復會焚巢之凶食貧故態遠想

如在仲春一別歲月如流端居無賴所懷萬端曾亮行
年二十有四古人之書不能開其關鍵時人之情無以
得其要領將欲從事科舉畢命走趨則恐蹈蘇子十上
之轍徒貽沈公十年之悔欲遂古心爲質揮手世好則
竊自惟五十七親道長於外六尺壯男安坐於室曾不
能紓朱拖紫爲宗族之寵復不能乘時乾沒遂什一之
利又不能底春負薪代臧獲之任雖復孤笑一卷之中
驚精千載之上將何以上對毛義捧檄之忱中伸子路
負米之義此僕所以展卷而思恍若有亡者也計可以
搗染筆札邀斗食之資者惟書記職耳然此事與古異

趣久矣滑習既久手筆飄灑非愚所能恐既能之後求不能而不可得故不爲也間以暇日遊心章句但兩載所得似語無成處者差少於古人之秘思曲致未有得也昔嘗謂博問強識則所業自勝今知此自兩事昌黎自謂於古人書但求義理不暇及名物經制此古人之善用所長耳近作數首寄覽略具近狀不宣

姚姬傳先生八十壽序

南極懸光之秋日舒化國東坡攬揆之度臘日嘉平惟賀世之哲人錫康甯於好德五更三老斯實邦家之光校德論功尤屬弟子之事恭惟桐城姚惜抱先生文章

千古可謂在茲洪範五福蓋將咸備顓詞非所以稱盛德也小言不足以備大觀也提撻其要可得而言先生世無曠僚少有令譽祖傳韋孟之詩母授范滂之傳雖產鮮百金家徒四壁而游思之業方新屢空之樂無改旣而受賞於武成宮中經過於詹武樓下紹金華之業與校中經收玉筍之班無非上品發聲北苑加等西臺此已極俗觀之所媿媿而要非先生之所自見也且夫名高則迹近道直則身輕昔袁盎抵讎於申屠望塵不免買生開隙於絳灌藏器何疏折衷兩端權衡斯得然則張季鷹命駕而去豈役志於蓴菰阮嗣宗負薪爲詞

藉收身於黍稷世徒以三釜心樂懼失曾子之養而不
知五斗腰折難屈淵明之躬此先生之出處對古人而
無愧者也若夫侍天倫之樂應人師之求膳羞馨潔時
牽束脩之羊楛棗奉承乃酌問字之酒雖曰掛冠不忘
鳴鐸非直養也尤有進焉自經師異派曲學華離綜大
九流蓋有三道曰義理焉曰文章焉曰考證焉咸墨守
輸攻出奴入主爲詞宗者務華絕根談樸學者忘經數
典先生挺荆一元兼包三味風來水面悟成章於自然
天在山中參博物之微旨欲使輔嗣執卷不笑康成范
宣宗經亦知莊子故其論思六藝彫琢百家闕疑斯慎

非坤乾而不徵圓機所流說雲漢而無礙存大體於碎
義買孔不能溺其心辨古書於羣言鄒魯不能昧其目
及乎微之發覆世昌子美之詩歐陽代興人學退之之
步黜險怪而弗錄劉晝慚其大愚恥傲傲而弗珍虞初
別於小說述者謂明學者宗之此卽隨流平進潤色鴻
業其所成就又多乎哉先生暫違龍眠之居久開雞鳴
之館此邗人士尤所染搦蓋室有懷道之士門無挾貨
之賓而韜裘無方光塵大合清言徐動濠梁之意已生
眞想在中羲皇上人不遠至於夢無超俗而習斷三宗
藥屏不終而靈懷兩卷雖假道於旁流益發皇其庸德

於以血氣和平子孫逢吉宜也非幸也今庚午季冬之
月爲先生開袞之辰前此九月有重暉鹿鳴之喜班躋
九卿服加三錫是時天下之士咸謂稽古之榮夫雖對
榮觀宴處超然者達人之大觀也而雍容揄揚著於後
嗣者凡眾之盈願也某等愧夏蟲之難語思春木之常
菴無不含識知歸於以抒情宣德如七十子之服所愧
微言以八千歲爲春此其初度云爾

答惠川書

曾亮白承足下惠書得間緒論掎摭利病殆無遁情勝
我自知良非虛說猶復羅列前修念其安處僕雖無忝

能無概於中乎僕少無遠志業非高符徒以隨流之學
不爲後人遂謂仰取金紫如拾地芥爾時性分所至豈
必離溫飽出軀命哉亦云榮曜所眩而已而率性盡智
則受嘍於拙工回道易虛則見遺於大匠始知貧窮不
可以力去搢紳不可以妄干竊悲夫日月方盛而劬勞
未酬鷓鴣將鳴而修名不立然則刳心斧藻之中馳騁
聲名於右亦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乎已而畧涉諸子
之說旁及外家之書雖注茲躡涿一得無補然神智之
益未嘗無焉竊以爲使屈原不疏於懷王而受柱國之
任未必能折強秦之鋒深明不終於參軍而當大夏之

傾未必能駐典午之運然觀其眞宰之地忽然忘生名
義所臨必有校然不欺其志者矣然則憂非廊廟而詆
訶君公塵務攪心而嘯詠耶祭此爲大耳曷足貴乎若
使林草之樂得同令人猶庶幾嘯歌古人之風收拾遺
老之言留治忽於千載玩倫黨於一室疇昔之論曷嘗
忘之然士之科第亦有命焉況不朽之大業乎或達而
有成或困而亦敗位置自天非人可謀要期之歿世是
非乃定司馬子長之言不吾欺也略陳愚心以答尊旨

寄湯燮堂書

曾亮白昔懸鞍貴州奉筆幕府得展清塵忘其固陋徒

以江海善下不恥虛襟遂得分雷陳之密契庶清談於
尹班雖疏狂自昔翰翮無取然春陰秋煦高言永夕何
嘗不慷慨立身之事含懷大雅之音懼古人之我先痛
來者之難誣此要之自首豈率爾之談乎惟別之後歲
月易得三年不見今已倍之足下振景鄉里躡躡金臺
左親戚而就道望關山而川鶩大河以北馬肥車多丈
夫游戲跼屣悲歌禿襟少婦挾瑟漳河游媚貴富客舍
經過或乃晨雞四動馬鳴蕭蕭回颺拂野鶩沙捲茅登
車臨睨來軫相望川原蔽虧道阻且長攬轡奮發忽忘
故鄉猶復徘徊孟嘗之門淒惻邯鄲之道過雍門而悲

高臺臨易水而思壯士雖亦行路之艱難豈非生不之
盛志哉若夫金城濟濟高門峩峩鳴鐘聯騎暮弦朝歌
軼鴻附駟之倫佩玉長裾之士事魏其者如子音籍福
者如弟出謁舍而懷刺臨交衢而置馬莫不望鶴蓋而
飛旆覘雀羅而返駕自非喉舌如君卿筆札如子雲車
騎甚都跪拜便嬖豈有當於後車之清塵府廷之顏色
者哉今將致慙指於賞遊之前舉痴步於華屋之下翩
其反矣持此安歸足下其將有願舊華而傷懷感積薪
而太息者乎僕契闊古歡寂寥舊讎雖筆耕爲養而饘
粥靡資入東兩載而黔突未久跋履而往彈鋏而歸重

以門戶不昌陰陽所食一弟兩男相繼天沒貧疾交并
疏懶彌甚方今大海之氣將輶竹宮之塵已清士之挾
一藝能文章者習相如登封之書援班固典引之論典
竄蘿圖琢磨玉牒案六磨而校德渺五龍於小康高者
得中書次者舉孝廉使僕飾其愚心自同時人能言之
流不爲後矣然則賈氏發難於漢廷阮生昌言於晉室
固慷慨之士哉亦時命之故也若長此寂寂蓬累而行
左圖右書此焉自足先人敝廬喬木猶在北窻時啟臥
見鍾阜樵蘇不饗勝友無乏方且偃仰牛衣辟睨糟食
徒磨丹於虛牝甘尚白於幽室亦各其志也嗟嗟百年

之期無以限七尺之身陶陶之生無以救汶汶之死去矣湯生天各一方親暱如子言胡可忘各保神理發此景光臨風敘心能勿悵悵

弔梁武帝文

昔梁武帝以日月之姿值雲雷之運長驅樊鄧虎螭其師遂乃乘龍馭天斷鼉立極拓百七州中原之地復三百年全吳之基金甌之固江左無斯矣若夫鄭重斧斨推尺布斗粟之愛膾惡粉黛卷帷薄衽席之情盛德之事幾乎備歟觀其長纓變俗束帛相望五館風流八儒雲會屈九重之貴吟口寒士之歌虛萬有之懷讓齒老

生之見張率未立料理以清官聘君既亡皆然其天下
宜乎有君如此曠世聞而叩心彼美人兮寒人於焉扼
腕者矣論者謂帝棲神彼岸惑志勝旛馭豺虎以人靈
道叔世如太古信己之無詐謂人之何嫌故使壽陽肆
其憑陵正德成其甚間大盜移國藏此之由然而達孝
之身難回管蔡推誠之主亦有龐萌斯鬼謀之弗臧豈
長算之可及夫以謳歌獄訟之身而與神怒民怨者同
口實以鑿彫爲樸之君而爲窮姦極階者所目笑隆替
之迹不亦悲夫此則秦政擅場而漢臣黜之五運宋襄
楚國而魯史進之三王非夫遠性之士孰能回成敗而

爲議乎余辛未之秋郊居之暇東涉青溪言經朱异之宅北眺幕府悵望臺城之巔不自知其何心遂憤懣而獻弔冀使憤王之像鑑窮途而纏悲武皇之臺感下士而入夢云爾

紹江左之荒屯經三辟之鼎遷著戎衣而一怒想周禮於七年悲雄猜之繼路將毀方而爲圓開天門之蕩蕩去韜表之糾纏欲禮樂之設尊欲刀鋸之忌筌豈飾智以驚愚實道德之天穿伊振古之有君孰一告之不愆非生民之道息終維持而安全彼茂陵之好仙告登封於上元何三寶之構禍莫收責於後賢最英君之開物

隔人存而社遷惟窮門與新莽乃暴興而疾顛痛哲王之丁躬得下愚之所便既博觀乎載籍疑天心之有岐或督責以自娛降至尊於吏師比黔首於芻蕘以股肱爲附枝盡上理於滑習齊萬形於一絲或陳情而被劾潛衝漏而不知廣心局於促路新知格於舊儀委大業於小吏豈惆悵之在茲雖徒善之非政愈錐刀而爭之既仁暴之同盡亦何怪乎爾爲豈興哀於無情孰使予之多悲

冷循齋墓志

先生諱宜南姓冷氏江甯人也高安舊望明季來居門

行承於百年曠僚及於五世父諱震金爲建甯縣知縣有惠政焉清節焉先生少而寒人黽勉生活有茶拈手無瓜鎮心織簾終日猶誦雲禎之書斫爨當家常握江泌之卷博習九年發聲五館受論語之學常數百人講尚書之文律四十遍大令君官建甯往視起居歸謀屏當張載馳驅於蜀郡愧此再三袁閔徒步於彭城無其萬一及掛吏議遠赴軍臺先生緣訴道途綢繆金矢吉務陳情方許其宥父安國失志已卒於徙屯悲乎哉入玉門之語在耳豈忘通泉路之財剗心難得宜先生之一叫已絕五內如崩也乃散髮奔星承暉戴露出張家

口至七臺扶柩歸里風饕雪虐遼廓無睹之鄉晝號夜
哭情事未伸之罪吁其悲矣心傷瘁矣昔懷順載喪徒
跣千里延義負柩跋涉數年猶是黑水之域不踰赤縣
之封準以今情殆同漸德外兄黃某卒一挺乏燭三寸
無棺先生慷慨營凶散贍成美巨先削牘棘人無待種
之瓜世期解衣桐子有必貸之粟卒使公乘之婦植節
表閭任昉之孤懷仁分宅道經鄱陽見覆舟孤客泣路
無歸淒然摧心資之行腳折車之士得子相而辦裝奉
章之吏逢叔度而贈策好行其德先生有焉乾隆甲寅
舉於鄉試禮部以用後漢書語被放帷帳何典乃疑外

家之書船越非僻見黜內翰之語所謂富義乏時者歟
令德滋永大命不延臨終繇懨恐太孺人悲哀每來省
視猶自撐拄嚙被之痛不化於蓋棺循陔之忱常持於
入地嗚呼哀哉先生生於乾隆某年月日卒於嘉慶某
年月日孺人王氏長子文耀次子翰香皆有志行承其
道風以某年月日葬先生於某所博博黃土蕭蕭白楊
魂魄匿此白日寢光先生壤子曾亮淡交懼夫靈翳體
幽厚德掩息傳進稗詞用昭毅美南朝石誌實創始於
顏延東漢碑文獨無慚於郭太

甘節婦徵詩啟

蓋聞會稽刻石特載廉清列女成圖始標高義譽流風
霜由來尙矣畧言其概區以別焉若夫顛嵩並逝目下
尙有阿奴堅冰未亡身後傳其女訓幸哉有子永錫爾
類者矣抑或垢衣糲飯三寶獨依夜績晝田七喪咸舉
則亦事止守身沒無遺憾者焉未有天民無告不可生
爲地下埋憂尙成死孝如甘門金氏者也方其敬相夫
子六行載循奉承君姑四德靡忒固已言惟閭內樂比
房中而乃連翩夫婿共許上頭婉變鴛鴦忽摧左翼慷
慨隨君之誓伯道無兒徘徊囑婦之言小人有母斯時
也羅襦永謝止請綉針之勞廳事不過竟持門戶之祚

雖其負郭十畝人粟一鍾羹湯不供織作未免猶分私家之田俾助宗子之祭然則居清臺而擅富移紆里而多金同茲貞德之流勝彼義聲之暢及乎倫黨之間咸推名德兄弟之子爲續我宗則又燥推濕就線短縫長視同麒麟之祥無懈螺贏之教伶仃孤苦至於能任衣冠險阻艱難乃得宜其家室此卽魚成同隊憐子之鱗已枯鳳轉清聲將雛之毛先落豈知小同未孕虛說弄孫彭祖紹封又成亡子此則丁民求仁復見未亡之婦會仁旣卒誰問乞活之親宜乎絕命無辭含悲猶視也論者謂招魂難返但有寓言召鬼非經虛求方士然而

阿母猶存舒姑之靈未歇佳兒竟逝長陵之女如生以
悲以咽若有人兮是耶非耶吁其靈也豈非杜鵑化魄
終振響於噓枝精衛離魂尙呈形於銜石乃至是哉非
可詳矣茲者彰之扁表魯冊於是飛華第入軒輶周篇
於焉騰茂竊以陳留高行得齊澣而特書江南義聲待
李華而作賦恭聞故事亦所庶幾爰求一字之褒用慰
三泉之痛云爾

王惟月詠

王卿圖字惟月江甯人曾亮從母子也龔小同之生已
嗟孤露魏陽元之幼實養外家弱號通眉勤能焯掌番

禹廣文喻君高識士也見而器之如樂令之嘆叔寶戴
侯之眷安仁焉年二十補博士弟子員往贅喻氏自番
禺赴江甯省試凡三至焉君秦賚之年已深越吟之思
彌篤徐陵江國別無駒王之宗子厚海天長痛馬醫之
鬼雷叔隗而去難擬趙衰依江氏以居不甘劉穆而干
金莫贈未營陸賈之田四壁先無難返文君之駕此其
所以壯心長躍垂翅猶飛也豈知羅隱無名受嗤下吏
方干得第不及生前慷慨自哀幽憂成疾比冬心而盡
卷痛春肺之難痊以嘉慶某年月日卒於嶺南青蠅作
弔同仲翔絕命之區白馬歸來待子文成神之後泣蕪

孤於總帳畱寡婦於珠崖嗚乎哀哉曾亮少同魚隊年
次雁行歿浩共騎之識分定規隨荀偃不舍之寃情虧
盥撫況復相如一卷竟零落於家人長吉五編莫郵傳
於半夜以是思哀哀可知矣嗟乎愧王忱之獨行何自
迎喪憶任護之少歡能無作誄其辭曰

嗚呼王君少而天窮既失乾蔭亦違母蓼渭陽垂恩淮
水繼絕大經皆通小雅無缺雁飛庾嶺鳳集秦樓鴛鴦
左顧鷓鴣中畱琅邪田荒潮溝宅棄同車有懷辦裝無
計長辭丙舍久客丁年秋墳嘯冷夏屋悲纏梅隴馳驅
麻衣顛倒非馬虛談是龍莫報途窮線短憂多帶長通

神何徇罵鬼成狂歸魂白下加骨朱方嗚乎哀哉少小
相從釣遊不捨舅氏謂余斯賢蓋寡學異杜鵑樂非竹
馬時雖心孩聞此意下昔遊如在今病疑誣報章屢易
得句猶塗嗚乎哀哉裹飯弗親寄縑何有莫與遺言誰
歎死友蛟龍易得魑魅相過招魂不返傷如之何

書陳寶田男文保壙銘後

壬申七月余友陳君寶田喪其次子哭之痛焉雖循有
虞瓦棺之文兼援女挈壙銘之例書以示余且曰君必
爲文以誌吾痛余觀其詞越理表愛滿身中蓋欲使人
父之痛託文章以自勝寄住之緣與天壤而相弊夫以

陳君年未登於商瞿男已大於叔夜斯之再索本異孤
根未及下殤差非碩果而乃悲殊有子痛等成人通蔽
相妨豈謂是歟然而毛髮無一節之體拔之而性傷駢
枝豈十指之須斷之而心死謂夷甫孩抱之物必殊元
嘆起家之子斯觀物者未深謂太尉初沒之感必存開
府繼體之憂斯言哀者已薄然則東門之意西河之議
惜乎斯語未證曩賢

萬松丙舍記

鎮茅州之巨邑冠花礫之羣峯爰有椽山實爲吉壤方
恪敏公以袁安訪葬之區兼杜預表營之地者也當其

力宣四岳心在一邱命種樹於京兆長阡擬誅茅於宜陽大道故其山盤如馬樹化疑龍接三茅之仙都鬱萬松之勝境固已神扶粉檟愛永植黎然而歸思白首早慕東坡禮備黃腸方辭 北闕趙武之九原雖從先墓謝公之一宅未傍佳城嘉慶十八年癸酉冬葆巖尙書葬吳太夫人於是山也免居廬於五月俯就前經誓守墓於三年藉伸遺令於是援旣葬泥屏之制爲行服墓次之居雖度巨先葬母之規實循晏子嗣先之意庶幾封樹向免迷庚卽準墓田舍同居丙顏曰萬松丙舍命曾亮曰先公志也爲我志之此雖楊雄家牒已號祠堂

安世祠堂亦鄰冢地未聞以構堂之述作爲廬墓之瞻
依傳爲美談靡得而議者矣抑尤有進焉當尙書廬墓
之時值 朝廷軍旅之事 天子簡翰藩之重望撫
首善之要區蓋墨衰發命晉子策勲金革無嫌魯侯奏
績爰以直隸總督起公禮也且夫辭過事而行喪則忠
衰田況遷吏部而奪禮則孝薄山濤卽張華攝以參軍
已嫌從利惟閔子絰而服事不異無官公於是請赴顏
行急呼門之義表辭領職伸未練之情斯時也少別松
嶠儼辭子舍暫違苦寢將入軍門蓋慷慨乎今情難依
同於本志矣豈知陳辭方入吉語先聞 天子念解

宏不以喪事辭軍謂富弼可以時平終制遂有 絲綸
之降并寬弁冕之行然則非明公有權有節無以合變
禮於折衷惟 聖主克類克明有以鑒誠願於望外
彼蔡雖居場兔馴其側夏方守冢虎擾其旁雖誼篤於
大親非勢兼乎家國豈有遭遇殊施克全至行如我公
今日者乎此其攀雷風樹悽惻山庭益以感 盛德於
無窮非徒畢先人之宿志也伏思歌雙柏之廟則知同
德之君臣紀三槐之堂則思濟美之父子古有作者今
實兼之曾亮輒不辭固陋略誌始終庶紫芝白雀不侈
揚炎廬畔之祥孝子忠臣如讀魯峻墓前之記云爾

題陳小松綠楊城郭是揚州圖

甲戌之秋小松與曾亮同客揚州兼取阮亭之句寫放
爲圖命曾亮爲之記夫以阮亭擅春華之妙譽分冬李
於此邦於時江北青山濟南名士勝流咸在宏獎攸歸
西園公子飛蓋追歡南郭先生吹竽願附莫不手中團
扇競寫放翁頭上墊巾同傾郭泰圍烏絲於醉後吟紅
豆於春來能使江城俱如畫裏每逢時節不異江南頃
以奉筆名公懸鞍勝地雖愧聲華之寂寞尙懷文藻於
江山況以小松早負壯遊方資時駕一覺揚州之夢二
分明月之時有不過梓澤而憶安仁憇竹林而思阮籍

者乎爰是述其遠性綴以蕪辭庶幾廣陵之散未絕於
稽生正始之音長談於叔寶云爾

上方尚書啟

曾亮少無學識長更迂疏擲牝非金薦雄無賦高軒莫
遇虛驚正字之雞華屋難投有吠宗元之犬雁方北向
何自隨陽鳥久南飛自然嘯夜羸糧之思久絕負米之
願方殷猥蒙明公古心念舊甘肉憐才後生見許於東
山子弟獨親夫北海府廷榮立時俄子夏之冠驂從無
馨徑入亥唐之座已足使解嘲醬瓿增價鹽車而且馬
磨難供憐其落拓龍門可送許以吹噓鹽政阿公重一

紙之劉書饋兼金之薛贖雖相如未至梁園之酒將闌
乃呂覽未增秦國之金先賜德真堪飽惠豈嫌懷學士
吳公以曾亮嘗不棄於大賢庶可觀夫小道暫延賓館
俾校官書昔科居文學方通三豕之訛况識愧知幾敢
任十羊之牧徒以嘗懷揚槩莫致惠車藉觀未見之書
粗辨當時之體庶變茲齊氣襲彼唐衰聊以忘慚惟茲
報稱靜言撫已敢外私恩

訓導馬先生墓誌

先生姓馬氏諱惠字秋水先世鄱陽自五世祖文達定
居祁門遂號南仁別爲東眷曾祖諱承軻祖諱任侯父

諱騰皆行歸都士世秀道風先生孝聲聞於四齡易學受於六歲年十八補博士弟子員乾隆歲乙卯舉於鄉先是

純皇帝重熙累洽考教燭幽白麟赤雁之瑞岳貢川珍碧雞黃馬之才雲集霧合先生援孟堅之典引諷子淵之中和文屢奏於六飛帛每頒於三服於時君苗焚視敬禮訂文仲景題輿禰衡畱刺先生亦含懷國論銳志朝英而十駕徒勞九關未入望神山之東時成狂水之西流以嘉慶壬申年授海州訓導未逾年而卒嗚呼哀哉奇懷歿於平進長轡困於短途此則士室歌風之士空廬抱影之徒亦獨何心蓋非無見爾矣

先生生於乾隆壬申年八月十日卒於嘉慶壬申年十月三日所著秋水詩集若干卷娶謝氏王氏子三人泰豫兌泰豫補博士弟子以嘉慶二十年某月日葬先生於某所而員石未刊貞風或墜會亮交陸機而知世德遇潘岳而悉家風文非諛墓幸免議於劉乂字可生金想呈祥於賈氏云爾

嚴小秋詞序

夫詩陳小已必兼家國之流詞有別裁惟以性情爲主俯仰身世斯最優乎上元嚴君小秋示某詞集若干卷觀其探源白石別譜黃河題非香篆之盤句掃瓊壺之

酒吟成紅杏便覺春多賦就黃花不嫌秋瘦皆非得已
略可粗言若夫一絲舊族八米清才早遇伯喈徧矜座
客偶過皇甫輒屈鄉人固已數安石之碎金沙披短李
握崑山之片玉瓦注常楊豈知相者舉肥生乎太瘦鳳
翎稀而嘆雨鵲尾禿於填河短衣杜甫未入南山長鉞
馮諼時過東國管價豈羊皮可定風霜與馬骨俱高往
往照螭安牀聽雞就道況乎匏瓜獨處蒲葦難移烏夜
嘯於前溪雉朝飛於大道青牛帳裏蛺蝶三更朱鳥窻
前蜘蛛四屋宜乎百端交集三疊纏綿以長短句之篇
寫畔牢愁之作者焉然而魏三之集或訝古人第五之

名若無驃騎鳳毛推謝牛百尊齊大江南北聯白社之
羣賢老屋東西占青溪之舊曲每至經臺納夏笛步買
春筍覓梁碑榛披陳井游童執席勝友提壺就樹哦松
逃林就竹此又酒龍詩虎葛長庚之妙語可尋撫鶴聽
鶯張功甫之新聲未歇者矣嗟余下走竊附三同示我
高言能無一字至於聲音之道文字之工鐵綽板之高
歌羽聲慷慨金縷衣之低唱眉語分明暗香疎影殘月
曉風古有人焉今無對矣

書人小詞後

泥中墜絮久作禪心屋外狂花忽驚天眼遂使青衣小

賦傳遺行於中郎錦瑟餘悲愧雅懷於商隱已而馨香
三嗅悟彼斷腸河滿一聲慨焉分手伎開後閣幸無忝
於英流氣盡前溪終有慚於昔款嘉其通徹斷彼懊懣
爲誌歲月焉耳

有杉口方馬骨子

卷一

三

柏視山房駢體文卷下

上元梅曾亮伯言

上座主李芝齡先生啟

自拜別京邸恭送旌麾不奉教言倏過寒暑伏惟老夫
子大人紹絕業於金華收奇珍於玉筍匡廬秋爽擁星
節而觀風彭蠡春深泛天船而掇秀朗西江之月壺鑑
同清駐南浦之雲幃帷在望下風竊聽以頌以欣曾亮
幸出門牆得親几杖而花如秋籜草謝春零將陸沈黃
綬之間且仗立碧油之幕茲乃定分詎敢怨尤然一再
以思遂以病告實以少無學術長更迂疏有責張子羽

之頭難對謝宣明之面才非曲逆問錢穀而不知德愧
陽城效催科而亦拙若使黽勉下吏奔走上官閭暴直
指之威則樞衣進謁奉薛太守之教則鑄職長辭桓公
方喜顏峻已嗔古人云歌去來之作不覺情親詠招隱
之詩惟憂句盡非有慕於望空實已思之爛熟惟是受
知匠石忽成櫟社之材空遇醫王莫備藥籠之物疚心
無極願影知慚前有恩言命寄撰述詩未繕寫文先錄
呈將讀東觀之書行知已矣若備西齋之錄豈日能之
所冀青陽布澤雖朽壤而同膏素月流輝卽汙泥而亦
照或不遺凡陋賜之話言得有據依實所感荷無任依

戀之至謹啟

與朱尚齋書

適聆尊旨具悉盛心出諭鄙宗靡不加額況某辱在部
民誼同後學猥辱士安之敘寵褒沈約之詩比於餘情
尤叨末契其爲感激莫可形容惟因恃愛之深轉有徑
情之告承諭茲山必須按閱庶幾界址永判華離俟人
證之俱齊始地形之可驗具見閣下公聽並觀之心平
施稱物之意竊思前案大井之山秀發固稱巨擘後案
達莊之樹德位亦屬渠魁是關兩案之重輕已有三人
之現在命其隨往似可證明必俟餘人恐滋淹滯彼謂

來而就繫不若遠以逃威又在押之犯計日漸深將託
病求歸或借端請保求而不允似乖仁人之心去而復
來難測小人之腹可否先賜履勘易分曲直倘脅從并
到固有明條卽首惡專懲亦昭後戒其爲通變諒具勝
裁某前至鄙村因謁先墓百年喬木一旦摧薪對殷氏
之槐自然流涕攀陶公之柳不覺傷懷仰愧先靈俯慚
宗老所冀親勞徒御立降指揮使山陰父老瞻太守之
威儀河內兒童問細侯之安否邛墟變色草木生輝謂
眾母之來臨知都官之有後庶憑光寵以警愚頑從此
查梁相繼歌召伯之甘棠松檟成行拜韓宣之嘉樹桑

出一駕櫟社千年是所不圖竊爲仰望某頃因母病贖
慮身羈將陪長者之車未容擅便亟下信人之命無任
知恩

上程問源中丞啟

前在京邸下賁高軒猥辱溫言代規私計謂王陽親老
非當叱馭之時謂蔣琬才疏宜作免官之計并欲後車
命載以代馳驅東閣留觀代謀甘旨時某急謀歸省未
得趨承每念盛心常縈鄙內伏惟明公以弼亮之資膺
保釐之任八騶擁望峻比崧高百郡承流溫同河潤敷
薛侯之故事莫便陳雷歌召伯之循行非徒汝水猶復

古心念舊甘肉憐才歎柳下之卑官惜揚雄之落拓昔
裴晉公身都將相而拳拳於皇甫之疏狂李太尉勲在
巖廊而款款於封敖之文筆蓋有過人之德位必兼邁
俗之性情以古方今其致一也惟是某少無學術長更
迂疏略涉八儒白馬先生之論粗窺百氏黃車使者之
書欺或受於古人用不堪於當世而龍門初試鶴版先
催黔山萬重黑水兩戒喜未形於捧檄情已結於牽衣
因以內省微躬仰循尊指守君魚之戒豈慕脂膏維子
馬之言實慚官次前所領照輒已繳呈范中郎落溷之
花恥爭高下列禦寇隨風之葉且任東西若使晨羞夕

膳不缺於供右詩左書暫得於已樵徐君之中論述仲
長之昌言略使簡篇與有名字卽如甘寢無復他懷然
而著襦無復每慮兒嘯轆釜有聲常遭僕慍非授經之
有通實負米之無從且逆浪之魚織鱗莫助退風之鳥
錄羽誰憐計惟明公負常楊之重望推孔李之深情玉
燭流暉則溫回黍谷金輿聳轡則景曜萊城朝發一言
夕濟千里始可使襤褸入座免笑寒人襤褸臨門不嘲
熱客然伸紙自慚上書復止者緣以家弟某恭承宇下
深慶時來抱關擊柝尙未附於官箴適館授餐竟登名
於客籍李元禮龍門之地自古爲榮衛長平馬廐之奴

從茲可免慰施過分報稱邈難倘能體愛屋及烏之意受寵若驚知呼曹作馬之非以勤爲慎則一尉之榮皆從特眷九人之祿兼給全家豈敢更有私求上煩清聽此某所以默默未呈而區區難已者也雖其誠感非可言宣不有蕪辭曷伸積悃外近文數篇附呈侍史伏乞寵誨以正歧趨無任感激之至謹啟

上座主顧晴芬先生啟

前石士年丈撤闔方畢侍坐未安手示見宣心感靡旣伏惟老夫子大人昭回降彩沆瀣融精崇天爵於八儒敷地官之六典掄材竹箭則鵬快國南校士金臺則馬

空冀北朝英允屬 宸眷滋隆而某自函丈睽違音塵
間隔莫與梁公之藥空慚汲黯之薪五斗米而折腰固
知免矣百尺竿而失足悔可追乎計惟眺望蓬門棲遲
蘿屋每過春畹只見狂花欲掃秋庭尙憐病葉出癡蠅
於故紙彈破屏風數野馬於虛窻坐移朝日流光自惜
抱影誰知猶蒙夫子大人親揮谷札遠賁山樊賞敬禮
之小文憐宗元之大拙固當珍逾三錫貺比十朋懸置
坐間夸張儕右使知彭宣經術親受於通侯韓愈歌詩
亦徵於相國屋增烏好門藉龍高揚子逐貧之賦舊作
可刪李翱薦士之書新知或遇金華一別雖伏謁之難

期玉札十行已增榮於無旣感戴之至無任下情

謝陶雲汀中丞啟

三月某日元和縣官封寄到如臯關聘一件拜領之下
感愧靡旣伏念某藏豹未深雕龍虛飾渾脫未傳於弟
子臯比敢望於人師乃蒙年丈大人特賜劉書藉談戴
席紆前勞於負米徵後效於傳薪昔秦國徵賢僅持五
羮漢儒問字不過一鴟隆殺之儀今昔殊異此蓋伏遇
明公淵谷爲懷帡幪同量八州作督已媲美於家詩二
徑無資亦推仁於前訓故於下走得及隆施憐其仙尉
之遺將同市隱欲使都官之後免致詩窮仰惹三沐三

薰粗可一觴一詠撫躬滋愧報稱難名無任下情特申
中謝

寄陳遠雯太守書

去歲解筠中丞以曾亮薦主翠螺講席卽蒙惠允遠齎
聘件祇領之下以感以愧伏念先生以玉局之仙人受
金峩之重寄風清屬吏水是西江詩愛宣城山連東郭
蓋太平太守多集英修撰之官況公望公才佇開府儀
同之寄蘭風遠被葵日同傾曾亮學異常揚才殊短李
米五斗而折腰久無榮願墨一升而受罰莫喻慚懷偶
逢同榜猶顧影以自慚況遇英材敢抗顏而相對此蓋

伏遇執事古心爲質甘肉憐才欲使鼓皮已敗尙附味
於參苓琴尾雖焦亦調音於匏竹幸攀交之有自實感
激之難名趨詣非遙先此馳候

與王叔原札

啟者峻生舊宅曾亮僦居名四條胡同在宣武門左里
多下戶地非通衢有秦人之棄灰來廉頗之遺矢自巷
南巷北皆半下半高暑風乍動全生逐臭之蠅微雨初
過已浸障泥之馬敢祈指揮伍伯賜與廓清冀憑五色
棒之威以便雙車輪之路

江亭展禊序

道光十六年四月葉筠潭先生暨黃樹齋兩鴻臚徐廉峰黃秬卿兩編修陳頌南汪孟慈兩戶部凡六主各延七賓四十八人符羣賢之數四月三日爲展禊之舉遂登江亭以會而書誌逸興也於是城對北闕閣臨西山莽蒼四碧渾菰蒲之眾容崢嶸九葩納菡萏之遙景此登賞之地也三選七遷之英流九墨八儒之碩彥宮中給事走馬先來關外詩人騎驢忽至此賓客之選也仲宣抽毫相如侔色流連景光原始事物捧劍之義折擊虞之小生彈琴之敘同昌黎之太學此詞翰之美也蓋自永和癸丑之後迄茲道光丙申之前若興公南澗

子範家園庾信華林元長曲水雖觴詠閒作風流未窮
緜祀過千斯賢倍百或郊島孤賞無與聲明或川岳分
光侈言諛導豈若際潤色鴻業之盛萃雜襲魚鱗之才
城南韋杜首夏清和追餘萌於榮葩想新波於盛流陶
陶然忘其我夏我春落落然不知視今視昔也爰總眾
製聯爲大軸作苑本新圖附臨河舊搨藏之蘭若寺曰
棗花此則元凱沉碑於峴水自喜其名太傅寫本於經
堂自廣其集古有行者今無愧焉

展東坡生日序

道光丙申年程春海侍郎擇西京祀竈之辰展東坡生

日之會三九合巒五七分製以鶴南飛一曲每字拈韻
分容賦詩招未至者別爲序焉昔先生黃州收迹赤壁
探幽祥符燈火已隔於平生臘日妻孥亦難爲酬對乃
卽莽蒼之野爲樂壽之堂斷岸扁舟孤臣抱月空江野
飯疏客如尾郭古二小生蓋微者耳蘇門四君子能同
之哉今則名卿褻席上客薦尊炷銀篆盤之香供玉糝
羹之饌猶復設象招屈陳詩祭賈振高言於朝英歌壽
人於曠世豈非今昔殊觀抑亦風流相紹乎或謂今者
之會昔人無知則先生固云自不變者觀之物我皆無
盡也故知凡有文字之日皆谷神不死之時豈獨內子

本朝山月思賢文 卷一
之年爲張僊降生之日此南華火傳之薪卽東坡長生
之學者矣是日入座者吳荷屋中丞潘芸閣祁春浦兩
侍郎徐廉峰侍御凡是四客合爲五詩作序者一人上
元梅曾亮也

謝林制軍啟

前榮觀之時過蒙優渥久稽肅謝愧德彌深敬稔政體
康和 天寵稠疊欽誦無似昨伏聞疏陳賊首事宜
具見明公深識訐謨得古大臣之幹局不辯儂智高之
未獲武襄所以爲純臣不言王林卿之尙生何竝所以
知大體兼前賢之長妨後事之忠足以下肅民志上重

國威古大臣知經術者效蓋如此聽於下風竊自鼓舞忘其身之賤貧而無與於已也謹因肅謝輒述鄙誠謹啟

代友人與張海珊書

違侍警欬忽更歲月敬審旬宣就功台候增福化洽十部樊燕時聞恩周百城夢澤同沛依戀彌深欽仰曷已昨來家書悉弟館事荷荊州之一紙發齡石之百函因念頻年以來獲在鎔範噓枯吹生推長覆短以十駕之馬而飼以玉山之禾憐二寸之魚而泳以東海之水德則厚矣愧何如之昨愚翳來都徼幸獲舉當畱春集以

便溫卷矯彌明以俗書改伯芻之澁體冀有尺寸之獲
上慰裁成之心惟本擬雁臣及秋而去未謀熊館經寒
始愛戴吳人之冠難望其好著齊兒之衣不中其度正
字之炭成詩而未來協律之裘無畫之可易又新集同
榜事隨日生大錢一千難給廚娘之求青銅三百莫供
車子之費無麓可障有父難藏龍門未期鮒轍先告每
客館夜靜懸懸家庭弟待一枝之借母缺三釜之養獲
無冬蓄之菜架無秋懸之衣抗音方誦已誤閒篇舉燭
作書皆成鄙字誠中心營營無可自主以至此也某身
爲寒人交鮮熱客誠不能說君牙而西游感守珪而北

望且以爲與其卷舌擬足干求於途人不若披心見情
控告於函丈伏惟明公念長安之居不易知貧賤之難
爲工恕其愚蒙軫其偏仄終始前惠俾無憂生不任干
冒屏營之至

普洱茶賦

客誇於余曰君亦知普洱茶乎大川之原孕此珍草
豈惟渴羌老饕是寶觸尊飲之而思食侏儒得之而消
飽若有頭羹骨飯油蒸糝熬托胎抹肉爛房撲刀飽喫
大啜赤舌如燒臟神踉蹌五窮駭逃緩帶捧腹彭亨消
搖飲此一勺寬中瀝荷余笑而言客辭誠勞罄吾腹之

所有恐不可與此遭吾將定百饗之食籍與三九爲素
交公膳卻鴛朋酒捐羔食蟹嫌躁烹魚惡勞豈五千卷
之撐腹乃山膚與溪毛則有瓜號東陵果名南燭平仲
苔菜散人杞菊洵文先生之槐燒饒太守之竹響風露
於齒牙窮青黃於水陸主人淡泊館蟲遷逐安用是茶
澆我心曲客曰噫嘻子言則狂是至人之練藏豈下士
之可望子不能谷口剝棗江頭種桑辨抱朴之藥性寫
通明之術方方且騎曹問馬郎官牧羊監河貨粟有山
乞糧三升戀酒五饋驚漿雖偏強於人間祇塵容之皇
皇且夫仲子食鶩魯公乞鹿儀休嗜魚曼倩割肉此皆

標獨行與精忠建循聲與高蹤猶未能超膾腥而絕塵
埃也子安逃乎人祿主人間言恍若有亡於是屏靈龜
之卦歌嘉魚之章樹吾牙頰寬吾肺腸髮繞炙而勿唾
手觸羹而不僵無盤飴之悵望無杯炙之慚惶甘瞞瞑
於醉飽混埃盞而相忘客乃稱善能自求福以三百兩
去汝腊毒主人乃上手稱謝藏之篋櫝

祭李芝齡先生墓版

咸豐五年二月十九日清明節門下士南河總督楊以
增江安糧儲道署江甯布政使何俊禮部員外郎赫特
赫訥前戶部郎中梅曾亮謹以牲牢酒醴致祭於故禮

部尚書李公之墓惟公文昌應瑞眞府歸神久安吉於
牛眠曾降祥於鶴弔几茲含識共懷樵蘇況在從遊豈
忘營奠某等以守官斯土或暫寓名區當年京邸同依
桃李之門今日山陽近接松楸之隧慨光風之久隔念
春露之將濡竊以門人上冢事載儒林寒食禁煙時宜
野祭特展九原之敬式瞻三版之封素車白馬已慙會
葬之無從紫氣青牛尙冀傳經之如在尙饗